3 1761 11928031 1

麗璧軒隨筆

（卷四）

麗璧晚晴

盧國才 著



_HK

利銘澤典藏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JUN 1 2 2026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6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119280311

麗璧晚晴

麗璧軒隨筆（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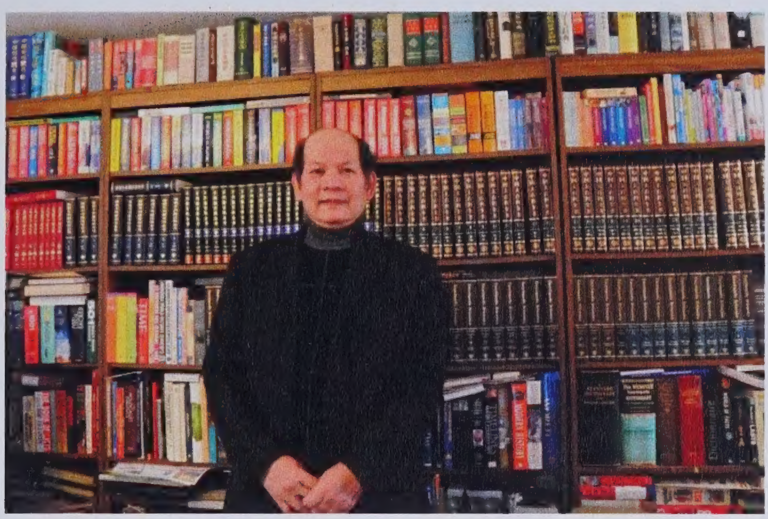
盧國才 著



《麗璧軒隨筆》卷四

麗璧晚晴

盧國才　著



作者簡介

盧國才，筆名白墨、盧茵，1953 年 5 月 19 日生於柬埔寨金邊。潮州人，祖籍廣東揭陽。於金邊端華中學接受中文教育，1970 年柬埔寨發生政變後到越南西貢，開始為《遠東日報》投稿；1974 年定居泰國曼谷，為多家中文報紙撰稿。1980 年移居加拿大，40 多年來一直為各報社寫稿。1996 年開始於《華僑新報》每週一篇撰寫《麗璧軒隨筆》專欄，25 年來已累積逾 1150 篇；1997 年參與創立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並出任副主席；1999 年參與創立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擔任《詩壇》主編，每週一期，22 年來累積逾 975 期，從未中斷，發表各家詩作約三萬首。曾出版《泣歌》新詩集、《無墨樓吟草》、《無墨集》(隨筆)和《白墨詩詞集》，並為詩壇主編兩冊《滿城賡詠集》和多種個人詩集。2010 年獲美國世界藝術文化學院頒榮譽文學博士學位。2018 年麥基爾大學英語系畢業。

《無墨樓・麗璧軒》博客：http://www.kokchailu.com/

《麗璧軒隨筆》卷四：麗璧晚晴(118 篇)

目　錄

馬序……6

唐序……10

盧序……13

詩詞饋贈(馬新雲，陸蔚青，朱九如，王薇，李俊豪，莫海波，唐偉濱)……18

自序……26

藏書……28
藏信……30
日記……31
錯字……33
照片……34
求疵……37
專欄……39
辦報……41
電腦……43
蒐集……46
學海……47
筆耕……49
敝帚……51
譯趣……54
戲言……56
稿匠……58
字辨……61
拋磚……63
詩畫……65
筆情……68
一覽……70
謬誤……72
研究……74
考證……77
尋究……79
題材……81
繁簡……83
素食……86
嚼字……89
剖字……91
上網……93
考究……96
珍藏……98
求知……100
心路……102
詩記……104
同窗……106
詩誌……110
日誌……112
絮言……114
春宴……116
詩景……119
筆記……121
考驗……123
回首……126
爭光……128
詩誕……130
瑣言……132
感記……134
七百……137
網話……139
吟緒……141
探索……144
文思……146
重逢……148
相守……152
婚慶……156
八百……161
送別……163
堅持……166
復刊……168
停筆……170
續筆……173
驕傲……175
九百……179
質疑……181

處世........................184
傑出........................186
親情........................190
喜聚........................194
感慰........................198
于歸........................200
手機........................202
維修........................205
退休........................207
寄望........................209
家學........................211
抱孫........................215
培育........................218
後學........................222
吟懷........................225
極簡........................227
自學........................229
人際........................232
詩遇........................234
千篇........................236
感謝........................239
溫情........................243
喜悅........................247
雜絮........................252
賀卡........................254
感悅........................257
閒述........................262
小女........................266
喜誌........................271
相片........................276
手記........................280
樂敘........................283
喜記........................287
辦學........................292
稱謂........................297
添孫........................299
彌月........................303
敲鍵........................308
畫趣........................311
天倫........................314
詠畫........................318
學畫........................321
增值........................326
同學........................330
仿古........................332
遐思........................334
自修........................337
作序........................339
喜兆........................341
喜樂........................345
忙碌........................349
順心........................354

我與《麗璧軒》的淵源

文：馬新雲

白墨是位詩人，他寫現代詩，也寫古詩詞。「白墨」是詩人發表詩作最常用的筆名之一，白墨的另一個常用筆名是「盧茵」，是他在《華僑新報》每週一次的專欄《麗璧軒隨筆》中的專用筆名。「盧」——是他的本姓，「茵」——取其愛人「惠茵」，真可謂是珠聯璧合的恩愛夫妻。這也正符合了他的專欄特色：除了大量的有關古詩詞的研究論述和時事形勢大事記外，最多的就是他們家庭的溫馨紀錄。

白墨的真實姓名是盧國才。

《麗璧軒》專欄在 1996 年中秋前夕開始刊發，一直以來，我都是《麗璧軒》忠實的讀者。

一，從《麗璧軒》與《詩壇》我認識了白墨

2000 年，【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的一次「關於專欄寫作」的專題講座會上，白墨應邀作「關於專欄寫作體會」的演講。在當週由作協主辦的《筆緣》上，我發表了一篇關於「講座會的感想」一文，並表達學習格律詩詞的願望。

之後激情使然，刷刷刷，我飛快地完成了五首七絕，一起發給了白墨。很快就收到了白墨的回函，他告知我五首七絕中僅有一首《雪景》符合格律的要求。另外幾首，在我看來是詞句優雅豪情激蕩的關於寄情山水的詩作，都被宣判為不合乎要求。原來詩會的宗旨是學習和研究古詩詞，詩壇詩詞發表的準繩是「平水韻」，而我的選韻標準是是現代漢語字典，這樣就看出了我與詩會的距離。

根據我的水準，白墨將他多年整理的詩詞格律、《平水韻部》的材料郵寄給了我。接到學習材料，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動的。幾天的埋頭苦讀之後，我完成了一首七律。

在一個寒氣逼人的週末下午，白墨意外地出現在了我的小店裡。他說他是去參加一個活動繞路而來看看我，沒有事先打招呼是因為他不知道時間是否允許。他帶來了一些學習詩詞創作的材料，其中有多篇他自己在《麗璧軒》專欄上發表過的關於詩詞創作的體會和總結，有他自己匯總過的各名家

詩作簡介，有他列印下來的名人講學和詩作分析。這真是雪中送炭啊！這對我是莫大的激勵和鞭策。

那時的網路還不普及，至少我還不能上網，《麗璧軒》關於格律詩詞的各期學習資料，就是我最初的教材。

二，錚錚硬骨，坦坦詩懷

白墨的《麗璧軒》寄情山水，謳歌真情和善良，鞭撻醜陋和罪惡。他關注諸如地震、水災等苦難；他讚美諸如奧運、傳統的節日等美好的事件；他向人們揭示著自己的或磅礡氣概或細膩情感，他的錚錚硬骨，坦蕩詩懷，也盡在其中。同時，他還熱心於古詩詞的理論研究和系統總結。

在白墨的《麗璧軒》專欄中，談詩詞曲賦駢聯的有：押韻，平仄，填詞，詩緣，唱酬，詩品，詩友，絕句，典故，聲律等百篇有關詩詞的論述。這些文章，引經據典，深入淺出，從多方面、多層次向讀者介紹古詩詞知識。白墨的講稿既有既定俗成的東西，也有借鑒的部分，但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學習體會紀錄，是他自己翻查資料分析對照的結果。秉燭夜讀，勤奮敲鍵，這就是白墨的執著和堅持。

「知音難覓，更何況是共鳴？好的詩友，是敢指出你的錯處，肯幫你糾正弊端，願為你找尋毛病根源，就算得罪你也要將你詩中的失粘不協之處吹毛求庛一番，而不是憑空大贊，又說不出好在哪裡，不斷豎大拇指，卻不知道為何用典，也不明白對仗工整。」——簡單幾語，明明白白地道出了詩人白墨的磊落胸襟！

然而白墨並不是一位專職寫作的文人，他要養家糊口，他在做著一份強體力的勞動。在高溫的車間裡，他幾年如一日地幹重活，由於工作條件差，以至他的腿被砸傷骨折一次；他的胸部被砸兩次，導致未錯位的骨折；高溫的煎熬，加上長時間的電腦打字工作，以至使剛入知天命之年就視力嚴重受損，只好兩次承受摘去雙眼內玻璃體的手術。何以在如此的環境，如此的條件下能完成這眾多的具有高水準的論述文章，具有高水準的大量詩作？

我曾經到過白墨的別墅，偌大的大廳內林林總總一排接一排的書架上，真可謂是琳琅滿目全是各種書籍。他的作品中考證、引用等等都是在這些書裡得到的。古人道：書中自有黃金屋。可對於真正目的在於掌握知識並將知識用於社會的人，他是捨得萬金為藏書！白墨的知識是一點一滴從這些書中

吸取的，雖無「懸樑」與「刺股」，他的時間卻也是從休息與娛樂中擠出來的，這又何止是寒窗十年！

一邊是以汗水換來生存，一邊是以智慧發出來自心底的吶喊聲，那是對醜陋與不公發出的義正詞嚴的譴責聲，那是對善良與美好發出的熱情奔放的謳歌聲。在迷離的荒漠之中，以駱駝般的毅力。在鐵的冷硬無情和高溫的桎酷中，詩人的智慧與靈感，從草根的沃土中泉湧了出來。鍾煉著不屈的意志力，實現著詩的理想，建造著詩的綠洲，催生著詩人的博學和詩人的智慧。

鑒於白墨對當地格律詩詞的著文宣傳、組織學習、孜孜創作所作十幾年的貢獻，第三十一屆世界詩人大會曾授予他榮譽博士稱號。

三，《麗璧軒》中的格律詩詞

在白墨的《麗璧軒》專欄中，引經據典，深入淺出，從多方面、多層次向讀者介紹格律詩詞知識。

在「入門」一文中，他向初學者講平仄，講押韻，講對仗。他還要求：「弄清楚作詩基本功後，就要背熟格律表。格律全沒出錯，就要講求練字、意境、氣魄，那是一輩子的事了。」

在「填詞」一文中他例舉多個不同版本的詞作與詞牌，把詞牌的幾種變格都找出來，說明許多作者填詞只按字數填充，不管平仄、對偶、用韻。」

在「詩品」一文中他極力讚揚和推崇「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鐘嶸的《詩品》，然而更不可不讀晚唐司圖空的《詩品》。」一句「寧無媚骨追文醜，願有丹心學放翁。」代表了詩人的情操。而在《滿城賡詠集》(三百十二期合訂本)的前言中的一句「詩誼清純，詩心豁達，詩筆率真，詩情高潔，此乃詩之品位。」則實在是詩人詩品的寫照。

不可諱言，正是由於詩人高風亮節的品行和嚴謹的態度，造就了我們詩壇這塊詩風嚴緊，清清白白，乾乾淨淨的高雅之地。

《麗璧軒》這些頗有論文性質的佳作，是他在不斷求索不斷研究之中，將古詩詞的精華展示給大家。

四，摘錄詩友如是說：

詩友冰玉女士一篇「寫得好啊！」，以她母親的一句讚語，道出了多少老讀者的心聲。摘要如下：

母親是麗璧軒的忠實讀者，從一九九六年母親登陸加拿大後，就一直喜讀麗璧軒的文章。

我讀麗璧軒的文章，則常常是在母親讀過之後的推薦之作，耳邊伴隨著母親「寫得好啊！」的餘音，眼睛看著作者字裡行間洋溢出的喜怒哀樂。其實所謂的「寫得好啊！」就是作者對世間萬物、世情冷暖的感想頓悟被讀者認同的一種評語。可見文章的感染力遠勝過作者的原始創作力，它能使人聯想翩翩，產生共鳴。

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成員周善鑄先生在為《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留下中華文化之根」的專題討論中寫道：

詩人白墨，又名盧茵，是詩詞研究會的實際組織者，對古詩詞造詣頗深，他不僅自己每週寫詩填詞，還在《華僑新報》上主編每週半個版面的「詩詞園地」。另外半個版面，闢為《麗璧軒》隨筆，由他自己撰寫一篇數千字的文章，重到國家和世界大事，輕到身邊生活瑣碎小事，娓娓道來，情真意切。他樂於培育新人，凡是新詩友來稿，除熱情鼓勵送一些學習材料之外，還會將自己的修改意見返回給本人，相互切磋，誨人不倦。



念奴嬌

——賀《麗璧軒隨筆》文集付梓致白墨主編

飛來長卷，見珠璣薈萃，玉痕冰跡。椽筆攬雲騰壯志，一派菁菁蒼碧。逝水庭園，風煙故土，羈旅懷家國。錚錚言語，望中塵世歷歷。

二十五載孤燈，慧心明月，字裡迎賓客。文海泛舟憑典籍，揮汗耕耘朝夕。直擊凶頑，暢舒胸臆，紙上升鵬翼。警文留刻，宛如清韻鳴笛。

二零二一年五月

麗璧軒集序

唐偉濱

辛丑春暮，蒙城盧府。陽升月落，麗璧茵廬。鎮詩壇而覽五湖，夢南鑾而牽寮越。博聞強記，靈光熠百科之墟；攜友契朋，詩侶下主編之榻。魁星布列，歲月奔馳。蒙城臥歐美之交，吟客遍東西之美。盟主譚公之雅望，仁義同臨；之遠委員之典範，才德共駐。宏篇付梓，賀者如雲；廿五斯文，才驚四座。雲蒸霞蔚，無墨樓之詞宗；浩瀚如煙，鑄心齋之寶庫。諸家作序，各置名區；晚輩何能，亦棲勝餞。

時維五月，已念金秋。八冊色繫霓虹橋，紅橙黃綠藍靛紫。儼貔貅於上路，泊蓬島於之阿。登北斗之長州，訪曲星之舊館。奇珍薈萃，上列層霄；瓔珞紛呈，下陳凡地。雁翔若雪，環闊宇之巡迴；蘭翠疊嶂，構華章之體勢。

裁錦繡，製微甍，園林景其凝視，山川形其駭矚。琳琅匝地，書香門第之家；策籍盈墻，躍虎翔龍之舳。深思慮遠，空曠澄明。士思伴文采齊飛，肝膽映丹心本色。閑舟釣者，盡諳曠野之濱，飲血殘陽，紅透勞倫之浦。

襟懷頓暢，遣興高飛。月遠近而悲歡生，星濃稀而嘆嗟遏。端華翠竹，鬱蔭蘭亭之樽；東國赤花，暈染繆斯之筆。八美具，四難並。馳環顧於周天，究參禪於終日。時遷境迴，覺浩渺之無窮；苦盡甘來，嘆冥虛之定數。看泥痕於腳下，注思緒於雲間。定力久而功夫深，恆心長而飛行遠。逢山翻

越，終非凡俗之人；遇水征游，豈是尋常之客。欣集鴻而刻見，入萱室以來年。

嗟乎！兄運不平，早期多舛。子牙雖老，衛霍圓封。賢陶潛於隴田，因無聖主；佞秦檜於海內，豈有明時？所幸君察洞機，貴人天命。窮知發奮，富持初始之心；後秉前訓，不忘傳承之志。御清風而覺爽，逆雨雪仍猶歡。五岳雖賒，勤攀可接；怒潮已逝，平汐非晚。文風正潔，中含報國之情；筆意狂狷，寫盡悲歡之哭！

弟，草芥卑命，半介書生。才愧請纓，度兄台之弱冠；一枝禿筆，慕太白之遺風。但虛度於忘齡，路茫然於萬里。羨盧家之棗樹，嫉陸宅之芳鄰。改日趨庭，行吟捉對，今茲拱手，權作龍門。經久不逢，撫荒琴而嘆息；魯關既遇，舞刀斧以何慚？

嗚呼！盛事不常，雅筵難再；心神往矣，梓成新墟。臨囑序言，幸側身於偉餞；汪洋浩賦，拜讀畢於群公；斗展陋懷，恭依勃引；惶然而賦，踉蹌勉成。烘眾潘江，襯兄陸海云爾：

軒文麗壁成洲渚，落玉錚環勝歌舞。

一道彩虹千里雲，是誰瀲灩晴和雨。

癡心訴盡歲悠悠，白墨偷移廿五秋。

微篇大義長安在，山外青山水自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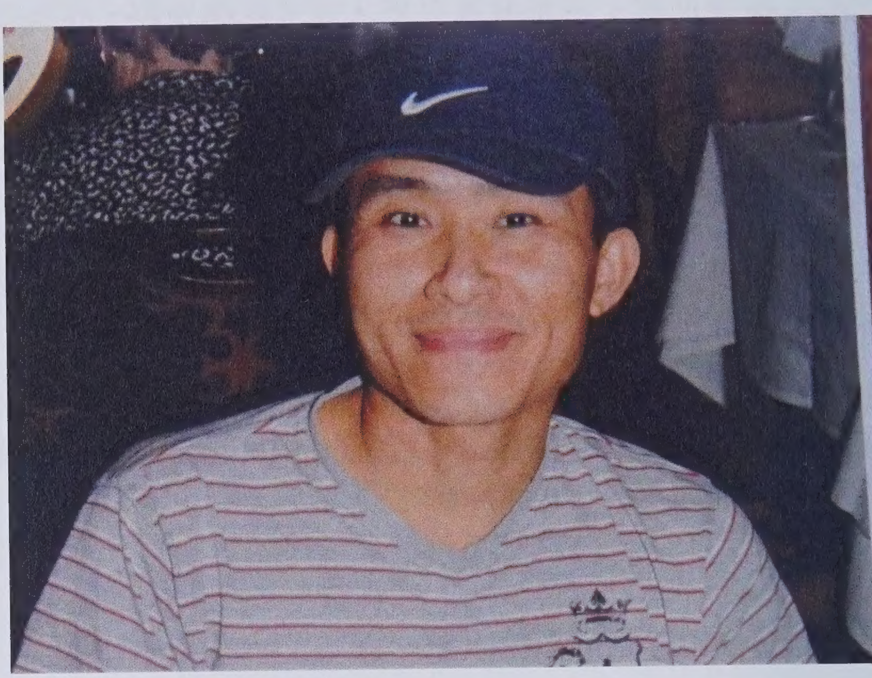
五月卅一日，白墨兄忽邀序文，深覺驚訝，亦感榮幸。各大名家序，早逐一登錄，或文采斐然，或真情表露；吾非名家，又才疏學淺，惟能拜讀，已覺欽佩，又豈敢幻想會受兄之托哉！

本乞時一月，因終日勞碌，閒時無幾，不想兄言，尾聲在即，只許至五日前交稿。遂每天早出晚歸，於店裡、倉庫工作十一二小時後，歸家即匆匆洗、食完畢，字不寫、琴不練，立自閉書房。第一夜苦思半響，不知從何落筆，因乃首次為人作序之故！既為序，自然想及天下第一駢文序言——《滕王閣序》，此中情節，天下文人大多熟知；此情此景，頗為相似，偶遇機緣，躬逢勝餞，惟勃為天才，吾為庸才之別耳。忽生一念，何不依葫蘆畫瓢，寫成一篇？接下幾日，除雜俗事外，零碎時間，用膳、如廁、臥榻、行

走……均沉浸於此，時而抓耳撓腮，時而喜憂摻雜，半呆半癡，成此不倫不類之篇。還望兄海涵見諒。

然亦是弟之銘感，衷心恭賀。是為序。

(2021.06.04)



我引以為榮的父親

大多數認識我父親的人，都會立即聯想到「天才」這個詞彙。我父親是一部行走的百科全書，一眨眼就能說出任何國家的首都名字；他畢生致力於傳播中國文學和古典詩詞，而獲頒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即使退休後還在麥吉爾大學攻讀。他不斷積累一項又一項成就，並激勵著我們所有人，無論遠近、老少。

我認識的父親，那個撫養我長大的人，有很多層次要發掘，每一層都會讓你意識到他是多麼強大。在成長過程中，他總是將教育作為我們姐妹倆的首要任務。無論花費多少，不管他必須加班多少個鐘頭，即使開車接送我們走多遠的路程，他和媽媽都非常樂意無私獻予，給我們創造最好的未來。他決定讓我們報考最好的私校，以保證我們不僅能好好學習，還能在最好的社交圈裡成長。即使他疲憊的身體睡眠不足幾個小時，他也總會花時間幫助我們完成作業，教我們如何超越老師的期望並在做功課的過程中獲得樂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總是在我們的學習中添加一些新內容，使其令人難忘並產生持久的效果。

我們在家裡成千上萬本書中長大。每次我們有難題，父親都會示意我們翻查百科全書，讓我們自己找尋答案。我們小時候總是去書店而不是玩具店，我們喜歡在圖書館的地板上花費數小時翻閱書頁，蒐集我們想借的所有書籍，並使其成為每週一次的父女聚會。我父親總是會購買並向我們展示參考書的價值，以及教我們如何一遍又一遍地使用它們。儘管我們喜歡一本好的小說，但家裡的大部分書都是參考書，例如，用於了解風味搭配、烹飪方法和原料來源的基本理論和信息，而不是食譜。這種教學方式讓我在烹飪中研發了更多的科學方法，並最終影響了我的整個職業方向。

父親通過他的創意和藝術眼光教我們。他有能力將聽過的一首歌，立即在鋼琴上為我們彈出來，並寫成樂譜，他還會將五線譜寫成簡譜，讓我們自己學習和演奏我們最喜歡的歌曲。我們擁有幾冊手工製作的樂譜，父女可以跟著一起彈唱。自從我們學會如何將鉛筆握在手中開始，父親就教會我們必須在線條內塗色而不許越界。我們不僅要填充圖像的空白，還要用鉛筆的不同壓力令顏色漸變而產生立體感。受到父親為我們畫的肖像的啟發，我們也會自己作畫，讓我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自由發揮。這種做法，令我在成長過

程中培養出自我塑造的重要因素——創造力。在我作為食品開發技術人員的專業工作中，或在我開發食譜、製作工藝品作為禮物時，我都高度利用它。

我喜歡製作的禮物是剪貼簿。從照片中收集快樂的回憶來講述每一個故事，並表達我們對一個人的愛，是我學會做的最令人滿意的禮物之一。我的父親總是向我們展示創造記憶和體驗的巨大價值，而不是專注於事物的物質部分。他在日記中寫下了每一天的總結，一年中的任何一天都沒有錯過，並且已經寫了幾十年。這不僅可以幫助他對過去的活動、用餐、多年來的物價等留下記憶，而且還可以讓他重返難忘的時刻。我們也有同樣的攝影愛好，通過拍攝照片，從美食到家庭活動、旅行經歷，一切美好都會永遠保存。因此，我們成家後，同樣痴迷於通過照片記錄婚後生活，消閒時重溫這些難忘時刻，與我們所愛的人一起分享。

在我們的家庭聚餐時，父親會開始講述他過去的經歷，這些故事會讓我們著迷，我們會在餐桌旁聽他幾個小時。他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天賦，可以用細節吸引聽眾，讓你覺得你似乎和他一起在故事中。在回憶往事過程時，他會加入一些歷史片段，所以我們學到了很多，因為我們對他的每一句話都念念不忘。從在柬埔寨長大，經歷戰爭，到十幾歲的時候住在越南、泰國，從作為移民搬到加斯佩西，再到寫七百封信來影響他的高中戀人（我媽媽！）嫁到加拿大，他的生活就像一部電影，而且將會贏得獎項。

即使擁有迷人的生活和成就，父親仍然保持謙虛，並始終尊重每個人。對於遇到他的任何幸運者，他對他們付出的愛、時間和明智的話語都非常慷慨。無論面臨什麼挑戰，父親的毅力和追逐夢想的目標不變。這一系列的叢書將讓你走進他的世界，探索他的思想，並希望像他激勵我和更多人一樣激勵你。我永遠感謝他教給我的一切，感謝他與我共度的時光以及我們創造的珍貴回憶。他塑造並引導我成為現在的我，我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

謝謝您！爸爸。

盧嘉珮

2021.06.17 於滿地可



My Proud Father

Most people who know my dad will immediately think of a genius. A walking encyclopedia who can name any capital of any country with a blink of an eye; a man devoted to spreading knowledge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oetry as his life mission to which he was awarded an honorary doctorate; a man who pursued a degree at McGill University even at retirement. My dad keeps piling one accomplishment after another and acts as an inspiration to all of us, near and far, young and old.

The man I know and who raised me has so many more layers to discover, each of them will make you realize how formidable he is. Growing up, he always made education a priority for my sister and for myself. No matter how much it costs, how much overtime he had to do, how far he had to drive us, he and my mom were more than willing to make sacrifices to give us the best future there is. He made his research to sign us up for the best reputable schools to guarantee us not only proper learning but also the best social circle to grow up in. Even with less than a few hours of sleep in his body, he will always take the time to help us with our homework, teach us how to exceed the expectations of our teachers and have fun while doing it. It was incredible how he always added a twist to our learnings to make it memorable with a long lasting effect.

We grew up amongst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books around our house. Every time we had a question, he would point us to the encyclopedia so we could look up the answers ourselves. We will always go to the bookstore instead of the toy store as kids and we loved it. We loved spending hours on the floor of libraries flipping through pages and collecting all the books we wanted to borrow and made it a weekly rendez-vous. My dad would always buy and show us the value of reference books and how we can use them over and over again. As much as we love a good novel, most of my books at home are reference books to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theory and information for flavour pairing, methods of cooking and origins of ingredients rather than recipe books. This way of teaching allowed me to develop more of a scientific approach in my cooking and eventually influenced my whole career direction.

He taught us through his creative and artistic lens. He w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listen to a song and play it back out on the piano for us. He will translate the music notes into an easy way for us to learn and play back our favourite songs ourselves. We would have handmade songbooks that we could follow and play along. He would teach us coloring inside the lines as soon as we knew how to hold a pencil in our hands. We would colour not only to fill the void of the image, but to create a gradient of colour with different pressure from our pencil. Inspired by the portraits that dad drew of us, we would take it upon ourselves to create our own drawings letting our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flow free. This practice allowed me to unleash an important side of me that shaped me as I grew up - creativity. I exploit it highly in my work as a food product developer and in my free time when I develop recipes or when I am doing arts and crafts for gifts.

One of the gifts that I have grown to love making is scrapbooking. Gathering happy memories from pictures to tell a story and to express our love for one would be one of the most gratifying gifts I have learned to do. Again, my dad has always shown us the great value of creating memories and experience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the materialistic part of things. He writes down a summary of his day in his diary not skipping a single day of the year and has been doing so for many decades. It not only helps him have a great memory of past activities, restaurants, prices of items across the years, but it also gives him a great tool to jog back through memorable moments. We also have the same kodak kid enthusiasm when it comes to taking pictures to immortalize everything from our

meals, to family bonding to our travel adventures. We share that same obsession of documenting our lives through photos so we can relive these moments and share them easily with our loved ones.

During our family dinners, he would start plunging into stories from his past that would keep us captivated and we stayed to listen to him for hours around the table. He has such an incredible talent to hypnotize the listeners with details that makes you think you were there with him. Through his story-telling, he would add in snippets of history so we learned so much as we were hanging at his every word. From growing up in Cambodia through the war to living in Vietnam and Thailand as a teenager to moving to Gaspésie as an immigrant to writing 700 of letters to sway and marry his high school crush (my mom!) over to Canada, his life seemed like a movie that would win an award.

He stays humble even with his fascinating life and accomplishments and always treats everyone with respect. He is beyond generous with his love, his time and his wise words to any lucky person that encounters him. He is the very definition of perseverance and chasing your dreams no matter what challenges are thrown at him. This series of books will allow you into his world, exploring his mind and hopefully inspire you like he inspired me and so many more individuals. I am forever thankful for the lessons he taught me, for the time he has spent with me and for the cherishable memories we have created. He has shaped and guided me to be the person I am and I consider myself to be the luck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Thank you, Dad.

Sabrina Lu

June 17, 2021 Montreal

詩詞饋贈

賀白墨獲頒榮譽文學博士步韻許之遠老師

馬新雲

天涯倦旅有何依，故國神遊夢里飛。

麗璧藏鋒描曲直，杏壇著意鍍光暉。

揚葩振藻甘為燭，鑄格成文願扣扉。

今日酬勤歸眾望，孜矻路上見清晞。

(2010.09.24)

千秋歲

——和韻賀《麗璧軒隨筆》九百篇

馬新雲

清箋老墨，黑白橙黃集。匯意廣，含情迫。孤燈擎別墅，文採行城邑。年月裡，銀屏相守流光疾。

麗璧豪言立，詩賦長篇帙。書山路，勤耕筆。行雲真故事，明月揚高德。春水綠，佳章再與紅花匹。

(2016.04.08)

錦園春

——「麗璧軒隨筆」千期慶

馬新雲

錦園香鬱。園丁滋雨露，夏荷秋菊。碩果堪收，撥弦吟金曲。

豪文漫續。莫辜負、惠風清沐。肆意胸襟，虛懷眾物，盈盈千掬。

(2018.04.26)

《麗壁軒隨筆》千期慶

陸蔚青

北隅四季晨昏語，藏墨填詞兩適宜。

暖暖春江應季至，微微綠葉乍開時。

悲歡世事風吹鬢，愛恨深情筆渡詩。

麗壁書成經歲月，文軒千鶴竟飛之。

《麗壁軒隨筆》千期慶

朱九如

麗壁軒間勤醞釀，墨毫揮就著千篇。

人間悲喜書成冊，世物榮衰結為箋。

雋永雜文針事弊，溫馨遊記憶情緣。

時光如水東流去，喜有文章代代傳。

(2018.04.26)

賀白墨專欄千期

王薇

蒙城麗壁軒，著卷千餘部。

潤筆寸暉心，揮毫分瀚宇。

溫淳敘瑣聞，慷慨書齊魯。

歲月指間流，此情長記取。

(2018.04.26)

賀麗壁軒雙百金期（鶴頂格）

李俊豪

賀詩遙寄慶華功，

麗曲盧歌舞土風。

壁刻三年新白墨，

軒藏萬載古青菘。

雙關易渡南看北，

百折難回西望東。

金子包裝掩本色，

期期奧巧淡平中。

（2000.07.14）

金香——賀麗壁軒三百期

李俊豪

大雁高風豈為私？書生亮節不瘋痴。

皇山樹寫倫常字，聖水波彈道德詞。

麗壁軒音盧奏曲，雲天紙白墨吟詩。

春秋戰國金香鬱，夏竹冬梅笑滿枝。

(2002.06.21）

贈白墨

李俊豪

紅塵白墨點歡愁，俗事功名笑放牛。

千萬始終追歷史，十三何必嘆來由。

飛花麗壁軒衝浪，落筆雄風宇蕩舟。

卻問桃花源裡夢，幾多遂性幾多留？

(2012.12.07)

千篇賦

——祝賀吾師麗璧專欄廿年一千期成功

李俊豪

文章過海，節奏連天。光陰廿載，麗璧千篇。吟詩誰作樂，碼字自成仙。隋唐典故，寺廟香煙。望西方月亮，思祖國嬋娟。

屠場血恨，罄竹歌魂。心飛萬里，義結終身。畫東南老樹，扎西北新根。雲居灑雨，雁獨留痕。咦吁兮！欲看蒼山靈未秀，難為墨海筆封神！

(2018.05.03)

讀《無墨樓吟草》有感

莫海波

幸獲詩詞千二首，珠璣字句筆春秋。

書生不忍貪周粟，志士何甘做楚囚？

半世揮毫傳道義，浮生舞墨刺饕酋。

湄河瀲灩紅楓舞，吟草頻登無墨樓。

（2007.11.23）

敬致「麗璧軒」主人

莫海波

海外奇葩麗璧軒，風騷獨領苑林園。

劉郎去後花千樹，縱有章疏誰纂言？

（2007.12.21）

賀白墨獲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莫海波

畢生血汗圃詩畋，利祿功名已淡然。

中華帙卷如瀚海，更添一頁頌君賢。

(2010.09.24)

白墨君蒞臨寒舍贈送《白墨詩詞集》有感

莫海波

盧君踏雪送書來，陋室生香瞻墨開。

亂世雲鴻空抱恨，失巢孤雁有餘哀。

傳揚國粹恢宏氣，拓展詩壇貫斗才。

聞報西洋多俊侶，謫仙日日醉瑤台。

(2012.01.13)

沁園春

——賀《麗璧軒隨筆》文集付梓致白墨主編

莫海波

博士盧公，向學精心，不計旰宵。看明軒麗璧，汗牛充棟；華僑新報，倚馬才高。主筆詩壇，領軍文苑，白墨聲名動國朝。憑誰問、海外宏國粹，獨領風騷。

鴻儒鄙視矜驕。廿五載、筆耕苦忘勞。有千篇隨筆，達言省世；萬行韻語，藝境超瑤。俊侶紛紛，賢僚濟濟，學海文江共釣鼇。真本色，敬騷情賦骨，一代文豪。

(2021.06.03)

贈白墨

唐偉濱

忽思身佩劍，一馬任川平。
日騁三千里，星隨九萬程。
從容擒虎豹，抖擻鬥鯊鯨。
狂破乾坤陣，連沉八卦營。
詩靈追瀑布，美句勝東瀛。
一笑金樽酒，頻愁銅臭名。
南山今仍見，黃菊綴村棚。
下馬將門叩，開門陶令迎。
君來何所求？吾隱志長明。
落拓俗塵世，超然欲效卿。
杖藜相攜手，柴火滾茶烹。
論道兼談韻，紋枰又弄箏。
月彎天更遠，風緩夜才清。
引我桃花處，跟翁溪逆行。
落英紛入眼，兒起喚方驚。
一覺南柯夢，悠然詩已成。

(2009.03.06)

賀白墨先生獲頒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唐偉濱

此生幸有煉詩心，不負山風傳雅音。
萬里流郎悲亂世，一枝健筆侍箏琴。

麗軒亭外獨青柳，無墨樓前眾秀林。

野鶴行雲多一士，三家對坐復相吟。

(2010.09.24)

贈白墨先生將赴台出席第卅屆世界詩人大會

唐偉濱

蒙城起朔風，寶島正花紅。

詩道雖殊異，心途入彩虹。

海邊翁拾貝，赤子亦如童。

爛漫琉璃瓦，清寒古漢銅。

古香兼古色，無盡復無窮。

賞得天中月，能遊宇宙穹。

靜如清水石，動似玉花驄。

凜烈半壺酒，濃醇茶一盅。

秋風茅屋破，堪比阿房宮。

小謝又清發，青蓮勝此公。

風騷難閱盡，雅事亦無終。

委婉情幽怨，興豪氣壯雄。

鏗鏘音律美，端正體形工。

胸臆長吟嘯，情懷今古同。

詩書箱伴旅，詞曲度心中。

嚐透平生願，從頭再挽弓。

(2010.11.26)

錦園春

——「麗壁軒隨筆」千期慶

唐偉濱

錦園濃郁。千奇花玉露，馥荷香菊。麗壁藏書，暗流清音曲。

流年串續。化珠貝、潤圓如沐。落拓文懷，胸觀世物，從容輕掬。

(2018.04.26)

自　序

《麗壁軒隨筆》專欄自 1996 年開筆，至今年正好 25 週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一千多篇隨筆，頗感紛陳纏繞，雜亂無章。結集成書時，共刪去兩百多篇，經過一番精挑細選，分門別類，輯成八卷合計 925 篇，約一百八十萬字。再加上序文、專訪文章和各家饋贈詩詞，應該在二百萬字左右。

列出八卷後，先聆聽方家高見，有提議用「文集」取代「叢書」的；有主張用《盧國才文集》取代《麗壁軒隨筆》的；有建議邀請多人作序的；也有同意將饋贈之詩詞加在書前的。很快就收到郭廣中先生設計的封面，我依然寄給朋友們徵求其意見，有的對佈局有自己一套看法；有的覺得字體排列不宜又直又橫；有的認為將王安東給我畫的肖像置於封面乃最適合，因為是《華僑新報》專欄版頭特有的標誌。而我自己則希望能求得許之遠老師墨寶為書名題簽，那才是最完美的雅事。

我將八卷書名寄給許老師，請他揮毫題簽，許老師毫不猶豫，爽快答應，翌日便將書名寫好，剛勁書法，鐵畫銀鉤，清秀雋雅，美不勝收。他將題簽交給郭先生，並為封面構圖把關，八卷封面八個不同顏色，一絲不苟，連淺印肖像高低、題簽字體大小、印章位置距離等，都一一顧及。郭先生非常專業和盡責，將封面重新設計，令人十分滿意。

朋友一再問我，《麗壁軒隨筆》專欄名字的由來。記得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過，為紀念先岳父「陸麗」和先岳母「李璧全」，寒舍取名「麗壁軒」；藏書樓取名「無墨樓」；書房取名「鑄心齋」；後園取名「茵廬」；專欄筆名「盧茵」，是由我的姓加上老伴的名字「陸惠茵」連結而成。

隨筆是《麗壁軒》專欄慣用的文體，隨緣之筆，隨意開筆，隨心下筆，隨手執筆，隨時收筆，隨處停筆。沒有論文必須論點、論證、論據、結論那些框框；沒有劇本務必開場白、場景、道具、對白、旁述、幕後那些繁雜鋪陳；沒有報導應該先列提綱、搜索材料、埋下伏筆、找突破口等按部就班。隨筆的特點，就是「隨」，因為，「隨」是無界限、無束縛、無設防、無枷鎖的。天馬行空，隨心所欲，來去自由，無拘無束，如果讀到通篇只有句號，沒有逗號的隨筆，你不必驚訝；如果翻到滿篇全是詩詞的駢文賦句，也無須感嘆，因為那就是隨筆。

邀請函發出後，首先為我作序的是許之遠老師，他先說自己如何從孩提時代就開始讀書和背書，再談論寫文章其實比作詩難，並極力推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指出「古文」才是至文，白話文至今「少有可背誦之文」。許序時刻不忘提醒後人，不能不讀古文，可以看得出許老師之良苦用心也。曾任歐老師之序文語重心長，關懷備至，師生之情洋溢於字裡行間。張清老師《夜讀白墨佳作》，厚愛有加，受之有愧。伍兆職序文簡練如清泉，文末以《水調歌頭》相贈。李錦榮序文以哲學角度分析隨筆，邏輯和方法論都用上了。馮雁薇認真閱讀隨筆，為百篇寫了百段評語，別開生面，堪稱大手筆，篇末以《滿庭芳》相贈。馬新雲「我與《麗壁軒》的淵源」真情流露，文筆清新，篇末以《念奴嬌》相贈。潘潔心《天道酬勤》，用「平凡而偉大」來形容，令我受寵若驚，感懷五內。陸蔚青以《文學的燈永不熄滅》來鼓勵和展望，餘韻無窮。姚洪亮序文回顧二十年前往事，耐人尋味。江麗珍用《學而不倦》來強調學習之重要，立論中肯，篇末以《鳳凰台上憶吹簫》相贈。鄭懷國序文以「文人使命和信念」為理據，提出了「講真話」。蔡麗華序文非常用心撰寫，將百餘篇隨筆題目組成文句，恰到好處，篇末以《滿庭芳》相贈。唐偉濱以駢賦為序，謂仿王勃的《滕王閣序》，令余眼界大開。胡憲(北極狐)十年前曾經採訪過我，十年後為文集作序，更加駕輕就熟，信手拈來，琳瑯滿目。李俊豪以《我的師父》為題贈序，令我汗顏，誠惶誠恐，無地自容。感謝詩友這些年以詩詞相贈，特彙編後置於序文之後。特別感謝江麗珍、蔡麗華兩位老同學日以繼夜細心校對，發現錯字。

由於時跨廿五年，書中很有新舊事物的交集，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有些名詞現在已更新，光碟、傳真機、手提無線電話、電腦上網、視像電話、衛星導航等，現在聽起來，好像很遙遠似的。每篇隨筆都在匆忙中敲鍵，完稿後立即傳去報社，所以不少地方出錯，馮京馬涼，魯魚亥豕，張冠李戴，沙石甚多，如蒙諸君不吝指出，將來再版時必能更正補遺。

八卷文集能順利成書，還要感謝老伴和兩女的全力贊助，是她們的鼓勵給予我出書的勇氣。最後，更要感謝《華僑新報》和廣大讀者二十多年來不遺餘力的支持和愛戴，使我有動力繼續寫下去。

適逢世紀疫情肆虐，但願文集之面世，能讓人們看到希望的曙光，看到未來。當疫苗大規模接種，一切恢復正常運作，《麗壁軒隨筆》專欄將迎來新的一頁。是為序。

藏 書

書樓好，千卷盡收藏。歲月蹉跎人易老，詩詞陶冶壽能長。其樂勝天堂。

書樓小，天下任包容。酷愛收詩輕富貴，狂痴藏冊樂貧窮。爐火鑄心紅。

——憶江南・詠書樓二首

宋真宗《勵學篇》云：「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車馬多如簇」。明知書中找不到黃金屋，書中找不到鈔票箱，但還是愛獵書，如痴如醉的買書。萬里跋涉，背井離鄉，拋不掉的就是一箱箱比黃金還昂貴的書，一包包比鈔票還值錢的書。為了獵書、買書、藏書，雖不至於傾家蕩產，但口袋常空；雖不至於節衣縮食，但省吃儉用；雖不至於像杜甫「床上書連屋」那般坐擁書城，但滿屋書香，一室生春。胸無點墨千杯醉，家有藏書一卷香，開卷有益，見書心喜，翻書忘食，如杜甫所言：「漫捲詩書喜欲狂」，能為搜書窮，窮得舒服。

剛來加拿大，收入低微，儲蓄有限，為了購買一部「大英百科全書」，分期付款足足三年，後來中文版發行，以第一時間買到，如獲至寶，欣喜若狂，愛不釋手，常隨於飯桌進餐，伴於枕邊入夢。每次返港探親，我總是收獲不少，滿載而歸；帶去一大張購書目錄，寄回十多箱珍貴無價的書籍。拆箱之喜，不亦樂乎。我買到了夢寐以求的全套「二十五史」，而陸續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只買到四十本，還欠四十本正在設法搜購中。每到一個地方，總要買幾本書作紀念，在扉頁上寫下購書日期、地點，每讀一本書，便回憶起到過的地方，進過的書局，樂趣無窮。有的書，上冊在香港買，中冊在巴黎十三區唐人街小書店找到，下冊竟在多倫多發現，破鏡重圓之喜，非筆墨能形容也。

由於不怕被人家稱為書迷、書蟲、書痴、書獃，由於那貪得無厭的佔有慾，造成永不飽和的購書狂，只要身上還剩下幾塊錢，就不會輕易放過任何買書良機，使小小的家有書滿之患；除了藏書樓中背靠背約二十個書架上頂到天花板那滿滿的數千冊，目前正不斷向屋內其它地方擴張侵佔，加上每星期到唐人街取回積累了七天共十四份的報紙，每月取回訂購的十多種雜誌，以及郵差每星期送來的兩份英文週刊，小屋頗有寸土必爭之勢。於是，在書

房、客廳、臥房、飯廳、走廊甚至儲物室，都不斷被書攻克，一場書擠成災的危機即將到來。

書比人長壽！丁堯臣說：「詩書焚後今猶在，到底阿房不耐燒！」雖然蘇東坡認為：「人生識字憂患始」，但他還是同意「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書到用時方恨少，豈為功名始讀書？故杜甫說：「讀破萬卷書，下筆如有神」，「檢書燒燭短」；陳師道覺得「書當快意讀易盡」；于謙說：「書卷多情似故人，晨昏憂樂每相親」；文天祥「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陸游愛酒也愛書，感吟：「酒是治愁藥，書是引睡媒」；清代陶十璜在「買書歌」中寫道：「酒到醒時愁復來，書堪咀處味逾久」；韓愈也說道：「未嘗一日書不觀」；黃庭堅說：「萬卷藏書宜子弟」，「藏書萬卷可教子」；劉禹錫云：「童心便有愛書癖，手指今餘把筆痕」；柳宗元道：「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

宋代女詞人李清照是最早的藏書家。她和她丈夫趙明誠，家本清寒，沒錢買書，但遇著自己心愛的碑文，情願典當了衣服買回來欣賞，他們經過十多年辛苦搜集的圖書竟達數萬冊，不幸在靖康之難時，幾十間屋的藏書全燬於火中，趙明誠一病不起而逝，李易安經此打擊，如雷轟頂，後期之詞更哀婉，悲悽感人。

藏書是一種調劑，一種趣味，一種消遣。漁書，獵書，買書，藏書，特別是珍藏作者親自簽名贈送的書，是生活中最大的享受，終身受用不盡。

歡迎朋友蒞臨書樓查藏書目錄，看書，找書，抄書，借書，但最怕聽到這樣的一句很滑稽的話：「這麼多書，你看得完嗎？」(第 3 篇) (1996.09.27)

藏信

片紙寄柔腸，隻字通心腑。咫尺天涯雁足牽，誰解相思苦？

書信勝珠璣，歲月多風雨。筆跡留香世代藏，翰墨傳今古。

——卜算子・魚雁情

自古以來，人們憑信件寄相思，傳心語，送音訊，祝康安。

袁凱寫道：「江水三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岑參唱道：「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沈鯨叮嚀：「須早寄魚書雁札，免望斷白頭人」，蒲松齡嘆道：「雁足帛書何所寄」？晏殊問曰：「魚書欲寄何由達？水遠山長處處同」，陸游也曾怨道：「山盟雖在，錦書難託」，都說明山高水遠，雁杳魚沉，傳書艱難。「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杜甫的千古名句，最能形容危難時期信件的珍貴無價。

全球人口五十幾億，能互相通信的只有千百人，這本身就是緣份。把親戚朋友、情侶愛人、深交神交、舊雨新知的每封來信都留起來，珍藏在每個文件夾中，永遠保存，這不僅僅只是藏信，更珍藏著友情、恩情、親情和愛情，還珍藏著難忘的歲月，是一筆十分貴重的財產。

這些信件的主人，有素未謀面的筆友，有闊別二十餘載的學友，有神交多年於紙上的文友，有生死與共的難友，有譽滿文壇的名家，有蜚聲藝苑的畫家，有桃李滿門的恩師，有看破紅塵的方丈。這些信件的主人，有些已拋開一切，撒手塵寰，有些則生死未卜，音訊杳無，有些已移情別戀，人面桃花，有些則飛黃騰達，刮目相看。

這來自三十多個國家的數千封信件，是一部斷代史，記錄著人生浮沉，時局變遷，江山易手，政權更迭。裏面有愛情，有血淚，有溫馨，有驚險，有歡樂，有悲痛，有恩怨，有仇恨；有先母之遺墨，有親人之絕筆，有兵臨城下之求救信，有虎口餘生的平安函，有些寄自烽火連天的戰地，有的寄自茫茫海上的荒島，有的跋涉萬里，送達時已逾半年，正如陸游說：「寫得家書空滿紙，流清淚，書回已是明年事」，杜牧也感嘆：「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有的是寫在破廁紙上，筆跡隱約看到了絕望和無告，恰似陳玉蘭的「一行書信千行淚」。在這些信件中，閱歷生老病死，體會辛酸苦辣；在

這些信件中，看到暴政的殘酷，政治的骯髒，人性的墮落，道德的崩潰，看到物質的誘惑，名利的追求，孝道的式微，文章的低賤。每一封信都是一篇活生生的題材，像小說、雜感、控詞、祭文，讀罷淚濕衣襟，思潮起伏。

不要糟蹋朋友的一字一信，即使只是寥寥數句的便條，都會是珍貴的精品。信件中不乏秀麗字體，蒼勁書法，優美佳句，可誦詩文，更不乏治學心得，經驗教訓。恩師之教誨，前輩之鼓勵，朋友之忠告，手足之關懷，全在信件中表露無遺，在信件中學習、追憶、反省、醒悟。

藏信，就像藏書畫，就像藏文物，就像藏藝術品，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第 6 篇) (1996.10.25)

日　記

把每天發生的事都寫下來，把想說的話都說出來，不必顧慮寫錯東西或說錯了話，不必擔心老編不採納，報社不刊登，讀者不愛看，甚至因用詞不當而惹來筆戰，最好的途徑就是寫日記。

寫日記，作者、編者、讀者都是你自己，愛怎樣寫就怎樣寫，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海闊天空，東西南北，上至全球大事，下至芝麻蒜皮，包羅萬有，無所不談，既可觸及靈魂深處，也可剖析內心世界，是一部活生生的心聲記錄。碰到困難，遇到麻煩，受到委屈，遭到冷落，不能告訴人的話，不敢透露的心聲，都在日記中傾訴，日記是知己，是最信得過的朋友。

日記中，有歡笑，有悲傷，有喜訊，有噩耗，有委屈，有諒解，有憤恨，有恩愛。記錄下每一天所遇到的人，所碰見的事，所聽聞的消息，所閱讀的文章，所寫成的詩詞。積年累月的一本本日記，是一部部長篇小說，是一集集電視連續劇，是自傳，是回憶錄，是史書。每篇日記最少千字，一年就寫三十幾萬字，二十年就寫了七百萬字，對磨練筆桿子無疑是最好的辦法。

日記中，可以追查煙沒的往事，揀拾遺失的歲月，回味難忘的境遇，喚住流逝的年華。你可以在日記中，找回一張張熟悉的面孔，一個個親切的名字，一幕幕動人的場面，一段段美麗的時刻。寫日記，不止是記流水賬，更重要的是寫下史料。不要嫌麻煩，不要怕詳盡，在若干年後，這些資料有助

於歷史考證，包括當時的物價、幣值、利率、生活指數。例如在日記中，你可以追查十七年前的最低時薪是三元六毛半，滿地可的公共巴士月票是十四元，國內郵票十七仙，汽油每公升廿九仙，一個巨無霸漢堡包是一元兩角，兩房一廳的月租是一百四十元。

你可以選擇一年中的任何一天，再看看某一年的這一天你正在做什麼？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你將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在日記中，你可以隨著時光隧道重新回到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捕，華國鋒上台的二十年前，重新回到過去的每一段日子，往事歷歷在目，都寫在日記裏。你可以看到自己年青時的衝動、偏激、幼稚，看到挫折的教訓，失敗的代價，看到人情的冷暖，世態的炎涼。

在我的數十本日記中，不但是記錄自己的東西，更多是記錄親友發生的事，世界發生的事。每天重大新聞，總會記下一筆；親友們的行蹤，都可以在日記中尋找腳印。重讀舊日記，二十年前就像昨天剛剛過去，我曾參加同一位朋友的畢業禮、入籍禮、婚禮、葬禮，另一位朋友曾由家財萬貫的老板變成身無分文的赤貧，人生歷程都濃縮在日記中。有位朋友無法確定她的女兒正確的出生日期，我從日記中不但查到了，而且還告知醫院是住幾號產房。

日記更是遊記，去過的地方，乘過的班機，住過的酒店，上過的餐館，吃過的好菜，參觀過的名勝，團友的名字，都盡量詳錄，當然別忘了把價錢、貨幣資料寫上。若干年後重讀，你又會再次回到當年的旅途中。

我的詩詞絕大部份都在工廠寫成，最先發表的地方，就是日記本，那是未經修改的初稿，沒有雕鑿的刀痕斧跡，一年積下二、三百首，足以成書，可見一本本日記不但是記事本，又是一冊冊未出版的詩集手稿。

然而，在極權制度下，日記又往往成了抄家的罪證，日記中牽涉到的人物會因此被陷入囹圄。

夜深了，又到寫日記的時間，我知道今晚的日記裏，除了會記下剛才新聞報導聽到名導演胡金銓昨晚〔一月十四日〕病逝台北的噩耗，還會記下今天在電腦前寫成這篇隨筆──「日記」。**(第 19 篇) (1997.01.24)**

錯　字

在海外，中文報刊上出現錯別字的現象相當普遍，不少人以錯為正，習非勝是，以訛傳訛，泛濫成災，經常鬧出笑話或造成不良後果，已到了嚴重的地步。

先不計較「手民誤植」，那是編輯的責任，無辜作者是冤枉的。把「漠不關心」改為意思相反的「莫不關心」；「味如嚼蠟」變成津津有味的「味如嚼臘」；「鋌而走險」換為「挺而走險」；「八折酬賓」誤作「八折酬賔」；「大運亨通」成了「大運享通」；「草菅人命」誤寫成「草管人命」；「剛愎自用」錯為「剛復自用」；「巡弋」變成「巡戈」；「棘手」誤為「辣手」；「床笫」誤作「床第」；「賑災」寫成「賬災」；「筆畫」誤為「筆劃」；「氣概」誤作「氣慨」；「鞭笞」錯為「鞭苔」；「炙手可熱」、「膾炙人口」的「炙」誤為針灸的「灸」；將天干的「戊」、地支的「戌」和衛戍區的「戍」混同誤用；名譽受損的「玷污」與不同音的「沾污」混用了。打字出錯的風氣若不及時糾正，所謂「虱多不癢」，見怪不怪，相信終有一天，將會鬧出把「大使館」打成「大便館」的笑話！

除了手民之錯，更多的錯別字是作者馬虎隨便，莫辨真偽所致。不少人寫東西，急忙倉卒，趕著交稿，寫到某一個字時，一時忘了，又懶得去查字典求證，便想當然的填一字上去；有些人看書讀報，一目十行，看過就算，沒時間去仔細追究哪些字是別字，加上某些錯字一旦用的人多了，也就習慣成自然。君不見報上錯字連篇，有誰會大聲疾呼「筆下留情」？你要是咬文嚼字，就會被罵為吹毛求疵，小題大作，的確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事，箇中況味，實亦不足為外人道也。

學海無涯，人生有限，中文方塊字瑰麗偉奇，有生之年也難盡窺堂奧；字海浩瀚，深廣莫測，在摸索、探討中學習，在比較、辨別中吸收，尚不足文海之一勺，更遑論敷衍治學，囫圇吞棗了。斗膽把常見的別字、白字、錯字找出來，警惕自己，也可娛人，純粹就字論字，完全善意，毫無其它動機，事先聲明。

批「准」不是批「準」；一「霎」那應該寫成一「剎」那；名「符」其實應是名「副」其實；不要把大「夥」兒寫為大「伙」兒；迫不「及」待不可作迫不「急」待；「倉促」是「倉卒」之誤；此外，「座」落〔「坐」之

誤〕；可望而不可「及」〔「即」之誤〕；回首前「程」〔「塵」之誤〕；刻「劃」〔「畫」之誤〕；直「接」了當〔「截」之誤〕；相形見「拙」〔「絀」之誤〕；貞「潔」〔「節」之誤〕；根深「蒂」固〔「柢」之誤〕；「婉」惜〔「惋」之誤〕；既往不「究」〔「咎」之誤〕；「揭」櫫〔「楬」之誤〕；啞子吃黃「蓮」〔「連」之誤〕；裝「璜」〔「潢」之誤〕；委「曲」〔「屈」之誤〕；「蘊」釀〔「醞」之誤〕；演「譯」〔「繹」之誤〕；「需」和「須」的混亂更嚴重。

而麵包更不可寫成麵「飽」；您的後面不可加「們」，最多只能說「您倆」〔這裏牽涉到王蒙的《蝴蝶》，他用的「您們」最多〕；不能用一個「觀眾」來作為單數，這已經不再是錯別字的範圍內了。

由於簡化字和繁體字的差別，有些字已混同使用，不分彼此，再轉化便出了問題；例如時鐘的「鐘」和一見鍾情的「鍾」在簡體字中都是「金旁中」，一轉為繁體，電腦分不清啦，於是王「后」變成了王「後」，大笨「象」成了大笨「像」，「象徵」成了「像征」，不應繁而繁，不應簡而簡，不勝枚舉。若不求甚解，人云亦云，錯別字肯定更多。

希望本文的錯別字，能讀後及時發現，不會魯魚豕亥，把馮京寫成馬涼，將盧茵、茅蘆、廬山三個同音字分清，則已心滿意足矣！(第 32 篇) (1997.04.25)

照　片

由於喜愛拍照，家裏的相簿積累了二十多本，每本大約四百幀，也藏了近萬幀了。這幾年很少攝影，也不再花時間整理相簿，趁假期空閒，又鑽進照片堆中，彷彿走入時光隧道，將記憶拉回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去，聯想起那時期的往事，思潮久久不能平息。

相簿是一部人生的記錄，是最無價的。許多人在火災中捨命搶救的，就是這些珍貴的照片，因為唯一能把時光留住的，只有照片，能為歷史見證的，只有照片。儘管今天聲影攝錄機已經十分普遍，仍然無法取代照片。

照片中可以找回失去的童年，遺忘的往日；可以揀拾舊夢，重溫消逝的那段情；可以再次見到一張張熟悉的臉孔，回味那甜蜜的故事；可以讓你反

省，看清自己的幼稚無知，認識人生的峰迴路轉；更可以悟出道理，從而覺醒過來。隨著時光的流駛，照片中的人和物都在逐漸消失，每次看照片，你都會有不同的感受。你會更加珍惜現在，因為明天又有不同的變遷，只有現在是真實的。



照片中的親人一個個的走了，童年的玩伴也音訊杳茫，校中的老師都失散了，班上的同學各奔己程，連風景也不一樣了，故鄉的大樹小屋都被高樓取代，湖水也填平了，服裝髮型都變了，令人有「江山依舊、人事全非」之感慨。

我在照片中摸索，找尋，思維的野馬奔騰在戰火紛飛的故鄉，馳騁在椰風蕉雨的東南亞，我頓時有點惆悵，有些傷感。照片裏的親人都走了，走到另一個世界去，許多同學在戰火中喪生，不少朋友還為當地的「解放事業」作出犧牲，這些陰影時刻在圍繞著我，這些親友的形像永遠留在我心中。每次看到他們的照片，就像和他們重逢，我總會輕喚他們的名字，偶爾淚水也會奪眶而出。



最好的享受是看旅遊照片，心情也隨著照片中的風景而開朗起來。讀著照片背面的文字記錄，重溫旅途歡樂，好像又再次回到了寶島，回到了巴黎，回到了神州。在台灣野柳情人石前，在巴黎香榭麗舍大街上，在廣州東方賓館裏，在紐約聯合國大廈下，在泰國曼谷玉佛寺中，在柬埔寨金邊塔仔山麓，在越南西貢白騰碼頭旁，都有美麗的照片留念，都有甜蜜的回憶記載。有一張照片在新加坡聖陶沙一座高高的珊瑚塔前拍的，站在我身邊的朋友二十多年後的現在還是每年寄來一張聖誕卡，這樣的旅途友誼十分難得；有一張照片在吉隆坡清真寺拍的，入寺女子都必須圍頭巾；澳門葡京賭場的外景好似一個巨大的鳥籠……。

照片是人生的縮影，是滄桑的見證。照片還可以作為資料收藏，例如滿地可奧林匹克運動場未建成的舊景，照片中還沒有今天看到的高聳之蓬蓋拱

柱，另一張滿地可唐人街的照片是一九八零年春節拍的，背景的寶塔如今已拆除了。



(第 50 篇) (1997.08.29)

求　疵

好友寫了一篇「吹毛求疵」傳真給我，指出拙文曾犯的許多缺點，我讀後很感謝他肯說真話，而非「文人相輕」，提議將大作投到報上發表，公諸同好，讓更多朋友得益。

喜讀「董橋文錄」，愛不釋手，其見解獨特，敢向名家挑戰，不靠奉承吹捧，令讀者獲益不淺。他曾批評錢鍾書的散文太「油」，筆觸太刻意去賣弄，由於文字太通太順的關係，見解很快就滑了出來，不能耐讀。他「甚至

有時要求自己寫的句子不要太通太順，反而“卡”一“卡”那些句子，效果卻能夠走出來。」可見每個人風格各異，不必苟同。

寫文章偶爾加插幾個英文單字或幾個學術名詞，似乎可以顯得自己更高等些。多用些「後xx主義」或「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等名堂嚇唬人，東抄西錄一番，賣弄學說術語去掩飾文章的空洞。這一招肯定令人以為高深莫測，自我感覺頓時良好起來。

文學作品，必須是詩就該像詩，詞就該像詞，散文就該像散文，小說就該像小說，戲曲就該像戲曲，什麼都不像，獨創門派，標新立異，只能像雜交後生下的怪胎。

短話長說易，長話短說難，論文又長又臭，大拋書包，抬出幾位名家助陣，讓人家知道文章的份量有多重，繞了一個大圈，又回到起點，竟然不知到底想說啥？

寫文章，炒炒冷飯，把人家的作品改頭換面，新瓶舊酒，也是捷徑。到古人堆中挖些牙慧，從茅廁撿回線裝書，找幾段不為人知的加油加醋，烹調一番，熱辣辣端出來。

想更文學一點，把世界名著中某某主角請到文中來，多引用幾段拜倫或雪萊的詩句，或多談些大仲馬、托爾斯泰甚至愛倫·坡的東西，頓時就更西方、更雅起來了。

在文章中多加些「啊」和感嘆號，似乎就很詩意了。想更詩意些，還可以多寫點朗誦辭，用身體語言加進去，於是啊聲四起，符號紛陳，是可以暫時騙騙一些人的。

而最不吃力又能討好人的，莫過於引用對方的話寫給對方了。「正如您來信中說的：」之後，就開始抄書，間中會加插幾句評論什麼的，再來句「我十分欣賞您送給我的那首詩：」，然後當然又會原文照抄一遍，這樣的文章動輒數千字，用篩子過濾後，只有幾百字是自己寫的，如果算稿費，一百大洋中，九十塊應該發給被引用的那位「您」。這種生搬硬套，消化不良之文章便秘腸胃病，的確很難醫治，必須用瀉藥清理，不可忽視。

不說教，不談大道理，似乎寫不出東西來，於是找幾則語錄壯膽，若出了錯追問起來，也可賴賬。每次下筆先要有勵志的主題，積極的意義，絕望

中還要看到光明的一面，盡是口號教條，把自己困在八股框框中，千篇一律，又怎能寫出感人的文章？

喊口號的東西不是文章，充其量也只是大字報。「讓我們高舉×××思想的偉大旗幟，沿著×××指引的正確路線，在××主義的康莊大道上奮勇前進吧！」這樣的公式化語法，毒害了千千萬萬拿筆桿的人，直到今天，在海外用此公式寫作的，還大有人在。

牛不吃草擠不出奶，肚子裏空蕩蕩，不學無術，長此下去，靈感枯竭，江郎才盡，營養不良，又要擺架子扮「有料」，陶醉在昔日被譽為「作家」的日子；誰知一開口就出洋相，這些中毒頗深、藥石罔效的病人，唯一的良方，就是多讀好書，少唱高調。

當然還有一登龍門的秘笈，就是寫回憶錄。把自己和名人相提並論，「想當年」曾經陪某某作家同桌吃過一頓飯，在展覽會上和某某大師握過一次手，在晚宴上與某某教授合拍過一張照片，甚至曾在周總理就讀過的南開大學唸書，祖父曾在黃埔軍校與蔣中正校長碰過杯，曾經用車送過著名詩人余光中回酒店，家中藏有作者親筆簽名的的首版原著。

還有別忘了查一查哪位名人和你同鄉、同校、同生肖，甚至和你同一天生日。單靠這些「遺產」可還真能夠讓你寫上好幾年，這樣，你就會覺得想當作家其實一點也不難。

別再吹毛求疵了，乾脆把頭髮剃個清光，也就沒什麼神秘，再沒啥疵可求了。(第 80 篇) (1998.03.27)

專　欄

報紙除了刊登新聞，還包括各式各樣的副刊，而專欄往往是副刊的主要內容。

手頭上有一份資料顯示，香港報紙有七十餘種，報紙專欄共計五百多個。每天有專欄文字五百多篇，一個月就有一萬五千篇，一年就超過十八萬篇，若每篇以平均五百字計算，一天廿五萬字，一年就高達九千萬字，積年累月，這可是驚人的天文數字。

然而，又有多少人讀完這些文章呢？據不完全統計，每位讀者只能讀到其中大約百分之一的文字，也就是說，絕大部份專欄都未必有人讀過就湮沒在報海中了。許多作者不甘心血結晶被棄，唯有將這些滄海遺珠付梓成集，希望錯過一讀的朋友能從書上補讀。

週報、月刊的專欄會比日報好些，由於每週一期或每月一冊，作者有充足時間撰寫，而不會以「急就章」應付，草草了事，讀者可以細讀、重讀，故水準會比較平均。

時事評論專欄除了時間性強，還要有見地，敢寫別人不敢觸及的東西，針砭時弊，這種文章最受讀者歡迎，也最易惹來麻煩。成名的財經專欄作者，舉足輕重，一篇幾百字的分析文章，竟可以令股市隨之起跌，連政府財經部門制定對策，都須徵詢其高見。

去年香港有位博士，為了能擠身進專欄作家之列，把幾十篇評論分別寄往多家報社，結果因作者名不經傳而不獲採納，此君心有不甘，以每天幾萬港幣的昂貴廣告費，向報社買版位，大幅刊登他的文章，幾次的嘗試，花了數十萬，終於闖出了名堂，他評論港府干預股市，引起外國通訊社的興趣，紛紛轉載，一舉成名。結果，一家每日出版卅六萬份的報紙搶先找他簽約，高薪禮聘，有言在先，「獨家」撰稿，成了奇聞。

為了寫這篇「專欄」，我托朋友寄來一大包香港報紙，對專欄作了以下的分析，也證實了香港中文大學講師黃維樑在《香港專欄通論》一文中的看法：「一般說來，香港的專欄是寫普通人物、普通事情的普通文章，是給對文學藝術要求不高的普通讀者看的。」

的確，除了時事、財經有可讀性之外，大部份港產日報的專欄都很雜、很亂、很劣、很私。這當然不是絕對的，有一部份還是挺不錯，例如史料、回憶錄之類的文章。

雜是多元化，無可厚非。從政治、宗教、醫學、投資、風水以至種花、養狗，甚至介紹旅遊專欄中，識途老馬大談後街紅燈區，推銷色情架步，性學專欄中交流閨房秘術，還加上不堪入目的露點、露毛、露陰插圖，用這種方式招徠讀者，真是文化人的恥辱。

亂是東拉西扯，也屬創作。有的專欄顛倒歷史，把電視劇中錯亂當真，大加讚賞；有的專欄無病呻吟，整篇不知所謂，讀了莫名其妙；有的專欄為

填滿格子交貨，敷衍搪塞，對引用的資料不加查明，張冠李戴，例如有幾處把尼亞加拉瀑布誤為尼加拉瓜瀑布。

劣是不可原諒的。由於作者固定，擁有一定知名度，文章不論好壞，老編一字不改照登無誤，以至質素優劣，參差不齊。很多專欄作者每人同時為多家日報撰稿，臨時抱佛腳，馬虎了事，當然不會去翻查辭典，找出瑕疵。有位專欄作家甚至告訴朋友，他是一面打麻將，一面寫稿。有的要遠行，一次過寫幾十篇匆匆交差，試問又能寫出什麼水準來？

私是專欄作者的通病。由於專欄像塊「自留地」，私人地盤，喜歡種什麼都可以，有什麼個人的恩怨，都在此發洩，互相吹捧，互相攻擊，甚至辱罵。作者竟忘了是寫給讀者看的，隨心所欲，長篇大論，像私有財產般揮霍任用；女的愛談她的身邊瑣碎小事，男的怕人家不知道他的過去有多「威水」，拼命在「曬命」，大談其昔日風光史。

專欄作品難登文學殿堂，是件令人遺憾的事。日子一久，專欄作者的興致會慢慢降溫，水準就有偏差，很多人會因此封筆，就像魯迅說的：「如果寫不出，或則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雖然，讀者的鼓勵很重要，但是，老編的慧眼和自己的掌聲更不可缺少。如果沒有了自信，一聽見少許小噪音就氣餒，再聽見幾聲嗡嗡叫就退縮，那又怎能寫得出好文章呢？可見，「千錘百煉」這四個字，是送給專欄作者最好的座右銘。(第 108 篇) (1998.10.09)

辦　報

《華僑新報》出版四百期了。猶憶那些坎坷艱辛的拓荒日子，實在不容易熬過；回首那段崎嶇不平的創業歷程，的確不容易走過。然而，都熬過去了，都走過來了。這些白手開墾、節儉辦報的經歷，給海外華人報業史增添新內容，提供新史料，相當寶貴，是值得記下一筆的。

在新聞自由的海外，只要有錢，要辦一份報紙，一點都不難，但要辦一份成功的報紙，其種種因素就不僅僅是金錢可以解決的。若想談辦報，可以寫幾本書，而在短短一千幾百字的專欄中，就只能以隨筆體裁，蜻蜓點水般淺析一些關於海外辦報的瑣碎追憶，借以拋磚引玉。

由於很早就開始投稿，又有剪報的習慣，我對報紙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柬埔寨首都金邊，朗諾（當地譯龍奈）將軍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親王之前，主要的華文報紙最少有四家，最大的是《棉華日報》、《工商日報》，還有《湄江日報》和《生活午報》。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衝擊到海外，華文報紙最受影響，《棉華日報》成了「進步」報紙，每天大版刊載大陸新聞、「兩報一刊」長篇社論，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報紙都用紅字印刷。多家「進步」的中文學校在早課前規定讀報，每班都有同學值日為讀報員，我們除了晚上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白天就如雷貫耳地被報紙潛移默化，毛澤東的「最新指示」一出，就立刻抄寫在黑板上，分組開會學習，文革流毒如此迅速蔓延到海外，報紙是最大的媒體，最大的禍首。一九六九年九月，西哈努克因恐怕國家被赤化，下令關閉所有華報；翌年三月十八日，朗諾上台，辦了獨家的中文報紙：《柬埔寨救國日報》，主編竟是西哈努克那位留學北京、能說一口流利華語的拉達迪波王子，的確相當諷刺。一九七五年四月，政權淪入赤柬屠夫手中，柬埔寨成了全球唯一沒有任何報紙的國家。

柬埔寨政變，右派軍人到處逮捕「進步」學生，我流落到了南越。當時是阮文紹執政，西貢的華文報業十分旺盛，共達十多家，包括《遠東日報》、《建國日報》、《成功日報》、《每日論壇》、《論壇晚報》、《光華日報》、《越華晚報》、《亞洲日報》、《海光日報》、《新越報》、《人人日報》等，每家華報都闢有文藝版，投稿氣氛極濃郁，豐富了二百萬華人的精神生活。誰料七五年四月卅日西貢淪陷，新政權封閉所有華文報紙，不少著名報人、專欄作家被捕，投入冤獄，一夜之間，昔日十幾家中文報紙，竟由一份名為《解放日報》所取代，新聞自由成了泡影。可見，政權交替，首要任務的是佔領宣傳機器，掌握輿論喉舌，此話一點不假。

西貢「解放」時，我已在泰國住了八個月，對曼谷的華文報紙更是情有獨鍾。由於彩色印刷，優質紙張，厚厚的一大疊，比起柬埔寨和越南的華報，真是天淵之別。當時中泰未建交，中文教學也不普遍，看報紙都是上了年紀的華人，年青人極少會讀中文。由於投稿，我每次去報攤買報，總一次買同樣報紙四份，賣報的老伯搖頭笑我傻：「回去問你爸爸，要哪四份報紙？」我也只好苦笑，分別到不同報攤購買。當時最大的華報是《新中原報》、《中華日報》和星系報業的《星暹日報》，此外還有《京華日報》、《泰商日報》、《東南日報》、《世界日報》和《聯合報》。我幾乎每家都

投稿，主要是連載小說，如「淚的呼聲」就在《中華日報》連載了幾個月，稿費可觀。七五年七月一日中泰邦交，以前不敢刊登大陸新聞的禁忌解除了，華文報紙像注入強心針似的，內容更豐富，言論更大膽。記得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絕大部份華報都取消套紅廣告，頭版用粗黑大標題，以示哀悼；當時極左的《東南日報》還刊登該報主編張先生到大使館弔唁時，手臂戴黑圈，與首任大使柴澤民一起的相片，並連續十幾天刊出「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長文。七六年十月，沙鄂將軍發動政變，推翻社尼文人政府，華文報紙又遭封閉，後來，江薩上台，允許部份華報復刊，《東南日報》就永遠關閉，其主編張先生現寓多倫多。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華報，東南亞華報的命運和報人的安危，取決於政局，這是挺沒保障的。在那烽火連天或白色恐怖的環境下辦報，隨時會坐牢、喪命，而絕沒有「無冕皇帝」可做。

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國家，辦報就可以消除以上這些顧慮，然而，要辦成一份怎樣的報紙，就大有商榷之處。是面向僑社，面向當地，還是任由擺佈，充當傳聲筒？是實事求是、不偏不倚，還是借題發揮、嘩眾取寵？報紙向讀者負責，就應自律，個人的主觀看法，不能代表報社立場，沒有真憑實據的推測，不能出街，不利於僑社團結的言論，有礙於華人權益的文章，必須謹慎處理，否則，置華埠利害於不顧，搞得天下大亂，雞犬不寧，一句「文責自負」可「負」不起。

謹以此短文，聊表心意，賀「華僑新報」四百期之慶，並祝業務蒸蒸日上，一紙風行！(第 110 篇) (1998.10.23)

電　腦

自九四年購置第一部電腦起，我對她是又愛又恨。每天離不開她，也被她折騰得七孔冒煙。未買電腦前，先去上課，就憑每個週末學那半天基本操作，上了幾個月，學 DOC、Lotus123、dBASE，對電腦指令還是一知半解，十分模糊。當時 386 主機未升級，老師勸我先別急，終於等到 486 主機問世，花了兩千多元，就只買到僅有 4MB 記憶體、沒有光碟機的最普通硬件，另外花五百多元買個打印機，還要花錢買 dos 和視窗 3.1 軟件，後來又再花五百多塊錢安裝 SB16 音響卡、16X 光碟機，這樣一來，記憶體肯定不夠用，又再

由 4MB 升級到 8MB，當時每 1MB 的價錢是五十元，東拼西湊的結果，報銷了約四千大洋。跟著而來的是購置軟體，安裝中文系統、字型，而字型是論套計的，一套中楷書，一套隸書，一套古印體就賣三百五十加幣另加稅，貴得離譜。

總算擁有屬於自己的電腦了，麻煩接踵而至。安裝英文視窗，又安裝中文系統，兩者之間稍不小心就常碰撞，後來將英文版升級為視窗九五，中文版保留視窗 3.1，在切換過程也費了好大勁力才擺平。光碟機閱讀速度太慢，於是升級至 24X，主機嫌太落伍，又升級為當時最新穎的 Pentium200，硬盤肯定太小了，換了個 6.4Gb 的，比原來的 420 大十幾倍，當然不可缺的是上網，要安裝 Modem 數據機，記憶體則由 8MB 升至 16MB，再升至 32MB，再升至 64MB，經過一番脫胎換骨之後，又是全新的另一部。而原來舊的那部 486 主機就給她重新拼湊，加上 32MB 的記憶體，24X 光碟機，再安裝一套中文版視窗九八，專用來中文寫作。在全新電腦英文系統上安裝外掛式中文之星，可以上網閱讀，可以打字，但大部分中文稿件還是在中文平台環境的 Word 中文版上處理。兩部電腦分工合作，沒有厚此薄彼，相處倒也和諧，成了我得力的左右助手。

由於不甘心成為電腦盲，就必須加倍努力惡補功課，買來大量書籍硬啃生吞。曾經陪電腦度過聖誕整整兩週假期，每天只睡幾個鐘頭，比上班還累。安裝新軟件時出了毛病，刪除又碰上麻煩，於是一天增刪幾次，最後發火了，清理門戶，把整個系統連根拔起，釜底抽薪，再給她新生命。在英文環境下安裝中文軟體的苦滋味也嚐夠了，花了一百八十多元買部雙橋回來，結果也給玩死，朋友幫我裝南極星、RichWin、中文之星，儘管可以用，但始終比不上中文版視窗和中文平台 Word。我向香港親友求援，他們把正版軟體寄來，並贈我一整套中文字型，簡繁體足足有六十餘種。和電腦打交道後，摸熟她的脾氣，也不怎麼可怕，有時候倒蠻聽話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把我幾十年的中文書寫習慣給毀掉了，天天敲打鍵盤的結果，拜她所賜，如今提筆寫字像鬼畫符，春蚓秋蛇，拙劣奇醜，難登大雅。更糟糕的是，由於每篇隨筆都是在螢幕前一邊構思一邊敲鍵一邊修改、增刪、搬移，如果沒有電腦的那天，渾身不自在，思維亂七八糟，老寫不出東西來。好幾次因系統故障，手忙腳亂，竟連累到交稿時間拖延至星期三晚間才匆匆傳真。

上網後，一切就改觀了。如今投稿到香港、台灣、曼谷、溫尼辟等地都由網絡直接用電子郵件 E-Mail 以純文件形式.txt 寄出，對方收到後不必重新打字，便可將稿件移至任何軟件作編輯排版處理，十分快捷，既能節省時間，又免去校對煩惱，更不必擔心傳真機接收效果不清晰等毛病。而資訊的傳遞更不在話下，上網可以讓你和世界呼吸相通。在網上瀏覽，可知全球大事，網海衝浪，還可結交新網友，不少人甚至在網上找到了終生伴侶。可以這麼說，沒有網絡的電腦就只是一台打字機，沒有上過網是不可補償的損失。而更遠的目標，就是建立自己的個人網頁，把自己的文章向全世界網友發表，那可是上億讀者的廣闊天地，朋友遍天下，視野也增廣了。

比起其它朋友，我是最遲接觸電腦的幼稚學生，回顧五年來的酸甜苦辣，還是挺有趣的。我曾經向經銷店詢問：「你們有中文電腦賣嗎？」店東被問得啞口無言。後來去上課，才知道未安裝任何軟件的電腦是什麼語言都不會的新生嬰兒，你給她灌輸啥她就接受啥。如今我的電腦裏五花八門都有，除了中文環境，還安裝了泰文系統、柬、寮文字型、越文鍵盤，各盡所能，相安無事，互不干擾。你在網上還可以免費下載緬甸文、希伯來文、阿拉伯文等稀奇古怪的字體，電腦一學就會。我安裝了大英、World Book、Encarta 和 La Rousse 等百科全書，電腦完全接受，一問就答。我用注音符號輸入，遇到難字才用倉頡，打字速度比手寫快，但未達專業水準。

如今，電腦普及，小學生都能上網，科技發達，人的思維都被機器代替了，每天離不開電腦，也是挺危險的事，電腦病毒比任何傳染病都可怕，千年蟲問題未能解決，二千年元旦會否天下大亂？被滑鼠牽著鼻子走的敲鍵一族，發明了電腦，又被電腦玩弄，的確是個很諷刺的笑話。(第 122 篇) (1999.01.15)

蒐 集

蒐集物品，早在原始就有，可以追溯至有冶金術和農業以前，是人們業餘愛好的一種。有的人喜歡集郵，有的喜歡蒐集古錢，有的喜歡藏書，此外，還有蒐集舊傢俱、老爺車、手跡、報紙、書畫、印章、勳章、入場券、街招、商標、信用卡、風景明信片、貝殼、石頭、蝴蝶標本、風箏、古董鐘錶、玩具甲蟲汽車、車牌、可樂罐、火柴盒、酒瓶、汽水蓋、手槍，甚至女人內衣底褲、剪下的指甲、鬍鬚和掉下的牙齒，甚至人類的頭顱。

泰國有位仁兄愛種蘭花，蒐集了數以千計的蘭花品種，還定期舉辦蘭花展覽，公諸同好。有人愛養金魚，蒐集了各式各樣的熱帶魚，還運到各地巡迴展出。也有上電視接受訪問的養毒蜘蛛、蠍子、蜥蜴、眼鏡蛇之發燒友，他們傾盡錢財蒐集奇珍，自得其樂。有人喜愛蒐集閃卡，不惜重金登報尋求絕版，有人獨愛加菲貓玩具，家中大大小小共達三千多種，問他花了多少錢，他說超過港幣百萬，信不信由你！而貓王歌迷更瘋狂，凡是與貓王有關的東西，他們都傾力蒐集，還定期交換欣賞，你能說他們個人崇拜已走火入魔嗎？

學生時代崇拜毛澤東，以蒐集他的像章為榮，除了金屬的，還有陶瓷的、木刻的、水晶玻璃的、膠質包海棉的，款式五花八門，大的如巴掌，小的如衣鈕，如果每天戴一個，足足可以戴一年。有些是背語錄比賽贏得的獎品，有些是中國專家送的禮物，有一枚是康矛召大使幫我戴在胸前的，當時幼稚的心靈，的確炫耀一番，似乎成了「思想覺悟高」、「認識水平高」的象徵。而毛選和語錄也成了蒐集的時髦，從厚如字典的四卷合訂本到小如火柴盒的袖珍語錄本，紅彤彤的整齊排列在床頭，猶如裝飾品，曾令多少同學垂涎。

後來迷上了郵票，一發不可收拾。到了泰國，為了集郵，我交了數十位住在不同國家的筆友，除了獲得他（她）們的精美郵票，也得到了各國知識，更重要的是異國友情。我曾和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的筆友見過面，彼此的友誼一直維持至今，而印度、荷蘭、英國、臺灣等地筆友更成了通電話和互聯網的好友，集郵成了集友，是我最大的收獲。

我喜愛蒐集，不論是紀念幣、各國錢幣，還是信件、賀卡，我都很珍惜，甚至各類酒瓶的軟木瓶塞，我也集了滿滿一茶罐。每一期的新報、時

報，我都買好幾份，一份用釘書機釘成冊翻閱，一份剪存，兩份保藏。而星島、明報、世界三份日報，則將新聞版保留，部份副刊剪存，有關資料複印，最後才定為廢紙。至於外地郵寄來的報紙雜誌，幾乎每天都有，如何處理這些材料，也頗費周章，蒐集之樂，伴隨蒐集之苦，局外人豈能明瞭？

地圖和國旗對我的吸引力從小就無法抗拒，我對地圖情有獨鍾，也不知買了多少個地球儀、多少幅地圖、多少本地圖冊。如今，大型的地圖冊，我共有五部，中小型的不下二十本，世界大地圖由天花版直落牆腳，把整個客廳牆壁佔滿。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分裂，我必須用彩筆將前蘇聯十五國塗上不同顏色，把南斯拉夫變成六國，把捷克和斯洛伐克分開，將上沃爾特改名為布基納法索，把緬甸國名由 Burma 改為 Myanmar，其首都仰光的英文譯名也由 Rangoon 改為 Yangon，從加拿大地圖上劃出新成立的 Nunavut 地區。我買的國旗書籍也不比地圖少，國旗變更是歷史的見證。

除了無法收藏鈔票和銀行存款，我對很多東西都挺有興趣蒐集。藏書當然是最大的投資，也可以說是畢生事業。我還未有資格稱為藏書家，我沒有廣泛涉獵各種版本，我沒有收藏孤本、善本、刻本，我只是為了求知、為了自修才買書。因為我的錢得來不易，想擁有的每本書一定是有真正實用價值才捨得買，而得到手的書一定要珍惜，一定要苦讀、勤修、牢記。

藏書是雅事，普天下沒有愛寫文章卻不愛藏書的。標榜著弘揚中華文化的名家，對藏書應該有深一層的認識，深一層的感受，更應該對藏書者給予支持。(第 133 篇) (1999.04.02)

學　海

知識的海洋浩瀚無邊，沒有止境，利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無涯的學問，本身就是一種艱苦的挑戰。學海是苦海，多少人在風浪中浮沉，又有幾人能真正到達彼岸？活到老學到老，衡量學識的標準，不是堂而皇之的桂冠，不是招搖過市的頭銜，而是有多少真材實料。學富五車的鴻儒，就不再計較虛幻浮名，世俗眼光，更遑論雞毛蒜皮的小得失。

平生最崇敬求知慾極強的人，也因此而結交了一群在學海激流中奮戰的朋友。每天除了上下班，他們大部份時間都花在鑽研知識、印證理論、查閱

資料的緊張工作中，我很羨慕他們，也盼望有那麼一天，能拋開一切糾纏，全心全力投入浩瀚的知識海洋中，忘我挖掘寶庫。

曾收到從金邊寄來的一大疊柬埔寨報紙，有個副刊是專為旅居外國的作者所設，將生活點滴、報章佳作譯成柬文發表，我想這是個很有意義的嘗試。離開柬埔寨整整廿五年，幸好有柬漢詞典和中柬大辭典，才不會將柬文忘掉。猶憶學生時代，懷著一顆「解放全人類」的幼稚心靈，每天規定自己要背三十個柬文名詞，都是「革命詞彙」，準備當翻譯員，或前往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柬語組工作，我們曾把語錄翻譯成柬文，還有許多宣傳歌曲，那首「大海航行靠舵手」也有柬文版，「老三篇」還手抄鋼版油印，大量派發。我現在常對人說，柬國赤化，是我們「進步」學生催化的。有人嘲笑柬語的數目字，因為只由一數到五，六是五加一，如此類推，九是五加四，我說法語也一樣，七十是六十加十，八十是四乘二十，九十九是四乘廿加十加九。其實柬語是很高深的語言，泰國僧人研讀佛經到了最高層次就必須由柬埔寨語深造，泰皇的愛女詩琳通公主就專門攻讀古柬埔寨文。

說到泰語，就令我想起上週末在唐人街巧遇韓德光先生，原來他是出生於泰國的地道暹羅華僑，能與他用泰語交談，分外親切。泰語不同柬語，字形無字腳重疊之弊，聲調有高低輕重之分，發音像聲樂，可用越語注音，比柬語易學易書寫。遠在宋代以前，潮州人就已移居泰域，泰語中很多字都由潮語轉換過去，懂潮州話學起泰語就更容易了。二十多年來，在曼谷的朋友一直和我保持通信，也郵寄了大量泰文報紙、小說、詩集，我曾摘譯了幾首泰國著名詩人順通蒲的長篇敘事詩「帕阿派瑪尼」寄去曼谷中文報上發表。朋友目前正計劃將泰國古典文學精華編譯，希望我能參加，並建議我用互聯網把譯文傳去。寮語和泰語源出一脈，書寫更相似，但發音平鋪直敘，沒有泰語那麼抑揚頓挫，富音樂感。

在學海中遇到的景色有時是很美的，越語就是最美的浪花。我從小就會講越語，但能書寫、閱讀越文則是七零年到西貢之後的事。越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分支，用越語朗讀李白、杜甫的詩十分悅耳動聽。和泰語、粵語一樣，越語有聲調高低之分，不像柬語沒有音調，故作曲填詞時就不能隨意，平仄稍有差錯便無法彈唱。在寺廟前解籤的老人都能看中文，他們用毛筆書寫對聯，但以越語發音。粵、越一家，和廣東話差不多，用越語找韻作詩填

詞，特別是發音以 M 音結尾的「十二侵」韻字，很少會出錯的，信不信由你。

「吟草一千首」正打字排版，即將付梓，這是學海中觸礁擱淺最多的航程。能闖過語言多關，就不相信詩詞隘口能難得倒。憑著自信，更有賴恩師指教，摸索探討，我行我素，獨來獨往，終於走出自己的路。

好友在電話中與我通宵談心，勸我嘗試寫一點大的題材，搞一部有代表性的創作，把唐人街的風風雨雨納入小說中，成了海外華人的縮影，要有這樣的功力，還要有耐力。在漫漫學海中，既沒有照明的燈塔，也沒有舵手領航，就憑著藏書的指南針，不迷失方向已屬幸運，小舟不被翻覆滅頂已是奇蹟，揚名立萬的千秋大業，不是我輩能勝任的。

盼望有生之年，能學好英法文，能閱讀名家原著，能學會放棄多年的日語和俄語，斯願足矣！在學海中找回自信，找回希望，找回失去的時光，那就是最大的收獲與滿足。**(第 141 篇) (1999.05.28)**

筆　耕

雪一直在下，將後園草地和花圃都鋪蓋得白皚皚的。和往日一樣，每天放工回到家已是凌晨四點許，又屆星期三了，交稿期限已到，還沒寫出一個字。文章是逼出來的！這就是寫稿佬的生涯。寫出來的東西不賣，所以不該叫稿匠。稱筆耕很勉強，因為已很久沒用筆。敲鍵盤取代了爬格子，在原稿紙上塗塗改改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一旦電腦失靈，就手忙腳亂，如喪考妣。

朋友問我，你每週一篇，題目永遠就只有兩個字，又不許重覆，是否擔心靈感枯竭，盧郎才盡？問得好！我的確很擔心，每天都在和自己作戰，要不斷補充，不停加料，否則就封筆，壽終正寢了。其實，寫什麼，比怎樣寫更加難。有時擬定了題材，卻無從下「鍵」，經過一番折騰，三易其稿，最後寫出來的，與原來想要寫的已經風馬牛不相及了。原因很多，有時是顧慮太多；有些是說了等於白說，不說更好；有的是人家已經寫了，不願跟風；有的觀點，寫出來未必有人肯接受，反而令人產生誤會；有時間性的新聞，又要以最新資料為準，太早發稿，恐怕有出錯。

寫什麼？這是個頗傷腦筋的穴位。找到了，就可以抽絲剝繭，順藤摸瓜，然而，怎麼寫，也挺費周章。由於是隨筆，不能當作論文來寫，不宜太嚴肅，切忌講大道理，喊口號，又不能像小說，虛構誇張一番，只能從小處窺豹，三言兩語，全無束縛；文筆盡量放鬆，想到就寫，要停便立刻收筆，而不必來個結論訓話之類，更忌轉彎抹角，帶讀者遊了大觀園一圈後，再畫龍點睛。

要隨心所欲敲鍵，就必須放下包袱，這包袱裏面，裝著幾樣顧慮：怕文章發表後惹來非議，怕讀者不愛看或誤解，怕報社不肯刊登，怕得罪權勢。怕這怕那，哪能寫出東西來。曾經在某報開個五百字小專欄，內容專寫唐人街，曾和報社約法三章，文責自負，一字不改，寫什麼完全自由，絕對不受干預，敢講真話的結果，當然是惹來風風雨雨，最後以八十五期之短壽夭折。這個經驗教訓，終身受用，也應證了外界評語：「此君只會做詩做文，不會做人，遲早會吃大虧。」

既然不涉及複雜的社區，就安心搞搞詩詞研究，吟風弄月，步韻唱酬，與世無爭，偶爾對時局發發牢騷，總不會「周身蟻」了吧！就這樣寫了兩百多篇，幸好總算平安度過，雖然有些小波浪，間或有點噪音，但還算沒有倒下。從九六年起，經歷了五個年頭，若結集出書，也足足有四十萬字，如果說這是筆耕的收獲還言之過早，只能說是比賽前的熱身準備，現在才開始起步跑。

趣味性和資料性，一直是本欄注重的兩個原則。除了不寫形而上學的概念性長篇大論，更重要的是資訊，每篇隨筆的資料，是文章的價值所在，往往為了考證，所花的時間比寫文章要多出好幾倍。像歷屆美國總統選舉資料，要從年鑑中搜索，肖龍的世界名人，要從每一部百科全書、人物辭典中逐人尋找，年終溫故，歲暮回顧，千禧年總結千年大事，都必須從剪報堆、雜誌、網路中找尋資料。引用古人的話，更要追查出處，證實來源，不可憑一句「古人說」就敷衍了事。

新聞當然要最新出爐的，但發稿時間所限，只能盡量減少出錯，像九、二一台灣大地震那天是星期二，當天發稿時，在那篇「秋緒」中提到死亡人數是一千七百餘人，後來數字不斷增加，今年萬聖節台北新航墮毀，正好也是星期二，發稿時電視正現場轉播空難情形，剛好正在寫那篇「直言」，就將此新聞加了進去，當時的死亡人數是七十九人，後來增至八十二人。美國

千禧年總統大選，我是一面敲鍵盤一面看 CNN 廣播，一直到星期三下午兩點半準備上網寄出，仍未知誰是下一任白宮主人，上週的「時評」，也是一面對著電視機一面趕稿，脫稿時還是沒有答案。

詩會成立後，一連寫了三十多篇談詩論詞的文章，幾乎所有以詩帶頭的題目都用盡了，這是頗吃力的差事，不是難寫，而是難評。所謂詩無達詁，詩寫得好與差，不是幾句話就能評鑑，評死人的作品，即使說錯了也不會有作者反駁，評活人的詩詞就不是那麼回事了。為了推動詩詞創作，曾下過一番功夫在詩評上，將每位詩友的詩句抽出略評，而且幾乎是褒多於貶，大家切磋詩藝，取長補短，如此而已。由於有些詩友詩齡已高，對其要求當然就有所不同，評語中或欠中肯，或嫌粗略，或誤解為貶低，以至令某些詩友不滿，這也是很無奈的事。首先，寫詩評的人，被視為比別人水平高，才夠資格，倘若寫出來的也不外如此，被評的詩友心裏肯定不高興。朋友問我累不累？我點頭。相信讀者也累了。不是每個人都愛看舊體詩，更何況是詩評。下不為例也！

問我什麼時候封筆，隨緣吧！當寫到燈殘油盡，或寫到語無倫次時，或沒有讀者喜歡看下去時，是時候退休了。筆耕，最重要是有一小塊泥土，除了辛勤墾拓，還要有良好氣候，雨露滋潤，至於要種什麼瓜果，等待何種收成，就不是園丁一人的事。這塊土地若不耕種，蓋座房子吧？(第 219 篇)(2000.11.24)

敝 帚

老伴買了個榴槤回來，正在開殼品嚐，我的視線本能地移到了那幾張包榴槤的報紙，小心翼翼地從鋒利帶刺的硬殼上取下那佈滿星洞、遍體鱗傷的破紙，一看之下，竟然是本欄那篇花了幾個晚上寫成的《肖蛇》，立刻攤開擺平，搶救一番後總算能剪下收存。老伴笑我「敝帚自珍」。

陸游詩曰：「寒龜不食猶能壽，敝帚何施亦自珍。」不錯，自己文章雖如破舊的掃帚，篇篇都是忘寢廢食、熬夜趕工的心血結晶，就像親生兒女，不忍心被糟蹋。有時即使寫錯一個字，也要在見報之前更改，有些太嚴重的出錯，恐怕老編忘了刪改，放心不下，還親臨報社再三吩咐。

幾位朋友多次問我同樣的問題：你是靠寫文章開飯的？寫稿匠能養活一家四口？我還是那句老話：「興趣」。住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每天除了上班下班，吃飯睡覺，就是看電視、逛商場，週末到唐人街飲茶、買菜、取報紙，還有什麼消遣？不賭馬，不抽煙，只喝點酒，買幾塊錢彩票，而酒吧、夜總會、卡拉 OK 都從未涉足，那裏像在泰國時夜夜歡歌漫舞、燈紅酒綠，如此乏味的日子，怎能打發？除了買書讀報，唯一的辦法就是寫作。在文苑、詩壇上，結識了許多文友、吟侶，大家互相切磋，增進文誼，給枯燥的生活加添燦爛色彩，這份收獲，是金錢買不到的。

一位對我非常關懷照顧的長輩今早傳來剪報，斗大的標題十分醒目：「大陸作家筆耕賺大錢，打響名氣身價上百萬」，她在電話中苦口婆心勸我封筆，不要再寫半文錢也賺不到的詩文，嘆息文才換不到文財，精力賺不到稿費，她的話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即使我不寫東西，渾渾噩噩、庸庸碌碌，一幌就是幾十年，到頭來也糊裡糊塗地過一生，有何作為？倘若每週一篇，一年十萬字，十年就百萬字，雖然不賣錢，但總算沒有白活。杜甫詩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寫文章不賣，一稿不兩投，是我的原則，我對自己選擇的道路從未懷疑過，也相信總有一天，能寫出一片新天地來。至於在地方小報寫稿，不比投寄大報有出息，這一點我承認，也很無奈。

這篇剪報中提到的大陸作家稿費，由賈平凹的每篇專欄三千人民幣，到王朔的每個字五元，像余秋雨單憑一本《霜冷長河》就獲得超過一百萬的版稅，而二月河更是財源若河流滾滾而來。

古人也有賣文的記載：宋人徐奭，剛及第為狀元，甫放榜，街上就有人叫賣他的文章，稱之為《狀元賦》，這當然是成了名的；宋代另一位仁兄仇萬頃，在未成名時，也曾上街賣詩，每首三十文，《堅瓠五集》中還錄了他賣出的三首詩。「文以人傳」，人既貴，其文就更值錢了，附庸風雅的商家會攜禮上門，或請揮毫題字，或請撰寫碑文，擬作傳記，這種收「筆潤」的賣文形式，還是挺吃香，可見自古以來所謂的「不言錢、恥言錢」，到了今天的現實社會已不適用了。

「文而優則商」，老人家說：文人一下海，就很難上岸，當你聞到錢香味（別胡說銅臭味，小心餓死街頭），你就註定要將自己與書味（不再是書香）隔離。看來這個觀點也有待商榷也。

這是個金錢至上的現實社會，沒有錢，就別瞎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老調。豐衣足食，名成利就，從未為稻粱謀而到處張羅，不必為功名權位鑽營，也不必為五斗米折腰，大可視錢財如糞土，正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行文落墨，必能清雅，舉止為人，更見敦厚；有的是錢，則一呼百應，慷慨解囊。「文窮而後工」乎？若失業漢連三餐都成問題，怎能吟風弄月，怎能結交四海詩朋？買報紙要錢，郵寄文稿要錢，撥長途電話要錢，上網瀏覽要錢，請詩友飲茶吃飯，搞個雅集文酒聯歡什麼的，沒有錢怎能辦得到？怪不得新正拜年，一開口就少不了來一句「恭喜發財」，連老外都要用音譯苦學一番，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最佳祝辭也！因此，首先祈願財源廣進，有了大把鈔票，才能不愁衣食，才能大量買書出書贈書，才能廣結天下文緣。

剛才開信箱，收到澳洲作家心水寄來他的第六本書《溫柔的春風》，內中還夾來一疊剪報，有篇文章是他發表在澳洲《新海潮報》上，題目是「賣書感慨」，讀後令人感慨萬千，話說作者出席某社團聯歡會，帶了二十本新書現場售賣報效予主辦單位充作經費，四百多人的會場共賣出十二本，司儀還自作聰明在麥克風前更正說：「二千二百萬元六合彩週末開，大家買小說，不是買書，人人都想贏啊！」就因為「書」和「輸」同音，而視書如蛇蠍，這段文字給人什麼啟示？

出書難，贈書也難，賣書就更難，在這個重利輕名的世界，沒有名氣的文人若想單靠寫稿養活，早就餓死，要靠出書成名，就必須有書商肯冒險出錢。除非你有大把鈔票，自費出版，大量發行，或者像金庸一樣，出資辦報，在自己的報紙上連載武俠小說，賺個盤滿缽滿，身家過億。

飽閱人生、看透世情的老人經常忠告：文才要變成文財，就要賣文，就要放下架子，不講面子，文人想被敬重，除了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之外，還必須肯被利用，沒有利用價值的文人，再清高也只是寒酸窮秀才一名，成不了氣候。要識時務，要善於見風轉舵，還要懂得討人喜歡，如果再懂得一點書法、繪畫，或者能吟些七言四句什麼的，包你平步青雲，扶搖直上，左右逢源。

古今中外歷代文人與錢財的關係，足以寫一本書去探討。但有一點可以相信，有骨氣、寧願貧困，也不肯為五斗米折腰的窮儒大有人在，總會有一天，（也許這一天他們生前看不到），會有人記得他們，他們的作品能否流

傳並不重要，但他們曾經有給這個世界留下幾印鴻爪，或激起幾片浪花，也就不枉此生了。願以此文，向報壇諸位辛勤筆耕、不問酬勞的文友、詩友們致敬！(第 231 篇) (2001.02.16)

譯　趣

古希伯來文認為：「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當他們在建造通天塔時，耶和華看見他們齊心協力，塔很快就要通向天國，不禁嫉妒起來，「就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分散在大地上」。（見《舊約全書》「創世紀」第十一章），當然，通天塔是無法完工了，至於耶和華為何那麼害怕凡夫俗子移居天國，有待慢慢研究。而遍佈全球的不同語言到底有多少種，就連語言學家也無法獲得精確的統計，兩千種以上是最保守的數字，因為，僅僅菲律賓諸島嶼語言就超過一百種；印度有不到百分之五的人說著其他分屬於若干語系的數百種語言；澳大利亞土著語言在二百種以上；而非洲尼日爾—剛果諸語言甚至多達九百種；南美印第安語數量非常大，如安第斯—厄瓜多爾語群就包括十四種個語系和二百多種語言。

人類不以上帝的意志為轉移，還是要彼此互通信息。語言不通，就通過「翻譯」，從口譯到筆譯，從言語到文字，從需要逐漸形成一種藝術，一門學科，成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橋樑。

唐三藏玄奘萬里迢迢到印度取西經，研究佛教典籍十餘年，翻譯經文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卅五卷，堪稱中國翻譯界鼻祖。嚴復本來是清王朝派往英國學習海軍技術的，結果改行投身翻譯，將歐洲八大名著（包括《原富》、《天演論》）譯成中文，介紹了西方的政治經濟思想和邏輯學到中國，對當時的思想界起了巨大作用，甚至對孫中山等革命家也產生影響。晚清時還有一位福建閩縣人林琴南（林紓），不懂外文，全靠別人口述，共翻譯了一百七十餘部（兩百七十一冊）外國文學作品，其中世界名著佔四十多種，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托爾斯泰、大小仲馬、狄更斯、易卜生、雨果等幾十位作家的小說，都由他最先介紹到中國，不僅在清末民初的文壇上起過很大影響，就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也起過積極的作用。魯迅一生共翻譯介紹了十四個國家近一百位作家的兩百多種作品，總字數超過兩百五十萬字。還有

一位學者朱生豪，二十三歲開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可惜靠握筆桿難以養活一家五口，只活了卅一歲便在貧病交加中含怨辭世。

不同語言，有不同風格，故翻譯除了音譯還要意譯，徐志摩將英國劍橋譯為康橋，將意大利佛羅倫斯譯成翡冷翠，都十分雅。阿爾伯達省會埃德蒙頓，台山老華僑音譯點問頓，簡稱點城，新移民改譯愛民頓，簡稱愛城，也挺有意思。「古壁」比魁北克的音譯更雅更美。溫哥華本譯雲高華，簡稱雲城。蒙特利爾、蒙特婁、滿地可三個譯名分別在大陸移民、台灣移民、本地老華僑中各自使用，互不相讓，簡稱蒙城、滿城。在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有一座用麻石建的「紀功坊」，上半部以七十二塊石砌迭成金字塔形坊頂，每塊石上刻有全球各地華埠地名，其中一塊就刻「加拿大滿地可」，八一年冬遊穗時曾特地拍攝留念，由此可見滿地可一名之悠久歷史也。

在泰國，華文報紙很多，譯音也挺生動，例如一則車禍新聞報導，某君開了一輛德國「福壽無疆」轎車，在通往機場的高速公路上與貨車碰撞，這輛「福是禍根」的座駕翻毀，司機當時喪命。將 Volkswagen 由「福壽無疆」變成「福是禍根」，堪稱一絕！泰語中 Mao（音貓）是醉，Dai（音獃）是死，用 Mao Dai（音貓獃）即醉死來譯貴州茅台酒，音義皆佳。台灣藝人來泰國拍片後回去，告訴影迷泰語很容易學，她一天就學會了三句：「賣菜，賣米，賣凍瓜」，原來「不」讀音「賣」，「賣菜」就是「不是」，「賣米」就是「沒有」，「賣凍瓜」就是「不用害怕」。

越語和泰語有很多同音不同義，剛開始頗混淆不清，泰語中的紅色是越語中的黑色，泰語的藥和越語的皮膚同音，故泰語「紅藥水」成了越語的「黑皮膚」，的確有趣。用普通話讀音，嗎、麻，在泰語，嗎是「來」，麻是「狗」，在越語，嗎是「鬼」，麻是「墳墓」，天淵之別也。

美國記者將毛澤東的「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翻譯成沒有頭髮的和尚撐傘，看不到天空，令人讀後笑破肚皮！翻譯泰語也一樣，有些字不能直譯，像「金花」不是金色的花，而是罵人為「妓女」，越語「三十五隻羊」是好色鬼，把寮語「是誰打（電話）來」說成泰語，就變成罵人「誰是狗嘴」。越共總書記杜十，幾乎所有報章都譯杜梅，越文「梅」是 Mai，而十是 Muoi，由於越文字型中 U 和 O 右上角那一撇，普通字型無法辨認，就用「梅」字了。正如波蘭總統瓦文薩，由於波蘭文 L 字中間有一劃，不讀 L 聲，英文則沒有此字，港台報章一律誤譯為「華里沙」。

柬語、泰語、寮語、緬語都源自梵語，很多字都相同，像獅子讀成 Singha，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是獅子吼的意思，新加坡是獅子城；泰語 Hima 是雪的意思，喜瑪拉雅是雪鄉，湄南河其實只譯了「河」字，因為「湄南」就是「水之母」即河流的意思。柬埔寨又稱高棉，高棉是 Khmere 吉蔑民族的音譯，首都金邊也是音譯，當地潮州人俗稱「金塔」，舊譯百囊奔 Phnom Penh，「邊婆婆山」的意思。大陸譯寮國為老撾，「老撾愛國戰線黨」簡稱「巴特寮」，就是寮國的音譯。那本「漢寮字典」，寫成「中老字典」，在北京有「柬老越華人協會」，即海外的「越棉寮華裔協會」也；寮國首都永珍，大陸地圖譯萬象，頗為傳神，因舊的寮國紅色國旗上面有三隻大白象。

翻譯的趣味無窮，將柬文、泰文、越文、寮文小說、詩歌譯成中文，在當地報章發表，是一件富挑戰性的文事活動。過去一直樂此不疲，也賺取不少稿費，來加拿大後，由於時間有限，加上郵寄往返不便，對越、棉、寮、泰地區中文報紙的投稿幾乎中斷。如今上網方便，拜科技之發達，網上可以閱讀各類不同文字的當天報紙，加上朋友多次來信催稿，又寄來原文，手頭上四國的字典齊全，一旦有空，翻譯工作就會如見縫插針進行。至於將中文譯成柬、越、泰、寮文，談何容易，口譯不同筆譯，對不同文字的駕馭，還有待再深造一番，那可不是幾年之內辦得到的了。(第 244 篇) (2001.05.18)

戲 言

我從小愛看戲，童年和母親看潮州戲，和鄰居小孩看高棉洛坤戲，長大了看廣東大戲，京劇「革命樣板戲」，看越南改良劇，看暹羅二家劇，看印度戲，還看皮影戲、木偶戲。偶爾也能哼幾段《桃花過渡》、《胡不歸》、《紅燈記》。由看戲到看電影，是一個轉變，再由大銀幕到小電視，由錄影帶到 DVD 影碟，由粵語黑白片，到數十集電視連續劇，幾乎能看的，都從不放過。

自從九五年起安裝了衛星轉播系統，就很少租錄影帶。每天播香港電視連續劇五、六套，平均每套廿集，一年六十套戲，五年三百套，加上租借來的，保守估計不下四百套，而港台電影就更多，曾編過目錄，大約六百餘部。西片原裝帶也不少，僅狄斯尼卡通片錄影帶就超過五十部，家中也買了

很多電影參考書籍，電影、電視、戲曲百科全書，對香港影星，幾乎沒有不認識的。

港產影片由於市場需要，快速生產，往往粗製濫造，能稱得上佳作的不多。而每天陪著廣大市民的電視劇，成了香港文化主要組成部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社會百態，成就是可以肯定的，但同樣是錯漏百出，俯拾皆是。如果只為了消遣，只是為了看影星演技，不必太認真挑剔，也無所謂，倘若對劇中史實嚴加求證，就不難發現太多啼笑皆非之處，如骨鯁喉，不吐不快。

首先是時間錯亂。詩人李白分別出現在幾部不同古裝劇中，竟跨越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三個年代，根據史料，李白於唐太宗作古五十多年後的公元七零一年才出生，而武則天駕崩時，李白只有四歲。大俠黃飛鴻不但見過林則徐，還和孫中山先生同時代，林則徐於一八五零年逝世時，孫中山還沒有出生。曾國藩於一八七二年逝世時，孫中山才六歲，彼此間是不可能有聯絡。

對歷史不負責。例如《秋瑾》一劇，竟注明：「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乃巧合」，有了這一註明，就可以不顧史實，任由發揮，與事實不符，把秋瑾之婚姻說成如何恩愛纏綿。手頭上有幾本關於鑑湖女俠生平的書籍：《秋瑾年譜》、《秋瑾傳記史料》、《秋瑾評傳》、《秋瑾傳》等都詳述她與其夫王廷鈞無法相處的事實。她在給大哥秋譽章的信中，談到王廷鈞的為人：「其無信義，無情誼，嫖賭，虛言，損人利己，凌侮親戚，夜郎自大，銅臭紈褲之惡習醜態。」

引用詩文極其膚淺。古裝劇中，李白、蘇東坡等這幾位出口成詩、才高八斗的名家，來來去去就只會吟那幾句「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而科舉考試的試題，就淺易得更令人失望。所引用的聯句平仄失粘，而謎題也都是市井流傳的鄙詞陋句，難登大雅。有一部劇，是一群學生在課堂讀書，學生跟著夫子搖頭擺腦，讀來讀去就是那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學生的年齡並非童稚，已是弱冠之年。還有一段，是員外郎的兒子午夜苦讀，以便上京應考，你聽他在讀什麼：「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的天，這是幼童啟蒙，試問怎不名落孫山呢？

在皇帝面前的對答如流，也很牽強，宮中翰林院、國子監祭酒，考問狀元郎的急智，所出的聯句，充其量不外是「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面目。」胸有成竹的狀元慢條斯理應對：「魑魅魍魎，四小鬼，各具心腸。」普羅大眾當然不會去追查，這對聯是程敏政童年奉父命答安南使者。諸如此類，多不勝舉，最糟糕的，是將兩個不同時代詩人的詩合併成句，也不說明出處：「多情自古空遺恨，此恨綿綿無絕期。」上句是清朝史清溪的詩句，原句是「多情自古空遺恨，好夢由來最易醒。」下句是唐代白居易《長恨歌》中句子：「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以上舉的都是引經據典方面，再看看港產劇的其它特點，最普遍的，就是情節千篇一律，橋段似曾相識。連續看了幾百套劇，你可以定出一個公式來：家財過億的鉅富，獨生子女，留學外國回來，男的英俊瀟灑，女的麗質天生，豪門公子偏偏愛上窮家女，大富千金總會為了愛情和身無分文的落魄小生一起私奔，然後是一連串風波，最後有情人終成眷屬。或者流浪街頭的孤女，竟然是地產大王數億遺產的唯一繼承人。警匪片就更填充式，儘管亂槍掃射，車子翻落山坡，神探永遠不會死，總會逢凶化吉，而且不管任何案子，單憑三幾名便衣，總有線索順藤摸瓜，必能破案。每部劇離不開這些場合：機場、醫院、殮房、殯儀館、墳場、差館、法庭、監獄，而酒樓、夜總會、卡拉 OK、妓寨、賭館就更缺一不可。大老板吸雪茄、飲 XO、打高爾夫球，開勞斯萊思、法拉利、保時捷，餐餐吃牛扒，動輒送花千朵。黑社會開片用西瓜刀，上船逃亡去台灣，毒品來自泰國黃金三角，移民首選加拿大，到國內包二奶，在大陸被公安逮捕會遭槍決。港產劇看多了，一部新劇播映，看第一集，你已經可以知道第廿集大結局答案，而且往往是「不出所料」！(第 249 篇) (2001.06.22)

稿 匠

稿匠這稱呼，似乎不很雅。比起堂而皇之的作家、文學家，稿匠的確要低檔得多。粵語稱之為「寫稿佬」就更通俗易懂，像昔日在街頭擺攤子替人代筆寫家書的「寫信佬」，因為是混口飯吃，其地位比「寫稿佬」還要低一些。至於「特約」之頭銜，又比「方塊」專欄要高。總之，同樣是搖筆桿、爬格子、敲鍵盤，名氣不同，身份也不同，請別質疑畫匠和畫家的區分何

在，同樣是「頂上功夫」，剃頭佬和髮型設計師各異，就像大排檔頭廚的烹飪技術怎會比酒店廚師遜色？

一旦被稱為「匠」，就意味著職業化、產品化。成衣廠生產流行時裝，標準尺寸，千篇一律，而服裝設計師就不同，度身定做，只此一件，是藝術品，是傑作。工匠、皮匠、鞋匠、石匠、鐵匠都可以憑一技之長謀生，但不等於能憑靈感創作的藝術家，就像泥水匠不等於建築師，花匠不等於園藝家，木匠不等於雕刻家。這麼說，稿匠也就和其他專業巧匠能工一樣，沒啥了不起。

作為職業，工匠靠其技藝謀生，沒什麼特別。像泰國專刻佛像的石雕工場，裏面數百名男女老少，有些年齡十來歲，每天敲敲打打，一尊尊大小石佛，花了石匠多少心血，售價卻十分低廉。遊客參觀後，對這群熟能生巧的藝術家嘖嘖稱奇，當問起每天才幾塊美金的酬勞，大為驚訝。同樣是佛像，出自名家的手，就不同凡響，博物館爭相收藏，其實，有些的雕工比小石匠還差！

說到稿匠，也許有人還會聯想到詩匠。曾讀到一篇專欄，談到香港某報社要求一位舊體詩人開欄，每週五天，按日催詩稿，他的回答是：「詩不像文章，說寫就寫；天天擠壓，若靈感不來，怎麼交差？」幸好寫舊體詩的人不多，是否成匠，沒有幾人關心。但作品貴精不貴多，粗製濫造，大量生產，遲早就會淪為詩匠了。詩以稀為貴也！詩人一旦變成詩匠，就再也雅不起來了。

香港出版的各式各樣報紙雜誌，約七十餘種，大小專欄共五百餘個，靠寫稿開飯的稿匠就超過千百人，他們有的一天為六家報紙寫稿，一年要寫二千多篇，僅僅「寫什麼？」就夠他們頭痛的了。然而，駕輕就熟，一天幾千字根本不成問題，他們還自豪地在專欄中透露，一邊打麻將，一邊寫稿，若要出外遠行，便一次過預先給老編送交幾十篇墊底，真是名副其實「寫稿機器」。

所謂慢工出細貨，稿匠們的產品，水準如何，諸位看官可以評鑑，反正每天一篇，沒有多少人會剪存細讀，故而往往馬虎下筆，資料來源也不核對，張冠李戴，特別是引用史料，錯漏最多。報社當然不會更正，於是有位不甘寂寞的讀者去信，質問某專欄作者，不該把柳下惠稱為柳先生，並引經

據典，謂魯大夫展獲不姓柳，只因食邑「柳下」，如此吹毛求疵，令稿匠煩不勝煩。

寫到這裏，壁上掛鐘的時針已指向五點，才知沒有多少閒暇。明天本文見報之日，正好是七月十三日星期五，是否「黑色」到時才知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是歷史性的一天！因為星期五滿地可時間上午九點四十五分，國際奧委會在莫斯科（當地時間下午 5:45pm）開始投票，北京能否成功申辦二零零八年夏季奧運會，答案在中午前揭曉。寫稿佬本來擬好題目：「申奧」（創新名詞的確深奧），又臨時換下，三易其稿，若七月十三日不是星期五，是星期三，就順利了。

稿匠無法未卜先知，故不能在美國大選那段日子裏先「聲」奪人，一直不肯相信小布什會擊敗戈爾入主白宮，不敢肯定美國 EP-3 偵察機拆解的時間表，不能確定米洛舍維奇被引渡到海牙國際戰爭罪法庭是否合法，更無法了解香港著名藝人曾志偉被毆打致重傷的幕後真相，諸如此類新鮮話題，要說就要表態，若不敢評論，或以「見仁見智」來推搪，說了等於沒說，則不說更好。

由於離作家之定位甚遠，對稿匠的要求，也就退而求其次，文章能否「匠心獨到」，只有知音人才曉了。很多時候題目定了下來，寫到一半，就離題而必須易題，也有些頗敏感的話題，若駕馭得不好，又容易引起誤會，這些都是最令稿匠煞費苦心的。找尋資料，查核出處，對日期、數據等盡量接近準確性，最忌模糊，引用幾位古人的話，應尋根究底，考證是誰最先說的。像這樣的差事，傻瓜才樂於鑽研，到底有幾人細讀？答案剛剛收到：昨天一個電話，是位讀者打來，希望多寫些人生趣事、奔波經歷、各地見聞、世間百態，越詳細越好，請少寫談詩論詞的東西。

於是稿匠又開工了。其實，寫詩評吃力不討好，褒貶別人作品，這差事非智者莫勝任也。還是談談人生百態，說說大城小事，寫些周圍熟悉的東西，扯點大眾關心的話題，遠離是是非非。由於隨筆的體裁不是論文，想到就寫，切忌高喊口號，所以只能算是市井小短篇，難登大雅矣！

若問稿匠心得：開心最重要！哀莫大於心死，心情一壞，文筆也就充滿戾氣、霸氣，水準一定走樣。既然文章是寫給讀者看的，個人的喜怒哀樂，讀者沒有義務承擔。寫不出，就拉倒吧！(第 252 篇) (2001.07.13)

字 辨

根據古書記載，相傳上古蒼頡造字，鬼神震驚，於是天雨粟而鬼夜哭，因為山川精靈知道，人類有了文字以後，天地之間一切奧秘，將不再是鬼神所專有。古人讀書，很著重「識字」；據說，周代的小學就設有「識字」一科；漢代太史考試學童，以能認識九千字以上者為及格。《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的「字書」有「十家四十五篇」之多，可見「識字」應由學童啟蒙開始。

時過境遷，來到海外，中文漸漸式微，是不爭的事實。孩子們在課堂被灌輸英、法文，在日常生活中全被英法語重重包圍，即使班上的華裔同學，也都滿口「番話」，只有回到家裏那幾個鐘頭，才可以和家長講中文，或從華語廣播、中文電視裏接觸到「唐話」。週末到唐人街，是唯一讓孩子接觸中文的管道，然而，僅僅說中文，還要分「粵語」、「潮語」、「國語」，同樣是「粵語」，能講廣東話的不一定會聽台山話，要學哪一種呢？連語言都說不好，更何況是文字。

許多本地出生的「竹升」子女，從小就送進中文學校，每週幾個小時，或多或少都能識些漢字，學生年紀一天天長大，學校功課越來越多，不少人最後不了了之，問他們為何週末不去學中文，答案總是那麼一句：我學懂了，畢業了。當和他們交談，才發現程度仍然十分淺，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例如聽他們自稱「今天我是嘉賓」、「我們這班佳麗」，「您問我的貴庚？」等等。

孩子的中文程度差，總好過目不識丁，對他們的要求，當然也不能操之過急。然而，唐人街的中文錯字，卻對孩子產生嚴重的影響，舉個最明顯的例子：「揚州炒飯」，幾乎所有唐人餐館的餐牌都將「揚州」寫成「楊州」，當孩子看到有關史可法「揚州十日」的影片時，反而誤以為「揚」字寫錯了。曾經給報社投稿，引用漢朝文學家揚雄「覆醬瓿」典故，文章登出來時，揚雄還是被「楊雄」取代了，大概老編認為百家姓裏頭只有名詞的「楊」而沒有動詞的「揚」吧！除了「此揚非彼楊」之外，還有一道「廈門炒米」，餐牌上總會將「廈門」寫成「夏門」，奈何？

唐人街流行的中文，「白才」就算是白菜。最普遍見到的，就是將「麵」字簡化成「面」，而將「包」字又繁化成「飽」字，既然「餅」字是

「食」的偏旁，「包」就非加不可，反正是可以吃得「飽」的，至於是否造成混亂，不關俺家的事也！故此對「唐人街中文」也不能太挑剔。

九七年初本欄曾寫過一篇「錯字」，那是針對搖筆桿文人常容易犯的錯誤，例如「戊戌戍」混淆、「己已巳」亂用等。挖掘錯別字，絕非吹毛求疵，錯別字蔓延，誤導下一代，罪不可饒也！平時看書讀報，嘗試找出一些常見的錯處，茲錄下與諸君分享：「逥（迥）然不同」，「莫明（名）其妙」，「纏綿床第（笫）」，「濫竿（竽）充數」，「膽色（識）過人」，「渡（度）日如年」，「一杯（抔）黃土」，「巡戈（弋）導彈，」「草管（菅）人命」，「剛復（愎）自用」，「既往不究（咎）」，「回首前程（塵）」，「迫不急（及）待」，「味如嚼臘（蠟）」，「辣（棘）手摧花」，「直接（截）了當」，「膾灸（炙）人口」，「啞子吃黃蓮（連）」等等。幾年前報上全版賀詞中，斗大的「財運享通」，十分刺眼，無獨有偶，朋友家中 2001 年的明星大掛曆上，也印有「大運享通通四海」，蛇年將過，還沒有誰發現「亨」和「享」有何不同。

收到朋友從國內寄來一大疊明信片，有一套是她在遊覽岳陽樓時買的，裏面的錯字不少，而很多都是簡體字轉換為繁體字的出錯。例如「范仲淹」的「范」字，被誤認是簡體字而用「範」字取代了，還有一段說明：「相距幾十裡路，才半個鍾頭車程，就可以到達天後廟。」「里」和「后」被當作簡體字轉換成「裡」和「後」意思全走樣了；一見鍾情的「鍾」和時鐘的「鐘」，在簡體字中都是「金旁中」，一轉換成繁體，電腦就傻了，分不清「大笨象」還是「大笨像」。

除了錯別字之外，有些是濫用成了習慣，美其名曰：「約定俗成」，例如「每下愈況」，如今都被「每況愈下」所取代了，而「唾手可得」也漸漸轉化成「垂手可得」。今日還有不少始作俑者不斷在改變中文原意，動輒就是「全方位」又「全天候」的，頗能嚇唬人。你一到香港，到處都是「XX 中心」、「XX 廣場」，令人模糊不清。所謂的購物「中心」，其實就那幾家舖位，一點看不出具有「中心」的規模；而命名「廣場」就更好笑，既不「廣」，也沒有「場」，更談不上露天了。小如紐約的「時報廣場」，大如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總該有個「廣」「場」的氣派。

不敢妄想本文能令餐牌從此改「楊州炒飯」或「夏門炒米」成「揚」、「廈」，只希望能拋磚引玉，讓更多朋友關注錯別字，不會再讀到像「您們

好！」這樣的中文。為了下一代不被誤導，搖筆桿的朋友，下筆時多翻查字典，打字的朋友，千萬不要「虱多不癢」，見怪不怪，拜託！(第 260 篇)
(2001.09.07)

抛　磚

唐人街中山公園終於改建落成，上週六隆重揭幕啟用，成了華埠另一風景線，與四座大牌樓構成古色古香的立體畫面。作為華人，沒有誰不感到自豪和驕傲，更找不出反對的充分理由來。

除了夢湖園才能觀賞蘇州庭園之外，想看金壁輝煌的古典建築，過去只能遙望楓華苑假日酒店頂樓，頗有望樓興嘆之感慨；而今，中山公園漢瓦秦磚，懸匾紅牆，飛簷金頂，琉璃彩繪雕樑；神工鬼斧堪驚嘆，咫尺間、到了蘇杭。加上兩幅石壁山水雕刻國畫，更引人入勝，流連忘返。

站在巨型壁畫前，遊人莫不嘖嘖稱奇，慨嘆其周詳構圖，更稱讚其蒼勁書法。而我還特地取出筆紙，逐字逐句將畫上題詩抄錄下來，回家細讀品賞。靠近殿宇那幅畫上，題了四句五言詩：「空闊湖水廣，青瑩天色同。艤舟一長嘯，四面來清風。」由於平仄失粘，看來不是五言絕句。

另一幅則題了八句五言詩，看體裁應屬五律，但分析起來，應該是五絕中加進兩聯，結果變成正格、偏格混用，連押韻也因此出現「七虞」和「一東」共押。全詩如下：「南山北垞下，結宇臨欹湖。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每欲採樵去，扁舟出菰蒲。」若將首聯、尾聯嵌合，就成了「南山北垞下，結宇臨欹湖。每欲採樵去，扁舟出菰蒲。」但首句的「山」和「垞」，末句的「舟」和「菰」均屬平音，故也不能算是五絕。只有中間的頷聯和頸聯最為工整，但讀之又「似曾相識」，於是翻查《詩詞名句鑑賞大辭典》，才發現了箇中奧妙。

王維五律《漢江臨汎》全詩八句，押「一東」平韻，一韻到底：「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蘇東坡曾讚賞王維：「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這是王維融畫法入詩的力作，語工形肖，首聯一筆勾勒出漢江雄渾壯闊的景色，作為畫幅的背景；頷聯以山光水色作為畫幅的遠景；頸聯寫出眼前波瀾起伏，浪拍雲天之近景；尾聯抒發情懷，

全詩起承轉合，天衣無縫，特別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名句，與王維另一聯「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成為千古絕唱。「山色有無中」句還被北宋婉約派詞家歐陽修引用在《朝中措・平山堂》中，並加以註明。

詩貴在起承轉合，一氣呵成，最忌刀痕斧跡，牽強加插。作詩即使平仄失粘，只要詞能達意，融會貫通，還是可以被人接受的。集古人詩句本身就是一種文學形式。但引用古人詩句，一定要註明出處，或加引號，這是對古人的尊重，對古典作品版權的一種認同，也是對讀者負責任。

也有改動古詩，只要改得好，相得益彰，但若眼高手低，亂改一通，就不可原諒了。讀江澤民訪南美時贈古巴總統卡斯特羅的一首七絕：「朝發華夏彩雲間，萬里南美十日還。隔岸風聲狂帶雨，青松傲骨定如山。」顯然是改動自李白著名的《早發白帝城》：「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發」是入聲，改「朝辭」為「朝發」就平仄失粘；用「南美」取代「江陵」，以仄聲「美」代替平聲「陵」，牽一髮動全身，殊感可惜。

大陸詩壇上「一東二冬」、「三江七陽」韻通用的情形十分嚴重，由於毛澤東開了先例，後學者有例可循，就氾濫成災了。他那首《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首句「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就已經出韻，《長征》一詩也是「十四寒」、「十五刪」通押。如今，「隆」和「龍」，「中」和「宗」，「融」和「容」，「風」和「峰」這些「東」和「冬」韻混淆不清，久而久之，約定俗成，習以為常，誤導下一代，想繼承古典詩詞遺產，還是先從平仄押韻做起。

填詞可以同部通押，但作格律詩就必須一韻到底（除非是古風）。說到鄰韻、寬韻通押，又令人想起江澤民《登黃山偶感》七絕，寫得頗有氣魄，可惜將「二冬」的「松、峰」與「一東」的「紅」通押了：「遙望天都倚客松，蓮花始信兩飛峰。且持夢筆書奇景，日破雲濤萬里紅。」以後若有人質疑，就可以理直氣壯的說：「主席都這樣用韻，我幹嘛不行？」可見詩路崎嶇也！

政壇領袖寫詩的不多，蔣家父子、李登輝、陳水扁都不見詩作，毛澤東、朱德、董必武、葉劍英堪稱政界四詩才，鄧小平不見寫詩，只有江澤民喜愛吟風弄月，是件美事！不管怎樣，能作詩填詞，總是十分風雅的。可惜蒐集不多，手頭上有一首《浣溪沙・記國慶卅五週年盛況》的詞，寫於一九

八四年十月，當時他還在電子工業部長任內，兼任國務院電子振興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李鵬），翌年七月才當選上海市長。且將此詞公諸同好：「晝夜歡騰沸廣場。紅旗銀鏡放新光。開屏孔雀上天堂。屋脊螢屏欣會聚，中華兒女共歡狂。革新電子要先行。」最後一個字，應該是「行動」的「行」，屬第十一部「八庚」韻，而非屬第二部「七陽」韻「行列」的「行」。(第266 篇) (2001.10.19)

詩　畫

蘇東坡讚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畫上題詩，詩畫並陳，相得益彰；詩亦是畫，畫亦是書；詩、書、畫交融，將詩入畫，是中華傳統文化藝術的一絕。一幅栩栩如生的牡丹圖，若千篇一律寫上「國色天香」四個字，就顯得單調乏味，總不及題上一首絕句耐讀。故宋代畫家楊公遠曾說：「畫難畫之景，以詩湊成；吟難吟之詩，以畫補足。」鄭板橋、齊白石、徐悲鴻、潘天壽、吳作人等畫家，皆以詩才名世。可見，詩和畫之間、詩人和畫家之間，有著極深遠的淵源。



畫家姚奎先生將於月底遷居溫哥華，《華僑新報》仝人特於上週六晚上假座華埠明園酒家舉行歡送會。筵開十餘席，新朋舊友雲集；座中不乏畫苑名家，文人雅士。聲聲惜別，願君珍重！

與姚奎先生神交已久，心儀多載。最先看到的畫，是他那幅數年前贈予《華僑新報》的《紅梅》；後來曾收到賀年卡，乃其《蒙特利爾之夜》。去年除夕，與詩友海語先生、伍兆職先生到姚奎畫室拜訪畫家；並在他家吃了一頓團年飯，還喝了點五糧液。姚先生親自下廚，家常小菜，擺滿一桌，大家相見如故，全無拘束感。窗外大雪紛飛，畫樓酒暖情濃，天南地北，由畫到詩，從人至景，無所不談。臨別時，每人還獲贈其《姚奎海外新作》畫冊和學生作品選集《楓采》。



拜訪歸來，便收到海語先生熱情洋溢的詩《藝話迎春》，他吟道：「飛雪滿城室溢春，名師美酒神交人。今賢箴語似雲漫，古聖良言如雨津。禪練中華南北路，遙觀楓國東西垠。文途求索險峰勝，彩繪藝花艷宇臻。」伍兆職先生隨即也傳來其詩作《與詩友拜訪姚奎畫家》：「畫壇泰斗早聞名，此日有緣方識荊。得意傾談留美憶，稱心傑作獲佳評。良師手下多高足，桃李園中共向榮。承款盛筵贈巨著，仰君風度感隆情。」我當天晚上回到家，五糧液仍迴盪胸中，詩意正濃，便在雪花飛舞的寒夜，寫下了《歲暮雪中偕詩友拜訪姚奎畫家》一首：「渴盼瞻韓訪大師，嚴冬歲暮顧廬遲。雪花飛舞書樓暖，畫冊琳瑯彩筆奇。糧液香醇添雅意，珍饈淡泊見神怡。尤欣滿室芝蘭

茂，楓采紅彤彎遠馳。」三位詩友留詩紀念，發表於 2002 年 1 月 4 日「詩壇第一零七期」。

車向前先生用「童心未泯」來形容姚奎先生和他的畫，十分恰到好處；而我則認為姚奎先生「其畫如詩」，特別是他畫中的雪景最富詩意。《雪罩皇家山》，大膽的筆觸，雪團令畫家的特寫「鏡頭」變得朦朧，仍若隱若現看到大雪中的遠山近屋，整個構圖，樸素清新，不加修飾。另一幅《雪夜》，對顏色的搭配，就像詩中的「起承轉合」：一大片楓林夜色，白絮飛舞，天空並不全暗，而是灰蒙蒙的，層次分明；畫龍點睛之處，是叢林亂雪中的萬家燈火，襯托出一片祥和、寧靜。《昨夜暴風雪》、《魁北克風雪》、《雪都》、《雪雨》等都是雪景中詩意甚濃的佳作；詩是聽覺藝術，畫是視覺藝術，姚奎先生用畫筆詠雪，更具真實感，其震撼力更直接、巨大。



蒙特利爾之夜 Montreal Night La nuit à Montréal 1992 · 34 x 108cm

除了雪，姚奎先生的秋楓也是詩意盈然。他的楓林顏彩鮮艷，很像童話世界中的仙境，而且總給人一種昇平、靜穆的舒服感覺；他的《秋水》、《艷秋》、《古堡》、《蒙特利爾之秋》，都是那麼色彩繽紛、悠閒自在，找不到落葉殘秋的悲觀筆調。既使《秋風》，在姚奎先生筆下，不是秋風掃落葉，沒有摧枯拉朽的暴戾，沒有渲染蕭條落魄的消極情緒，相反，是那麼瀟灑的畫面：遠方的楓樹巋然成片，近處的紅林屹立微傾，紅得那麼搶眼，那麼有性格，「樹欲靜而風不止」，就任由秋風吹吧！在畫家筆下，樂觀、開朗的心境都融入圖畫中，的確是「畫若其人」。

姚奎先生不但是位很早就成名的畫家，而且寫得一手好文章。數年前曾在報上讀到他的數十篇專訪，每星期一篇連載，將滿地可卅幾位畫壇高手向讀者詳細推介，文筆生動，皆是第一手資料，很有參考價值，我全部剪存下

來。這些畫家包括：劉天任，湯沐黎，張頌南，黃瑞儀，陳君立，王垂，劉彥斌，雷競，馬明，王水泊，朱嵐，庾笑洋，樓寶善，崔永進，冷宏，黃祥，徐兆祥，余家樂，何康德，吳本強，陸川，王安東，都冷桑，韓振虎，張萍華，張和，徐克占，吳雲峰，顏小梅，艾米，黃巨年，彭青雲，譚超鴻，張連奎和段煉等。明園歡送會上畫家雲集，姚奎先生將他們逐一介紹，有很多名字都曾在專訪中讀過，如今一睹名家風采，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姚奎先生平易近人，交遊廣闊，朋友遍天下，給我很大的啟示：「能將滿地可畫家們聚集在一起，必須有很強的凝聚力。」如果所有作詩的朋友，也能像畫家們那樣，走到一塊來，那多好啊！我雖然與姚奎先生相識日子很短，但被他的真誠所感動，也有些依依不捨。王勃詩曰：「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滿地可和溫哥華東西遠隔四、五千公里，但我們之間心靈相通，不會因時空之隔閡而疏遠。謹以此隨筆和騷壇吟友們的詩作，聊表寸心，祝願前程似錦，後會有期！(第 291 篇) (2002.04.12)

筆 情

本欄滿一百期時，曾寫《百篇》，並填《六州歌頭——代序》：

情深墨白，心火鑄詞紅。爐猶熱，春將老，鬢初灰，意仍濃。回首詩腸斷，筆飛淚，歌聲哽；弦已改，琴音亂，曲何同？劫後餘生，夢醒愁難醒，靈感朦朧。化悲傷為律，韻海捲游龍。文燄熊熊，氣如虹。

看花開謝，月升落，人離聚，雪封融。年歲換，韶光逝，染楓彤。盼歸鴻！思緒隨江去，學騷客，入書叢。千絕唱，杯酒飲，驚魂定，且從容。多少滄桑塵事，揮毫寫、樂趣無窮。願高賢雅正，吟苑結群雄，紙上相逢。

本欄二百期時，寫下《收成》，並在「詩壇第卅一期」填了闋《摸魚兒——二百篇有感》：

四年來、幾番風雨，匆匆留下痕跡。人間多少荒唐事，鴻爪雪泥消失。堪記處，是點滴、悲歡離合真情墨。懷中麗璧。縱憤恨憂煩，牢騷感嘆，盡寫入隨筆。

韶光逝，屈指行程二百。問君誰負文責？爭鋒非議虛名在，空有菊魂梅魄。勤月旦，敢評說、江山國事論今昔。潮流順逆。願一瓣良心，千秋正氣，都刻進金石。

二百篇時，《華僑新報》以「麗璧增輝」刊出套紅賀辭。吟侶們贈了不少詩作，眾詩友還在《華僑新報》刊登祝賀廣告，採用了胡楠仁君撰寫的鶴頂格七律《賀麗璧軒雙百金期》：「賀詩遙寄慶華功，麗曲盧歌舞土風。璧刻三年新白墨，軒藏萬載古青菘。雙關易渡南看北，百折難回西望東。金子包裝掩本色，期期奧巧淡平中。」隨後幾個星期，詩壇上陸續有詩友發表賀詩。壇主譚銳祥詩翁步胡楠仁君原韻：「詩文卓茂建奇功，新舊詞華臻古風。白雪紅楓供雅詠，翠松健柏蔭蔬菘。連篇累稿蘭臺內，萬卷軒藏麗璧東。二百刊期皆上品，鳳毛麟角報壇中。」海語先生和懷石君也步胡楠仁君原玉。懷石君還贈賀詩《佳話頻添》一首：「燼簡遺馨幸未湮，閑庭無草莫尋茵。寒窗刺股薰修俗，麗璧出軒倍覺珍。奧巧期期添聖手，盧峰處處隱高人。湘鄉逋客嫌情淡，但取青菘古味津。」伍兆職先生填了《畫堂春》：「滿城藝苑百花香，文壇吐艷芬芳。詩詞韻律最專長，俠骨柔腸。麗璧雅篇二佰，華章佳作洋洋。前程似錦美名揚，宏願能償。」並贈鶴頂格七律：「麗風習習最怡情，璧日暉暉倍耀明。軒備良書迎韻客，隨提美酒款群英。筆緣有幸交文友，二水為冰結墨盟。百百華章堪共賞，篇篇佳作可同鳴。」雪梅君填了闋《女冠子》相贈：「入軒麗璧，滿目才華橫溢，表真心。覓句推敲苦，揮毫酌量深。唱酬逢雅客，步韻遇知音。有麝香飄遠，值千金。」耶律君以「麗璧增輝」為鶴頂格作七絕饋贈：「麗思精筆揮奇墨，璧寫華辭皆本色。增廣賢聞敘世情，輝光四映留文德。」懷石君又步耶律君而作七絕鶴頂格：「麗池蓮洗泥如墨，璧透螢光凝冷色。增慶緣何欠世情，輝詞祭祖追仁德。」兩年過去了，記憶猶新。

今年，懷石君別出心裁，從三百期篇目中逐一精挑細選，抽出八十餘條標題，寫了一首很長的古風，文情洋溢，功力猶深，又不露刀痕斧跡，堪稱大手筆。伍兆職先生填了「桃源憶故人」，好一句「何懼胡言諷」，風骨依然可見。胡楠仁君七律中，「麗璧軒音盧奏曲，雲天紙白墨吟詩」一聯，語帶雙關，頗有新意。雪梅君七律寫得淋漓盡致，起承轉合，一絲不苟，他用「無欄鎖」來形容本欄，一點不差；「六載挑燈不入眠」句也恰到好處；每個星期三晚上都提前放工，抵家門兩點許，通宵趕稿，星期四凌晨才完成，E-Mail 到報社後，上床往往已是清早七、八點。

朋友來電話，問我為何三百篇目都是兩個字，又不許重覆，擔心有一天找不到恰當標題；我笑說若寫到連篇目都找不到，就應該封筆矣！至於靈感，那是嚇唬人的，寫文章不是吟詩，不必講究平仄，有話直說，想到就寫，說完便停，不必硬性規定要先埋下伏筆，再如撥玉米般一層一層由淺到深，我不信這一套。其實，怎樣寫並不是難題，寫什麼才是關鍵。世界盃賽果令人跌眼鏡，法國、阿根庭進不了十六強，意大利被擠出八強，排名第 46 的非洲塞內加爾扶搖直上，像這樣的熱門話題，要寫成文章就要找個題目，總不能來個「一品鍋」。以色列一連兩天發生自殺式炸彈爆炸慘案，昨天 19 人罹難，今天 9 人喪生，若要寫出來，就必須先從巴勒斯坦敢死隊談起，標題呢？觀點、結論呢？最怕喊口號，最恨唱高調，請別來「兩報一刊」社論，比唸經還枯燥！「在廣大群眾的同心協力、團結一致、艱苦奮鬥下，在領導階層推行不斷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全面改革、深入落實的一系列有效措施下，各個領域、各條戰線提前達到預定指標，取得了決定性的輝煌勝利！」真是活受罪。你要治失眠嗎？請聽大人物演講吧，包你眼皮垂下，療效一流。(第 301 篇) (2002.06.21)

一　覽

製作一覽表是資料蒐集工作中十分重要的程序。將所有訊息編列成一覽表，方便查閱，既有索引之快速，又有「一覽無遺」之功能。為了節省時間，又防止掛一漏萬，盡量利用藏書的優越條件，自己動手編製各式各樣的一覽表，如果電腦裝有建立資料庫的 dBase 軟件就更高效率了。

例如，今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加拿大亞伯達省的卡納納斯基斯舉行的經濟高峰會議，究竟是第幾屆？在此之前各屆之詳細資料如何查證？若能編成一覽表，就一目了然了。於是，必須找來各年鑑，從 1975 年 11 月 15 日世界七大工業國家第一屆經濟高峰會議在法國巴黎近郊具有歷史意義的蘭堡葉別墅舉行開始編列，包括歷屆會議日期、舉辦地點、討論議題等等。這簡稱 G-7 的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到今年已是第 28 屆。而七國輪流舉辦的次序不變，依次是法國、美國、英國、德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故 28 屆中，每個國家各舉辦過四屆，明年應該輪到法國。自 1997 年第 23 屆開始，俄羅斯首次正式參加，故改稱 G-8。列出一覽表後，不必再逐年翻查大堆年鑑了。

百科全書卷末會加《附錄》，編製了許多大型的一覽表，如《各國統計對照表》、《世界主要大學和學院一覽表》、《歷屆諾貝爾獎獲得者一覽表》等，而地理之最、面積人口等一覽表就更多了。要製新的一覽表，就要有最新數據，例如人口統計、貨幣兌率、國民生產總值等，每年都不一樣，所以，一買到最新的 Almanac，我第一時間就是補充新數據，改變排名，特別是人口，今年的非洲尼日利亞已追上日本，達到 1 億 2 千 7 百萬，而且在五十年後增至 3 億 3 千 8 百萬，屆時的日本，比現在的人口還要減少 2 千 5 百萬。五十年後，中國人口依然徘徊在 13 億 2 千萬，而印度人口激增至 17 億以上，遠遠拋離中國，名列第一。我還編列了世界各國人口平均壽命，以及教育水平、個人年平均收入、執行死刑國家等一覽表。而各國海陸空軍力最新資料，則補充進軍事百科全書中。各國帝王、總統、總理，各上、下議會（參、眾議院）席位，都可單獨各立一覽表。

過去香港有一份《潮流月刊》，每期都製了許多一覽表，包括中共中央委員、中國各省市自治區領導人、台灣國民黨中常委、香港臨時立法局議員等等，詳細列明籍貫、年齡、學歷、職位、過去要職等。我曾編過中共十大元帥資料三個一覽表，包括按出生年齡排序，則 1886 年出生的朱德最老，1907 年出生的林彪最年輕；按逝世時間排序，則 1963 年逝世的羅榮桓最先，1992 年逝世的聶榮臻最後；按壽命長短排序，則 94 歲的劉伯承最長壽，61 歲的羅榮桓最短命。如此類推，中國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的一覽表，就要從 1949 年建國以來歷任各人資料編製，例如歷任北京市長：葉劍英、聶榮臻、彭真、吳德（代）、謝富治、吳德（1972-1978）、林乎加、焦若愚、陳希同、賈慶林。我目前尚無法編製的，就是建國以來中國駐外使節一覽表，派駐每個國家的特命全權大使之姓名、任期、調往何處，手頭上只有幾本外交年鑑，希望能找到這方面的詳細資料。

目前在編製《中國歷代狀元一覽表》，除了詳列姓名、籍貫、字號、生卒年份、及第年份之外，還列明該科進士及第人數、同科名人、主考官、試題、同科榜眼探花，並附加備註。例如，賈稜，長樂人，唐德宗貞元八年（792 年）壬申科狀元及第，本科進士 23 人，其中有韓愈、歐陽詹、崔群、庾承宣等；考官：兵部侍郎陸贄；試題為《明水賦》和《御溝新柳詩》。苑論，馬邑人，字言揚，唐德宗貞元九年（793 年）癸酉科狀元及第，該科進士 32 人，其中包括柳宗元、劉禹錫等；考官：戶部侍郎顧少連。645 名狀元，41 萬字，厚 486 頁，若編成一覽表，就不用逐人翻查，非常方便。曾買

到《中華歷代世系表》，將五千年歷史濃縮成一大張表，由夏朝帝啟，到今天的國家主席江澤民，把這表鑲鏡框，懸掛起來，就能對數百皇帝，如數家珍。外文書店還有八開本一大冊《世界歷史一覽表》，將大約五米長的表格摺疊起來而成冊；我很想把這一覽表環繞牆壁貼上，既可當牆紙裝飾，又能逐年追查，從古埃及到 2001 年，由時光隧道回到歷史長河中。

文人、畫家，在題詩作畫時，喜歡將月份用其他異名稱之，這又引起我的好奇，翻查辭書，編列《月份異名一覽表》，傳送詩友備用。新聞報導經常見到颱風的名字，頗引起興趣，最近找到了有關資料，方知總共有 140 個颱風名字，原文來自不同國家，不一定是人名，還包括動物、植物、星象、地名、神話人物、珠寶等，有時間將編颱風一覽表。死讀易經，對六十四卦一竅不通，於是弄個一覽表，反覆對比，很快就掌握。利用一覽表搞藏書目錄更是方便，書名、作者、出版社、購書日期地點、字數、頁數、國際書號，盡在表中。寫作的朋友還可以編「創作表」。將填過的 120 個詞牌 300 多首詞編成一覽表，立刻查出《沁園春》一共填了幾首？哪年哪月刊登？(第 315 篇) (2002.09.27)

謬　誤

週末一連兩天逛書店，先後在 Chapters 和 Indigo 駐足，又在 SmithBooks 和 Renaud-Bray 流連忘返，臨關門前還跑進 Archambault 再泡半個鐘頭，收獲甚豐。由於會員卡有九折優待，買起書來也挺過癮。當然不可錯過逛 Future Shop 和 Bureau En Gros，電腦光碟的引誘實在無法抗拒。

書店買來的，都是珍貴的工具書，包括厚七百多頁的 World Desk Reference《案頭世界知識參考書》，Chronicle1900-2000《廿世紀編年史》，Today in history《歷史上的今天》。DVD 光碟一套五張，是廿世紀百科全書，每廿年一張，如此類推，從 1900 到 1919 的第一張，直到 1980 至 1999，足足 500 分鐘，將百年大事濃縮成八個多鐘頭。回來後如獲至寶，一面翻書，一面看百年記錄片。有兩個女兒陪伴，結果她們支持不下去，都倒在沙發睡去，到夢中尋找歷史了，只剩下我自己依然又看又寫，全部看完時，已是凌晨四點多，就像我平時加班一樣，所以沒有倦意。

記錄片中，涉及中國的有不少，包括義和團與八國聯軍、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毛澤東創立新中國、中國志願軍參加韓戰、毛澤東發動文革、尼克松訪華等。韓戰記錄片中，許多鏡頭是抗日戰爭時的場面，還可以見到台兒莊火車站和日本「仁丹」廣告，甚至還加插越戰片段，如此剪接，在五張光碟中可真不少。有一段是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流亡多年後進入「解放區」的記錄片，他與喬森潘擁抱的鏡頭，被旁述張冠李戴，喬森潘變成波爾布特了。還記得 1972 年 6 月 8 日，美軍空炸越南西貢附近一小村鎮，有位名叫阮金福的小女孩因衣服被燃燒彈燒著，赤裸而逃，這名餘生姑娘現居美國，無獨有偶，美軍轟炸柬埔寨的記錄片，竟也加插了阮金福赤身逃難的鏡頭。而柬埔寨首都金邊市塔仔山尖頂，被旁述成聞名世界的千年古蹟吳哥窟，更令人啼笑皆非。

也許老外對中國的了解不足之緣故，有一卷錄影帶《毛澤東》，是黑白記錄片，內中不少珍貴鏡頭，可惜旁述經常出錯，連美國記者史諾，都被誤為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而白求恩大夫也被解釋成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文革時，宋要武（宋彬彬）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被旁述成「當上紅衛兵總司令」；而大街小巷的毛語錄、指示，則是「紅太陽毛澤東的最高命令」云云。

既使是頗權威的工具書，也一樣出錯得離譜。《歷史上的今天》9 月 28 日（公元前 551 年魯襄公廿二年十月庚子）孔子誕辰，圖片明明寫著 Confucius，而卻是比孔子小一千七百歲的蒙古開國君主——原名鐵木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我正打算致函該書出版社，鄭重要求更正，不能誤導讀者，以後見到真正的孔子畫像，反而以為是錯的。而《案頭世界知識參考書》中，也出現幾處圖片放錯，例如：寮國總統自 1998 年起由人民革命黨主席坎代・西潘敦 Khamtay Siphandone 出任，而該書之照片卻是 1992-1997 年前總統諾哈・馮沙萬 Nouhak Phoumsavan，我拿到廠裏問寮人工友，他們一看就發現出錯，並出示寮文報紙，有坎代・西潘敦接見赴韓國釜山亞運健兒之照片。

手頭上還有一本大陸出版的《世界戰後五十年圖集》，都是新聞圖片，而說明文字也經常出錯，例如 1977 年卡特宣誓就職美國第 38 任總統，圖片被切掉一半，只有舉右手的大法官，卻不見站在大法官對面的卡特總統，於是卡特的樣子全變了。1980 年 9 月 2 日，韓國總統就職，全斗煥改了姓，變

成「金斗煥」，而且圖片中只有舉手敬禮的軍官和觀禮的夫人們，惟獨不見總統先生。

大陸許多人物詞典中，經常鬧出笑話，活生生的名人，提前填上了死亡年份。例如台灣元老張群，全都註明於 1974 年病故台北，而張群一直到 1990 年才逝世，多活了十六年，享壽 101 歲。也有將語言學家的王力與文革時期小爬蟲的王力出生年齡混淆，而最不可饒恕的，是不該植錯的錯字：周恩來竟變成周思來，雍正成了雍飛，陳延年成了陳延羊，唐肅宗成了唐甫宗，袁世凱變成袁匹凱，音樂家冼星海逝世變成被害，那已不僅僅是校對問題，而是極不負責任之遺毒散播。

甚至謬誤到將毛澤東詩句訛傳，就更罪不可恕也！例如《七律・到韶山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詩句，香港幾本劉濟昆編的暢銷書：《毛澤東詩詞全集》、《毛澤東詩詞演義》、《笑談毛澤東詩詞》等，全將讀平音的「教」改為讀仄音的「叫」，這樣一來，「敢叫日月換新天」就變成「仄仄仄仄仄平平」而平仄失粘，毛澤東地下有知，豈不搖頭嘆息。除了證明劉濟昆本人不諳音律，也為下一代捏一把汗，如果一再誤傳，人云亦云，流毒甚廣，有例可循，美其名曰：約定俗成，想改也難了。還是以大陸周振甫所註釋的《毛澤東詩詞講解》為準。

香港電視劇之謬誤，本欄在《戲言》中已詳述，這裏補充一段，就是某古裝劇中，宮女竟演奏二胡曲《二泉映月》，殊不知作者阿炳（華彥均）1893 年才出生，該曲怎會提前千百年流行？(第 316 篇) (2002.10.04)

研　究

懷石君今年初曾寄來一篇短文《新年雜感——研究什麼？》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問題。下個月六日，適逢「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三週年，對「研究」這個定義，也就越來越感興趣。

收到報社傳真，知悉國際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中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歐文 Stephen Owen 博士將於明天（10 月 11 日）下午，應麥基爾大學東亞研究系之邀請前來作專題演講，題目是《射雕英雄和大雁獵手——晚唐的詩》。我已通知各位詩友，希望他們踴躍出席演講會，而我因工作時間關

係，能否告假，明天才知。對於詩詞愛好者來說，錯過了這個良機，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我家藏書中，有一本《初唐詩》，是歐文教授於 1987 年著的，由賈晉華譯成中文，厚 267 頁，21 萬餘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歐文教授於 1946 年生於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市，1968 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1972 年獲博士學位，其後相繼任教於耶魯大學、哈佛大學。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的主要研究著作包括：《韓愈與孟郊的詩》（1973）；《初唐詩》（1977）；《中國詩歌的偉大時代——盛唐》（1981）；《傳統的中國詩歌和詩論：一個預言的世界》（1985）；《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心得》（1986）和《中國文學思想讀本》等。此次演講的「晚唐詩」可以說是全唐詩研究之尾聲了。歐文教授在「致中國讀者」序文中說：「我希望這本書至少能夠向中國讀者表明：中國詩歌的愛好者遍於全世界。」歐文教授對唐詩之研究一絲不苟，令人肅然起敬！

對中國詩詞的研究，日本人更是源流遠長，獨具匠心，別開生面。手頭上還有一本日本漢學家前野直彬、石川忠久兩位教授於 1979 年編著的《漢詩注釋及鑑賞辭典》，選錄自《詩經》以來至現代魯迅的詩作共 250 首，厚 500 多頁，近五十萬字。序文開頭寫道：「漢詩是世界上最高級的詩歌，是人類的珍寶。我們日本人，能同中國人一樣欣賞屬於中國的漢詩，應該感謝我們的祖先，堪稱幸事。」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還出版一冊《李白詩索引》，厚近千頁，將李白九百多首詩的每一句，都詳盡分解成單字索引，例如「天生我材必有用」詩句，可以同時在「天」「生」「我」……等單字中，找到這句詩，如此類推，其工作量之繁重浩大，令人嘆為觀止。

詩友耶律君在研究遼金史料方面，的確下了很大功夫，曾在《華僑新報》刊載多篇論述關於渤海國史料，我都有剪存。日前他讀到本欄《一覽》中，提及劉禹錫與柳宗元乃唐德宗貞元九年（793 年）癸酉科同科進士，引發他研究劉柳之興致，並蒐羅資料，寫成長文《二十年來萬事同——劉禹錫、柳宗元生平及詩作一斑》，這項研究工作吃力不討好，沒有多少人肯用功去做。

挖掘疑問，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做研究工作必備的要素。《春秋》是孔子所作嗎？《登鸛雀樓》作者到底是王之渙、王文奐、朱斌？「退之」是韓愈的字嗎？《生查子・元夕》詞，究竟是歐陽修還是朱淑真所作？李清

照批評蘇東坡的詞「不協音律」是否屬實？元姓子孫是否都是北魏鮮卑族拓跋氏的後裔？詩仙李白一生為何只寫十幾首七律？陸游《示兒》絕筆詩是臨終時寫的嗎？為何狀元試題一定要作一篇賦？李商隱的七律《無題》朦朧詩到底是政治詩還是愛情詩？

香港作家梁錫華致力研究唐詩，而以第一人稱寫晚唐《李商隱哀傳》，將枯燥的研究化為有血有肉的自傳體小說，果真是大膽的嘗試。研究工作必須有突破，才有新意，敢於創新，方能化腐朽為神奇，例如，寫杜甫「啖牛肉白酒而死」，只是人云亦云；說李賀不得舉進士是因為其父名「晉肅」也只拾韓愈《諱辯》之牙慧，但如果你能引經據典，語出驚人，求證出某某古代詩人是同性戀，並以此題材作博士論文，你一定可以拿到學位。可見越冷門的研究，越有希望出位。

引用典故，也僅僅為了作詩，說不上是研究。今期詩壇，有幾首詩用典，值得分析講解。伍兆職先生《秋思》絕句，用了「山雞舞鏡」、「日近長安遠」兩則；癸巳書生《初秋感懷》，用了「馮驩彈鋏」、「弄獐貽笑」、「畫蛇添足」、「馮唐易老」、「白龍魚服」、「詩播雞林」等六則；白墨之《秋嘆》，用了「鄭璞周鼠」、「濫竽充數」、「魚目混珠」、「嗟來之食」、「伯玉知非」等五則，若逐一在詩後註釋，一定佔去大量篇幅，還是留待翻書研究，細心查證。

寫到此，想起一位好友，日前來電話查問「鮨」字何解？答曰：讀音疑者，一是古代傳說中一種類似鯢魚（俗稱娃娃魚）的魚；二是海洋魚類鱸形目之一科（Serranidae），體側扁，紅色或褐色，有斑紋，口大，牙尖細；讀音奇者，一是魚醬；二是細切的肉。能如此認真查問單字的人，實在難得。有朋友笑說，寫一篇小說評論的稿費比該本小說的版稅還要高出幾倍，我於是介紹他去買一本《讀物出版大全》，內中各報刊雜誌的稿費一覽無疑，因為老外不會免費搞研究。(第 317 篇) (2002.10.11)

考　證

唐詩外譯，洋師漢學，開卷神遊跋涉。邀來賈島互推敲，更喜見、王唯觀獵。

吟哦古韻，謳歌新曲，博士射雕情愜。論禪問道說元和，不愧是、歐文大俠。

——《鵲橋仙》·麥大聆聽歐文教授講唐詩感賦

上星期五，哈佛大學中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歐文 Stephen Owen 博士到麥基爾大學講唐詩，我們幾位詩友有幸出席聆聽，獲益匪淺。那天一早我向工頭告假，他說有個附帶條件，就是提早兩個鐘頭上班，我只好於十二點開工，四點打工卡，匆匆趕往麥大，懷石和耶律等人早已抵步。

演講四點半準時開始，三十來位聽眾將 Gold room 擠滿。歐文教授一頭銀髮，上唇蓄兩撇鬚，身穿紅襯衫，另加外套，不打領帶，年齡只有五十六，比懷石大一歲，健碩硬朗，魁梧高大。他用英語演講，但一口純正流利的普通話，令人傾倒。他的演講題目是《射雕英雄和大雁獵手——晚唐的詩》，由唐憲宗元和開始，到唐文宗開成止。他從姚合《極玄集》中各詩家談起，以元和體為主，著重講王維和賈島的詩，並將「射雕獵雁」作為賣點，一張鋪了桌布的講台，一個多鐘頭，一大壺白水，一口氣將數十頁講稿唸完，每逢名字、年號等都用普通話讀出，絲毫不含糊。

最後剩下廿分鐘，可以自由發言提問；麥大歷史系東亞學系葉山教授 Robin D.S.Yates 也是唐詩愛好者，專門研究韋莊，他提到賈島《哭柏巖和尚》五律中「焚卻坐禪身」詩句，從歷史的角度考證唐代佛教與道教興衰更替時間。也有麥大學生在提問時引用毛澤東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詞句，十分應景。耶律則問及賈島的詩到底與「射雕獵雁」有什麼關聯？

懷石將一首七絕誦讀，令歐文教授哈哈大笑，全場報以掌聲。他用諧音入詩，口占曰：「紅裝銀髮眾人凝，國士洋洋射大鵬。愕愕龍孫疑假倒，粗詩草草憶唐僧。」這是一首很生動的即景詩，由教授的紅裝、銀髮，到滿堂聽眾的聚精會神；國士洋洋，更是可圈可點，既是洋博士，也是洋洋大觀；愕愕龍孫，正是炎黃子孫驚訝愕然、嘖嘖稱奇、嘆為觀止神情的寫照；疑假倒，假倒與賈島諧音，用疑字，既半信半疑，似真似假，到最後完全折服；

粗詩草草，那小紙上的確相當潦草；憶唐僧，此典用得妙，既可解釋為賈島詩中「僧敲月下門」的「唐代詩僧」，也可解釋為往西天取經的玄奘和尚唐三藏，蓋今天來此向西方洋博士取唐詩經書矣。我當時在想，評詩難，作詩更難！要先有詩的創作，而後才會有詩評，真希望能早日讀到歐文教授所寫的律詩絕句。

演講會後，有個雞尾酒會，大家聚在一起，無拘無束，暢所欲言。我將十四年前購得的《初唐詩》請歐文教授簽名留念，他除了簽上英文名字，還簽了中文名字「宇文所安」，並註明年月日和麥大。懷石以詩會之名義，將一塊鷹雕古玉饋贈予歐文教授留念，教授透露今年年底他的自選集將在中國出版，並答應屆時將寄贈大作云云。我們有幸認識葉山教授、方教授和王仁忠老師，彼此交換詩詞研究心得，頗覺相見恨晚。這是一次別開生面的詩聚，令我對老外洋博士改觀。

回來後，花了幾天時間，翻查姚合生平，考證《極玄集》資料，研習令狐楚的《御覽詩》、高仲武的《中興閒氣集》、韋莊的《又玄集》，以及有關《唐詩品彙》、《唐三體詩》、《瀛奎律髓》、《唐鼓吹》等書。入唐詩這座寶山，豈能空手而回，欲認真做學問，先從元和體開始。

元和是唐憲宗的年號，僅十五年（806-820）。這期間白居易為左拾遺，元稹為監察御史，他們連同張籍、王建等大量創作反映現實的樂府詩，後人稱之為「新樂府運動」；這期間，李賀、賈島謁國子博士韓愈，孟郊、賈島、李益與韓愈等酬唱甚密。溫庭筠、李商隱生；孟郊、李賀、柳宗元相繼逝世；姚合進士及第；韓愈被貶潮州。元和體就是在這歷史背景下形成。廣義來說，元和體指唐憲宗元和以來流行的新文風、詩風，是由韓愈等元和時的著名作家開創的各種新體詩文。狹義來說，是指元稹、白居易詩中的次韻相酬的長篇排律和包括艷體在內的流連光景的中短篇雜體詩。李肇《唐國史補》卷下：「元和以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為元和體。」

詩詞流派五花八門，除了元和體，還有柏梁體、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宮體、上官體、香奩體、西昆體、台閣體、同光體等等；唐詩還有以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有高適、岑參的邊塞詩派；有白居易、元稹的新樂府詩派；晚唐、五代有溫庭筠的花間詞派；宋

代有黃庭堅、陳師道的江西詩派；還有江湖派、格律派、四靈派；宋詞有秦觀、賀鑄、李清照的婉約派；蘇軾、辛棄疾的豪放派；明代有茶陵詩派、復古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有陽羨派、浙西詞派、常州詞派和漢魏六朝詩派等。要考證這些詩派，就要花費很大的精力。

歐文教授作為洋人，對唐詩之研究不遺餘力凡卅餘年，這嚴謹的治學態度，值得我們推崇。作為華裔，對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更應該全面繼承，這是歐文教授求知精神對我們的啟示。(第 318 篇) (2002.10.18)

尋　究

看香港電視慈善籌款節目，對各間醫院數十位「總理」之稱謂大表不解，翻書查典，欲弄清「總理」的含義。答案有三：1,全面管理；2,指總管某部門或事務的負責人；3,政府內閣首腦。

醫院「總理」當然不能和一國總理相提並論。中國稱國務院總理，而這個日文外來語在日本全稱「內閣總理大臣」；由於中文報紙對各王國閣揆慣稱首相，故日本總理簡稱日相、日揆。過去蘇聯、蒙古、越南、阿富汗和東歐共產國家的總理都稱為部長會議主席，朝鮮稱政務院總理，韓國稱國務總理，泰國稱國務院長。今天除了台灣行政院長之外，幾乎全部統稱總理了。有趣的是，《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必須在「首相」之條目下，才能找到「總理」的辭目。

另一個稱謂是「部長」。也有三個解釋：1,古代少數民族的部落首領；2,部隊的長官；3,國家所屬各部的負責人。而今，省長被稱為「總理」，連省級的廳長也都晉升為國家級的「部長」了。「部長」一詞被濫用，政黨有組織部長，團體有青年部長、婦女部長，不勝枚舉。曾讀過一篇小品，謂作者帶了一位到訪的某國高官去飯店吃飯，餐廳的「部長」captain 出來打招呼，互相介紹一番，「這位是部長。」「啊！原來是同行。在哪家餐館任職的？」一問一答，作者被弄得啼笑皆非，一本正經的說：「他是 minister，是政府內閣部長。」此「部長」非彼「部長」也。

凡寫章回小說，作者的古文根底必須過硬，最顯而易見的，是分回標目，段落整齊，首尾完具。從宋元的長篇話本，到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水滸傳》，都用整齊的聯句作標題，對偶雙句回目，上下工整；書

中加插詩詞，更見作者功力。《紅樓夢》一書中，曹雪芹代林黛玉、賈寶玉、薛寶琴、史湘雲、薛寶釵等人撰寫的詩作，維妙維肖，各有千秋。薛寶琴的《懷古絕句十首》、賈寶玉的《四時即事》七律、林黛玉的《葬花吟》，都是佳作，即使香菱向林黛玉學詩的《吟月三首》也算是中規中矩。再加上《金陵十二釵圖冊題詠》、《紅樓夢曲》，以及百餘首詩詞曲賦聯，更是琳琅滿目，俯拾可得。《三國演義》、《西遊記》中的絕妙詩詞，比比皆是。

有幸獲得二月河全套清宮系列作品《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康熙大帝》，且不論三部歷史小說是否符合史實，也不去衡量寫作技巧，只就書中加插舊體詩的部份，來個尋根問底。

二月河《雍正皇帝》中，發現除非是歷史人物自己的詩作原件照抄之外，凡是作者代撰的，不管是絕、律，或是聯句，都犯了平仄失粘、押韻不符、對仗不工等詩家大忌。試舉一個例子：

鄔思道是雍正最器重的大師，且讀他吟的一首七律：「玉堂意消豪氣空，可憐愁對虹橋東。當年徒留書生恨，此日不再車笠逢。推枕劍眉悵曉月，扶欄吳鉤冷寒冰。惟有耿耿對永夜，猶知難搵淚點紅。」且不談全詩意境，不論起承轉合，僅從最起碼的啟蒙格律來評，已經不及格了：

首句「玉堂意消」平仄失粘；二句「可憐愁對虹橋東」不但平仄全錯，還犯了「下三平」，又將一東韻的「虹」字用上；三句「當年徒留書生恨」一連六字皆平；四句「此日不再車笠逢」前四字全仄，「逢」字是二冬韻；五句「推枕劍眉悵曉月」將正格、偏格混淆，整句全錯，應為「平平仄仄平平仄」；六句「扶欄吳鉤冷寒冰」更是離譜，不但平仄全錯，連十蒸韻的「冰」字也押進來；七句「惟有耿耿對永夜」，一連六個仄聲字，這又是那門子的詩律？八句「猶知難搵淚點紅」，「點」字宜用平聲。這位學富五車的鄔先生，怎能由二月河代他撰寫這麼糟糕的詩？

再隨便翻閱《康熙大帝》，凡作者代撰的詩，幾乎都出錯，且讀錢塘陳潢詩：「煙波柳新意渺茫，回首模糊舊關鄉。胭脂洗盡落鉛華，冠帶解去餐黃粱。求仙難濟塵世苦，度人無須夭桃香。最是不堪荒寒境，吟罷低眉繞徬徨。」整首詩平仄全錯，無一句合格。首句「煙波柳新」平仄失粘；二句「舊關鄉」的「關」宜用仄聲；三句「胭脂洗盡落鉛華」七字平仄全錯；四句「冠帶解去」平仄失粘；五句「塵世苦」的「世」宜用平聲；六句「度人

無須夭桃香」七字平仄全錯；七句「荒寒境」的「寒」宜用仄聲；八句「吟罷低眉」平仄顛倒。一首詩錯得如此，怎能見人？

收到廖萃川先生北京來函，除了感謝寄贈《滿城賡詠集》，並慨嘆道：「說實話，在國內要尋找一本今人創作的古典詩集是十分困難的，連報刊雜誌上也很少刊登古典詩作，除了中、小學生的語文教材中還選用少量古代詩人的作品外，中華文化中的瑰寶——古典詩詞，幾乎要被人們遺忘。而在海外，卻有著像您這樣的執著的愛好者，不但親自傳承，不斷創作出抒發情懷的詩詞，而且結盟喜愛詩詞的同道，籌劃組建"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並在《華僑新報》開闢詩壇刊登同人佳作，自 1999 年 11 月起至今已堅持出版了一百六十多期，這種酷愛中華國粹、弘揚中華文化的可貴精神，實在值得我輩欽佩。」有廖先生的鼓勵和肯定，尋究探索之路一定能走下去！(第 338 篇) (2003.03.07)

題　材

麗璧軒到今期正好三百五十篇。回顧七年來的寫作歷程，最令我頭疼的，是題材，是「寫什麼」？有了目標就可以飛泉瀉瀑般洋洋兩千字將稿紙填滿。可見「寫什麼」比「怎樣寫」更難。

不相信靈感這東西。思維像脫韁的野馬只適合作詩。寫文章不同作詩，稿是逼出來的，單靠靈感寫不出六、七十萬字。就像現在，剛放工回來，沖個涼後，喝碗防黨燉湯，上網瀏覽一番，腦袋仍然是一片空白，壁上的鐘已快五點了，如果要等靈感到來，肯定期期都會交白卷、開天窗。寫稿匠就有法子化腐朽為神奇，一面敲打鍵盤，一面構思內容，往往三易題目，數度擱淺；且到後院散步賞花，呼吸新鮮空氣，精神恢復，血液暢通，再回到書房，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每天看到的、聽到的、經歷過的，都寫進日記中，這些點滴記錄，積累多了，就產生情感之昇華，就逐漸由感性轉為理性，就蘊釀出新的寫作題材。文章來自生活，周遭發生的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本身就是一部小說；身邊活生生的素材，不是虛構，不是閉門造車，只要善於探索，裏面還是大有文章。不要輕易放過每一件有採訪價值的新聞，好奇心是寫稿匠必須具備的職業觸角。曾經讀過一篇短文，話說初入行的新紮記者，被老總派去

採訪城中首富嫁女婚宴；翌日回報社，垂頭喪氣的嘆息：「昨晚婚禮臨時取消，害我白跑一趟！」老總一聽，爆跳起來：「首富之女兒出嫁不成，本身就是最具震撼性、爆炸性的特大新聞，比婚宴如期舉行更值得追蹤！」

文章的資料性和趣味性缺一不可。近日天災人禍，此起彼伏，簡直是疲勞轟炸，又是 SARS，又是地震，又是龍捲風，又是洪水，還加上瘋牛症，最怕寫這種題材，搞不好就成了新聞報導。寫非典型肺炎，很容易被一連串病例數字拖下水，成了變相抄襲。看香港電視劇，內中女主角勸失眠的男朋友：「打開報紙，找到“社論”那版，一字不漏讀下去，很快就進入夢鄉，比數綿羊有效。」本欄寫了不少新聞評論，因恐怕成了枯燥乏味的「社論」，都以隨筆體裁，想到就寫。

戴妃車禍喪生，魁省冰災，印尼排華，華東洪患，台灣地震，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誤炸，高行健得諾貝爾文學獎，美國總統選戰，「九一一」驚魂，炭疽菌郵件，布什訪華，世界盃，冬季奧運會，阿富汗戰爭，哥倫比亞號太空梭失事，中共兩會，韓國地鐵大火，伊拉克戰爭，魁北克大選，SARS 非典型肺炎，這些時事佔了隨筆不少篇幅，每篇資料都很講究時間性、準確性。

寫得最多的，首推談詩論詞。而感想之類的題材也還是不少：雜感、隨想、浮想、狂想、管見、遐想、聯想、泛論、感懷、冷語、反思、漫筆、直言、時評、感慨、感歎、偶感、感觸等。

另一題材就是書，這是最好寫的：藏書、獵書、書房、買書、讀書、書展、書債、惜書、出書、書戀、書店、書緣、書渴、書情、書庫、好書、書味、書市、書架、贈書、年鑑、書癖等。

人間眾生相，社會萬花筒，這些題材與生活息息相關，比較容易下筆，也頗能引起共鳴：面子、廢話、真話、面具、容忍、名銜、牢騷、名氣、命運、隨緣、無愧、無求、無爭、應酬、因果、等待、知足、生死、淡化、百態、秘密、嫉妒、褒貶、開心、睦鄰、過甚、代溝、忌諱、薰染、禍福、紅塵、溝通、報恩、受騙、磨礪、偷閑、糊塗、遺憾、住院、悲逝、炎涼、老外等。

年終總結，節日應景，歲暮送迎，生肖瑣言，這些文章要翻查大量資料，作為歷史見證，鴻爪留痕，是有一定參考價值，但往往花數個星期準備、蒐集，十分吃力，時間不夠是無法寫的。

三百五十個星期，二千四百五十個日夜，回想起來，多少辛酸苦辣，冷暖自知。剛開始寫專欄，是興趣，當遇到挫折，碰到釘子，就是考驗。幾次下決心封筆，結果又重作馮婦，局外人不解，是什麼原因使我一直堅持寫下去，即使入院動手術，也從未中斷過一期？我想，是一種無形的使命感。有朋友笑我，使命感能當飯吃嗎？我自己也曾自問，或許這是傻子與智者之區別吧！

愛好就別提得失。曾寫過一篇「賣文」，謂文章無價，不是區區稿費可以買到的。所以就要有一份執著，義無反顧，不惜一切代價。幾年來，每逢星期三晚上，一定不加班提早回來，如果以每小時近卅元的加班費計算，一篇文章就已花了上百元，而通宵熬夜，更不是金錢能補償的。

「文責自負，一字不改」，是我個人的起碼要求。感謝《華僑新報》給我極大的自由，從未干涉我寫什麼，從未規定不許寫什麼，每期內容完全由我自己決定，而且最遲送稿。只要還有題材，只要還有讀者，只要這個欄還有保留的空間，我會繼續寫下去。我不敢說能寫到一千期，但如果體康允許，如果思維尚清晰，頭腦未遲鈍，我會不斷寫下去。朋友勸我結集出書，我也曾想過找出版社，但騰不出時間整理、增刪，去蕪存菁，總不能將三百五十篇囫圇吞棗，一起付梓。(第 350 篇) (2003.05.30)

繁　簡

讀上期雷門先生《繁簡之爭在北美》一文，他認為：「華文字體，不但沒有統一趨勢，反而有點“反常”：拋棄大多數人使用的簡體字，擁抱少數人使用的繁體字。」這個觀點不敢苟同。

首先要說明，漢字只有正異體之分，並無簡繁體之別，所謂「繁體字」只是對「簡體字」而言。五十年來大陸推行簡體字，嚴禁使用老祖宗數千年留下來的正體字，才會出現「若以人數計，當然簡勝繁」這個現象。1992 年 7 月 7 日中國新聞出版署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公佈《出版物漢字使用管理規定》共十五條款，規定一律使用簡體字，如有違反，將根據情節輕重分

別處以警告、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罰款、停業等處罰。最近又嚴加規定，所有題字落款都必須用簡體字，除了鄧小平生前簽名慣用正體「鄧」字之外。如此「書同文」之管制，簡體字當然是「大多數人使用」的了。雷門先生說：「廢繁求統一，有理有據。」看來理和據就是上述的「規定」了吧！

所謂簡體字，其實大部份是異體字。有一些老牌的簡體字，散見於古代的碑刻、經書、民間藥方中，歷史悠久。例如「線」字的異體（即今之簡體，左絲旁右雙戈），早在漢代就通行，到了唐代通行的是「線」；又「體」字的異體「体」字，在元代已通行。曾作個小統計，2236 個簡體字中，有 208 個是民間流傳的異體字，有 51 個是另創，再加上簡化偏旁的 1753 字，這個數字在一萬三千餘個正體字中只佔了六分之一。可見簡體字要全面取代被「拋棄」的正體字是不可能的。

簡體字不是哪個政府的創造，大陸老一輩領導人終其一生都習慣於用正體字。把漢字簡體化是為了更容易推行，更方便掃盲。然而，浩如煙海的古籍全都是正體字，要閱讀就必須翻查字典，先學懂「繁體字」，才明白古人說什麼。由於政府全面推行簡化字方案，幾十年來，正體字的使用僅僅局限於少數文史類專業書籍，到目前為止，至少兩代人是完全依靠簡體字讀完小學、中學的；大學教育中也只有少數專業接觸正體字。海外華文學校不「拋棄」正體字，又學會正體字的分支異體字和簡體字。一個台灣的小學畢業生，雖然不能完全看懂古文，但可以認懂古文當中大部份的字，但是一個大陸的大學畢業生卻可能大部份都看不懂。幸好，在海外還保存著完整的正統的漢字教育系統，在臺灣、香港、澳門的學校依然用正體字教學，雖然比起十幾億人是「少數人使用」，但老祖宗留下的珍貴文化遺產，因此得以保留、繼承、弘揚、推廣，功德無量也！

我不反對使用簡體字。在學校讀的是大陸版教科書。全都是簡體字，但老師一定要我們學會正體字。我自己也經常使用簡體字，像挑釁的「釁」字，我會寫成「血半」，鬱金香的「鬱」字，我會用「郁」；還有體、龜、膽、獻、壽、響、鑿、竊、臘、蠶等，我都不會去逐畫寫正體。家裏的藏書中，簡體字書籍居多，《漢語大詞典》最值得推介的地方，就是簡、正體並用，「凡引自古籍的例證，一律採用繁體字。」「今人寫的古體詩文或考證古籍的文字，保留繁體字。」

臺灣在反制「簡體字世界化」方面花了不少工夫，海外僑團使用正體字的仍有七、八成；而有些中文學校開辦簡體字班、繁體字班，大陸贈送簡體字教材，臺灣僑委會贈送繁體字書本，你寫你的簡體字，我讀我的正體字，各有千秋，並無矛盾。在海外不存在所謂「反常」、政治化。

漢字講究形、音、義，一看部首就知道這個字是屬於植物、動物、礦物、身體部位，一旦簡化了，意思就不一樣。舉個例子，髮、鬍、鬚，一看就清楚，簡化後變成發、胡、須，不倫不類，再經過電腦簡繁變換，又成了：恭喜髮財，鬍作非為，必鬚遵守了。「面」取代了「麵」之後，「拉面」除了拉麵，也可以理解成「拉面」皮防皺紋。「隻」簡化成「只」，「裏、裡」簡化成「里」，「後」用「后」取代，結果電腦切換成繁體時，報刊便出現：隻要妳一人，離蒙特利爾五十公裏，歌後王菲。很多字簡化後都通用，意義已不同，例如：姜薑，准準，鐘鍾，征徵，云雲，卷捲，系繫，几幾，于於，斗鬥，干乾幹，丑醜，歷曆，丰豐，回迴，范範，余餘，沖衝，布佈，分份，采採，付副，出齣，克剋，卜蔔，向嚮，苹蘋。不少簡化字是去部首，務去矛，殺去殳，親去見，誇去言，捨去手，雖離去隹，類去頁，麗去鹿，開關去門，懇去豸。二人從，三人眾，云走之為運，云加力為動，云加土為壇。而「又」字搭配成的簡化字更多：勸、權、僅、鄧、艱、嘆、戲、難、雞、漢、聖。你無法從符號般的簡化字中看到古漢語形、音、義之美。

寫古詩一定要用正體字，整一部《全唐詩》四萬多首，若用簡體字去取代，就讀不出其優美了。推廣正體字的重任，每個學古體詩的人都義不容辭，責無旁貸，至於簡體字，還是要學懂，否則就讀不懂大陸出版物。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學習英、法語，擁抱老祖宗的正體漢字，應該！(第 370 篇)(2003.10.17)

素 食

女兒上麥大後，因受其教授影響，衣著樸素，節約勤儉；今學期起更逐漸成為素食者，抗拒肉食，並不斷說服妹妹也加入不吃肉行列。我這老頑固一方面苦口婆心抵制素食，另一方面又好奇，想知道是什麼魔力令兩妞不再吃美味牛扒。終於，我和老伴也被感染，開始走上素食之路。

許多人一聽說吃素，就以為是宗教迷信，「吃肉有什麼害處？人人都吃肉，惟獨你不吃？」大家都一致認為：「不吃肉就面黃肌瘦，營養不足。」當你從醫學、生理學、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方面去探討，你會明白為什麼素食主義者越來越多，你漸漸會發現，素食者比肉食者健康。

科學家們考證，人類早期的祖先是吃素的，猴子、猩猩、猿人都是食果動物。直到最後一次冰川時代，為了生存，人類才開始吃動物的肉。任何動物之飲食都與生理構造相適應，人類的身體機能、消化系統、牙齒與食肉動物（獅子、老虎、狼、狗）完全不同。食肉獸的小腸長度只有身軀長度的三倍，大腸直而平滑，能很快將腐敗的肉食排出體外，人類的小腸長度約為身高的十二倍，來回皺疊排列，胃酸較食肉動物少二十倍，不易消化肉食，要大約五天才能排出體外（素食僅需一天半）。肉類纖維少，所消化的剩餘殘渣，在人類腸子中滯留太久，就會產生毒素，增加肝臟負擔。肉類中的尿酸、尿素，增加腎臟負擔。肉類阻塞腸子，造成便秘，易導致直腸癌。

統計資料顯示，世界上肉食消費最大的國家，心臟病和癌症的發病率也最高，而各地區吃素的民族患病率最低。在美國，腸癌是僅次於肺癌的第二大發癌症，而以素食為主的印度，腸癌患者極少。蘇格蘭人牛肉的食用量比英格蘭人多兩成，腸癌發病率為全球之冠。有歐洲長壽之國的保加利亞，居民 95%是終身素食。另一例子是丹麥和挪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因食物短缺而改為素食，死亡率下降了 17%，戰後，兩國民眾恢復了肉食，死亡率和心臟病發病率又恢復到戰前水平。愛斯基摩人以肉食為主，平均壽命只有 27 歲半；俄羅斯東部遊牧民族吉爾吉斯人幾乎完全靠肉食維生，很少有人能活過 40 歲。在落後的巴基斯坦，素食的亨扎斯人（Hunzas）年齡超過百歲者不勝枚舉；在墨西哥，貧窮的土著民族奧托米部落（Otomi Tribe），百歲長壽者卻大不乏人。

牲畜一經屠宰，其屍體中的蛋白質便開始凝固，不久便形成一種稱之為屍鹼（或稱屍毒）的變性物質，由於動物死後這種屍鹼形成得很快，使肉類分解腐爛得極快。所以，當牲畜經屠宰、冷藏、熟化，運往商店，採購、儲藏、解凍、烹調，最後食用，直到我們口中時，可以想像已經腐敗到什麼程度。牲畜因被屠宰而痛苦掙扎時，身心處於極度恐懼中，其體內會隨之而產生變化，《大英百科全書》指出：動物在危險處境中，體內會發生強烈的生化反應，當動物在同伴的屍堆中為求生而竭力掙扎時，血液中的激素（特別是腎上腺素）水平會急劇改變，這些大量的激素留在肉裡，會破壞食肉者的人體組織。美國營養學會（NIA）報告說：動物屍體的肉裡充滿著有毒的血液、尿酸和其他有害廢物。每磅牛扒就含有 14 公克尿酸，為了排泄肉食中有害的氮化物，食肉者腎臟的工作量是素食者的三倍。素食者減輕腸胃負擔，脂肪少，體重較輕，膽固醇含量低。

從一些具體數字中可以看到，吃肉與世界飢餓有莫大關係。佔世界人口5%的美國和加拿大，消費了 18%的世界糧食，大部份用來飼養牲畜。《世界各國飼料用糧統計》資料：全球糧食消費量的將近一半（45%）用於餵養牲畜，而美國糧食消費量的 70%用於餵養牲畜。如果我們將用來飼養牲畜的穀物供給那些貧困和營養不良的人，地球不會有飢荒。生產一磅牛肉，需要2500 加侖水，相當一個家庭整個月的用水量；還需要 16 磅穀類，其中 15 磅是牲畜所消耗，而最後成了排泄物。為了讓人吃一磅動物蛋白質，必須給動物吃 21 磅蛋白質。半磅牛肉的植物能源，可以挽救 40 個在第三世界的兒童。如果美國一年少消耗 10%的肉類，就可以將 1200 萬噸穀類供人類食用，可以餵飽 6000 萬人。透過肉類，我們只不過吸收植物所給我們的 10%能源，為了大量飼養，為了不讓牲畜生病，需要很多藥物，我們食肉的同時也吃下了數不清的化學藥品。牲畜飼養而產生的排泄物，被灑在越來越少的農地上，結果肥料過剩而污染了地下水。排泄物中的阿摩尼亞之蒸發，造成酸雨，破壞森林，排泄物中的氮污染空氣。世界牧場面積為耕地的兩倍半，畜牧業造成土壤迅速沙漠化，破壞生態環境。巴西熱帶雨林亦稱為世界之肺，被大量砍伐只是為了養牲畜，逐漸變荒地。

寫到這裡，想起岳飛《滿江紅》：「壯士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想起魯迅的「人血饅頭」，想起泰國食客生吃猴腦的血淋淋往事，想起在大陸飯店吃那尾口還一張一合的油泡鯉魚。泰國有一道菜，是將幾十條活生生的小魚和空心菜一起放在冷水煮，魚兒剛開始還快樂的游來游去，水

溫一上升，牠們就急忙往空心菜中躲藏，最後只見塞滿了的空心菜不見魚，很殘忍。

國際素食協會（IVU）在網上有一段關於虐待、殘殺牲畜家禽的錄影帶，令人看後毛骨悚然。為了防止下蛋的母雞長期困於籠中煩躁而互啄，將雞嘴之上喙切斷；一隻母雞每年下大約三百隻蛋，由於消耗體內鈣質，因而患上骨骼疏鬆症，翅膀骨折或過度操勞而夭折。一些飼養場將那些沒有商業價值的小公雞活活輾成餵母雞的飼料。同樣，防止互咬，將小豬尾巴剪斷。小牛肉是指尚未斷奶就被屠宰的小牛的肉，為了使肉質更嫩，肉色更淡，將小牛放在囚禁式牛欄，不准翻身，牛欄中沒有草，食物完全是液體的脫脂奶粉加維他命、催生激素，使肉色如新生牛那般蒼白。

「民以食為天」，國父孫中山先生是素食提倡者，他認為「人類謀生的方法進步之後，才知道吃植物，中國是文化很老的國家，所以中國人多是吃植物，至於野蠻人多是吃動物。」他又說：「原始時代的人類和現在的野蠻人都是在漁獵時代，謀生的方法只是打魚獵獸，捉水陸的動物做食料，後來文明進步，到了農業時代，便知道五穀，便靠植物來養生。中國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們吃飯的文化是比歐美進步得多。」事實證明素食之營養遠在肉食之上，而且減少疾病，長壽。古今中外不少名人都是素食者，除了耶穌和釋迦牟尼，還有老子、莊子、孔子、孟子、梁武帝，古希臘的柏拉圖、蘇格拉底、畢達哥拉斯，科學家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意大利畫家達芬奇，英國詩人雪萊，作家莎士比亞，劇作家蕭伯納，法國作家伏爾泰，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印度詩人泰戈爾，美國科學家富蘭克林，印度國父聖雄甘地，英國黛安娜王妃和查理斯王子等。(第 377 篇) (2003.12.05)

嚼　字

都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漢語一字多種讀音更慣見，而寫錯字或讀錯音，往往會令聲韻變調，意思全改。作詩填詞的朋友，不可不留神。由於平時打字是用注音符號，一旦發音不準，就無法找到該字，所以很講究讀音，否則，如果分不出「思」和「師」，「慈」和「遲」，「子」和「指」，「自」和「治」，就麻煩了。將多年來抄錄的東西整理，非「咬文嚼字」，僅供參考。

今期先從讀音開始，以後再從字形、韻部、一字多音多義作解。注音均以普通話發音為準。

傍（棒，不讀旁）晚。悖（貝，不讀伯）逆。剛愎（畢，不讀復）自用。一葉扁（篇，不讀貶）舟。大腹便便（讀便宜的駢，不讀方便的變）。雙鬢（與出殯的殯讀仄聲，不讀平聲賓）斑白。杜甫（府，不讀普）。華埠（布，不同阜字讀父）。如火如荼（圖，不讀茶）。儕（柴，不讀齊）輩。懺（顫，不讀千）悔。為虎作倀（昌，不讀帳）。徜（常，不讀倘）徉。瞠（稱，不讀堂）目結舌。蟶（稱，不讀聖）子。鞭笞（痴，不讀台）。魑（痴，不讀離）魅魍魎。踟（遲，不讀知）躕不前。熾（赤，不讀織或幟）熱。不啻（翅，不讀帝）。憧（充，不讀撞或童）憬未來。同儔（仇，不讀壽）。蟾蜍（除，不讀餘或途）。躊躇（廚，不讀著）滿志。相形見絀（處，不讀拙或出）。椽（船，不讀篆）筆。一幢（撞，不讀棟或床）房子。中途輟（綽，不讀多或綴）學。吹毛求疵（讀平音，不讀此）。流水淙淙（從，不讀宗）。琮（叢，不讀宗）。花團錦簇（醋，不讀族）。篡（竄，不讀纂）改歷史。猝（促，不讀脆）不及防。歲月蹉（搓，不讀差）跎。妲（達，不讀旦或坦）己禍國。雲南傣（歹，不讀泰）族。秘密檔（蕩，不讀黨）案。長堤（低，不讀提）岸邊。輾轉床笫（子，不讀第）。雲南別稱滇（顛，不讀填或真）。踮（典，不讀店）起腳。玷（電，不讀沾）污白璧。山坡陡（抖，不讀徒）峭。混沌（盾，不讀屯）初開。咄（多，不讀出或奪）咄逼人。拾掇（多，不讀輟）。踱（奪，不讀度）來踱去。廣東番（地名讀潘，不讀翻）禺。靈長目狒（廢，不讀扶或佛）狒。一幅（符，不讀父）畫。楚霸王項羽於垓（該，不讀害）下自刎。作家夏丏（免，不讀乞丐的蓋）尊。感慨（凱，不讀蓋）萬千。氣概（蓋，不讀同仇敵愾的愾）。觥（公，不讀光）籌交錯。高句（勾，古國名不讀巨）麗。草

菅（堅，不讀管）人命。紅玫瑰（歸，不讀貴）花。焚膏繼晷（鬼，不讀咎）。北風怒號（豪，不讀浩）。次韻唱和（賀，不讀何）。彈劾（河，不讀刻）。涸（荷，不讀固）轍之鮒。一丘之貉（禾，不讀各或洛）。怙（戶，不讀古或姑）惡不悛（圈，不讀俊）。華（化，不讀華）山論劍。鯇（換，不讀碗）魚。麾（輝，不讀毛）下。膾（快，不讀會）炙人口。污穢（惠，不讀歲）。扶乩（基，不讀沾）。畸（機，不讀奇）形怪胎。躋（基，不讀擠）身文壇。荊棘（集，不讀剌或刺）叢生。佶（及，不讀結）屈聱牙。覬（記，不讀凱）覦。大雪初霽（寄，不讀齊）。殲（堅，不讀千）滅敵軍。合成纖（先，不讀千）維。僭（見，不讀潛）越王位。發酵（叫，不讀孝）。菁（精，不讀青）英份子。鞠（居，不讀局）躬盡瘁。踽（舉，不讀禹）踽讀行。坎坷（可，不讀苛）不平。恪（課，不讀格）守規則。巋（虧，不讀歸）然不動。備受青睞（賴，不讀來）。稂（郎，不讀良）莠（有，不讀秀）不齊。乳酪（烙，不讀落）。一綹（柳，不讀咎）絲線。綠（陸，不讀律）林好漢。三閭（驢，不讀呂）大夫。如履（旅，不讀李）薄冰。酩（讀上聲，不讀平聲名）酊（頂，不讀丁）大醉。儺（娜，不讀難或灘）神。腳步蹣（盤，不讀蠻）跚。日本俳（排，不讀非）句。徘徊（懷，不讀回）。蓬（彭，不讀逢）頭垢面。出了紕（批，不讀比）漏。嗜酒成癖（痞，不讀僻）。憩（氣，不讀西）息。緣慳（千，不讀堅或鏗）一面。足音跫（窮，不獨鞏）然。劬（渠，不讀句）勞。滿口齲（取，不讀禹）齒。顴（權，不讀灌）骨突出。繾綣（犬，不讀卷或倦）難捨。美髯（然，不讀染）公。稔（忍，不讀念）知熟識。蚋（銳，不讀納）蟲為患。煽（山，不讀扇）風點火。妊娠（身，不讀辰）期。海市蜃（腎，不讀辰）樓。死後諡（是，不讀益）號。冬天狩（受，不讀守）獵。毛骨悚（聳，不讀訴素或束）然。江上簑（梭，不讀衰）翁。水獺（塔，不讀賴）。風流倜（替，不讀周）儻（躺，不讀黨）。暴殄（忝，不讀珍）天物。饕（刀，不讀號）餮（鐵，不讀珍或餐）食客。著名詩人沙汀（聽，不讀丁）。臀（屯，不讀殿）部肥大。女媧（挖，不讀窩）補天。剜（彎，不讀碗）肉補瘡。耍手腕（萬，不讀碗）。正襟危（威，不讀唯）坐。巍（威，不讀衛）峨。高大嵬（圍，不讀鬼）然。偽（委，不讀位）滿洲國。蝸（窩，不讀鍋）牛。膝（西，不讀妻）下無子。檄（習，不讀繳或激）文。皇帝玉璽（洗，不讀爾）。垂涎（閒，不讀延）三尺。莧（現，不讀見）菜。咆哮（消，不讀笑）狂吼。白頭偕（斜，不讀皆）老。機械（謝，不讀戒）化。體恤（序，不讀血）蒼生。謔（血，不讀虐）而不虐。綻開笑靨（業，不讀

厭）。倚（以，不讀起）老賣老。屹（意，不讀氣或起）立不搖。佚（異，不讀失）名。友誼（義，不讀宜）深厚。一望無垠（吟，不讀艮）。一隅（魚，不讀偶）之地。意見齟齬（語，不讀吾）。獨身老嫗（玉，不讀歐）。面有慍（運，不讀溫）色。召（照，不讀招）喚。妯（軸，不讀由）娌之情。髭（資，不讀此）鬚散髮。(第 387 篇) (2004.02.20)

剖 字

上期本欄《嚼字》注重讀音，今期這篇《剖字》則注重韻律。有些字雖然讀平音，但屬仄韻，例如：抒懷的抒字，是六語仄音。有些字雖然讀仄音，但屬平韻，例如：跳舞的跳字，是二蕭平音；忘記的忘字，是七陽平音。寫詩如果弄不清楚字的平仄，肯定烏龍百出，一發不可收拾。

有些字可平可仄，例如：磋（切磋，五歌平，廿一箇仄）。望（觀望，七陽平，廿三漾仄）。泯（十一真平，十一軫仄）。噴（十三元平，十四愿仄）。漫（漫漫，十四寒平；十五翰仄）。探、嘆、看、患（十四寒平；十五翰仄）。過（經過，五歌平；廿一箇仄）。醒（九青平；廿四迥仄）。聽（九青平；廿五徑仄）。然而有些獨用的字，例如：燕國的燕（除了燕子之外），一定讀平聲（一先）。名望的望，一定是仄聲（廿三漾）。漫作副詞用時（漫道飛花早），一定是仄聲（十五翰）。過失的過，一定是仄聲（廿一箇）。聽從的聽，一定是仄聲（廿五徑仄）。

一字多音異義最多：試列舉如下：中（中國，一東平；射中，中肯，一送仄）。重（重複，二冬平；輕重，二腫仄），空（空虛，一東平；空缺，一送仄）。縫（縫紉，二冬平；縫隙，二宋仄）。縱（縱橫，二冬平；放縱，二宋仄）。供（供給，二冬平；供奉，口供，二宋仄）。降（投降，三江平；下降，降落傘，三絳仄）。浪（滄浪，七陽平；波浪，廿三漾仄）。量（衡量，商量，七陽平；數量，廿三漾仄）。行（行列，銀行，七陽平；步行，行書，八庚平；品行，修行，廿四敬仄）。將（將來，七陽平；將帥，廿三漾仄）。強（堅強，七陽平；勉強，廿二養仄）。相（互相，七陽平；首相，相機行事，廿三漾仄）。藏（收藏，七陽平；寶藏，西藏，廿三漾仄）。長（長短，關雲長，七陽平；成長，長輩，廿二養仄）。創（創傷，七陽平；開創，創造，廿三漾仄）。喪（喪禮，七陽平；喪生，喪失，廿三漾仄）。當（相當，應當，七陽平；適當，上當，廿三漾仄）。吹（吹

噓，四支平；鼓吹，四寘仄）。騎（騎馬，四支平；車騎，四寘仄）。為（施為，敢作敢為，四支平；因為，為了明天，四寘仄）。菲（芳菲，五微平；菲薄，五尾仄）。泥（泥土，八齊平；拘泥，八霽仄）。分（分離，十二文平；過分，名分，十三問仄）。論（論語，十三元平；理論，言論，十四愿仄）。汗（可汗，成吉思汗，十四寒平；汗水，十五翰仄）。彈（彈琴，十四寒平；彈藥，炸彈，十五翰仄）。觀（觀看，十四寒平；道觀，樓觀，十五翰仄）。冠（衣冠禽獸，十四寒平；冠軍，十五翰仄）。難（困難，十四寒平；災難，十五翰仄）。間（中間，十五刪平；間接，間諜，十六諫仄）。咽（咽喉，一先平；哽咽，咽不成聲，九屑仄；咽下一口氣，十七霰仄）。濺（流水濺濺，一先平；血花飛濺，十七霰仄）。扁（一葉扁舟，一先平；扁平，十六銑仄）。便（價格便宜，一先平；交通方便，十七霰仄）。禪（參禪，一先平；封禪，十七霰仄）。傳（傳授，傳媒，一先平；傳記文學，十七霰仄）。鮮（新鮮，一先平；鮮有，朝鮮，十六銑仄）。挑（挑擔，挑剔，二蕭平；挑戰，十七筱仄）。調（調停，二蕭平；音調，調查，十八嘯仄）。要（要求，二蕭平；重要，十八嘯仄）。炮（炮製，三肴平；炮火，十九效仄）。教（敢教日月換新天，三肴平；教訓，十九效仄）。號（呼號，北風怒號，四豪平；號令，名號，二十號）。操（體操，操心，四豪平；操守，二十號）。勞（勞動，四豪平；慰勞，勞軍，二十號）。夭（桃之夭夭，二蕭平；夭折，十七筱仄）。荷（荷花，五歌平；負荷過重，廿一箇仄）。和（和平，五歌平；奉和一首詩，曲高和寡，廿一箇仄）。更（更改，三更半夜，八庚平；更上一層樓，廿四敬仄）。正（正月初一，八庚平；公正嚴明，廿四敬仄）。盛（盛受，盛飯菜，八庚平；盛大，盛況空前，廿四敬仄）。橫（橫眉冷對千夫指，八庚平；蠻橫不講理，廿四敬仄）。勝（勝任，十蒸平；勝敗，廿五徑仄）。興（生意興隆，興起，十蒸平；興趣，高興，廿五徑仄）。應（應當，十蒸平；答應，應用，廿五徑仄）。釘（鐵釘，九青平；釘書機，廿五徑仄）。稱（稱呼，稱讚，十蒸平；相稱，稱心，廿五徑仄）。乘（乘風破浪，十蒸平；車乘，千乘之國，佛教大乘、小乘派，廿五徑仄）。禁（情不自禁，十二侵平；禁令，宵禁，廿七沁）。擔（負擔，擔當，十三覃平；擔子，肩上重擔，廿八勘仄）。監（監察院，監獄，十五咸平；中書監，三十陷）。任（任伯年，十二侵平；任務，廿七沁）。

有些雖然都是平音，但不同韻部，例如：差（差事，九佳平；差錯，六麻平；參差不齊，四支平）。綸（滿腹經綸，十一真平；羽扇綸巾，十五刪平）。涯（四支平、六麻平，十灰平）。

有些雖然都是仄音，但不同韻部：種（種子，二腫仄；種植，二宋仄）。處（處理，六語上；處所，六御去）。數（數風流人物，七麌上；數量可觀，七遇去）。惡（可惡，深惡痛絕，七遇去；善惡，作惡多端，十藥入）。載（三五載，十賄上；水可載舟，十一隊去）。散（散文，十四旱；散步，十五翰仄）。好（好醜，十九皓上；喜好，二十號去）。少（多少，十七筱上；老少，十八嘯去）假（真假，廿一馬上；放假，廿二禡去）。宿（住宿，一屋入；星宿，廿六宥去）。讀（讀書，一屋入；句讀，廿六宥去）。度（制度，年華虛度，幾度，七遇去；忖度，揣度，十藥入）。覺（睡覺，十九效去；知覺，三覺入）。樂（音樂，三覺入；哀樂，十藥入）。

雖然將《平水韻部》分派給詩友，仍然經常見到不同意思、不同讀音的相同字混用。有些字因發音不正確而平仄出錯：友誼的誼應該讀仄聲「義」，很多人讀平聲宜。若用粵語或潮語一讀就知道鴉和鴨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韻（烏鴉的鴉是六麻平聲，雞鴨的鴨是十七洽入聲）。關於入聲字之誤，本欄已經有《入聲》一文闡述。倘若本文對初寫詩的朋友有一定的幫助，則斯願足矣！(第 388 篇) (2004.02.27)

上　網

如果你想知道某個電話號碼的主人是誰？住在哪兒？門口的巴士還有幾分鐘抵達？剛才 6/49 開什麼號碼？影片《達文西密碼》中誰將飾演蘭登和法國美女索菲‧奈芙？答案很簡單：上網！

如今，幾乎所有難題都在網上解決了。最方便就是銀行帳目往來，不必再去排隊交電費單、警察罰單，只要按一下滑鼠，你可以隨時知道今天的金融行情、股票收市價、原油升跌，你坐在家中，不用出門而能知天下事，多麻煩的事全都迎刃而解。數碼相機拍攝的照片，上網沖晒，幾天時間郵寄上門，既便宜又省時省力。買書就更快捷，想找 1950 年鑑這樣的絕版書，網

上可以滿足你的需求。從賣雪輪胎、手提電腦，尋找遺失貓狗，到結交朋友、徵婚，都可以在網上搞掂。

我現在住的房子，也是在網上看到照片後，翌日開車來拉娃，在街角來回跑好幾次，越看越喜歡，於是纏住地產經紀，一定要想法子說服屋主賣給我們。事後證明，如果不上網就無法在短時間內找到心目中的安樂窩。臨時急需飛機票，旅行社無法辦得到，網上很快就有回音，而且能夠立刻啟程。訂酒店就更理想，價格、服務、地點等等一覽無遺，想住哪一間，滑鼠一按，幾秒鐘就租下來了。網上求職，成功率很高，先找幾家大公司，了解其職位空缺，將履歷表逐一發出去，接到通知後，再親自前往面試，互相比較，既節省時間，又能找到合適的工作環境與待遇。

上網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每天在網海中暢遊，想知道的東西一網打盡，想解決的問題網羅張列，漸漸地，網中人被網住，過份依賴網路，一旦無法上網，忐忑不安，心浮意燥，似乎沒有電腦就不能過日子，上不了網就惶惶不可終日。到最後，電腦故障就寫不出東西，網路阻塞，病毒入侵，就像自己患病那樣，眉頭緊鎖，渾身不自在，這種現象應該叫做「網病」。

說到病毒，就令網迷們咬牙切齒，恨不得將傳播病菌的傢伙碎屍萬段。其實，當你興高采烈免費下載新的軟件時，病毒已經入侵，潛移默化，病入膏肓，整部電腦被細菌拿下，甚至硬碟也報銷，跑去找師傅醫治，只見他慢條斯理地搖頭：束手無策，沒得救！難道就這樣「玩完」？不能「網」開一面？也許有漏網魚可起死回生？當然，只要你捨得掏腰包，花它幾百塊錢，又真的能妙手回春，錢到病除。我這十年來，換了四部電腦，也不知惹來多少次病毒入侵，有的資料來不及儲存，就壽終正寢，所以現在每次打字，都會存幾套備份，萬一再有不測，也不至於絕種。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的病毒破網而出，不斷在網上蔓延擴散，然而，總不能因噎廢食，又安裝防火牆，再加添雙重防毒面具，「病毒照除網照上」，久病成醫，也不見得有那麼可怕。

以前將文章植字後傳真出去，由報社再打字，傳回來校對，如此一來一往，結果刊登出來還是有錯字。1999 年 3 月，開始上網寄稿，記得當時寄出的文章是「書庫」（第 132 篇），這一重要轉折點，改變了寫作習慣，上網成了必經途徑，再也沒法握筆，昔日的文房四寶筆、墨、紙、硯，如今蕩然

無存，因為網上寄稿連紙也不用了。今天的文房一寶就是：電腦。詩會成立六年來，傳真詩稿數千頁厚，裝訂成十幾本留存，能利用上網寄稿的詩友，畢竟鳳毛麟角。話又說回來，幸好還有不用電腦的詩友，我才能蒐集他們的手稿，保留字跡墨寶，而非千篇一律的打字稿件。

曾在多維網發表廿幾篇文章，都是「知多少？」系列，被一一歸納在專欄中，只要在 Yahoo 雅虎、Google 等網頁的搜尋欄中，打上「白墨知多少」，就可以很容易閱讀到拙作。網上文章被轉載非常普遍，而且有的還被刪除，甚至連原創作者的名字也砍掉，這現象很令人傷心。「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只要有讀者反映，就不怕被亂套用，網上一查，誰是原創者，真相大白。

以訛傳訛，是網上通病。有朋友看到本欄「雁斷」，責問我為何把劉賓雁出生地寫成吉林長春，因為網上都說成黑龍江哈爾濱，我說是根據手頭上的劉賓雁自傳：「1925 年人們歡慶元宵佳節的一個晚上，我誕生在東三省長春市一名鐵路職員的家裡。」而誤傳駐比利時大使章啟月是章文晉的女兒也是網上的傑作，我將「大使」一文寄到蘇州給李峰，他立刻更正：是章曙之女兒。

上網除了可以增廣見聞，大開眼界，有時也會令你心驚肉跳，惡夢纏身。我曾在網上看過西藏天葬的全過程，由赤裸死屍被一刀刀切割到只剩下頭顱，看後非常噁心，可怕的情景在腦海中無法抹去。這只是死屍，而活生生被切喉嚨、割下首級，加上臨死前的慘叫，如此恐怖鏡頭竟然可以在網上找到，我本以為自己膽子還算大，誰知只看一分鐘就受不了，這網頁上有數以百計的殺人過程，包括被綁架人質遭處決、行刑、自殺、剖腹等等，慘不忍睹，我認識不少膽大包天的朋友，給他們網址，第二天見面，大呼後悔不該好奇心作祟，看了幾段人質被斬首，整夜失眠！(第 491 篇) (2006.02.24)

考 究

5 月 19 日排長龍看《達文西密碼》Da Vinci Code 首映禮，片長兩個半小時，要不是早先讀過 Dan Brown 的原著，要明白這全球最暢銷書改編的電影頗傷腦筋。這部銷售量達四千萬冊的小說，備受爭議的賣點就是通過達文西名畫《最後的晚餐》，大膽提出坐在耶穌右手邊的信徒是名女子，即抹大拉的瑪利亞，並引用文獻考究出她就是耶穌的妻子，從而印證耶穌只是聖人而不是神。

宗教式微的今天，每禮拜日到教堂的年青人是越來越少，對神的崇拜自從達爾文《進化論》提出人類由猿人演變而非天主創造開始就一天比一天淡化。科學的發達，相對地將宗教推向迷信的死胡同，人們對宗教信仰漸漸潛移默化，成了追求心靈平靜、治癒心理創傷的另一醫療方法。

沒有信仰有時還是挺可怕的，當你目空一切，不再受法律的束縛，也不害怕宗教的懲罰，你會變得無法無天。當你證實耶穌也不過是普通凡人，也一樣有妻兒，也會發生愛情，也離不開喜怒哀樂，也必須經歷生老病死，你會怎樣想？就像文革時期，人人對毛澤東瘋狂崇拜，將他奉為不可冒瀆的神，創造新的另類宗教，直到有一天毛澤東由神壇走下來變成凡人，多少幻覺破滅！

像「聖杯」不是杯，雨果、牛頓、達文西、波提且利等都是隱修會成員，這些「假說」都因為是「小說」而可以給讀者更多想像空間去猜想、考究、求證。《達文西密碼》令人想起 1989 年英籍印度裔作家魯斯蒂 Salman Rushdie 的小說《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由於以虛構形式得罪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被伊朗的霍梅尼裁定是對真主的褻瀆，宣佈對魯斯蒂判處死刑，人人得以誅之。比較起來，幸運之神眷顧著布朗，他的抄襲官司也打贏，版稅賺到盤滿缽滿。

寫文章最怕涉及民族和宗教，一踩踏這地雷禁區就沒完沒了。玩政治的人如果不小心被捲進其漩渦中，後果不堪設想。聰明的政客或者繞過民族和宗教之話題倖免遭殃，或者善於利用而順水推舟，但如果搞不好就會玩火自焚，身敗名裂。在泰國，佛教奉為國教，順者昌、逆者亡，對佛祖之褻瀆，往往引起公憤；數月前曼谷愛侶灣酒店前的四面佛遭破壞，肇事者被民眾活活打死，前天泰國總理帶頭迎來新佛像，沿街遊行，萬人空巷。1994 年震驚

世界的盧旺達種族大屠殺，先後約有一百萬人喪生，其中絕大部分為佔人口少數的圖西族人，恐怖的種族大清洗，令這個非洲小國成為人間地獄。車臣與俄羅斯之衝突，波斯尼亞、科索沃內戰，都離不開民族和宗教，黑山日前舉行全民公投，宣佈將脫離原南斯拉夫聯盟的塞爾維亞獨立，其主要原因也是民族因素。

四月間南太平洋 50 萬人小國所羅門群島騷亂，矛頭指向只有幾千的華人，這已不是單純的種族衝突。就像 1998 年印尼排華，經濟因素成了主導。美國華人研究所獨家推出一本張慶松博士之專著《美國百年排華內幕》，考究自 1848 年到 1943 年這近百年間美國排華法案的製定和演變、種族歧視的歷史背景，很有參考價值。加拿大人頭稅法案是否涉及種族問題，值得專題考究探討。

寫到這裡，又想起近日引起關注的正（繁）簡體字之爭。如今，聯合國將決定從 2008 年起一改過去繁簡體字並存的現狀，一律使用簡體字。本欄曾於 2003 年 10 月 17 日《華僑新報》第 660 期刊出第 370 篇隨筆《繁簡》，對簡體字之利弊詳加分析；如果認為，五千多年歷史的繁體字會被只流行五十多年的簡體字所取代，那是不可能的。中華文化源流遠長，在悠悠歷史長河中，五十年只不過是很短暫的過程，喜愛傳統文化的炎黃子孫，一定會到古書堆中去發掘寶貴遺產，所以一定會衝破重重障礙去研習、考究、推廣古漢字，而線裝書中的正（繁）體字肯定不會輕易被取代。

就像舊體詩詞，雖然格律嚴謹，不容易學，然而，因難見巧，喜愛考究古典詩詞的大有人在，不必害怕會薪火傳承無繼。而研究、推敲、切磋的動力，在弘揚中華文化的大前提下昇華。詩友們創作熱情有增無減，像伍兆職詞丈，即使到中國旅遊期間，也一樣保持每期一首詩作見報，風雨不改。停筆多時的吳瑞琪詩翁，最近在旅途中又寄來新作。敖詩豪詞丈從福州來信，對海外能有一群舊體詩創作者出版詩集表示敬佩，美國陳國暲老師、香港郭燕芝老師、愛民頓曾習之老師先後來電話，都認為詩集之出版意義深遠，影響很大，鼓勵我們不要停筆，要繼續辛勤筆耕。

欣逢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譚銳祥壇主七九榮壽，我在填詞時才考究出一個出錯：以前一直沒有好好鑽研古書，竟擺了大烏龍，將 71 歲誤寫成七秩開一，也就是說，過去十幾年來，被我祝壽的人都無端端年輕了整整 10 歲。正確的用法是，71 歲應該是八秩開一，意思是邁向 80 歲的第一步，

「八秩開九」就是邁向 80 歲的第九步，便是 79 歲。恭祝九秩開三榮壽不是 93 歲而應該是 83 歲。這個考究，令我刪改所有舊作中出錯的標題，並向這幾位小了十歲的老壽星致歉！(第 504 篇) (2006.05.26)

珍 藏

因為一連幾天都通宵趕工，白天又睡不好，精神很差。家裡的電腦似乎故意跟我過不去，先是手提記事簿，然後是樓上女兒那部，最後連我自己專用的中文平臺也被病毒污染，剩下老掉牙沒有上網的第四部。打電話去 Bell，技師來檢查線路，手提電腦的無線上網接收器之密碼被更換，必須入廠才能修理，家裡其餘各部因電話線路被警報系統干擾，重新安裝新「黑盒」，折騰了大半天，總算可以上網；我已到鐘上班，匆匆出門，一路上交通大亂，長長的車龍，不見首尾。

昨晚提前放工，返抵家門已是星期四凌晨三點半，本來照例是打開電腦敲鍵盤，但眼皮不聽使喚。剛才一路開車回來，一路打瞌睡，遇到交通燈轉紅，就本能地睏起來；綠燈亮了也不知，後面的車猛按笛，把我驚醒，最後只好出絕招：擰大腿。這法子是以前在泰國喝酒醉學來的，倒挺管用，但這一回也失效了。總算平安回到家，什麼也不管，衣服也沒換，就倒在沙發睡去了。

六點半老伴把我喚醒，我迷迷糊糊問她幹嗎？「你還沒打稿，天快亮了！」我趕緊洗個臉，定一定神，懶洋洋打開電腦，這才發覺，今期的詩稿打字文件全部不見了。我平日收到詩稿，一有空會立即打字，存入各人自己的文件夾中，組稿時逐一取出、複製、貼上，今期不知何故，全泡湯了。我收到伍兆職詩翁旅遊神州的組詩數十首，也不知跑到哪兒去，再從堆積如山的紙堆中找手稿，已不是一兩小時之事，只好打電話找伍老，問他是否有存底，他說原稿全交給我，一首也沒有保存，我問他能否憑記憶抄來一兩首，他終於傳來兩首七絕：「北京上海火車站即景」。

這下可糟糕了，我一口氣打開家裡所有電腦，看看有什麼蛛絲馬跡可以追尋。我平時的打字稿都有存備份，所以在此之前的，總算可以挽救，偏偏這一兩期全不見了，上網寄電郵給詩友，要求他們重新補發舊稿來。又將《麗璧軒隨筆》516 篇全部濃縮進進光碟中，複製多幾張備用。而最珍貴

的，是用數碼相機拍的照片，因為沒有菲林，如果一遺失，就永遠找不回來。科技太發達，一切依賴電腦，一旦失靈，就措手不及。這一次教訓，令我對用手寫文章的撰稿人肅然起敬！

由於糊塗，加上健忘，我經常記不起各類密碼，女兒問我，對哪一個號碼印象最深刻，永不磨滅？我隨口就可以說出老伴的香港家裡電話，雖然已隔二十多年，依然毫不含糊，或許是昂貴的長途電話費，才使我將這組數字烙印深深留在記憶中。從此統一使用，所有密碼全由此衍生。

遺失了剪報，可以翻查舊報紙剪存，弄丟了詩稿，如果是即興而發的，事過境遷，很難憑記憶重寫。我在工廠寫的草稿，胡亂塞在口袋裡，丟進洗衣機，烘乾出來已變成又乾又硬的紙團，再寫也寫不出靈感來時那種意境，於是憑記憶拼湊幾句，仍不滿意。後來又發現原來是夾在日記本裡，洗衣機中的紙團到底是什麼東西不去管他，新發現的這首《鎖窗寒》比我後來勉強填的要好。以此類推，假如有一天我那本《無墨樓吟草》遺失了，想從千多首中找回五十首都不容易。

這裡說的是寫成文字的東西，而那些留在腦海裡的千千萬萬記憶，一旦時日流逝，就漸漸消失，這是多麼可惜的事。老人家不會寫文章，但會說「想當年」，應該用錄音機或錄影機將其追憶悠悠歲月全錄下來，如此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不是金錢可以買得到的。為人子孫，能為父母將往昔追回，將雪泥鴻爪留住，將畢生追憶錄下，不管這往昔是快樂還是不堪回首，這是件刻不容緩的任務。給家族製家譜、族譜，給父母製編年史，給自己編每年大事記，你曾經這樣試過嗎？

失去才知道珍貴，這是一次又一次的電腦失靈給我的體會。我於是去買了十盒膠套回來，每盒有二百個，將過去數十年收集在幾百個文件夾的千封信件取出，分門別類，存放進膠套裡，再放進大公文夾中，用英文字母姓氏排列，方便翻閱。這些信件的主人，有些已經作古，有些音訊全無，有些生死未卜，有些也許記不起曾經寄過這封信給我。有位老同學卅六年未見面，他當年在柬埔寨馬德望兵臨城下時寫給我的信，仍然完好保存，那天與他通話，我忘記告訴他，如果下次有機會見面，我會將信件影印後贈與他留念。另一封信也有段佳話，本市著名殷商當年在泰國難民營，以為逃難失散的妻兒一定凶多吉少，當他知道我手頭上有其夫人寄給我的信，他欣喜若狂，每天捧著這封信的影印本發呆，因為這是妻子唯一留下的字跡。皇天不負有心

人，妻兒輾轉逃出虎口，終於一家團聚，來到自由國度，這封 1974 年寫的信之原件依然保存在我的膠套中。

而最值得珍藏的，當然是我寫給老伴的 700 封信，以及她寫給我的 561 封回信。我們相隔萬里，就憑這一千二百多封信，成了終身伴侶；我們結婚前連手都沒有拖過，電影也沒有看過。朋友笑我說，老婆是靠筆寫出來的。所以，這份無價的情書財產，當然應該放進保險箱，妥為收藏。(第 517 篇)(2006.08.25)

求 知

欣聞子漢先生購置電腦，並學習中文輸入法操作，雖七七高齡，仍然勤奮求知，其精神可嘉，令人欽佩。先生精通音律，對國樂之研究，造詣頗深，近幾年加盟詩會，步韻唱酬，吟風弄月，不亦樂乎！作詩填詞，賦曲撰聯，每期從未間斷；而今更涉獵電腦，如虎添翼，非同小可也。

人之求知慾，除了有一顆尋根問底的好奇心，還必須有一股永不言休的幹勁、衝勁、傻勁，精力旺盛是必備條件，不怕困難，不嫌麻煩，不畏失敗，敢於吃苦，又肯犧牲，有了這樣的組合，哪有不成功的道理。詩會中，能用電腦操作的詩友，首推海語兄；而遠在溫尼辟的鄭石泉先生，雖七十高齡，更後來居上，電郵傳詩，隨心應手；懷石兄精通此道，網海流連，收撤自如；紫雲、北極狐、王建華三位女詞人，都是電腦高手；陳渥、蘇朝大姐也深諳敲鍵，上網操作，資訊往來，完全不受年齡限制。他們的求知精神，令後輩豎起大拇指。多倫多的散文作家張清老師，也是古稀高齡的傑出電腦撰稿人，早在好幾年前，他便開始用手寫板輸入，對寫作之幫助甚大。

另一股潮流，應該是學古琴吧！我認識的幾位女詩友，都紛紛拜師學古箏，而且進步神速。還有學攝影、繪畫、太極等，都是求知「發燒友」的喜愛。可惜，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多少人會沉迷於學舊體詩詞，這也許是一種遺憾。說到詩詞，就不能不提五千公里外的西岸溫哥華，那裡有一位從溫尼辟遷居去的詩友李錦榮兄，他對律詩的研究從未止步，從 2003 年 1 月開始加盟詩會，這三年多來，一如既往，勤奮作詩，寫出一片新天地來，其成就有目共睹，是最值得稱讚的。

由於環境變遷，我必須不斷闖語言一關又一關，想偷懶也不行。出生於柬埔寨，必須學會柬語、柬文；家裡說潮州話，上學講國語（普通話），嫂嫂是廣東人，所以和她說粵語；住越南三年，學會越語、越文，又去學校讀幾個月英文和日文；住泰國七年，學會泰語、泰文，又學會寮（老撾）語；來到加拿大，在魁北克鄉下住，必須學會法語、法文，又在亞伯達省愛民頓小住三年，英語、英文當然不可不學。以前的鄰居烏克蘭婆婆還教我學俄語，隔壁意大利佬教我講意語，我當然學不會，於是去書店一口氣買了幾套錄音帶，有日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俄語、德語，每天開車不聽音樂，而改聽語言，自從換了車子，錄音機也換成 CD，我那幾套語言錄音帶便擱置抽屜中，再也沒有下文。女兒在中學時，上了一科拉丁文，回來又拿我作會話道具，小女兒上一科意大利文，也拿我當聽眾，我知道自己年紀一天天老，學語言的能力一天天差，但還得應付她倆。日前整理書房，找到當年買的各種外語錄音帶，放進音響中，沉醉在往日片片回憶中。

大女兒去年麥大畢業後，在銀行當了一年信貸部經理，她並沒有被高薪和可觀的佣金吸引，毅然辭去很多人都夢寐以求的鐵飯碗，再去蒙大讀法律。她說三年很快過去，如果依然在銀行，雖然可以賺到很多錢，但此後也就原地踏步，難有突破的機會，如果攻讀法律，考取律師資格，再加上金融、財經文憑和工作經驗，她可以在商界有所作為。我說，不管妳作出怎樣的決定，我們都會支持妳！反正又不是等妳的錢開飯，趁現在還年青，讀完法律也不過廿六歲，青春無價！

這就不是求知那麼簡單，還必須有信心、雄心和野心。要是安於現狀，滿足於眼前的成績，美其名曰：知足，就不會冒這個險，辭去高薪職位，去半工半讀再修學位。要是沒有勇氣，就不會放學後立即趕去上班，到晚上十點才放工，回到家還要啃厚厚的法律典籍，爭分奪秒，不看電視，不流連酒吧。這還必須有信心可以唸完，有雄心可以脫穎而出，有野心可以闖出一條路來。

我是靠自修不斷充實自己，所以我十分敬佩求知慾特強的人。好奇心驅使下，我幾乎沒有什麼是不想知的，從天文地理、歷史考古，到軍事政治、宗教神話，甚至生物學、地質學，我都涉獵。一套百科全書，我是每一頁都翻閱，一面看一面做筆記，花了好幾年才看到最後一頁。由於永不知足，我的視野也越來越廣，對學問的追求總嫌不夠。我很介意自己為什麼不知道世

界名著中的某一部小說，我必須讀完《戰爭與和平》，必須讀完《飄》，為什麼竟然不知道雪萊、拜倫的某一首詩的名字？為了找尋答案，我會不斷去圖書館，如果找不到我想得到的那本書，我會耿耿於懷，悶悶不樂。我對自己的要求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聞。求知的苦和樂，點滴在心頭也。

朋友問我，你來加拿大快三十年了，除了賺到兩個女兒，還賺到了什麼？我說：賺到一屋子書。要是問我，假如離開這個世界，最捨不得的除了老伴和女兒，還有什麼？那還用問？當然是書。會不會捐出來？我不想回答，因為我不但求知慾強，我的求生慾更強，我告訴自己，如果上天給我活到一百歲，我在九十九歲還差幾天也不會走！只可惜，上天沒有那麼慷慨施捨，哈哈！(第 518 篇) (2006.09.01)

心　路

收到李錦榮詩友「入學吟」詩一首，知悉他到 UBC 溫哥華大學旁聽「世界宗教」，是全班最老的學生，年逾古稀，勤學不倦，讀之令我感動。子漢先生傳真中透露，近日忙於潮樂演出，應酬頻繁，還有四場宴會要赴約，以「苦不堪言！」來形容，頗教人既羨慕又嘆息。羨慕的是，子漢先生老當益壯，精力充沛，雖七七高齡，其衝勁不遜年青人，披荊斬棘，不亦樂乎！嘆息的是，能者多勞，身兼數職，奔波勞碌，為誰辛苦為誰忙？能偷閒處且偷閒，犯不著樣樣事親力親為。

詩壇前輩皆七十以上長者，從他們的詩境看來，沒有一點老態，這是很重要的。他們有不斷湧現的靈感，有越寫越年青的心態，有寫不完的題材，不因版面限制而氣餒，不因來稿積壓多時未能刊登而退縮，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令我由衷敬佩，也使我有信心將《詩壇》堅持辦下去。

我雖然弄丟了伍兆職詩翁《神州之旅詩詞》一大疊，但伍老並沒有怪責，也沒有發脾氣，依然重新憑追憶再補寄來其餘各篇。前幾天在百科全書中忽然發現，原來詩稿夾在「柬埔寨」條目，這才想起，那天寫《鐵證》時翻查資料，竟無意間把伍老的詩作充當成「書簽」，淹沒在書海中整整一個多月。我立即打電話致歉，伍老不在家，伍太告知他去幫女兒將輪椅拿去修理。後來他來電話，我連聲說對不起，他一點也不計較，還叫我不要介意，不要耿耿於懷，其心胸豁達也！

詩壇每期由昔日的廿幾首，縮小到目前的六、七首，我到處向詩友解釋，特別向外省的鄭石泉先生、李錦榮兄致歉，希望他們體諒。子漢先生在電話中安慰我一番，並很坦率地闡明：為了騰出版面給其他詩友，你自己近一年來已不見有詩詞刊出，我們於心何忍？我笑曰：我還可以在《麗璧軒隨筆》上發表，只要大家的心血結晶能早日見報，我也就心無牽掛了。其實，很多詩友也和我一樣，盡量減少詩作，如海語兄，自第 346 期後，再也沒有寄來大作，希望他讀到此文後，恢復像過去那樣，每期至少一首。汪溪鹿先生偶爾停筆，但不會中斷，是很有責任感的一位。雪梅兄上期的《採桑子》是在醫院陪住院的母親時寫的，雖然慈母入院，兒子心如刀絞，但詩還是能寫出水平來，這說明了什麼？心情不好，沒靈感，寫不出詩，看來不是最佳藉口。像紫雲詩友，一邊忙著便利店的生意，一邊還要填詞，而且越填越好。我曾到嘉華公司找過壇主譚公，當時他很忙，電話一個接一個，又要到貨倉，又要簽文件，可是他的辦公桌上有一張小紙，原來是一面寫一面塗改的詩稿，他就是在日理萬機的百忙中，寫出近五百首律詩和絕句的。可見，太忙，沒時間寫詩，也不是充分的理由。詩會靠大家維繫，只要有信心，沒有什麼困難是克服不了的。

泰國發生「9.19」政變後，我利用整整一個星期時間，蒐集各國政變歷史資料，從家中各套中、英、法百科全書，從自 1960 年開始每年一冊的年鑑，從數十本大事編年史，從網上，從自己編的《世界各國歷任總統、總理、國家元首、政治領袖》，找到幾乎所有政變的記錄，終於完成一萬六千餘字長文，為了方便對照檢查，所有人物名字都附加了外文，故篇幅很長，若放在本欄發表，必須分成八個星期，故唯有寄到多維新聞網一次過刊出，題目是：《各國政變歷史知多少？》。這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歷史資料，如果想閱讀，只要在谷歌 Google 打上「政變知多少？」就可以很容易找到。老伴問我，你花了這麼多個晚上，連週末哪裡也不去，寫成了此文，在網上免費發表，給大家公開使用，值得嗎？我說：無所謂！反正是我寫的，我是原創者，人家引用、轉載，一定會註明作者是誰。像維基百科 Wikipedia，在中國皇帝一條目中，就註明，資料參考自我的《帝王系列之二：歷代皇帝大多不得善終》，相信他日也會在「政變」條目中註明資料來源。

我目前正在編寫《壽命系列》，分成五篇，包括：已逝名人壽命，在世名人壽命，自殺名人，八十歲以上名人，五十歲以下名人。由於每天資料不斷補充，在世名人也不斷辭世，所以經常增刪更改補遺，超過百歲的人物也

越來越多，故這工作目前仍無法截稿。《年份生歿錄》是另一項最令我感興趣的工作，我一埋頭下去就會沉迷，不可自拔。我利用網上資料，補充了幾套百科全書的人物逝世日期，因為很多名人生於 1900 年，我必須知道他到底死了沒有，才能計算出他的陽壽，上網一查，這仁兄早已在 1978 年歸天，但百科全書中仍然活了下來，趕快將死亡日期填上，判他歸入「已逝」行列。也有些人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生於 1896 年，居然還沒死？女兒笑我整天像閻羅王，在追查誰還到期未死，一發現死期，興奮得立刻又填寫又敲鍵盤，我聳聳肩：他已經超過百歲，是應該死了！所以，我很珍惜家裡各套百科全書，因為資料都是最新添加進去的，而且還有我自己補寫的新條目，包括剛病逝的香港老牌著名演員關海山、鮑方，漫畫家廖冰兄。(第 522 篇) (2006.09.29)

詩　記

喜接李永洪詩友七律《移居溫哥華偶作》，讀後隨即傳真給壇主，譚公有感而發，立刻步原韻和之。李君自溫尼辟遷移雲城後，停筆多時，最後一首詩刊登於兩年前第 255 期，足足已百期也。

無獨有偶，擱筆數月的懷石兄突然在網上寄來《水調歌頭》，雖然久未填詞，筆風不減當年，可喜可賀。詩壇能再讀到上述兩位的大作，除了欣喜故人無恙，也證明了詩是最好的精神調劑品。

11 月 6 日，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就滿七週歲，跨進第八個年頭。今年端午詩人節、中秋團圓節都沒有雅集，但不知重陽老人節會不會聚首聯吟？屆時身在多倫多的子漢先生會否專程赴約呢？

回首七年走過的日子，最大的收獲是「以詩會友」，結識了一大批詩壇吟侶，大家建立了深厚的詩誼。有不少詩友至今還素未謀面，但憑筆紙締結詩緣，關山遙隔而詩心相連，這是多麼高雅的美事。像越搬越遠的李錦榮、李永洪這兩位溫城（如今成了雲城）雙李，雖然和我從未見過面，但心儀、神交已逾十年；渥太華的莫愛環、溫莎的馮雁薇兩位女史，也是只聽見聲音的詩壇才女。由滿地可搬去溫尼辟的鄭石泉先生，彼此只在譚公壽宴上見過一次面。這是吟林佳話，值得記下來。

在平平仄仄的領域裡，我有幸結識超過 50 位詩友，而且大多是年逾古稀的前輩。他們是我的良師益友，在我人生路上，陪伴我度過風風雨雨的歲月，指點我跨越曲曲折折的荊途。譚銳祥壇主、伍兆職、汪溪鹿、譚健民、吳瑞琪、子漢、何宗雄、雷一鳴等諸位詩翁，都是七、八十歲的長者，他們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處世經驗，一旦化為詩詞，必定能寫出充滿人情世故的詩篇來。如果不是寫詩，我做夢也想不到有什麼途徑能認識這幾位前輩，這份收獲，是作詩填詞以外的，必須珍惜。

陳渥先生、蘇朝大姐、海語兄、雪梅兄、劉源兄，都是詩壇壯年的一群；紫雲、北極狐、王建華三位女俠的加盟，給詩會注入新血。懷石兄是詩會發起人之一，是時候展示他的魄力和魅力了。

最近加盟校友網站，才發覺大家很喜歡寫詩，潛力深厚，如果有格律、韻譜培訓，一定可以發掘不少作詩好手。正當中華數千年國粹面臨青黃不接、後繼無人的危機時，能找到多幾位對寫舊體詩有興趣的新詩友，是件令人興奮的事。推廣格律詩的路子不容易走，要克服重重困難，要說服大家放棄不講平仄、押韻的順口溜，回到唐詩的規範中來，的確要費周章。有些同學認為整天講究平平仄仄，帶著鎖鏈跳舞，太麻煩，結果他們寫了幾十年，就無法寫一首符合格律的律詩，這是多麼可惜的憾事。我還是用老方法，未學寫詩，先學改詩，把所有不符合平仄的打油詩逐字逐句去推敲，找出毛病越多，下次寫詩時就越不會犯錯。我將作詩心得在網上電郵，從本欄五百多篇隨筆中，找出關於作詩填詞的數十篇，以及《平水韻部》、《詞韻簡編》和《近體詩格律表》用「易妙」傳給有信心想學詩的同學，既「易」亦「妙」。假如，十個人中有一個肯用心學，就已經很不錯了。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所以我再三向同學解釋，大家互相切磋詩藝、交換心得，千萬不要有什麼顧慮，這就是「研究」的意義所在。我苦口婆心將作詩要訣公開，只有一個目的：推廣中華傳統文化，能否達到「弘揚」，言之過早，但能多一個人知道詩的奧妙，多一人認同詩必須遵守格律否則不叫做詩，那就是好的開始。早幾年前何宗雄校長就建議開班授詩，可惜報讀的人畢竟寥寥無幾，只因為詩是少數人的文學，能寫文章的人未必能作詩，所以更顯得出詩的稀貴。隨著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古典文學也跟著水漲船高，可以預料，學作舊體詩的潮流一定會到來。

同學問我，連什麼是平仄都分不出，哪裡能寫詩？這要有耐心與恆心，最重要是必須有決心和信心。我舉了個簡單的例子，「生日快樂」在詩的格律裡要改為「生辰快樂」，說明「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這鐵的定律不可改。所以詩的語言中，「水落石出」這四個仄聲字是不會出現的。有了這把尺，只要對每一句五言或七言詩一量一度，第二、四、六字以梅花樁平仄交錯，你一下子就能斷定，這是不是一首符合格律、可以稱之為詩的「詩」了。我曾經用闖紅燈的比喻，來阻止亂寫不符合格律的順口溜，不管你是一流的賽車手，一見到交通燈轉紅，就要停下來，這就是格律，就是法律。我是杜詩的推崇者，是連同音字也盡量避免的格律派，讀我寫的詩，在同句、上句和下句三者之間，一定找不到重覆的「陰陰、陰陽、陽陰、陽陽」聲調，否則可以一口咬定不是真貨。

在詩會七週年會慶來臨前，將這點心得寫出來，希望想加盟的新詩友讀後，明白繼承、推廣舊體詩的一片苦心，才會知道弘揚、發展舊體詩是任重道遠的千年大計。七年來，數十位詩友不鍥不捨、共同堅持的，就是這個信念，也深信舊體詩的明天一定會燦爛輝煌。還是老話一句，感謝報社編輯部仝人的辛勞，沒有《華僑新報》不遺餘力的支持，《詩壇》不會辦到今天第三百五十四期！(第 525 篇) (2006.10.20)

同　窗

離開柬埔寨金邊已逾 36 載，昔日的同學各散東西，遍佈全球，絕大部份從未再見過面，腦海中仍保留他們學生時代的模糊印象。近日加盟校友網站，好像又回到故鄉校園中，回到遙遠的當年。

1970 年 3 月 18 日的政變，將我們學生時代的歡樂帶走，全柬中文學校於 4 月 1 日一律關閉，師生失散。1975 年 4 月 17 日，金邊淪陷，赤柬掌權，同學們在血腥統治下遇害、失蹤，能逃出虎口的，個個歷盡艱險，家中親人大多數慘遭殺害。劫後餘生，有幸到自由國度，讓時間的流逝，治療心靈創傷，重新振作，將精力放在家庭和工作上，辛勤闖出一番事業，悉心培養下一代，成績很不錯。

法國巴黎一批熱心同學發起組織同學會，並編印同學通訊錄，將散居世界各國的師生之地址、電話、電子郵箱資料彙集，先後出版了兩期，彩色印

刷，圖文並茂，每位同學都有合家照片附加在自己通訊地址上，並詳細列明配偶姓名，子女姓名、出生年份、學歷等，大部份同學的孩子都已唸完大學，有的已是碩士、博士，更有出身名校，包括康乃爾、柏克萊、麥基爾等大學，他們的前途未可限量。同學們都已年逾五十，娶兒媳婦、嫁女納婿者大不乏人，而晉升祖父母級者也日漸多矣。



2000 年 6 月，全球端中校友匯集法國巴黎，筵開 80 席，盛況空前；2005 年 12 月，我們同屆的校友聚集柬埔寨金邊，重返故鄉，親臨母校；可惜這兩次盛會我都沒有參加，只有寄去詩作，聊表寸心。同學們將聚會照片在網上寄給我，由於沒有文字註明，照片上五十多人到底有幾個能認得出來，我只能一邊看通訊錄，一邊猜想他是誰，她又是誰，他可能就是誰，她也許就是誰。說真的，我能找得到答案的，不超過十位。唉！36 年的時光流逝，到了今天還能認得出來的，也著實不容易。



終於，我加盟了校友網站，這才發現，同學們已經和往昔不可同日而語，他們事業有成，家庭和諧，生活幸福，個個都十分寫意。散居法國 33 人，德國 2 人，美國 15 人，加拿大 9 人，澳洲 16 人，紐西蘭 2 人，中國 1 人，香港 4 人，澳門 1 人，泰國 1 人，越南 11 人，柬埔寨 13 人，共 108 人。相信我們同屆同學尚存的應該還有更多，只是沒有通訊地址，聯絡不上。證實遇害、病逝、失蹤的同屆同學暫時知道的已達 26 人。碩果僅存的老師更少，我的班主任陳綠波老師已經證實罹難，目前剩下住在加拿大亞伯達省愛民頓的曾任歐（習之）老師，他老人家已經 77 高齡，兩次同學聚會都有去參加。

我在網上找到了同屆同班的幾位老同學，失散多年後重新通訊，大家保持聯繫，不亦樂乎！我將《無墨樓吟草一千首》和手頭上僅存的幾本《滿城賡詠集》寄贈他們，並附上《麗璧軒隨筆》五百多篇的光碟。卅多年的離別，彼此要如何填補這段時間的空白，唯有將詩文寄上，裡面有我內心的剖白，有我這卅幾年的滄桑浮沉、雪泥鴻爪。我還拜讀了同學們的詩作，並在網上與他（她）們步韻唱酬，這段日子，是我人生記憶中，最值得回味的。我收到了關不玉兄的兩首贈詩，喜出望外：

一

謝意真誠表不全，盧軒白墨譜千篇。國情人事縱橫論，才廣詞華大眾前。

二

拋磚引玉索知音，喜獲秋楓悉草心。情長句短焉能報？五內翻騰嘆昔今。

我次韻步了兩首：

一

呈上蕪詞恐未全，鄭家才子好詩篇。懷中哲理如明鏡，國事人情法眼前。

二

答謝吾兄報好音，關山未阻剖文心。不知何日同臨夢，玉句瑤章誦到今。

又贈七律一首：

懷才未遇念猶深，往事依稀舊夢尋。同校同窗同苦樂，共災共劫共浮沉。

曾因健筆稱文膽，且以真心獻網林。最憶當年關不玉，謙謙君子捧詞吟。

遠居溫尼辟一位女同學，身兼父職，十分堅強，我曾在《夢想》一文中提及她家中十數人在赤柬統治下罹難，收到她的一首七律：

身兼父職非吾願，弱質女流遺憾延。幸有同窗勤勉勵，慰余心志更剛堅。

忙忙碌碌勞雙手，暮暮朝朝擔一肩。期盼他年重聚首，與君相會夢初圓。

我用「一先韻」贈了她一首七律：

星星璀璨憶陳年，與汝同窗信是緣。遠隔關山鄉誼在，遙思歲月話題綿。

身兼父職親情顯，筆匯群英美譽傳。問我今生何所憾？逢君似夢未能圓。

我於 1985 年 4 月 25 日從亞省愛民頓搬家回魁省滿地可，開車四千多公里，曾於 4 月 27 日路經緬省溫尼辟，住了一個晚上，當時和這位老同學通了電話，翌日一早五點鐘匆匆趕路，緣慳一面。同住加國仍未能重逢，有誰相信？「與汝同窗信有緣，逢君似夢未能圓」，也算是人生之中另一遺憾也。(第 529 篇) (2006.11.17)

詩　誌

上週六中午與譚銳祥壇主到唐人街富麗華酒家飲茶，商談詩會多項會務，對詩壇前景深感樂觀。由於伍兆職詩翁和懷石兄皆有事不能來，其他詩友也聯絡不上，我們兩人的決議還需大家通過。

首先，是關於慶祝《詩壇》400 期的活動。舊版《滿城賡詠集》312 期合訂本所剩無幾，很多新加盟的詩友都沒有讀到，我提議再出版《滿城賡詠集》400 期合訂本。如果詩友們踴躍認購，數目頗可觀，就可以將打字稿排版後交由張嘉先生付印。這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相信會獲得支持。

其次，是汪溪鹿詞丈誠邀全體詩友到他的鹿鳴園聚會，上一次是三年前。詩會成立八年來，前後舉辦過十多次雅集，除了平時在東坡樓、君悅酒家詩約之外，比較重要的有：2000 年 6 月 3 日在譚公嘉華樓庚辰端午雅集；2000 年 9 月 24 日在金豐酒樓慶祝《華僑新報》500 期雅集；2003 年 9 月 13 日在白墨無墨樓癸未中秋雅集；2004 年 7 月 24 日在汪溪鹿詞丈鹿鳴園甲申仲夏雅集；2005 年 7 月 9 日在何宗雄校長可余亭乙酉夏日雅集；2005 年 8 月 27 日在伍兆職詩翁于遠樓乙酉仲秋雅集等。每次元旦茶敘、詩會會慶晚宴和譚公壽筵上，都有抓籌分韻、接力聯吟、即席揮毫等活動，值得畢生回味。

譚公很關心詩壇動態，逐一問我近幾個月來新加盟詩友的名字，我說絕大部分都未曾謀面，只憑電郵聯絡，他們都很勤於作詩，水平也不錯。除了法國的關不玉同學、許懷嬌同學，還有溫尼辟陳黛黛同學、美國紐約蔡麗華同學，他們寄來的詩都會陸續發表。美國黃湯民詩友、黃國輝詩友、山菊詩友，滿地可張運權老詩翁、墨浪詩友、劉運仁詩友、李廣德詩友，溫莎馮雁薇詩友，渥太華莫愛環詩友，溫哥華李錦榮詩友、李永洪詩友，溫尼辟陳自邦詩友、曾廷昌老詩翁等，都只讀其詩，未拜會過。滿城藏龍臥虎，近期很榮幸見到吳永存老詩人加盟詩會，更歡迎其他健筆踴躍揮毫。

壇主提及各詩友的近況，我一一匯報。紫雲結束西歐之旅，先寄來一組詞，用了八個詞牌，相信還會源源不斷創作；她的《虞美人》詠百花詩，已經寫了鬱金香、石榴花、繡球花、蝴蝶蘭、迎春花、荷花（二首）、山菊、薰衣草、蘭花、玫瑰、一品紅、太陽花、牽牛花、牡丹，是詩會傑出的女詞人。伍兆職詩翁曾發表《神州之旅詩詞專輯》41 首，雷一鳴詩翁也寄來《狗

年梓里行見聞憶舊》數十首，雪梅兄詠廿四氣也先後寫了很多，包括春分、穀雨、夏至、小暑、大暑、小滿、立夏、立秋等。譚健民詩翁的七絕，從未中斷。汪溪鹿詞丈最準時寄稿，風雨不改，傳真機壞，他會貼郵票投寄，保證在星期三以前收到。海語兄最早使用電郵，他的數百首詩作，已經可以出書。鄭石泉詩翁傳來喜訊，其長孫女被滿地可一所大學錄取，還獲得獎學金，將於 8 月 13 日來加拿大留學，住在西島她姑姑家，我希望鄭老有機會回來滿地可一聚，乃詩壇樂事也。北極狐最近很忙，沒有時間寫詩，希望她在暇餘時能吟哦一番。還有俠女王建華，也很久沒有讀到她優美的詞了。墨浪詩友、劉運仁詩友不知是否已從國內回來？李廣德詩友也不見寄來大作。何宗雄校長用原稿紙寫詩，每當打字後就立刻存放文件夾中，近百首詩的筆跡，相當珍貴。劉源兄步許之遠老師的七律寫得很好，可惜就是太少動筆。只有懷石兄的詩，依然耐讀，風格獨特，一詠三嘆，回味無窮。蘇朝大姐詩興來時偶爾會吟幾首，若能像海語兄那樣每週一首，豈不快哉！李錦榮詩兄每期都寫一首讀《麗璧軒隨筆》有感，自第 388 篇《剖字》開始，到上期第 566 篇《慘禍》，約二百首七律，也屬一絕矣！

我告訴譚公，子漢先生傳真手稿厚數百頁，已經裝訂成兩大冊永遠珍藏，其他詩友如果用筆抄寫，就可以彙編成手稿集。可惜現在用電郵傳稿，能保存手跡的，只剩下譚銳祥壇主、伍兆職詩翁、何宗雄校長、汪溪鹿詞丈、譚健民詩翁、雷一鳴詩翁、雪梅詩兄、李錦榮詩兄和劉源兄幾位了。

關於詩的平仄、用韻，我們也談了很多，基本上取得共識，嚴格遵守古人訂下的格律，盡量做到全面繼承、絕不懷疑，堅持以平水韻作詩，在「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的原則下，避免犯下三平、下三仄、孤平等弊病，對拗救也只限於「逼不得已」的情形下才「特殊通融」。雖然大陸不斷提倡以沒有入聲的現代漢語去作詩，我們詩會還是一如既往，對古人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小心保護，絕不破壞。對誤導下一代的詩韻改革，誓不接受，這也是詩詞研究會仝人遵守的唯一宗旨。

詩會經過八年來的努力，沒有白費，加盟詩壇的朋友，都不約而同地認識到，只有謙虛做學問，才能學到古典詩詞的精髓，在基礎還沒打穩時，就想改革，畫虎不成反類犬，是行不通的。「格律派」以難見巧，寧可少而精，不願多而濫，寧可相信古典詩詞是少數人的文學，不願因求推廣而變成

民謠、歌謠，陽春白雪雖然曲高和寡，總勝於下里巴人，這也是詩詞不同於「詩歌」的地方。

與壇主一席話，勝讀百卷書，謹錄成此短文，公諸同好，拋磚引玉，題目就叫做「詩誌」吧。(第 567 篇) (2007.08.10)

日　誌

與好友在電話中閒聊，他說我近來的專欄和以前不一樣，風格全變，由昔日的集資料蒐羅、新聞評論、月旦人物、詩詞剖析大成，到今天的流水賬式日誌，沒有尖銳的刀鋒，沒有火藥味、血腥味，問我是否有什麼顧慮？也收到一位老友的信，她說我現在寫東西沒有稜角，不敢得罪強權，不敢單刀直入，一針見血，而是吟風弄月，似乎不食人間煙火。又有位讀者托報社轉來一函，謂喜歡讀我談身邊瑣事的小品，不愛讀滿篇是深奧難懂、對牛彈琴的哲理論文，他說「新聞評論可以讀報，學術理論可以翻書，只有發生在身邊的活生生實例，有血有淚，有情有愛，才容易引起共鳴。」

我承認自己的文風的確在變，或者是對世情看得多，喜怒哀樂已逐漸被淡化，激動過後的反思，令我對人對事都不再那麼容易衝動，那麼「執著」，漸漸趨於平淡、冷漠。雖然不至於「懷疑一切」，但對每件事的「是與非」、「對與錯」、「真與假」，都時刻提高警惕，不隨便公開表態。

曾經對某人某事有過主觀片面的判斷，後來事實證明，我當時是錯的，「此一時，彼一時」也。時過境遷，後悔已經太遲，前車之鑑，虧吃多了，人也變得「世故」，經驗教訓的長年積累，人就會顯得「老成」，其實是多疑，是複雜，這不是頭腦精明，不是觸角敏銳，而是「老氣橫秋」，「前怕狼，後怕虎」。寫文章如果閱世太深，往往會沾染世俗氣。文人與詩人的分別，也就在此。

曾對本欄 575 篇隨筆作個總結，才發現寫人生百態、親身經歷的，是越來越多，而文筆則越來越淺白，沒有優美詞藻，沒有刻意鋪陳。我認為既然是隨筆這種體材，想到就寫，就要注意「言之有物」，這是可讀性；還要講究「言之有情」，這是趣味性；更要爭取「言之有急」，這是時間性。枯燥乏味的長篇評論，雖然有學術價值，但很難啃得下，要消化也不容易；日常生活中的瑣碎小事，身邊發生的點滴插曲，每週關心的最新話題，都是適合

讀者口味的寫作活素材。就像新鮮的肉類魚蝦瓜果蔬菜，只要有好的廚師烹調，現炒現賣，熱辣辣端出，香噴噴上桌，一定有食客青睞。

將資料性的東西總結一下，偶爾發表，但必須雅俗兼顧，適可而止。像詩會剛剛成立期間，我一連寫了數十篇關於作詩填詞的論文，朋友們紛紛來電話，要求我不要再寫下去，會泛濫成災，因為他們不敢翻閱，「太專業」、「太冷門」，我後來接受他們的意見，寫了幾篇描繪社會眾生相、世俗萬花筒的小品，他們終於鬆了一口氣，掙脫桎梏枷鎖，從學術研究的沉重框框中爬了出來。

如果寫日記也算是「文學」的話，我家裡這廿幾本日記足足七千多頁，若每天以最少千字計，也寫了七百萬字。我有位老師，是以書信格式寫文章，二十多年來從未間斷，通過他給親友、學生的千百封信，將人生的經歷都寫進去，成了具有個人獨特風格的「書信文學」。我喜歡讀蘇大姐的回憶錄專欄文章《銀海拾貝》和記錄身邊人和事的《老人河》，剪存成冊，有空捧讀，回味再三。如果叫我讀數萬字長篇評論，除非是「非讀不可」，否則，我會很快就眼皮不聽使喚，進入夢鄉。

利用休假這段時間，我重新剪報，才發現本欄自 2000 年之後，就不曾剪貼過，足足四百篇。又用電腦整理藏書目錄、個人年表、信件歸類、賀卡蒐集等。每一天如何度過，可以從日誌中回到從前，包括房價、物價、油價、金價、銀行利率、加幣兌率。例如：1986 年 2 月 4 日一加元對美元兌率是 69 美仙，1991 年 11 月 4 日兌換 89 美仙，2001 年 1 月 21 日兌換 61 美仙，到今天一美元只能兌換 98 仙加元。1980 年 8 月起的銀行利率是 21.24%，2003 年 6 月的銀行利率是 4.5%，這些都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這一個多月留在家的日子裡，我每天的日記不但沒有間斷而且寫得密密麻麻。新加盟的詩友給我的電郵，獲益良多；親友、同學的電話絡繹不絕；與醫務人員打交道的感懷與日俱增；還有件喜事，是伍兆職詞丈終於能用手寫板輸入中文，並列印兩首七律傳真過來，又成功上網，還學會收電郵並自己寄易妙給我，成為詩壇上能電腦運作之詩友中年齡最高的一位。還是老話一句，希望他能用手抄寫詩作傳真，因為電郵雖然方便，卻少了蒐集珍貴墨寶的樂趣。我自言自語：「幸好壇主譚公、汪老溪鹿、李兄錦榮、何老宗雄、雷老一鳴、劉源兄、雪梅兄等幾位依然沒有用電腦寄稿。」

曾任歐老師昨天從亞省愛民頓來電話，原來他和廖如真老師夫婦倆剛回加國，自四月份至今整整在北京住了半年，對中國的今天讚不絕口，對中國的明天充滿信心，相信他休息一段日子後，就開始寫新的《神州之旅》。他對我的工傷感慨萬千，直言我的運氣太差，興嘆為我遭遇大感不值！

老闆吩咐女秘書約我去見工廠的醫生，他又叫我再去照 X 光，以確定到底右邊有幾條肋骨斷裂？因為 CSST 工傷保險的那封信上僅僅寫著 " une fracture costal droite "，沒有詳細列明。回家的路上，我不斷想起「兩脅（肋）插刀」這四個字，說可容易，要是真的插刀，必將痛不欲生矣。(第576 篇) (2007.10.12)

絮　言

收到曾任歐（習之）老師寄來的郵包，內中除了赤靈芝、田七等藥材和風褸、照片之外，還有一本方定一老師的書《月圓月缺—晚晴居隨筆》。這本隨筆收入近三百篇文章，都是三、五百字的短文，是作者平時讀書閱報看電視所引發的隨想，用他的話說：「全是心靈的獨白」。我粗略看完一遍，再選幾篇細讀，有些小品的確讀後回味無窮。例如，開頭第一篇「生活是自己創造的」，話說有個老木匠準備退休，老闆求他在離開前能否再造最後一座房子，老木匠推辭不得，勉強答應，但他的心已不在，用的是軟料，出的是粗活；房子建成後，老闆把大門的鑰匙遞給他：「這是你的房子，是我送給你的禮物。」老木匠驚得目瞪口呆，羞愧得無地自容，他現在得住在這麼一間自己粗製濫造的房子裡。方老師於是總結道：「好好建造你的房子，每天敲進一棵釘，加上一塊板，或者豎起一面牆，用你的智慧好好建造吧！你的生活是你一生唯一的創造，不能抹平重建，即使只有一天可活，那一天也要活得優美，高尚，牆上的銘牌寫著：生活是自己創造的。」多好的啟示錄！

每當遇到短小精悍的好文章，必先讀為快，短文能有言猶未盡之餘味，往往長話短說，點到為止，恰到好處。大抵內行知其難，不敢下筆；外行輕其易，不屑學習，遂致寫短文者日少。詩也一樣，初學者以為絕句只有那麼四句，最容易寫，律詩要在絕句再加中間兩幅對聯而成八句，一定很難。其實，越短的詩越難寫，要在短短廿字五絕或廿八字七絕中，將要說的話都濃縮進去，起承轉合，一絲不苟，非爐火純青者不能也。「白日依山盡，黃河

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的《登鸛鵲樓》只用十個字寫景，再用十個字寫情，一氣呵成，神來之筆，堪稱千古絕唱。

我自認寫不出絕句，所以偏愛律詩，一首不夠鋪陳，就其一、其二、其三；這是「眼高手低」的原因。漸漸地，悟出了道理來，把要表達的東西盡量濃縮，能用 56 字的七律或 40 字的五律當然最好，能再精簡成 28 字的七絕或 20 字的五絕就更佳。詞也一樣，我知道小令、短調難寫，故多填中、長調。也許有一天，我能學李後主那樣「無言獨上西樓，月如勾」，「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詩友寄來五首七絕，我問他能否縮成兩首七律？因為從第一首到第五首，沒有太大分別；該詩友已有四年詩齡，除了掌握平仄基本功夫，要把重點集中在意境方面，貴精不貴多，輕易下筆，多產就濫；舊體詩不同散文詩，不可白話入詩，題目當然不能寫「祝我的爸爸生日快樂」，而該「恭賀嚴親八秩榮壽」，而如果一定要寫五首，就應該將父親的言、行、德、恩、業，每項各寫一首。

很多人遣詞用句喜歡過譽，華而不實，字裏行間經常出現諸如「偉大精神」、「光輝形象」、「輝煌成就」等堂皇冠冕；例如：「魯迅說」三個字，竟可以在「魯迅」之前加上長長的桂冠銜頭，如此類推，「子曰」兩個字豈不是要在孔夫子之前加上一大篇「萬世師表」頌辭？至於引用前人名句，已經到了氾濫成災的地步，這些唐詩宋詞作者是沒有智識產權的，他們的作品被書商大量翻印，他們的版權是沒辦法追討的，所以，寫文章要引用之前最好翻查一下，除了不要將李賫誤寫成李賀，更不要簡化成「古人說」，還要小心抄書出錯，把「敢教日月換新天」抄成了「敢叫日月換新天」，令平仄不符，教作者泉下有知哭笑不得，搖頭嘆息。古人抄書出錯的後遺症，衍生成今天的「既成事實」。如今「每下愈況」變成「每況愈下」大行其道，「葉公好龍」這句成語，十個人就有九個將「葉」字讀成「頁」而不讀「攝」，查《漢語大詞典》，「葉公好龍」條目下竟然在括號裡注明「葉，今讀 Ye」，可見約定俗成的可怕。我上網查看關於八秩開三是 73 歲的資料，才發現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八秩開三就是 83 歲，看來，要扭轉不容易，要每個人接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當現代漢語將「平水韻部」的 106 個韻部合併成 37 個，也就再也分不出二冬韻的「胸、容」和八庚韻的「兄、榮」；分不出十一真韻的「真」和八

庚韻的「貞」，分不出平聲五歌韻的「何」與入聲十五合韻的「合」，分不出「點」和「典」，分不出平聲「污」與入聲「屋」。獨用的十二侵韻共五十字，在字典中分不出「心」和「新」，「侵」和「親」，「音、陰」和「因」，「琴」和「秦」，「今、金」和「斤、巾」，「吟」和「銀」，「沉」和「陳、臣、塵」，「深」和「身」，「針」和「珍」；十三覃韻的「三」有別於「山」，「南、男」不同於「難」，「藍」不同於「蘭」；十四鹽韻的「鹽、嚴、炎」別於「言、沿、延」，「簽」別於「千、遷」，「添」別於「天」，「甜、填」別於「田」；十四輯韻入聲的「立」和「力」不同，「及」和「極」不同；十六葉韻入聲的「葉」不可與「夜」同韻，「獵」不可與「烈」同韻。繼承前人遺產，除了堅定不移地捍衛古韻聲律，還必須面對日愈強大的「約定俗成」攻擊，不站穩腳根，分分鐘會晚節不保而投降！(第 583 篇) (2007.11.30)

春　宴

上週六晚，譚銳祥壇主誠邀詩會仝人，於唐人街富麗華酒家舉行元宵雅集春宴，除了吳永存先生、陳渥先生、北極狐詩友因有要事不能赴宴，所有應邀的、包括剛剛加盟的新詩友都準時出席。

為了能讓詩友了解詩壇現況，我用了幾天時間搞統計表。星期五工廠加班，回到家已是星期六清晨六點許，由於答應小女，約定十點鐘到西島麥基爾大學校舍接她回家度一週春假，匆匆上床睡了幾小時，來回八十多公里路程，返抵家門，立即埋頭繼續將詩友作品逐一統計。這一工程頗繁雜，足足拖到黃昏六點許才完成，沒時間複製，只打印一份就趕緊出門，牛仔褲、樽領 T 恤加件外套，飛車到唐人街，氣溫激降，泊車在幾個街口外，連奔帶跑，手機又響，是譚公問我到底在哪兒？

我是最後赴約的，有說不出的愧疚。與我同桌的，有何校長宗雄博士和夫人徐茹茵女士、新加盟的麥大黃道超博士、蘇朝大姐、劉源兄、懷石兄、海語兄，以及星期五剛從北京回加拿大的王建華，畢竟她最年輕，所以沒有時差效應，精神挺飽滿。另一桌還有一個位子，我於是兩邊輪流坐，《華僑新報》潘潔心社長以冰玉詩友的身份應邀出席，由她開始，依次是紫雲、新加盟的墨浪先生、專程從三百多公里外的魁北克市趕來赴宴的崔學皋先生和他的令郎崔巍、汪溪鹿先生暨夫人黃明嬋女士、伍兆職先生、譚健民先生、

雷一鳴先生和雪梅兄。譚公發表簡短講話，熱烈歡迎新加盟詩友，並將雪梅兄捐出的《滿城賡詠集》贈送給黃道超博士和崔學皋先生，而墨浪先生已經獲紫雲贈予。



我將香港許昭華學長寄贈的《近四百年五百首詩選》給大家傳閱，並將425期統計表資料逐一介紹，包括70位詩友加盟日期，例如：伍兆職詩翁於1999年12月17日詩壇第1期（新報第460期）就加盟，共發表了801首詩詞；李錦榮兄於2003年1月27日詩壇第161期（新報第622期）加盟，共發表了676首詩詞。我答應電郵或傳真、郵寄給所有詩友留作參考。崔學皋先生今年77高齡，他與汪溪鹿先生是東北老鄉，和我們一起拍了不少照片，其令郎崔巍隨後電傳過來；墨浪先生祖籍南方，也在東北長大，比我小兩歲，他和紫雲是魁華作協現任理事；黃道超先生比我小五歲，他與何宗雄校長一樣留學法國里昂，1990年取得分子遺傳博士學位，1993年移居滿地可，一直在麥大健康中心從事研究抗骨質疏鬆和抗癌症腫瘤，所以他的鼠年詞中詠白老鼠。由於時間和場地有限，我們無法抓籌分韻、即席聯吟，是美中不足也。我們飲了好幾瓶紅酒，大家互相祝賀新年愉快，靈感奔馳。我們向潘潔心社長敬酒，衷心感謝《華僑新報》撥出寶貴版面刊登詩友作品，並希望經常收到冰玉的詩。

星期日下午，《華僑新報》為慶祝創刊十七週年暨出版第888期，假座楓華苑假日酒店二樓麗景軒，舉行編者、作者、讀者和廣告客戶茶話會，我和好友曾兄赴會。潘社長將一張16年前的《慶祝一週年嘉賓簽名留念》出

示，上面有譚銳祥、汪溪鹿和雪梅三位簽名，還有幾位已作古：黃樹安、譚焯屏、譚榮緒、姚奎，令人慨嘆！茶話會由潘潔心的精彩演講開始，她手拿「覺悟」兩個大字，以佛家思想解釋，將兩字拆開，就是「見吾心」，從感性認識的「覺」到理性認識的「悟」，是個成長過程，她回顧十七年來的辦報心路歷程，逐一感謝所有曾經幫助《華僑新報》的朋友，幾乎沒有遺漏。她回憶剛辦報時，不會聽廣東話，誤將「吉屋出租」理解為「隔」開房「屋」出租，到如今，已有九成粵語可以明白，我相信，這十七年的磨練，每個人都老成了，世故了，也穩重了。

編輯部唐淦先生對未來報紙的工作大綱作了介紹，可讀性放在主要，還要「兩條腿走路」：服務老僑和新移民。與會的朋友陸續發言，有些是老朋友，像穆彥、馮捷、陳俊雄、李令賢；有些是剛剛認識，像楊潤秋，但他們都很有見地，很中肯，觀點也比較中庸，不會偏激。有位網路創辦人趙小姐，和我第一次見面，聽她分析得有條有理，再次證實了潘社長的話：滿地可的確藏龍臥虎！



張健總經理贈了一份禮物給我，他說是為了我的健康。我回到家才拆開來看，原來是兩冊精裝 16 開本的巨書：《太極拳辭典》和《楊式太極拳術述真》，相信這兩部「武林秘笈」可以陪我度過下半生，只要我有時間，我一定會將「玉女穿梭」、「退步跨虎」、「轉身擺蓮」、「白鶴亮翅」等招式學會。為了這個目標，我有意識地去找多一些光碟錄影帶，希望能將身體搞好，百病不侵。

當晚，我又出席另一個別開生面的「春宴」，是兩女一早訂好位子，座落在拉娃區聖馬丁大道一家叫 Le Milsa 的巴西餐廳，一家四口，每個人大約 30 元，專吃燒烤肉，一共 15 種，任由你吃個飽，再加上美酒、咖啡、燒菠蘿，加稅和小費後，我估計她姐妹倆每人要花一百大元。也許年紀大了，胃口小了，哪裡能像年輕人那樣大開殺戒。倒是熱情的巴西女郎跳肚皮舞令食客流連忘返，侍者穿巴西黃色足球衣也挺帥，拍了不少照片，的確有點醉意，就這樣度過難忘的結婚 26 週年紀念日。(第 593 篇) (2008.02.29)

詩 景

星期三凌晨放工時，暴風雪侵襲滿地可，時速百公里的強風，漫空冰粒打在臉上，幾乎睜不開眼睛。車上的積雪被疾風吹得乾乾淨淨，擋風玻璃像剛洗過似的。我以最緩慢的車速在高速公路上低速行駛，足足花了近一個鐘頭才回到家。市政府的鏟雪車將積雪推到馬路兩旁，我的汽車帳篷被厚達半公尺的雪牆圍住，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踩足油門直衝，還是衝不過，花了二十分鐘才將被雪堆卡住的車子救了出來，終於衝進帳篷中。還要跨越深及膝蓋的雪徑走進家門，這一折騰，已經六點半了。三月初的雪不比一月小，滿地可今年冬季的降雪量已經打破 1971 年的記錄，而且還沒有結束，預料還會有多幾場大雪光臨。當年詠雪的詩情畫意，如今再也寫不出一個字。

雪景寫不出來，詩景應該可以描繪。日前收到香港許昭華同學電郵，他說已於三月一日再寄出十四本《近四百年五百家詩選》，讓我轉贈詩友，這是詩國喜訊，我立即轉寄該電郵給大家報喜。

《譚銳祥詩集》正在編輯排版中，由於有兩百多首未曾在報章或《詩壇》發表的舊作尚未打字，我將這神聖任務交給了老伴，用她的手寫板輸入，每天有空就打幾首，相信日內可以全部完成。

懷石兄收到我轉寄澳洲心水兄的「年年有餘」後，轉贈香港畫家李超鵬先生，他隨即報以一雙彩色錦鯉，十分精美。李超鵬先生曾贈送《一覺十年》、《此中有詩意》詩畫集，又贈送《古詩今讀》和《古詞今讀》，畫家滿天下，識畫有幾人？以詩入畫就更少。他的畫像詩，像禪，像兒童塗鴉，像信手揮毫。他在「自序」中說：「畢卡索的畫，十分喜愛的不太多。是個什麼藝術博覽會吧，千萬元賣了的畫，無數觀者舉頭歎息，左看右看，都看

不出苗頭來。八歲小孩塗鴉，畫虎類犬，卻天真得令人愛不釋手。」「好或不好，愛或不愛，都無必無固。同一幅畫，甲趨之若鶩，乙避之則吉。同一個畫家，今年崇敬，明年厭倦，沒有必然，沒有永恆。」寥寥數語，多麼坦率的風格。

收到法國薛世祺（理茂）老師二月廿日來信，雖九十八高齡，字跡依然剛勁有力，雙面信紙，密密麻麻，他寫信像寫詩，整封信都是詩句，並附來春禧抒懷，一首《永遇樂》和一首七律。他告訴我：「近承北京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來函之邀，將生平資料寄存留念，心中高興，我原柬籍難民，得蒙以華僑稱號，感激不盡，謹此告慰。」他給我的詩稿很多，由於時間關係，一直未能整理。

溫哥華李錦榮詩兄的夫人李寶珠姐，曾寄來一本她繪製的《園林藝術》水彩畫冊，每一幅畫都是精美藝術品，特別是手寫英文說明，筆跡堪稱一流，我遵囑轉贈一冊給麥基爾大學圖書館收藏。

《何宗雄回憶錄》已經校訂完畢，加進百餘首詩詞，便可以付梓。何校長回顧七十多年崢嶸歲月，由鄉村窮孩子到留法洋博士，由豆腐大王到教育學院院長，由搞科學研究到推敲詩詞平仄，其不平凡的一生濃縮在回憶錄中，每一章前都附上一首詩，每一篇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愛的詩景。

說到詩景，還是詩壇上數十位出類拔萃的詩友，九年來，他們用筆寫下近七千首詩詞，畫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詩景，這裡面有愛國愛鄉的激昂詩作，有讀史抒懷的感賦吟哦，有思親弔友的溫馨寫照，有詠物寄意的觸景生情。詩景中，唐宋遺風猶在，中華國粹尚存，這也是唯一值得慶幸的。

連續接獲詩友追憶元宵雅集的詩詞，截稿時還有幾首剛收到，包括何宗雄校長和墨浪詩友，而我也剛剛將昨晚在工廠爐邊起草的《齊天樂》定稿加進《詩壇第 426 期》中。這一期的詩景，除了譚公、伍老、雪梅兄、雷一鳴先生、李錦榮兄、鄭石泉先生吟春宴，還有何校長賀《華僑新報》十七週年，黃道超詩友詠彩燈節，海語兄詠網上鯉魚，崔學皋先生和墨浪詩友詠元宵，劉家驊詩友遙寄三公（譚公、伍公、汪公），吳永存先生神州遊之上海東方明珠，山菊詩友三八婦女節詠半邊天下，黃國輝先生兩首雪災抒懷詩，關不玉同學春節聚餐，許昭華同學讀詩集感吟，紫雲詩友詠「作協」電子版，還有崔學皋、李錦榮、鄭石泉三君讀拙作《心言》，以及趙瑞蘭大姐三首《暮春》。

如果說畫是視覺藝術，詩是聽覺藝術，那麼，詩景就是在心中展出的有聲有物之集大成。詩的最高境界，是意境。除了可以看到、讀到、聽到，還可以憑想像，飄到另一時空中。同一首詩，不同的人讀了，有不同的感受，不同心境、不同環境下，也讀到不同的味道。例如，絕命詩在刑場上讀與在酒壺邊讀，意境就完全不一樣。詠雪詩如果在夏天讀，或在沒有下過雪的赤道讀，沒味也！

寫詩也一樣，心中有詩景時，寫出來的就是一幅畫，在爐邊的急就章，往往就差一大截。即席揮毫，就是環境因素，在當時的聯吟氣氛下，靈感奔放，一字一句，都絲絲入扣，過後再寫，就沒有那種活力。見雪景而寫詩景，這也是觸景成文。寫到這裡。電話響了，是《華僑新報》編輯部來催稿，我一望壁上時鐘，已經下午一點半，我還是趕快就此收筆，匆匆寄出後可以上床去見周公。(第 594 篇) (2008.03.07)

筆　記

佳期六百追茵去，滿城盼、丹楓語。彩筆多情龍鳳舞，五洲風雪，人間冷暖，字字皆心腑。

燈昏夜靜窗前雨，麗壁軒中珠璣句。笑問霜鬢多幾許？一身瀟灑，文章有價，但願春長駐。

——關不玉《青玉案・賀「麗壁軒隨筆」六百期》

時間過得真快，本欄到今期正好寫了整整六百篇。第 100 篇到第 500 篇，分別有「百篇」、「收成」、「三百」、「總結」、「十年」回顧。如今寫到第 600 篇，心情反而漸趨平淡下來。數週前，法國關不玉同學以《青玉案》相贈，詞中有「字字皆心腑」句，正是我這十二年來的內心寫照。

今期因為有太多更值得寫的東西等著我，而最震撼的，不是動蕩時局，不是物價狂漲，而是才女陳淑霞博士（1978.07.30-2008.04.11）病逝之噩耗。五個月前得知她患病，我填了《雨霖鈴》和《蝶戀花》，希望她能吉人天相，化險為夷，沒想到不足半年，她真的走了，還不到三十歲。

她的際遇令人同情，她的病情因一再延誤而加重。好心的網友呼籲伸出援手，有的慷慨解囊，為她籌募昂貴的醫療費，有的撰文給予精神鼓勵；她

的老師、同學、朋友都積極加入搶救行列中，與時間賽跑，為了這位「未來東方居里夫人」的健康，奔走相告；還與愛爾蘭著名專科醫生聯絡，準備安排到中國為她診治。《廣州老伯》網更闢「救助陳淑霞」專輯，以第一時間報導最新動向，可惜的是，藥石罔效，回天乏術，年青的陳淑霞博士沒有來得及見到名醫抵步，便踏上了不歸路。

我星期六凌晨放工返家，上網看到楊景老師的博客，知道陳淑霞在當地時間清晨六點鐘逝世，心情格外沉重，深深為她的不幸仰天長嘆：「飽學的她如果住在加拿大，享有免費醫療，能及早獲得診治，病情應該不會惡化到如此地步！」雖然我與她素未謀面，但頓時悲從中來，找出詞譜，很快就填了一首《石州慢》，立即寄給廣州老伯，又直接貼到楊景老師的博客上，並電傳其他詩友。當晚就收到紫雲女詞人步韻的第二首《石州慢》，翌日又收到伍兆職詩翁和韻的第三首《石州慢》；今早回到家，收到黃道超博士寄來一幅輓聯，正好趕得及在《詩壇第 432 期》截稿前添加進去。

逝者去矣！留下多少問號與話題，給世人反省。陳淑霞的病逝，引起陣陣回響，楊景老師在文章中寫道：「陳淑霞的死，應該像孫志剛的死一樣，推動某項制度的完善，比如農村醫療保障，至少讓她的死能像石子投入湖心一樣微微有漾。——這才是真正尊重死者。」張清老師更一針見血：「為什麼中國經濟起飛了，已經富起來的人可以揮金如土，在楊景先生及熱心人士等的營謀奔走呼籲下，就是救不了她；而中國現行的醫療制度又拒沒錢垂危病人於醫院之外，使陳博士因沒錢、得不到及時住院治療而奪去寶貴的生命！」陳博士病危期間，網上竟有一些人態度冷漠，大唱反調，或者懷疑募捐有詐，或者說些令人齒冷的風涼話；陳淑霞的死，敲響了社會道德日趨淪落的警鐘。

人總會死，因陽壽已盡而死，無可厚非，若人為因素而死，總會讓活著的人反思。去年的 4 月 17 日，維珍尼亞校園槍擊案發生，23 歲的南韓學生趙承熙，向手無寸鐵的同學行刑式大開殺戒，每個死者身上最少三槍，射殺了包括以色列教授和加拿大女教授在內的 32 名師生，又有約 20 名受傷；兇手一共開了兩百多槍，最後吞槍自殺。33 年前的 4 月 17 日，赤柬攻陷金邊，屠城開始，四年間三百萬人死於暴政統治之下。歷史是不能篡改的，柬埔寨審紅庭起訴仍活著的赤柬頭子，鐵證如山。

過去數十年來，每逢 4 月 17 日這血腥日子，我都會以詩詞紀念死難親友。將政治入詩，始終是詩家大忌，頗大煞風景，所以這幾年漸漸收斂，盡量避開「血、仇、恨、屍、骨」等刺耳字眼。近日有新加盟詩友每期寄來大量涉及政治話題的詩作，引起一位詩家的異議，認為詩若加入政治，就會失去詩味，變成工具，我本人是完全同意他的見解。以前我反對「純文藝」，經過若干年的折騰後，終於悟出了道理：「文章以感動讀者為上，以說服讀者為中，以煽動讀者為下。」詩要有詩味，有典故，講究賦比興，注重形象思維，以政治術語入詩，味如嚼蠟；用口號入詩，不如寫標語。

說到詩，經過多日趕工，《譚銳祥詩集》，已經全部編排好，譚公詩作合計 734 首（七律 359 首，七絕 306 首，五律 57 首，五絕 12 首），對聯 127 幅；31 位詩友唱和暨贈詩共 444 首，總計 1305 首，厚 420 餘頁，將於 5 月 31 日譚公八十壽宴時面世。據悉，遠居溫莎市的馮雁薇女詞人會專程趕來滿地可赴宴，屆時詩友可以雅集一番。這是詩會繼出版《滿城賡詠集》、《子漢詩詞集》之後，又一碩果獻出。昨天愛民頓曾習之老師來電話，他說回憶錄正在撰寫中，我答應一有空就打字，相信可以趕在明年農曆二月廿四日八十壽辰前出版，八十人生風雨路，崢嶸歲月，一定十分精彩！那本《紅楓片片情》巨著，我花了九個多月時間，希望這本回憶錄不會拖得那麼久，因為有老伴可以代勞。(第 600 篇) (2008.04.18)

考　驗

本欄自 1996 年 9 月 20 日於《華僑新報》第 291 期開始寫第一篇隨筆《賞月》，至這個星期剛好寫到第 666 篇。西方迷信，認為 666 這數字不祥，起因是自《聖經》啟示錄的獸名數目，被稱為「魔鬼數字」；而中國人則有「三三不盡，六六無窮」的說法，是好兆頭，是大吉大利也。「六六大順」還被解釋成：心情順、身體順、家庭順、事業順、錢途順、感情順。東西文化的差異，可見一斑。

十三年的漫長日子，畢竟走過來了，是凶是吉，冷暖自知。暫且不談凶兆迷信或吉兆數字，就談寫文章所遇到的種種考驗。包括時間、精力、體力、客觀環境等，還有一點，就是讀者的反應。

寫第一篇隨筆時，剛好是中秋節前，我大量引用古人詠月的詩詞，作為本欄開場白，目的是希望能以詩會友，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吟侶。後來，詠雪、詠楓、思鄉、離愁等篇目，都不斷在抄錄古人的詩詞，這條路子越走越狹窄，專欄逐漸成了千篇一律的影印機。適逢牛年新春，於是轉而寫肖牛、牛言牛語、似水牛年，又寫清明、端午、重陽，淪為寫節令的工具。經過一番掙扎，我開始明白自己應該寫什麼，就寫我自己知道的東西：我周圍發生的小插曲，我身邊親歷見聞的每一段故事，都是隨筆的題材。從此再也不靠拾人牙慧，再也不抄書，我終於找到了竅門。

我寫得最多也最愛寫的，是關於獵書、買書、藏書、書展這方面的題材，信手拈來，不費功夫。觀察社會萬花筒，攝錄塵世眾生相，體驗人情世故，描繪浮生百態，的確寫了不少。偶爾因特大災情、名人逝世、突發新聞現場直播，引發靈感，臨時將寫好的稿件抽出，將具有時間性的隨筆取代，報紙出街時，宛若及時雨。對某一事件公開表態，澄清誤會，闡明看法，毅然取決，不拖泥帶水，文責完全自負，不代表報社立場。不涉及宗教、民族問題的爭論，更是本欄一貫奉行的宗旨。

詩會成立後，我為了推廣舊體詩，一連寫了數十篇談詩論詞的文章，探討平仄、押韻、用典等詩藝，也引起很多讀者不滿。有朋友一見到我就迎頭痛擊：不要搞小圈子文學，別再用學術性的文章嚇唬人，我們水準低，讀不懂，還是寫寫身邊瑣碎事物吧！我當時已經訂下寫作計劃，打算寫一百篇，結果只好腰斬。就在詩詞研究搞得頭昏腦脹時，我騰出時間搞資料編輯，而且越搞越起勁，從帝王在位年頭，到各國歷朝末代皇帝，從世界各國政黨、政體、議會，到中國歷任駐外大使，從名人壽命錄，到名流配偶詳錄，從自殺人物錄，到女流、黑人名錄；最後還搞各國歷任總統、總理、元首，各國政變史，政壇人物大多不能善終。這期間，我的隨筆中有大量豐富的資料彙編發表。

隨著年齡漸老，體康開始轉差，大塊頭的資料性蒐集工作幾乎停頓。孩子也長大了，生活的步伐放慢，節奏減緩，多一些時間陪家人，每年也安排出外旅遊，隨筆的內容又轉變，多了生活情趣，少了學術教條。我的筆風也變得平淡無奇，沒有像過去那樣，每一篇隨筆配一首詞，而是更淺白無精美詞藻。我知道自己的衝刺期已經過，現在是緩和期，是趨於自然。如果讀者感到我寫的東西，就是周圍每天發生的雞毛蒜皮，那並不出奇。對於當年白

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激昂歲月，只成了追憶。這個轉變，還是家庭生活給我的啟發，看到朋友們從熱戀到步上教堂，最後竟然離婚收場，我悟出了道理：沒有了家的溫暖，沒有了親情，即使腰纏萬貫，也沒什麼快樂可言。所以，後期的隨筆，注重親情、友情、師生情、同窗情，對仇恨、深冤、批判、整鬥，反而因害怕而十分厭惡。

有位朋友說他一直剪存我十幾年的文章，也提出了許多中肯的看法。他說了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文章是寫給人家看的，要是讀者不喜歡，你寫得再好，也不能引起共鳴，孤芳自賞，又有什麼用呢？」我讀他的信後，沉思了許久，才發現以前為了推廣舊體詩，不管讀者是否喜歡，連篇累牘，對他們進行疲勞轟炸，硬要連嚇帶哨吃下，結果是：人人「畏」而遠之。現在雖然文章沒有那麼風雅，他們愛讀，還如數家珍問起我家女兒的見工經歷、我的手機在墳場失而復得的怪異趣事。

杜甫吟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寫東西純粹是個人興趣，是業餘性質，從未在百餘萬字中賺取一分一毛錢，圖的是什麼？箇中苦樂只有作者自己體會。老師在網上開了博客，發表一篇爭議性文章，幾天之內，點擊人物數超過十五萬，而評論更多達數百條，有讚他是中國良心的，也有罵他是封建老朽的，甚至人身攻擊，他都平心靜氣，不卑不亢，一一作答；我問他，到底累不累？面對這麼多噪音，如何能一笑置之，應付自如？他說，將文章公諸於世，就成了公眾人物，就要有心理準備，隨時會有人向你開火。「豆腐青菜，各有所愛」，見仁見智矣！弟台何必看不開？

我要感謝《華僑新報》讀者們多年來不離不棄的支持。每次到楓華書市取信，總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只要有回郵地址，我一定立即回覆；是他們的來信，讓我經得起一次又一次嚴峻的考驗。(第 666 篇) (2009.08.14)

回　首

詩會十年風雨路，驀然回首，感慨萬千，這五百多個星期是怎麼走過來的？近日忙著整理「詩會十年活動全紀錄」，翻查這十年日記本，逐頁瀏覽，重溫舊夢，往事如走馬燈一幕幕浮現眼簾。

我準備將詩會歷次雅集、春宴、詩茗、茶敘、餐聚、會慶、壽筵逐一建立條目歸類，貼在「詩壇」網頁上，由於平時沒有整理，現在想要一下子把十年活動點滴全找出來，實在不容易。為了避免掛一漏萬，必須從 1999 年 11 月 6 日那天開始，將每一次碰頭、議事都詳細寫在本子上，其中還有詩會在《華僑新報》上刊登的 50 次廣告，包括 13 次賀年、11 次賀壽、4 次賀報慶、8 次賀會慶、4 次輓悼以及其他申賀（賀榮膺、賀詩友嫁女、賀楓華書展、賀顏小梅畫展、賀上海蘇浙同鄉會等）。

由於還要找照片、剪報、墨寶手跡等，所以仍未能貼上。在整理資料過程中，對統計表的數字頗感興趣，內中羅列出詩友加盟詩會的時間、所發表的詩、詞、聯、曲、賦，而詩又詳細分為七絕、七律、七排、七古、五絕、五律、五排、五古、六言等。這是各位詩友十年來的成績表，作品之數量，是努力研習的最確實寫照。有些詩友自加盟以來，就是開頭那麼一、兩首，然後便封筆，非常可惜。遲加盟的詩友，詩如泉湧，後來居上，令人刮目相看。曾與海語兄通電話，他說近日很多新詩友入會，盡量將版位讓出來給他們發表，所以寫少了，這是很令人感動之舉。我也有同感，在編排《詩壇》時，由於來稿太擠，版位有限，我第一件事就將自己的詩詞先抽出，然後按時間性取捨，務必做到每位詩友都有作品刊登，所以凡是多過兩首者，押後到下一期見報，希望大家見諒。

十多次雅集中，每次都有聯吟，剛開始只有八句的七律，到了 2005 年于遠樓雅集，吟了 12 句排律，開了先河，2007 年鹿鳴園雅集 16 句，2008 年可余亭雅集 20 句，2009 年玉瓊樓雅集 24 句，兩週前第三次可余亭雅集 28 句，破了歷次紀錄，值得一書。而抓籌分韻也搞過好幾次，由剛開始的 8 個籌得詩 8 首，到後來的 11 個籌、12 個籌、19 個籌、26 個籌、30 個籌，每次都獲得大家的踴躍參與。過去即席交稿，因考慮到用膳時詩友為了趕時間交卷，弄得人人停筷忘餐，忙著絞盡腦汁，食不知味，影響胃口，所以後來提議將抽到的籌帶回家，推敲定稿後再傳來發表。外省和國外的詩友，我代抽籌，過去子漢先生在世時，曾提議讓即席交卷的詩友只作平聲韻的詩，將

仄聲韻留給在家裡有時間慢慢動腦筋、翻查韻書的外省、國外詩友，這個提議逐漸成了慣例。我和懷石兄比較喜歡仄聲韻，我們兩人每次都將險韻、僻韻留給自己，盡量將其他通用平聲韻讓給詩友。這次整理分韻詩，才發覺溫哥華李錦榮（李澹能）詩兄兩次雅集抓籌分韻都給他「可」字和「集」字，真是無獨有偶。

上期《詩壇》因版位不夠，將可余亭雅集聯吟廿八句排律抽起，只貼在網頁上。今年雅集抽籌 30 個，其中有 10 個分配給外省、國外和不在滿地可的詩友。我除了通過電郵將分韻表寄給所有詩友，還用電話逐一通知沒有電腦上不了網的詩友。北極狐去北京探望母親，我的電郵她沒有及時回覆，星期三一早，去函紫雲，請她幫忙，她用「竹葉」填了一首「訴衷情」寄來應急，稿發出後，才接到北極狐姍姍來遲的回郵，原來她去了西藏，無法收到電郵。第一位寄詩來的，是法國江麗珍同學，真不愧是端華才女；法國姚洪亮同學寄來「浣溪沙」，並來函指出，我將吳永存詩翁得「存」字誤植「留」字，原來是「複製、貼上」的錯，將上一首江麗珍的「留」再複製也。無錫信天翁先生、上海胡楠仁先生、法國關不玉同學、溫哥華李錦榮兄都立即傳來詩詞，美國紐約蔡麗華同學因為電郵打不開，到她讀到我的信函時已經是星期三晚上了，她依然寄來「華」字七絕，我「士急馬行田」，在最後一分鐘，以「湄江客」筆名代她寫一首填補，今期再將她的絕句補登。剩下仄聲韻廿一馬「雅」字，我分給遠在溫莎的馮雁薇詩友，與她聊了好久的電話，驚悉其母親於一個月前病逝，聽後心裡很難過，她除了寄來「醉花陰」雅字韻一首詞之外，還寄來十分感人的兩首悼母詞：「江城子」和「一翦梅」，寫得非常有感情，老伴說她一面打字，一面深受詞句感動而黯然落淚。

「以詩會友」始終是詩會的創會宗旨，十年來，詩會不斷吸收新血，隊伍一天天壯大。雖然有詩友曾希望詩會以「詩」為主，而非以「友」為主，擔心詩會逐漸成為「詩友俱樂部」，甚至成為「老人活動中心」，這個顧慮是多餘的。「詩」和「友」絕沒有任何利益衝突，詩會中，超過七十歲的耆老佔大多數，帶動年輕的一群，後浪推前浪，敬老的美德在詩會中隨時可以感覺得到。今天的花甲，明日的古稀，多少人希望能有機會成為老人，詩會被稱為「老人聯誼會」也沒什麼不妥。

寫到這裡，收到一位新詩友的幾首詩，進步神速，從剛開始的平仄出錯、一詩押五韻，到現在的有平有仄，講求對偶，避免孤平，我耳邊依稀迴響杜甫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名句。(第 671 篇) (2009.09.18)

爭 光

200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由美國華裔物理學家，有「光纖之父」美譽的高錕獲得。這位曾經出任香港中文大學第三任校長的電機工程專家，1933 年出生於上海，祖籍江蘇金山，祖父是清末民初時期「南社」著名文人高吹萬，父親是留美歸國的執業律師高君湘，叔父是近代著名天文學家高君平，他與弟弟高錇於入學前已跟私聘家庭教師誦讀四書五經。十歲時就讀以中英法文教學的國際學校，十五歲移居台灣，再遷居香港。留學英國，1957 年取得倫敦大學電子工程學學士學位，1965 年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獲得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其最大成就是鑽研利用玻璃纖維進行訊號傳送。

這是第九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獎。歷屆獲獎的華裔有：楊振寧（1922 年生於安徽合肥，1957 年物理學獎）、李政道（1926 年生於上海，1957 年物理學獎）、丁肇中（1936 年生於美國密歇根州安娜堡，祖籍山東日照，1976 年物理學獎）、朱棣文（1948 年生於美國聖路易斯，祖籍江蘇太倉，1997 年物理學獎）、李遠哲（1936 年生於台灣新竹，1986 年化學獎）、崔琦（1939 年生於河南寶豐，1998 年物理學獎）、高行健（1940 年生於江西贛州，2000 年文學獎）、錢永健（1952 年生於紐約，祖籍浙江杭州，2008 年化學獎），雖然，高行健以法籍身份獲文學獎，至今仍倍受爭議，但他畢竟也是華人。

這是多麼振奮人心的喜訊。儘管華裔獲得諾貝爾獎，都是美籍、英籍、法籍，但他們身上流的是中國人的血，這是不變的事實。楊振寧於 1948 年取得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李政道於 1950 年取得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丁肇中於 1962 年取得密歇根大學物理學博士，他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首次用中文演講，這是楊振寧和李政道所沒有做得到的。朱棣文於 1976 年取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物理學博士，現任美國奧巴馬政府的能源部長。李遠哲於 1965 年取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化學博士。崔琦於 1967 年取得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錢永健於 1977 年取得英國劍橋大學生理學哲學博士。

當然，最高榮譽不一定只限於諾貝爾獎，像物理學第一夫人吳健雄，細胞學、胚胎學創始人之一的生物學家貝時璋，數學家陳省身，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張光直，楊振寧、李政道、李遠哲的老師吳大猷，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數學界最高榮譽菲爾茲獎得主丘成桐，發明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的何大一，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長田長霖，都是華人頂尖拔萃的精英。

中秋節那天中午，詩會同人於唐人街紅寶石酒家聚會，除了歡度佳節，並洽商如何慶祝詩會成立十週年這重要的紀念日。有詩友建議邀請名人出席晚宴，有的提議出版紀念特刊，將十年回顧濃縮進這本紀念冊中，留下鴻爪。海語兄提出了一鳴驚人的建議，將詩會十年的成就，五百多期發表近萬首詩作，申請金氏（健力士）世界紀錄。他在會上的發言，詳細羅列出詩會的創舉，認為足夠資格申請世界紀錄，因為，即使玩呼拉圈、最長時間接吻、唱卡拉 OK 數百小時，都可以列入世界紀錄，更何況這是在海外弘揚中華古典詩詞文化，而且堅持了十年，從未停過一期，堪稱世界第一。

回來後，海語兄又寄來他的文章「詩會創紀錄」，再次闡述他的看法。他堅信可以讓詩會登上金氏世界紀錄，認為「詩會不但能上，而且有資格上，更有條件上」。他在文章中列出六點原因：

「一、詩會宗旨研究、繼承、弘揚、推廣中華古典詩詞這份最珍貴的文學遺產。有中外歷史知識的人們知道，詩詞是中華文化的結晶，是文學皇冠上奪目的明珠，是象形、會意、形聲字發展到一定高度才有的文體。回憶人類文明古國的起源，開始文字多少都附有象形的表達方式，以後演變的方向各自不同，只有中華民族才保留、完善、發展、創新著人類最古老的造字構想和理念。詩會為這一燦漫的國粹——中華詩詞薪火海外揚聲，嚴守詩詞格律，力求平仄音韻，可謂意志彌堅。

二、詩會成立十年，詩壇出版五百期刊，可謂洋洋大觀。

三、詩會發表滿城、楓國其它城市以及東西方詩友的詩詞曲賦聯對近萬首，可謂神韻無界。

四、詩會成員有高壽九十多歲的詩詞大師，有妙齡十幾歲的習詩花童；有學者、教授、畫家、報人、記者、儒商、店主、白領、藍領等等，可謂層面廣大。

五、詩會成員信仰多元、創作自由、風格各異、題材廣闊、和諧共進、賡詠大千，文人相親。

六、詩會得到《華僑新報》鼎力支持，在版面就是金錢的當下，義無反顧地撥出專頁，刊登詩作，可謂別開生面。

綜上所敘，詩會上金氏紀錄乃是名不虛傳、名正言順、名符其實！」

特將海語兄這寶貴建議轉載，並願傾聽眾人高見。我也上網查看金氏世界紀錄申請手續各項細節，倘若此申請能成功獲接納，實乃為海外華人爭光，為中華傳統文化之國粹爭光，何樂而不為？(第 674 篇) (2009.10.09)

詩　誕

今年 11 月 6 日乃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十週年，《詩壇第 514 期》刊出會慶紀念特輯，詩友紛紛寄來有關詩詞。今早給壇主撥電話，知悉他星期一午夜才回到滿地可，由於時差，加上長途跋涉，舟車勞頓，元氣大傷，身體頗感不適。我於是進言，詩會十週年的慶祝活動推延，直到譚公體康恢復正常再舉辦。剛放下電話，許之遠老師便從多倫多打來，原來他打算這個週末前來滿地可兩天，除了掃墓，順便參加詩會十週年慶典，我說會慶活動決定延期；他則因為下星期起一連有幾個演講，不能抽身。我提議 12 月中旬，屆時工廠休假，不用來去匆匆，可以多些時間與詩友們見面。

時間過得真快，詩會成立已經整整十年。過去每年會慶，詩壇特輯中，除了詩詞聯曲賦，還會刊登詩友們寄來的感言。翻查詩友們在這十年間寫過的數十篇短文，讀後感慨萬千，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心聲：「詩會是個大家庭，每位詩友都是家庭中重要成員。」懷石兄還將學詩比喻成游泳，他寫道：「今年也意外地多了與新文友的交往，他們有的是雄心勃勃的儒商；有的是風華正茂的才子、才女。他們身心俱佳，但臨淵羨魚；他們或已悄悄地換上泳裝，但決不冒然下水，一展其固有的魅力和風姿。我坦言，詩會像天然的露天海浴場，譚銳祥老先生是古道熱腸的主政者，他熱情歡迎一眾同樂，但決不讓鯊魚闖入，以策安全。白墨先生恰似一本正經的教練，兼充金睛火眼的救生員，他怕你溺了，又怕你嗆了，但是，當你身心愉快、向更深更遠處擊浪時，你身後的浪花，早已透映了他對你無悔無怨的祝福。而一眾詩友，都是心無邪的弄潮兒，相忘於江湖，早不足為外道。」

伍兆職詩翁、海語兄、雪梅兄、李錦榮兄等都先後為會慶寫了不少文章。伍老慨嘆：「人生如夢，富貴浮雲，如果我們能將一些雪泥鴻爪、心聲筆墨留給自己的子孫後代以及世人，歷代相傳，豈非一件非常有意義之事耶？所謂學海無涯，唯勤是岸。余雖已屆垂暮之年，但仍堅持長到老學到老之原則，力求上進。學無止境，不恥下問，自會增進學識，怡神養性也。」海語兄用「五百年來第一」來給詩會定位：「律詩充分體現了漢字特有的組合美妙對仗工整平仄神韻等等特點，作為文學皇冠上的明珠光彩奪目。通過請教學習研究步入律詩，受益匪淺，樂在其中矣！」雪梅兄認為：「文友騷客算是有緣才歡聚一起，在詩壇上馳騁。」李錦榮兄寫道：「每個週三，我便守在家中等詩友 Fax 來《詩壇》打字稿，隨後即在書桌前正襟危坐去苦思，真是苦甜交集。」「經過近兩年的努力創作，我發覺自己的詩意開始從抽象、朦朧的牢籠中掙脫出來，從虛無飄邈的迷宮中找到出口，走出自由天地中，這是可喜的事。廣義的說，我寫詩不是為了傳世，也不僅是為了表達自己；其最後目的是為了去發現，希望喚起那未知者。若“生活本身便是詩”是真的話，何愁無詩境呢？」

而用科學的角度分析律詩，就有兩位詩友。一位是麥基爾大學的黃道超博士，他寫道：「《近體詩格律表》的平仄排列，引起我異想天開地聯想。古人用四聲譜寫出千千萬萬美妙的詩詞歌賦，生命界以四種 DNA 鹼基(ATCG)排成三十億個鹼基對，組成兩萬五千條基因。這就是生命，只簡單取決於四個鹼基密碼的排列。染色體 DNA 雙螺旋結構，豎起來像螺旋梯，連天接地，平放如山川流水。詩的格律每句上下排列，其平仄走向酷似一段水平放置的 DNA 雙螺旋結構。詩詞的四聲與生命源泉的四個鹼基密碼是否有什么聯繫？長期應用四聲、雅韻作詩詞，是否能調節基因的表達、基因的修復和基因的進步？總之，這是我長期以來的好奇想法。」另一位是上海的胡楠仁詩兄，他日前來函寫道：「平仄，相當於零么即二進制數位 01，平平仄仄仄平平實際上就是 0011100，七律平仄就是 01 的 8 行 7 列矩陣，七律拿掉中間兩幅對聯的 4 行 7 列矩陣就是七絕，拿掉左方兩列矩陣就是五絕律；而詞不過是絕律詩句的裁剪組合。平仄，是中華民族哲學觀方法論與語音文字處理的智慧結晶，是當代世界語音文字處理數位化的最早開拓與奠基。」能將格律詩提升到科學的領域，功德無量！

海語兄曾經在詩會中秋茶敘時提出「申請金氏世界紀錄」；無獨有偶，胡楠仁詩兄今期在詩中提及「申遺」，註腳是：「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申

請」。詩會成立十年，「詩壇」出版五百多期，詩作九千八百餘首，詩友超過百名，這些都是創奇蹟，都是破紀錄。就憑著這股勢，詩會今後除了繼續朝著「年青化」發展，還要更嚴格講求「藝術性」，在意境、煉字、遣詞方面，有更大的突破，跳出「理論」的框框，注重形象思維，避免抽象、概念化。對成語入詩這弊病，宜徹底杜絕；對老調重彈、毫無新意的句子，要棄之不用；更要遠離喊口號、形而上學的「流感」。如果能一一做到，提高詩作水平，貴精不貴多，求質不求量，相信不用申請，也能無形桂冠加冕，口碑傳天下。

欣逢詩誕，輯錄詩友感言，借花獻佛，祝福詩會欣欣向榮，詩友靈感奔馳，詩湧如泉！是頌！(第 679 篇) (2009.11.13)

瑣　言

上期《詩誕》一文刊出後，好友從美國來電話：你不是說過「下不為例」嗎？怎麼還是談論詩詞？我笑說：這叫做「三句不離本行」！我知道推廣古典詩詞的難度實在太大，今天再舉個實例。

星期五工廠沒有開工，到唐人街拿報紙。從香港來加國旅遊的林子英先生托報社轉交一個大信封給我，裡面除了一封信，一張與蘭立俊大使等人合照的彩色影印之外，還有一本《詩韻新編》。

我收到這樣的書已經不是第一次，以前子漢先生就曾經寄給我，我當時很不客氣的在電話中厲言：「此書流毒很深，害人不淺！」並遏止他再向別人傳播。十二年前，本欄第 18 篇《押韻》中就寫過：「北京新世界出版社九四年出版了一本《詩歌韻腳詞典》，將一百零六個韻部合併成三十七個，這樣一來，押錯韻的流毒就擴散開了，對初學作詩的朋友產生誤導；若以此為依據，以訛傳訛，情況就更加不堪設想。中國特有的律詩遺產，眼看就要崩潰蛻變，優美的音調變成齊東野語，雜聲紛亂，泛濫成災，每個愛詩的人，都應該有義務搶救舊體詩於危亡邊緣！」誰知，這一本《詩韻新編》更變本加厲，將平水韻 107 個韻部「依照《中華新韻》歸納現代漢語為十八個韻部」的基礎上，再減去五個，剩下十三個。不但沒有入聲，連發音「心」與「新」、「榮」與「容」、「兄」與「胸」、「真」與「貞」的字都通押，甚至不管平仄聲，將「合」與「和」、「白」與「開」、「肉」與

「侯」、「薄」與「豪」通押。怪不得那麼多人一錯再錯，還理直氣壯的說是依據韻書。

譚公日前到家鄉開平時，曾經拜訪當地詩社，並將他的詩集和詩會《滿城賡詠集》相贈，同道驚喜在海外竟然還有大批詩友一直堅持按平水韻部寫格律詩。詩會的宗旨，就是要全面繼承古人寶貴遺產，如果將千百年流傳下來的韻律拋棄，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十三韻，再過幾十年，正宗的詩韻毀於一旦，誤導下一代，罪不可恕！出版這類書的人，將背負千秋罵名！向人贈此書，罪也等同！

我認識的眾多詩友中，溫州劉家驊先生對堅持平水韻寫詩一絲不苟，還發明了平仄四色標識，黃道超兄每次來稿，都用四色標籤，保證不會出錯。劉家驊先生用了多年心血，彙編四色《佩文韻府》，像他那樣為捍衛古典詩詞、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默默無聞地耕耘，是值得大家崇敬和學習的。

今早放工回來，上網查看電郵，收到許之遠老師的信，對詩詞研習這門功課很有幫助，特節錄幾段：「詩詞屬性靈產物，忌“死實”；詞尤講究，故稱“詩餘”，其餘緒之流風，在去詩之實留其空靈；故詞用虛字特多，越能掌握虛字，越見空靈，詞之特質也。高手與庸手之別在此。詞之能蕩氣迴腸與詩之能一詠三嘆，區隔雖小，但截然相異，各擅勝場；體質不同也。此論道者所未道，包括王國維在內。王發明“境界”兩字，已足千秋；其詞不足觀，不影響《評詞》獨步也。詩之源頭在歌謠，天籟其韻；無韻則文。故文之精者為詩賦；謠之精者為歌；歌之精者為詞。歌謠發展各種文體之過程也。人或所知而未能道；賢台縝思，希發揚此論，均亦足千秋也，有厚望焉。循此道細思，詩詞之作，自會脫胎換骨。《秋興》所論費神，可惜此種學問功夫，大陸識貨之人甚少，不必氣餒。《詩經》之韻，有能傳世之研究，見面時記得提起。」有宗師指導，乃詩會之福，幸甚！

週日中午，與譚公在唐人街飲茶，聽他憶述返鄉二三事。畢竟是八二高齡，長途跋涉，僕僕風塵，加上時差，他老人家的確精神疲憊。離開酒樓，由我開車，取道高速公路到聖羅倫區 Vanier 中學，出席蒙城中華語文學校會議。我們先參觀學生上課實況，看到這群孩子，在海外被英、法文環境包圍下，每週日還來學中文，令我十分感動。這五十多位教師，為了下一代能認識方塊字，能將老祖宗留下來的漢字傳播下去，辛勤教導，任勞任怨，令人

肅然起敬，應向他們豎起大拇指。我從孩子身上，看到中華文化植根於海外的希望，更令我對創辦學校的管理層，產生一股莫名的好感。

回家的路上，我與譚公談了很多，他對詩會堅持平水韻，嚴守格律表示贊同，寧可不刊登出錯的詩，也不應該讓古典文化毀於我們手中。對於中文學校的努力給予肯定，他們功不可沒，只要能出點力，何樂而不為？收到大陸詩友來信，謂在「廣州老伯」博客上讀到「詩壇」各期，如久旱降甘露，信中說道：「走自己的路，只要能為弘揚詩詞的大業作貢獻，就不必計較別人怎樣評論。」

由於星期一要去猶太醫院驗血，我從週日晚上八點起，不能進食；誰知週一早上九點鐘還要給 Dr.Leger 醫生拔去三顆爛牙，再去抽血，折騰到中午，才精疲力倦走出醫院。滿口血水，麻痺藥令舌頭食不知味，晚上在工廠上班，牙齦疼痛，血流未止。服用抗生素和止痛藥，腦袋一片空白，直到今天，舌頭一碰到拔牙的患處，依然是血腥鹹味。帶易中天的《品三國》到工廠，一面捧紅腫的右臉，一面看火燒赤壁，也挺過隱。今期詩稿很擠，我沒有詩作，也可以緩和一下「詩壇」版面。(第 680 篇) (2009.11.20)

感　記

凌晨六點放工，滿地可汽油價由昨天每公升一元上漲到一塊一。扭開收音機，幾乎所有英法語電台的新聞都是「稅」；昨天魁省財政廳長雷蒙・巴松發表新年度財政預算，財政赤字四十幾億，除了加稅，沒有什麼好消息。購物稅、燃油稅，還有醫療附加費，真是「萬稅！萬稅！萬萬稅！」身心疲憊的我，不耐煩的把收音機關掉，還是聽一首輕鬆抒情小調，將十幾小時的疲勞暫時驅散。

回到家已睜不開眼睛，無法查看電郵，立即上樓休息。九點許，老伴準時喚醒我，懶洋洋洗個熱水澡，吃一碗豆漿麥片後，到地下室將三部電腦全打開。一台中文電腦是專門打字，不上網的，所以從未中過病毒；另一台有極大的硬碟空間，專門儲存資料；手提電腦是我的至愛，因為方便，可以隨身攜帶出門，週日與兩女兒去咖啡廳，父女三人擺了三台，整個下午就報銷在手提電腦中。還有一台在臥房，很少用，偶爾給老伴上網、打字、看電影。

先為「詩壇第 534 期」組稿，把老伴打字的詩稿加進去。這一期最特別的，是收到許之遠老師從多倫多電郵來的兩首七律，借次韻錢鍾書的「故國」而詠史，擅用流水對，是後輩學詩的範本。

許老師平時很少寫應酬詩，也極少有讚譽、吹捧的文字，他一直規勸我要認真做學問，寫出來的東西要對得起自己，如果終日沉迷在虛名之中，就失去了文人的風骨；為了攀龍附鳳而給權貴樹碑立傳，寫的都是奉命文學，這樣的貨色，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很快就被淘汰，更別說會傳世。

鄭石泉詩友四月一日將遷返緬省溫尼辟，他來滿地可住了一年餘，與詩友在幾次雅集中歡聚，留下難忘的回憶，也留下大量詩詞，如今又要飛去兩千多公里的溫城。那天我在東昇樓飲茶，與譚公提及此事，希望一年一度的春宴能趕得及在鄭石泉詩友走之前舉行。可惜一直找不到酒樓，因為每年這段時間，社團紛紛舉辦春宴，連續幾個週末、週日的酒席都包廳。後來，譚公來電話，要我約了鄭先生和詩友出來飲茶餞別。我這才想起，電話簿裡竟然只有溫尼辟而卻沒有滿地可西島的電話號碼，只好寄出電郵，只因太遲聯絡，無法安排，這完全是我的疏忽。週六晚上，鄭先生撥來電話，謂他與女兒一家去嚐楓樹糖，所以沒有空；我預祝他一路順風，或許有一天我會到溫城拜會。

收到吳永存詩翁的電郵，告知何宗雄校長因不慎摔倒之事，我立即致電何夫人徐茹茵女士詢問詳情，深信吉人必有天相，何校長早日康復，更祈盼《何宗雄詩詞集》和回憶錄能儘快付梓問世。

我和幾位詩友談及春宴時間，有的由於復活節長週末會出外旅遊，所以與譚公協議，最後決定於四月十日（星期六）晚上舉行，地點另行通知。譚公希望眾詩友攜眷出席，有幾位新加盟的詩友，也能藉此機會與大家見面，廣結詩緣。屆時將順便商討出版《滿城賡詠集》合訂本第二冊。

適逢《華僑新報》發行第一千期在即，潘潔心社長（冰玉詩友）將在春宴時向眾詩友談及慶祝活動和出版紀念特刊之盛事，並再向大家邀稿，希望詩友們揮動如椽大筆，踴躍供稿，以表祝賀。

週日晚上，雷一鳴詩翁來電話向我辭行，謂他將於星期一去台灣，四月底或五月初才回加拿大，所以無法參加今年的詩會春宴。他還說會幫我留意《2010 世界年鑑》是否已出版，將給我攜帶。

那天在唐人街雜貨店，巧遇黃明嬋女士，告知其夫婿汪溪鹿詩翁近來身體較差，精神不集中，健忘，有老人癡呆症的跡象，所以寫不出詩來，但還可以出來活動。希望今年春宴能與汪公相見。

喜接美國山菊詩友寄來新作，讀後愛不釋手。上期刊出她的《念奴嬌——阿凡達 Avatar》，寫得多麼生動流暢，將影片中每個細節都勾劃出來，真是眼高手低者無法勝任也。溫州劉家驊詩兄的律詩，最講究煉字，他的詩作，敢寫敢吟，道德勇氣都隱約浮現。而這幾期連載廣州八四高齡王一洲老詩翁的《新紀雜談》，用絕句寫實，粵語入詩，堪稱一絕，讀罷拍案叫絕，令人想起許之遠老師《台灣沉淪紀事詩》的風格。法國姚洪亮學長的詩詞，遣詞用句，恰到好處，是詩壇璀璨明珠。

像這樣吟風弄月、與世無爭的詩友，能聚集在一起的機會不多，特別是在外省和國外的詩友，能見一面已是緣了。所以，我十分珍惜大家每一次的聚會，也相信這些點滴追憶，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磨滅，相反，會越來越珍貴。我正編輯「詩會活動全紀錄」，將自 1999 年 11 月 6 日成立那一天開始，歷次雅集、茶敘、餐聚、春宴、會慶等活動，逐一彙編，詳述日期、時間、地點、出席者等，並附上照片，貼在「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詩壇」網頁上，諸君可以上去盡情瀏覽，回味一番。

寫到這裡，傳真機又響，原來是溫哥華「澹淡齋」主人李澹能(李錦榮)寄來詩作，他回去一趟香港，謂沒有帶相機，只憑筆紙將所見所聞所思「拍攝」進旅遊組詩中，都是「感記」。上期只刊登兩首，我見今期「詩壇」有版位，所以一次過刊出所積存的詩稿。吳永存詩翁「神州遊」和「台灣遊」共寫了數十首，我的「探親之旅」也寫了四十首，但不知年底「台港之行」感記能寫多少？(第 699 篇) (2010.04.02)

七百

結緣賞月今溫故，同窗知遇雲煙路。熱話見真心，正音求雅吟。

炎涼何慨嘆，劫後思洪患。真我祭浮生，無爭七百成。

——關不玉《菩薩蠻・七百》

《麗璧軒隨筆》自 1996 年 9 月 20 日開始刊出第一篇專欄文章「賞月」，到今天正好七百篇。每屆百篇，都有文字盤點：第 100 篇寫「百篇」，第 200 篇寫「收成」，第 300 篇寫「三百」，第 400 篇寫「總結」，第 500 篇寫「十年」，第 600 篇寫「筆記」。法國關不玉同學曾經問我：第 700 篇寫什麼？我模稜兩可的回答，就寫「七百」吧！於是收到他寄來的《菩薩蠻》，將七百篇題目拼湊，實非易事。記得第 600 篇時，關不玉兄贈我一首《青玉案》，寫得非常生動，我引用在「筆記」前：

佳期六百追茵去，滿城盼、丹楓語。彩筆多情龍鳳舞，五洲風雪，人間冷暖，字字皆心腑。

燈昏夜靜窗前雨，麗璧軒中珠璣句。笑問霜鬢多幾許？一身瀟灑，文章有價，但願春長駐。

七百個星期，一百三十萬字，究竟寫了些什麼東西，一言難盡。諸君若有空，請到我個人博客《無墨樓・麗璧軒》http://kokchailu.com/ 瀏覽，國內的朋友如今已經無法上谷歌，的確令人遺憾之極。

七百篇目錄中，全是兩個字的題目，用過的不能再用，所以每次命題頗傷腦筋。感言之隨筆很多，都是以日誌體裁下筆，屬於小品，不談大道理，故有「小文章」之譏評，也無所謂。寫點身邊瑣碎的東西，想到就寫，紙滿就停，不需要來個結論收尾。資料性的文章，非常費神，又因版面所限，太長則不宜發表，砍頭刪腳又不完整，所以後來很少涉及。詩論寫了近百篇，都是詩詞研究會成立之後一、兩年間的事，詩友漸漸多了，作詩也都上了軌道，這樣的學術性文章偶爾才寫幾篇。

隨著年齡添長，老境漸至，視野加闊，見聞增廣，看法不同，感嘆的東西也多，對時局、世事的觀點和角度，起了一些變化；義憤盈腔，牢騷滿肚，都化成淺唱低吟，也成了隨筆的題材。知音難覓，好景難留，經過這麼多年的滄桑起落，讓我看透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參悟了人生的真諦，對

榮辱是非，也都變得過眼雲煙，沒有像以前那麼執著、認真，那麼非黑即白，那麼患得患失。

後期的隨筆，更著重於寫周遭小事，寫家庭溫暖，寫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寫下一代子女如何融入主流社會。過去的仇仇恨恨、恩恩怨怨，漸漸地被時間淡化、模糊，珍惜眼前人，成了思維主導。當一切痛苦都隨歲月而消失，沉澱後的，是得來不易的和諧，必須小心翼翼地保護、扶持。

十四年來，本欄經歷了幾次重大歷史事件，包括香港、澳門回歸、魁省冰災、印尼排華、長江洪患、「九一一」、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台灣變天、南亞海嘯、教皇逝世、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海地大地震等。翻看七百篇文章，恍若走進時光隧道，回到十幾年前，看到車禍中的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殞，看到薩達姆如何被擒獲到最後走上絞刑架，看到阿扁從上台到槍擊案再度連任，最後成了階下囚，看到小馬哥由贏得台北市長選舉到當選總統，也看到多少政權更替、名流殞落。

剛開始寫本欄時，大女兒才 13 歲，小女兒才 9 歲。如今，她們都已成了專業人士，我也從 43 歲的中年跨入 57 歲的老年，怎不慨嘆歲月催人老，光陰不饒人。有一點不變的道理，就是必須活到老、學到老！十四年來，我不斷沉浸在書堆中，自我增值，分秒必爭，一刻也不敢鬆懈，因為自己深知：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除了從報章、雜誌、電視新聞、互聯網等管道第一時間獲得最新資料，更從百科全書中吸取知識營養，補充後天之不足。我這幾個月沉迷在《全宋詞》中，一方面學習宋人填詞技巧，更為自己今後如何在「豪放」與「婉約」詞風之間作出選擇，既喜歡蘇辛的豪放，又為吳文英的詞藻高不可測而羨慕卻不得要領，一直在摸索中，所以詩詞已停筆多時，不能創作。

有朋友問我，本欄能堅持到一千篇否？只要《華僑新報》辦到 1300 期，這隨筆就能寫 1000 篇。寫到這裡，才想起上星期曾經在工廠起草一首《沁園春》，但填了一半就擱淺，現在找出那片小紙，再斟酌補充，依然是通篇白話，一點詞的優美都沒有。就作為本文的結尾，懇請諸君不吝斧正：

沁園春

——《麗璧軒隨筆》七百篇有感

苦樂人生，多少悲歡，幾許浮沉？嘆世間恩怨，何時了結？凡塵愛恨，與日加深。戰火連年，災殃遍處，美景桃園夢裡尋。無奈也！讓牢騷滿肚，化作低吟。

天涯難覓知音，十四載、專欄寫我心。憶通宵撰稿，伴陪星月；旅途敲鍵，激蕩胸襟。隨筆清談，感言雜錄，七百篇中熱淚涔。余老矣！笑雪頭霜鬢，詩酒書琴。(第 700 篇) (2010.04.09)

網　話

本欄五年前曾寫過「上網」，去年曾寫過「網緣」，話題都離不開「網」字。這個網，不是糾纏不清的情網，不是疏而不漏的天網，不是鐵面無私的法網，而是一天也不可欠缺的「互聯網」。

自 1999 年 3 月開始使用電郵寄稿到報社後，傳真機的用途就大打折扣。如今，絕大部份詩友都使用電腦打字，「易妙」傳稿，能在傳真機收到的手稿，只剩下四、五個人了。昔日「文房四寶」——筆、墨、紙、硯，如今蕩然無存，因為網上寄稿，連紙也不用了。今天的文房一寶就是電腦！

一旦上過網，久而久之就成了網迷，甘心情願自投羅網，死心塌地作網中人。在網海泛舟，不怕滅頂；在網上衝浪，不怕溺斃。時間在網裡一分一秒流逝，寂寞在網中一點一滴消失。網民們逃不出自己編織的天羅地網，他們無法抗拒網絡的魅力，無力掙扎，無從擺脫，任由五花八門的繩索將自己網羅。每天被一網打盡的網奴，上千上萬紛紛落網，有幾個能僥倖破網而出，成了漏網之幸運者？網律無情，一朝被收網、封網，就別妄想會網開一面，逃出新天。然而，染上了互聯網的癮，就註定戒不掉！借用老舍的話：「世界是個大網，人人想由網眼兒撞出去，結果全死在網裡。」

朋友遍天下的好處，就是「分享」這兩個字。我每天從電郵中，收到來自全球各大洲親友的大量訊息，只要有好的東西，就會第一時間轉發給我的好友。除了精彩圖片、生動畫面、高清晰攝影、悅耳音樂，更多的是人生哲理、醫藥新知、幽默趣聞、捧腹笑話，在繁忙的生活節奏裡，偶爾讀到一小

段趣事，心靈獲得了滋潤，緊張的神經得到了鬆弛，就好像吃了一粒靈丹妙藥，百病皆除。

我收到澳洲文友呼籲大家不要再吃魚翅、燕窩的文章，讀後十分震撼。看到捕撈者活生生斬割鯊魚及幼鯨的魚翅後，隨即將斷了四肢的血淋淋殘身扔進海中，任其自生自滅，我發誓不再吃魚翅！試想採燕窩的工人將山腰高岩上的燕巢勾下，窩內孤雛乳燕或尚未孵完的蛋通通跌落地面，母燕歸來無法尋覓巢穴，哀鳴之聲聞之令人斷腸。未孵出的蛋因巢破必死無疑，吃燕窩成了間接殺生。

我收到揭發坑渠抽取油份用做食用油的報導，無良奸商以假亂真出售假酒、假人蔘、假冬蟲草、毒奶粉、霉變發臭米，更收到臭豆腐、紅燒乳鴿、粉絲、髮菜、泡菜、老陳醋、餃子、雞腳、香腸、毛髮醬油、米粉、腐肉豬油、一次性竹筷子、黑木耳、即席麵等的負面新聞，讀後不寒而慄。

我收到老師寄來的食療藥方，除了立刻轉寄，並隨即按方煮食。其中有一則，是治糖尿病的偏方，一隻雞，四粒青檸檬，放一點鹽，慢火煮一鍋，不斷食用後，血糖明顯下降。就像苦瓜葉煮水，長期飲用，收效良好。另一偏方，是治膽固醇過高，用白背黑木耳、紅棗、豬瘦肉煮湯，一連食用 25 天一個療程，有臨床病例，謂幾個療程後，等到排期為心臟做搭橋手術，醫生發現阻塞的心血管已通暢無阻，不用開刀。其他有一些療效甚好的偏方，我收到後總是立即轉給眾親友。

收到更多的是人生哲理的諺語，有些讀後發出會心的微笑，有些順口溜、名詞新譯、經典俚語，讀後笑出淚水，有的是關於婚姻、家庭、朋友，有的是名人、名勝、古蹟，更多的是攝影家的風景圖片。當你看到貧窮國家的童工，你會勸導下一代必須珍惜擁有的一切；當你看到博覽會場，飲水的地方垃圾堆積如山，你更加會關注人的素質修養而非物質享受；當你看到柬埔寨大屠殺遺址、二戰德國集中營大屠殺舊照片，你才知道什麼叫做「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你會對那群將赤柬血債當成「明日黃花，不值再提」的左仔唾罵一番。有什麼比活在和平國度、享受自由空氣來得更可貴呢？

曾經收到一段「人生幽默」，抄與諸君分享：「20 歲以後，故鄉與外地一樣；30 歲以後，白天與晚上一樣；40 歲以後，有沒有學歷一樣；50 歲以後，漂亮與醜陋一樣；60 歲以後，官大與官小一樣；70 歲以後，房多與房少一樣；80 歲以後，錢多與錢少一樣；90 歲以後，男人與女人一樣；100 歲

以後，起床與不起床一樣。但無論何時，身體好壞卻大不一樣。若要一輩子高興，做事；若要一陣子高興，做官；若要一群人高興，做東；若要一家子高興，做飯。若要一個人高興，做夢。」

曾經有朋友寄來「非常有用的健康網站」，列出了 68 個網站，的確很值得收藏。此外，還有世界景點、萬年曆、外幣換算、郵區號碼索查、憑電話號碼找人和住址等。也不是網上的東西都是對的，曾經收到幾則假的訊息，我傳出去後很後悔，幸好有朋友法眼一看就知道是造假，包括預言天上會出現火星奇觀，可以看到兩個月亮，以及人頭豬身的「豬人」，人首魚身的「美人魚」等等。

網上有太多的資料可以蒐集，有太多的知識可以學習，以前要知道一句詩是誰寫的，也許要花上幾個月時間才在《全唐詩》四萬多首中找出來，如今，只要幾秒鐘，就可以知道毛澤東 1906 年的「詠蛙」詩：「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出聲」並不是原創，而是明代權奸嚴嵩的少年之作。(第 706 篇) (2010.05.21)

吟　緒

今天是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雖然凌晨六點才回來，九點許便起床；沖涼後開車到大姐家，取她昨晚自己包的粽子回家拜祭父母。我喜歡大姐的粽子，因為有家鄉風味，自 1989 年她移居加拿大後，每年端午節，我都會去取粽子，總是先品嚐一兩個；一面吃，一面回味母親在世時包粽子的情景，心情隨之也波動起來。年齡一天天老，感懷也一天天多，像詠端午的詩詞，一年一首，也寫了好幾十首，每年靈感不同，寫出來的都不一樣。昨晚在工廠起草了一首《鎖窗寒》憑弔屈原，腦海中依稀還記得 1998 年本欄第 89 篇隨筆《端午》篇前新詩：「端午，以滿腔的愁鬱和無限哀思，裹進粽子，帶到楚國，帶到汨羅江；端午，將景仰的丹心和萬卷詩句，摺成龍舟，划進歷史，划進傳說中。潮聲陣陣，雨絲綿綿，奏起九歌，詠著離騷，吟哦堅貞殉國的輓曲，憑弔懷沙千古的忠魂。」

每天周圍發生的事情，都會牽惹吟緒，有喜有悲，有激昂有憤怒，有溫馨有歡樂，但如何化成詩詞，將有稜有角的東西昇華，變成藝術品，這就要靠筆墨的渲染、遣詞用句的提煉，「化腐朽為神奇」，絕不是三、五年的功

夫能辦得到的。《沁園春——五七生朝自述》填好後，呈給許之遠老師斧正，承蒙他細心修改，還傳真來長長一紙的註解，指點迷津，讀後獲益良多，猶似醍醐灌頂。

由於寫得多，恐怕似曾相識，很多詩詞感到越寫越難下筆，最後乾脆封筆不寫。像上個月去波士頓，本來吟緒高昂，想寫組詩多首，斷斷續續有幾句塗鴉在旅遊地圖上，沒有整理，回來後也不知將地圖塞在書架哪個縫隙，幾天後又懶得去找，後來一擱就是數週，寫詩的那股衝動淡化了。如今要再重頭回味，已經沒有吟緒，寫來寫去還不是將旅遊地點排列，一點深度也沒有，不如不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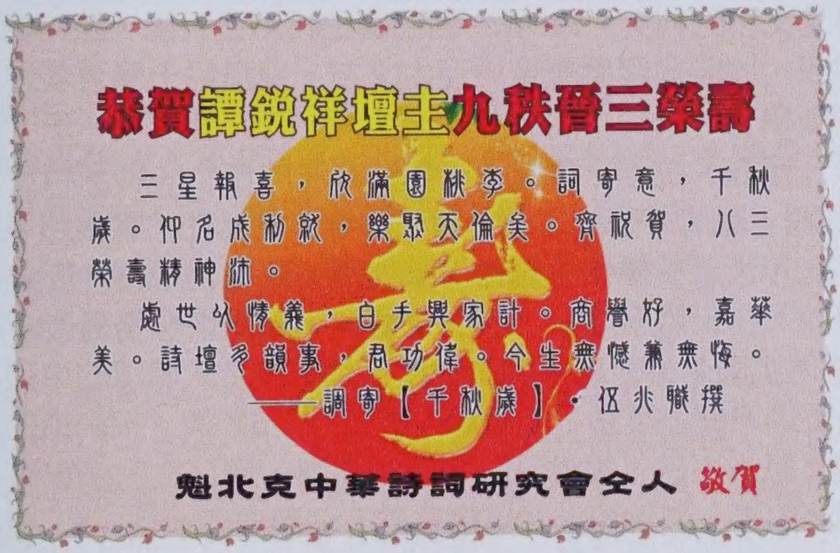
第 19 屆世界盃足球賽在南非開幕，我是每場戰績都緊跟；週末、週日不想出街，就是守著電視機，對著冰凍啤酒和果仁，把自己帶到球場中，與世隔絕，連電話都不想接聽。然而，滿腦子全是足球，全是球員名字，全是龍門一腳的精彩鏡頭，竟吟不出一個字來。因為，我寫了太多詠足球賽的詩詞，如今再也寫不出了。猶憶 2006 年第 18 屆世界盃在德國舉辦期間，本欄連續四個星期寫了四篇都是談足球的隨筆：《觀球》、《夏日》、《說球》、《球劇》，可謂靈感奔馳，吟緒高漲；意大利對法國一比一，最後加時互踢十二碼，以五比三第四次捧盃，僅次於五屆冠軍的巴西。法國球王 Zidane 席丹用頂過無數球進龍門的鐵頭，戲劇性的將 1 米 93 的意大利球員馬特拉齊撞倒地上，而被阿根廷球證以紅牌趕出場。2002 年第 17 屆世界盃在南韓和日本舉辦時，本欄寫過一篇《賽果》，巴西以二比零輕取德國奪盃。1998 年第 16 屆世界盃在法國舉辦時，本欄寫過一篇《壓力》，當時，從未贏過亞軍的法國隊，以三比零的成績擊敗四屆冠軍的巴西隊而奪魁，令全球專家們大跌眼鏡。

今年世界盃足球賽開鑼，沒有收到詩友任何一首詩詞，也屬罕見。反而是詠端午節的很多，因為這一天是「詩人節」：一九四一年端陽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會在重慶召開第一屆詩人節大會，于右任先生被推為大會主席，通過方殷的倡議，宣佈每年端午定為詩人節，並發表詩人節宣言。

而我對端午節的深刻印象，是端午節前一天，便是譚銳祥壇主的農曆生辰，每年的這一天，我會一早給譚公致電祝壽，並同時打電話去《華僑新報》，要求留下半版彩色廣告版面給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以便刊登賀辭，自 2000 年起，已經十一個年頭，從未中斷。過去每年賀詞都由我提

供，十年來先後登過「壽星明」（73 歲）、「齊天樂」（74 歲）、「齊天樂」（75 歲）、「高陽台」（76 歲）、「桂枝香」（77 歲）、「千秋歲」（78 歲）、「壽星明」（79）、「齊天樂」（80 歲）、全體詩友整版賀詞（81 歲）、「齊天樂」（82 歲），今年我填了「千秋歲」，但只提及譚公的舊體詩創作，不提經商和社團僑領，總覺得不全面；今早回來後收到伍兆職詩翁的賀詞，這麼巧，他也填「千秋歲」，而且填得很好，所以我臨時將起草好的賀詞抽出，換上伍老的大作，寄去報社。

譚公來電話，誠邀住本埠的詩友攜眷，出席週末在唐人街的壽宴。我已用電話和電郵邀請詩會仝人和其他幾位文化界、報界名流，以及報社編輯部諸位朋友，撥冗赴約，並以本文代郵再通知。



過去譚公壽筵，詩友們會抽籤抓籌分韻，即席揮毫作詩，給壽星公作為賀禮，但每次都令大家放下筷子，大動腦筋，影響食慾，後來就留待雅集時才有此活動。說到賀禮，我這幾年曾經畫肖像，小女兒搞剪貼簿，大女兒搞照片配音樂 DVD 光碟，而以全體詩友每人一首詩詞放進鏡框中，由懷石兄上台呈獻，成為最值得一提的集體回憶。譚公出版《譚銳祥詩集》一冊，作為八十壽辰的最佳紀念品，很值得眾詩友借鏡效法。歲月悠悠，時光流逝，趁吟緒高昂，仍能寫詩填詞時，多留一些文字給這個世界，希望未來這幾年，看到詩友們陸續出版個人詩詞集，這是吟壇美事，人生樂事！(第 710 篇)
(2010.06.18)

探 索

常言道，活到老，學到老，學海無涯，學無止境，經常讀到八十歲才上大學的真人真事，坐牢修讀法律並在獄中畢業也不再是奇聞。而最令我欽佩的，是通曉二十餘種語文的大學問家陳寅恪。

這位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13 歲就隨長兄陳衡恪東渡日本，自費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與同年入學的官費留學生魯迅同船同渡，同室而居。三年後因足疾輟學回國，就讀於上海吳淞復旦公學，他一生中只有唯一一張來自復旦公學的文憑。20 歲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學習，但都沒畢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便回國。28 歲，獲得江西教育司官費資助，到美國哈佛大學隨蘭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31 歲，到德國柏林洪堡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經過留家期間的不斷學習，具備了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餘種語言的能力，特別精於梵文和巴利文。35 歲回國，應清華學校之邀，與王國維、趙元任、梁啟超等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三年後清華學校改制為清華大學，應聘為中文、歷史二系教授，並在北大兼課。抗日戰爭爆發，其父憂憤死，陳寅恪悲傷過度，導致右眼失明。49 歲應聘英國牛津大學中國史教授，是該校首次聘請的中國專職教授，他離昆明赴香港準備去英國，因戰事未能成行。51 歲，接病逝的許地山任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香港淪陷，學校停課，懂日文的陳寅恪不受日本人的禮待，閉門治學。翌年攜妻女逃離香港，任教廣西大學，53 歲再前往燕京大學，55 歲，右眼失明，前往英國醫治，僅一眼能見微光。再返清華大學任教。58 歲任教廣州嶺南大學，四年後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一直擔任歷史系、中文系教授。文革時期慘遭迫害，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被洗劫。1969 年 10 月 7 日在廣州含冤逝世。陳寅恪一生治學嚴謹，不屈於強權，1953 年他在決定出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時，在其《對科學院的答覆》提出兩個條件：第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請毛澤東或劉少奇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結果他沒有就任，依舊在中山大學任教。

另一位靠自學成材的大學問家，就是曾經出任台灣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副院長的王雲五。他只受五年私塾教育，父親就送他到五金店當學徒，晚

上學習英語。十七歲時進入同文館學英語，並兼助教，在校內圖書館廣泛閱讀西方著作，十八歲後在上海各校任教英文史地等。十九歲時，購得《大英百科全書》，以三年時間將全書 35 巨冊閱覽一遍，後來又修完土木工程及數理、機械各種課程。二十至三十歲之間，先後加入兩所美國函授學校，於萬國函授學校主修土木工程，獲得許多高等物理、數學知識，用三分之一的學費加習化學；於喇沙爾函授學校主修法律專科，取得美國法學士的預備資格。廿四歲，應聘北平中國大學講授政治學、英美法學概論等課，又通德語、法語，美國《紐約時報》都形容他是「活的百科全書」。因精彩的致詞受到孫中山的賞識，出任臨時大總統府秘書。33 歲，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後任總經理，發明了「四角號碼檢字法」，並以此法編印《王雲五大辭典》，該字典和四角號碼檢字法一直陪著我，直到今天，我依然用此法編彙資料。

除了陳寅恪、王雲五，微軟的比爾・蓋茨大學還沒唸完，沒上過大學的名人有數學家華羅庚，香港首富李嘉誠，書法家啟功，小學還沒畢業的發明家愛迪生，他們憑自己的努力走上成功之路。

近日因一位好友的引導，迷上了數獨 Sudoku，翻查家中百科全書，對此拉丁方陣來個大探索。

寫到這裡，順便提一提，人的腦袋到底能裝多少東西？有一種說法，我們人的腦只使用了十五分之一，還有十五分之十四未開發，那些有特異功能的人，他們也許開發了另外一小部分，用腦比平常人多，聽起來也蠻有道理的。家裡藏書中，有一本《世界真聞趣事》，書中還有腦重量，一般男人腦重 49 盎司，女人腦重 44 盎司；並列出名人死後測定的腦重量，重量排第一是英國詩人拜倫，他的腦重 2.33 公斤，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是 2.09 公斤，俄國革命領袖托洛斯基是 1.58 公斤，美國女星瑪麗蓮夢露是 1.4 公斤。該書還有探索六十位名人及其腦輻射程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測量結果不超過 300，天才在 500 左右，以生物統計單位 b.u.為準，達文西 720，米開朗基羅 688，歌德 608，拿破崙 598，柴可夫斯基 567，蕭邦 550，畢卡索 515，華盛頓 512，愛因斯坦 469，林肯 462，維多利亞女王 458，戴高樂 418，蔣中正 375。這是奧斯卡・布魯恩勒（1892-1952）後半生致力於精神分析研究方面，應用基本的幅射學原理而創造了一套系統，以使用鐘擺來測知上千人腦

幅射，然後將測得結果放入布魯恩勒腦幅射秤盤，據稱此為人類進化最正確的紀錄。信不信由你，姑妄聽之！一笑！(第 722 篇) (2010.09.10)

文 思

《華僑新報》小唐繼前週六在報社對我進行採訪後，上週日我們再次見面。這一回邀請他到舍下做客，從下午兩點許，一直到晚上七點多，足足聊了五個鐘頭。我是以私交的坦誠與他閑談，基於對他的信任，我談了很多，涉及面極廣，許多題外話，只可會意，心照不宣。上次訪談的主題是關於詩會，這次則談我的人生經歷；我覺得個人走過的路崎嶇坎坷，乏善可陳，不堪回首，只宜留待將來寫回憶錄時再詳細追述；還是集中於購書、自修、鑽研詩詞和文學創作方面，更有意思些。

許多朋友到我家，很喜歡參觀我的地下室，然後問我：你就躲在這裡吟詩寫稿？我支吾以對，不能作答。因為，我的詩詞大都是在工廠構思，甚至定稿，極少會正襟端坐在電腦前尋找靈感；而且如果對著電腦，往往腦袋空白，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隨筆則不同，敲鍵取代了筆紙，文思被電腦操縱，家裡一停電，我會跑去咖啡廳趕稿。雖然環境因素能令文思枯竭或靈感奔放，但不是絕對的。

旅途中，我會在飛機上，或酒店、機場、購物中心打開手提電腦，一面喝咖啡一面敲鍵。但我喜歡家裡地下室寧靜的環境，四壁有書包圍，想要什麼百科全書、漢語大詞典，順手就可拿到；想查資料，上網就一目了然。電話鈴響，老伴會接聽，除非很重要，否則她會應付，不影響我寫作。

至於題材，那才是主要的環節。寫什麼比怎樣寫更難，前者是戰略，後者是戰術。什麼東西可以寫，什麼東西不能寫、不該寫，涉及宗教信仰的、民族糾紛的，能不寫最好不寫；危害民生的、損毀他人的，敗壞風氣的、道德沉淪的，一定不寫；侵犯隱私的、煽風點火的、道聽途說的、唯恐天下不亂的，更不應寫；政治教條、黨八股、大字報、上綱上線、長篇大論抽象概念，都不宜寫。

那天出席何校長壽宴時，有一位朋友來過來問我：為什麼你現在只寫日誌，不寫政治評論，不寫釣魚台？問得好！我叫他上網閱讀許之遠老師的博客，由政論家寫政治評論，才有可讀性；我只談詩論詞，寫寫身邊發生的瑣

碎小事，從平凡的每一天中，去找尋不平凡的東西。過去我寫了不少新聞評論的文章，但發表後才驚覺，往往都是和人家說過的沒有多大的分別，說了等於白說。你必須敢下斷語，「語不驚人死不休」，才能一鳴驚人！例如：你敢預言中日四十年之後必會再戰；你敢斷言下一屆台灣選舉，民進黨會重新上台；你敢狂言中國十年後會成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你敢胡言美國歐巴馬總統會在下一任之前被暗殺；你敢諍言貪污腐化的大陸官場應該徹底大換血。如果上述這些你都不敢寫，只蜻蜓點水的重覆新聞報導的東西，或統計數字，或摘抄人家的幾段短評，東湊西拼就成了你的新出爐文章，那肯定沒有讀者，也注定此專欄要關門大吉。然而，沒有先知先覺的才氣，沒有這樣或那樣的內幕新聞管道、政治敏銳觸角、豐富知識源泉，是無法寫出人家不敢寫的預測性文章，事後諸葛亮、「馬後炮」的後知後覺炒冷飯，既沒有市場，也浪費報紙篇幅。

評論不是不可寫，只要有個人獨有的眼光，獨特的看法，獨到的觀點，獨當一面的論斷，還是應該發表出來。人云亦云，可免則免！雖然文責自負，但文章一出街，是龍是蛇，一讀便讀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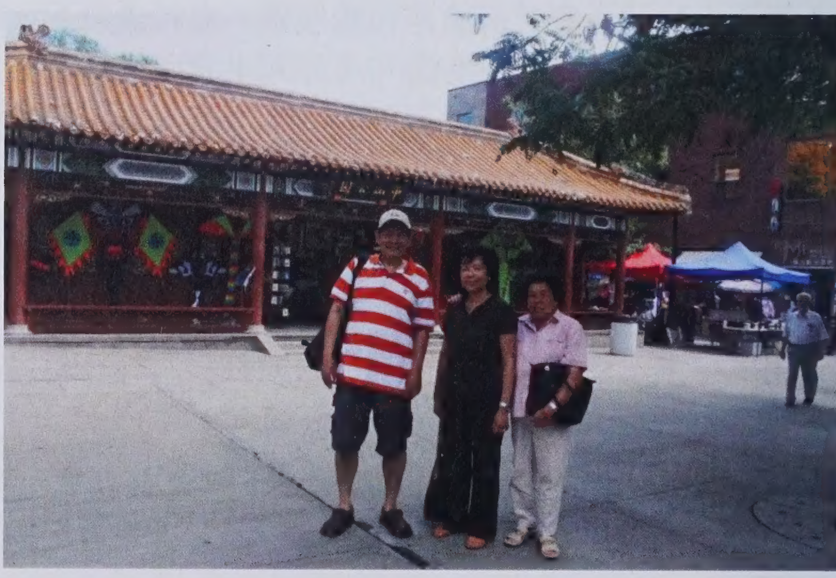
許之遠老師有《如何寫出好文章》著述，並於 2009 年 11 月 28 日在多倫多華人作家協會在明報報社大堂主辦的文學講座上主講，錄製成 DVD 光碟，長逾一小時。我將光碟看了幾遍，獲益匪淺。雖然，好文章的定義見仁見智，但一定要有一股正氣，令人讀後掩卷深思，引起共鳴。不論寫大時代的巨著，還是寫雞毛蒜皮的小品，都要有自己的風格，不宜「似曾相識」，更不宜「天下文章一大抄」。許老師曾經和我談到，寫詩最忌「太滑」！一滑就流於膚淺，流於「通順」，就沒有奇句、好句。我欣賞許老師七律的流水對，表面上看來，似乎沒有對仗，但再三品味，字字入對。就像杜甫「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七十」怎麼對「尋常」。原來「尋常」是古代長度單位，八尺為尋，兩尋為常。許老師詩句「一席儒林仍舊夢，半生故國只離情」，「春去早經花事了，世逢災後我遲來」，這些流水對，都值得細讀深思。許老師常以「半生」來取代「一生」，是有其緣由的，他不同意活著的人用「一生」這個詞，頗有「一語成籤」之憾，也足以令我引以為戒。

經常聽見祝人家「文思廣進」的賀詞，文思還要有心思、神思才能發揮；心思就關乎心情，神思就關乎神采；心情舒暢，神采飛揚，文思自然就

奔放馳騁。喜接黃道超博士寄來新詩，多時未見創作，如久旱喜雨，甘霖天降，謝謝！又收到建築師劉聚富院士寄來的賀卡和五絕，我徵得他的同意，將詩發表於今期「詩壇」上，更歡迎劉院士加盟詩會，有空多寄詩來，以光篇幅。還有彭鈞錚詩友和海語兄的七絕，以及法國關不玉同學的「滿庭芳」賀詞，法國林成輝同學的賀函，文思煥發、文采洋溢於字裡行間。海語兄剛來函，建議我出版《白墨傳奇》，堪用「文思天馬行空」喻之也！(第 726 篇) (2010.10.08)

重 逢

自從 1970 年 4 月 1 日，柬埔寨龍奈（朗諾）政權宣佈關閉全國中文學校，金邊端華同學失散。歷經赤柬殘殺，能平安逃出生天的，已是萬幸。我們第 11 屆專修班同學只剩下一百餘人，分別散居於歐、美、澳、亞四大洲 10 個國家和兩個地區。在法國巴黎，有同學組織校友會，每年都有聚會，曾經回到柬埔寨，探訪母校，也去過不少國家旅遊。很可惜，由於種種原因，我至今從未參加過任何一次活動。這幾年，從巴黎來加拿大魁省滿地可的同學，我只見過黃丁秀和陳景秋兩位；而與關不玉在香港匆匆相聚，是最令我難忘的一次會晤。住美國的同學，我還沒有見過。即使在加拿大，由於大家住得遠，除了到 4 千公里以外的亞省卡加利探訪張惠君，以及陳黛黛從 2 千公里外的缅省溫尼辟來滿地可飛巴黎時小聚，其他同學都沒有聯絡。住德國的陳正群同學每次來電話，都希望我能走一走。



詩會成立後，許多端華同學加盟，除了加拿大陳黛黛，美國蔡麗華，還有法國關不玉、姚洪亮、江麗珍、許懷嬌、高鴻泉等。這些同學，每位都寫了不少好詩詞，成了詩壇生力軍。雖然大家關山遙隔，但憑藉詩詞之維繫，延續了我們同窗的友誼，再昇華到文學層次的詩誼。在詩壇上，同學互相切磋詩藝，取長補短，唱酬步韻，留下了文壇佳話。日前獲悉，老同學江麗珍，已經從法國巴黎到了美國紐約，將會前來加拿大一遊，這喜訊令我興奮，久別重逢之夢想，於 41 年後終於實現。



由於我的兩週假期要等到 7 月 22 日（星期五）才開始，麗珍和姐姐，以及唸醫科的小女星期四搭巴士由紐約來到滿地可，在中央車站附近租了酒店；相約我和老伴星期五早上前往會晤。大家先到唐人街飲茶，細訴離情，我們夫婦倆早在廣校就已經和麗珍是老同學，屈指一算超過 45 年了。數十年不見，麗珍沒有變，還是老樣子，我已是禿頂老頭子，感慨歲月無情，青春不再。慶幸大家的孩子個個成材，麗珍的一對兒女都學醫，前途無限，她的兒子前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科研習。我們談到同學們沒有因為戰亂、難民潮、逃亡經歷而放棄對子女的培養；大部份同學都將心血把兒女栽培成出類拔萃的精英，例如：德國陳正群的兒子是博士，陳黛黛的兒子是麻醉科醫生，令人欣慰。我提議將同學們的下一代成材之故事寫成書，他們沒有辜負父母親的殷切寄望，值得推廣宣揚！

我們到東方超級市場探訪老同學蘇麗芬，然後到我家歇息，喝杯咖啡，再遊奧林匹克運動場。女兒先訂了桌子，一起到老港區一家叫 L'Assommoir 的餐廳吃晚餐，氣氛很不錯，拍了照片留念。兩女與麗珍小女用法語交談，她們三人的名字中都有一個「嘉」字，也是緣也。晚飯後到舊碼頭散步，本來打算上皇家山，誰知由晚上 10 點到翌日 6 點封路，我不死心，繞道去雪角街，也一樣封路，只好去聖約瑟大教堂，又遊車河兜風，然後送麗珍等人返回酒店，相約明天一早 8 點鐘來聚合。



7 月 23 日（星期六），我和老伴未到 8 點已經抵達酒店樓下。天氣晴朗，風和日麗，最適合旅遊。我們驅車去魁北克，我決定由 20 號公路去，再由 40 號公路回，這樣就不會走回頭路。我們一路開車，一路暢談，從往事追憶到師生近況，從時事評論到政壇今昔，天南地北，舊夢前塵，彼此加深了解，也增進友情。而談得最多的，當然是回憶同窗共硯的難忘歲月，痛惜遇害、失蹤的同學，對赤柬之血海深仇，牢記心中；對死不悔改的一夥恥與為伍。俱往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

抵達魁北克古城已近午，先去用膳，然後到古色古香的老城區散步，充滿歐陸色彩的古老建築物，處處法語充耳，令來自法國的老同學倍添一份親切感。我們在露天咖啡廳喝咖啡、飲啤酒，度過悠哉閒哉的炎熱下午。乘搭吊車返回古堡酒店，又步行去看街頭藝術家表演。四點許，開車去瀑布，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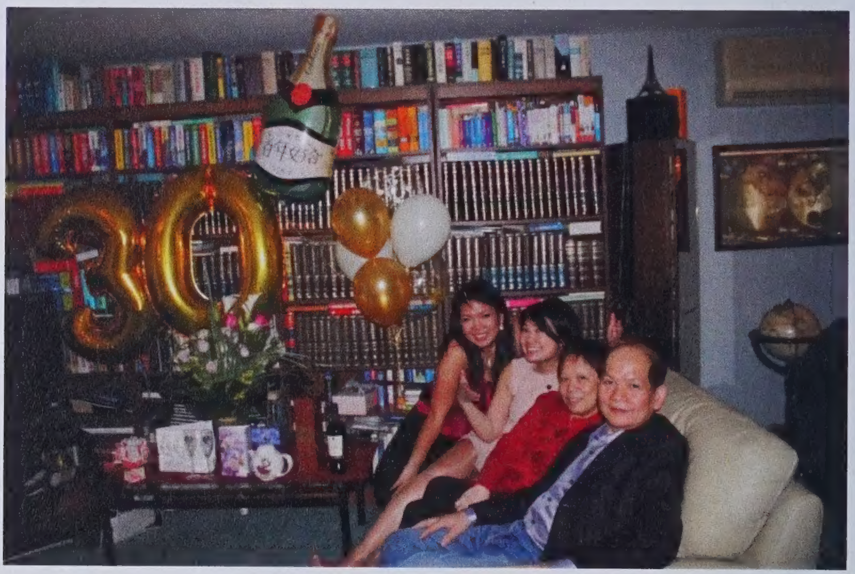
於晚上有煙花表演，瀑布纜車停駛，我們只好離開。跨越大橋去奧爾良島，環島一圈大約一個鐘頭，中途停下來買草莓，又去 Cassis Monna & Filles 釀酒廠品嚐著名黑茶藨子酒，老伴買了兩瓶。我們在五點半離開魁北克，晚上 8 點半返抵滿地可。到唐人街金豐酒家吃飯，喝青島啤酒，聊天到煙花表演結束才散席。交通嚴重阻塞，我們送老同學回酒店，依依捨別；她們三人星期日一早搭巴士去多倫多遊兩天，然後折回紐約，星期四再飛加州洛杉磯為期兩週，八月底才返回法國。



兩天同遊很快就結束，留下珍貴相片和腦海中的美好回憶。選了 34 張照片電郵給老同學，沒有什麼手信可以送她，只有魁北克特產的楓樹糖，又將詩友簽名贈給她的多冊詩集送交。然後打電話到巴黎，感謝陳景秋同學送的禮物。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去一趟歐洲，先到法國探訪數十位老同學，特別是拜謁 102 高齡的薛世祺老師。由於路途尚遠，我不忍心托麗珍帶其他詩集到巴黎，昨天開車去郵局，將兩包書分別寄給姚洪亮、關不玉同學，內中有《譚銳祥詩集》、《鄭石泉詩集》、《子漢詩詞集》、《白墨詩詞集》、紫雲《女人一枝花》、何宗雄《雪泥鴻爪七五年》等出版物。(第 768 篇) (2011.07.29)

相　守

14 年前，本欄寫過《琴瑟》(1998.07.31)，到滿地可探親的敖詩豪先生讀後，寫了一首七律回贈：「青梅竹馬意悠悠，激烈壯懷筆力遒。情湧毫端千扎信，鵑啼柳上幾番愁。夫妻本是同林鳥，琴瑟何需異曲酬。往事如煙欣過眼，西窗剪燭寫春秋。」(刊登於《詩壇》第 78 期）轉眼敖先生返回福建已經 11 年，重讀舊作，回味無窮。「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願敖先生諸事吉祥如意！



寫《琴瑟》一文時，大女兒 15 歲，小女兒才 11 歲，如今，我們倆已經在 60 歲邊緣了。回首 30 年來攜手並肩走過的坎坷崎嶇路，的確令人感慨萬千！今早收到譚銳祥壇主的七律贈詩，去開信箱，又收到何宗雄校長郵寄來賀詩，讀後感懷五中，無言銘謝。昨晚在工廠起草了一闋詞，平淡無味：

故國同窗成伴侶，劫後重逢、港島迎婚娶。卅載齊眉情萬縷，並肩攜手經風雨。

天賜麟兒添兩女，母愛栽培、拔萃功名取。歷盡滄桑緣幾許？詩題紅葉傾心語。

——蝶戀花・珍珠婚慶贈內子



我於 1981 年抵赴港迎親，內子於 1981 年聖誕節抵滿地可，1982 年 2 月 25 日，我們在魁北克最高法院舉行簡單的婚禮，當時由陳健新先生和法官一起主持，有多位好友到場見證。30 年過去了，那一紙婚姻證書還在，陳健新律師已辭世，見證的好友們兒女都成家立業，而我們也即將步入老年階段，再過幾年，就會被授予「長者」身份，享受「耆老」稱號，屆時也夠資格參加「敬老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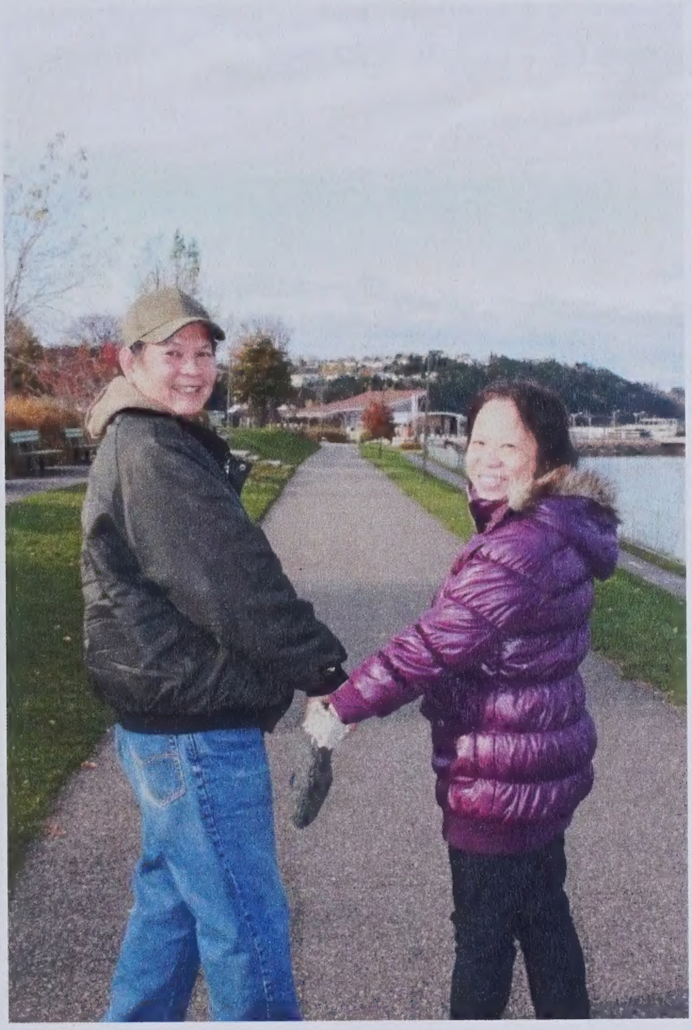
30 年來，我們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飽嚐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看透了盛衰榮辱，起落浮沉。目睹一雙雙情侶分手，一對對夫妻離異，昔日山盟海誓，今朝反目成仇；也曾多次充當說客，或遠赴他州為挽救瀕臨危險的婚

姻做和事佬。事實證明，緣來緣去，勉強不來；是前生註定的，怎樣折騰，最終還會在一起；否則，任你如何努力拉攏，結局仍然各散西東。我們平淡過日子，既沒有幾卡拉的大鑽戒，也沒有羅曼蒂克的蜜月旅行，更沒有堂而皇之的隆重婚禮。我們也不會「相敬如賓」那麼見外，不學梁鴻、孟光「舉案齊眉」那麼老土；而是「有碗說碗，有碟說碟」，不需要拐彎抹角，也不需要說悄悄話。「老夫老妻」的生活，已沒有甜言蜜語來增添味精，也沒有打情罵俏來調劑日子。我們互相尊重對方，各有自己活動空間，互不干擾，也互不猜疑。我躲進書房，老伴會端來熱辣辣的食品，或遞來一杯香濃咖啡；烈日下在後園工作，老伴會給我一大杯涼茶，或一瓶冰凍啤酒。而我也知道自己的角色，倒垃圾、推環保車、吸塵、換燈泡、修理水喉等，包在我身上；而家裡的電器一到我的手中，就往往中了女兒的預言：「拆卸後裝不回，最後一定宣告失敗！」



30 年來，我們含辛茹苦，東遷西徙，從滿地可遠遷亞省愛民頓，住了三年後又搬回魁省；一次又一次搬遷，藏書一箱又一箱裝卸，都是老伴一個人將書籍綑綁、標籤，註明第幾個書架、第幾層，以便能還原。我賺回來的錢，買書去了一大截，卻從未聽過一句怨言。當知道我渴望得到百科全書時，她毅然鼓勵我買下來，雖然書價是九千人民幣，她說了一句：到餐館吃下肚子的，都不止這個數目！而我從未聽過她抱怨家裡的空間都被二十幾個大書架佔據；每次看到有書架廣告，還剪下來留給我。每年書展，我是不容錯過，老伴總會提醒我要安排時間參觀。過去的剪報堆積如山，後來終於清理；而自 1995 年起就未曾中斷的「新聞精選」，也足足錄了十幾年，到去年才因錄影機壞了而中止。詩會成立後，老伴挑起詩詞打字的擔子，很多詩

友未能上網寄稿，每次收到傳真，她會第一時間用手寫板把詩詞打字，留待我每星期三組稿時備用。老伴還是我的得力助手、私人秘書。



30 年來，家裡打理得井然有序，我是從來不入廚房，不打開雪櫃的，偶爾幫忙洗一次碗，就被女兒當成頭條新聞大豎拇指。繁雜的開支賬目，都是老伴一人精打細算；初一十五、時年八節、先父母忌日，這些拜祭事宜，我一概不知。醫生約會、社團宴會、親友喜筵，所有安排都是老伴的工作。用「日理萬機」形容她，其實一點也不過份，因為她除了繁忙和永遠做不完的家務之外，還要為女兒作心理輔導。每當大女兒在律師樓遇到不如意的案件，或情緒低落時，總愛到我們臥房中和媽咪一起睡，聊天到凌晨，有什麼心事、疑難，一一分憂、解答。小女兒更是媽咪的廚房密友，母女倆研究如何做好一道菜，應該怎樣才焗出香噴噴的麵包、蛋糕。學業上也是母親的極

力支撐，她姐妹倆才能讀出好成績來。昨天，小女兒說她想到麥基爾大學攻讀 MBA 工商管理碩士，媽咪立即大表贊同，有困難直說，我們全家人一定支持！所以，我這一家之主，其實比不上她「一家之煮」！

本週六珍珠婚慶之際，以五年前紀念銀婚之詞作為本文結尾，並衷心感謝壇主、何校長贈詩。

多麗

——銀婚之慶贈內子兼謝眾吟侶賀詩

乍回眸，頓驚歲月悠悠。憶校園、同窗共硯，忽逾四十年頭。湄江畔、青梅竹馬；楓葉國、小築書樓。亂世紅塵，赤繩白首，韶光如夢閱沉浮。廿五載、齊眉相守，卿我數風流。憑心血、栽培兩女，澹泊無求。

美姻緣、前生註定，執子之手遨遊。歷艱辛、遍嚐甘苦；越險關、倍感溫柔。勤儉持家，孝親重義，樂觀應變解憂愁。更何必、山盟海誓，真愛度春秋。銀婚慶，詩章饋贈，誠謝吟儔。(第 798 篇) (2012.02.24)

婚　慶

上週六清晨六點許才放工，工頭本來叫我當天下午四點鐘返回工廠加班，我推辭了，他睜大眼睛說：老闆付兩倍工錢！我告知星期六是結婚卅週年紀念日，和家人吃午飯；他笑說：午餐後睡一會，還可以回來上班。又長嘆道：唉！我和老婆結婚十五年，她就先走一步；後來兩次同居，兩個女人都離我而去；要在一起卅年，實在不容易！不管怎樣，能夠加班就回來，若不能來也就算了。

由於約了兩女去吃飯，我睡到十點鐘就醒來，十一點和老伴與小女出門，週五晚的大風雪，令滿地可一片白皚皚。老伴不停嘮叨：吃一餐飯，又何必冒大風雪去到老城？小女說：是家姐一早訂的桌子。到了舊碼頭，找到車位，小女付泊車費三小時。輪到我開口了：吃一頓午餐需要三小時？

我們步行到一家會所，從外面看一點也不像餐廳。裡面竟沒有空位子，「不是說妳姐姐一早就訂了桌？」稍等片刻，侍者帶我們進去包廳，門一打開，我們愣住了：巨大的金色 30 和寫上「百年好合」的充氣香檳、氣球，充滿喜慶氣氛。只見吳樹發甥兒、梁淑明甥媳夫婦和兩個小女兒迎接我們，

他們一早就來佈置會場，長女神秘的告訴我們：「還有很多驚喜陸續而來！姑媽、姑丈和幾位表姐全家都會出席。」原來是她姐妹倆親自到姑媽家邀請，能夠請到姐夫和大姐，令我們受寵若驚！



由於保密得天衣無縫，我們事先全然不知，我以為吃一頓便飯，所以只穿牛仔褲襯衫，幸好剃了鬍鬚；而姐夫、眾甥孫都西裝領帶，大姐、甥女們皆盛裝赴宴。大姐和姐夫送我們每人一封利是；寶娟甥女也送我這個舅父一個紅包；澍嫦甥女送我們一個大茶壺，寓意同飲一壺茶、白頭到老；地產經紀的樹發甥兒推掉所有約會，他送我們一對 30 週年紀念的香檳杯，一瓶 Louis Roederer 法國香檳，一瓶 18 年期 Gold Label Johnnie Walker 威士忌酒。兩女告訴姑媽：今天是家人一起慶祝！



大廳簽名桌上擺放一本精美的留言紀念冊，原來兩女一早就聯絡了親人、長輩、好友們為紀念冊留言。我一頁一頁翻閱，一次又一次驚喜，因為，裡面有姑媽、姑丈的珍貴題字、贈詩；有表哥、表嫂、表姐和眾子女的留言；有來自法國陸國翔舅父、英國（北愛爾蘭）陸惠茱細姨、香港陸惠萍姨媽、陸國彬舅父、陸國偉舅父的留言、贈詩、照片；有來自多倫多五姨婆、蕭文傑表叔的留言、照片；有來自美國 Elsa 阿姨的留言；有兩女好友們、包括自稱是我們的乾女兒奧蒂麗、綺娜的熱情洋溢信函；以及她姐妹倆的長信。還有從「無墨樓・麗壁軒」博客上列印出來的隨筆《相守》。



而最令我們驚喜的，是兩女竟然找到詩壇譚銳祥壇主、伍兆職詩翁、懷石詩兄親筆為紀念冊題字。為了高度保密，她們自己先在電話約好，再利用晚上登門拜訪索字；當我讀到譚公賀聯墨寶、伍老賀詩和《臨江仙》墨寶、懷石兄龍飛鳳舞的題字時，激動的心情非筆墨能形容。我深感內疚，竟讓女兒去驚動詩壇前輩泰斗，似乎有點過份，心裡總是過意不去。就像懷石兄說的：「比起騷壇的雲松野鶴之紅、藍、金、鑽，我們怎敢說珠、玉在前呢？」的確，卅年珍珠婚只屬小兒科，不值得大張旗鼓，勞師動眾，比起四十年紅寶石婚、五十年金婚、六十年鑽石婚，算不了什麼！這也是我們一直主張低調的原因。我們之間只互相送一張賀卡，我抄了《蝶戀花》並剪下《華僑新報》麗璧軒隨筆《相守》貼上，老伴在賀卡中寫道：「希望今後每年的結婚紀念日能到一個地方度過。」感謝懷石兄嫂除了題字，還餽贈一瓶名貴紅酒和一枝大毛筆以及一幅墨寶書法；他在電郵中戲稱：「如椽大筆唯兄能扛，紅山珠玉，眼前耳後，都好商量；百萬日恩，當仔細數千金孝女，羨煞吾輩也！」



姐夫用秀麗的字體在紀念冊上題詞，一筆一劃，非常精緻，並加蓋了「吳瑞琪」印章。很多年沒有見到大姐的字跡了，能獲得她的題字十分珍貴：「國才胞弟、惠茵弟婦：三十週年珍珠婚誌喜，並祝你倆百年好合，幸福家庭，快樂安康生活！胞姐盧淑吟祝 2012.02.25」。甥媳淑明的留言，讀後很有感觸：「30 是一個相對小的數字，但 30 個 365 天就是一個了不起的

大數字，當中包含了許多難以計算的包容及磨合。多謝你們為後輩樹立了一個相親相愛、婚姻幸福、家庭美滿的榜樣。」澍嫦甥女還在題字處加了貼紙；寶娟甥女除了中文，還用越文祝賀。伍兆職詩翁愛女伍婉嫻 Diana 也用電腦打印一段祝辭，後面一句還寫道：「May you have more years together」天長地久矣！紀念冊最後面，貼了巴黎鐵塔、凱旋門、聖母大教堂，寫上 Bon Voyage！原來是兩女送我們五月份去法國旅行的機票模擬。



笑聲、掌聲、歌聲、賀喜聲中，拍了很多照片，餐後有切蛋糕儀式。女兒說她將一對中國新郎新娘的圖片交給著名的蛋糕師傅 Paige McEachren 夫人，她用手工捏造了一模一樣的配偶，花了不少心思；蛋糕是紅色加金色，小花瓣都是可以吃的，兩個 30 金餅置頂；老外說這個蛋糕「很有中國味」！

散席已經是下午三點半。我們到 30 年前註冊結婚的法院前，再次攝影留念。回到家後將 30 年前和 30 年後兩張在法院前拍的照片貼上《相守》隨筆中；大女兒見後感慨的說：30 年前爸爸和媽咪結婚的法院，30 年後我每個星期都要到此出庭，莫非這也是「上天的安排」？收到了很多親朋好友的祝賀，包括曾習之老師的《蝶戀花》，還有詩友們的賀詞，隆情高誼，銘刻五中，在此一一致謝！(第 799 篇) (2012.03.02)

八百

白墨書生勤奮，專欄麗璧輝煌。十六春秋捐赤膽，八百文章獻熱腸，忽然人世狂。

佛國當年浪跡，花蓮昨日蟾光。五九六三追日月，九百千千筆健強，唯我同硯窗。

——關不玉《破陣子・敬賀「麗璧軒隨筆」八百期》

十六年前（1996 年）中秋節，我在《華僑新報》刊出「賞月」，作為《麗璧軒隨筆》專欄第一篇，當時用了「盧茵」的筆名，以我的姓加內子的名組成。時間過得真快，今期正好第八百篇。

第 100 篇時，題目「百篇」，第 200 篇「收成」，第 300 篇「三百」，第 400 篇「總結」，第 500 篇「十年」，第 600 篇「筆記」，第 666 篇寫「考驗」，第 700 篇「七百」，如此類推，第 800 篇的題目就用「八百」吧。

八百個星期，的確不算短。八百篇隨筆，一百六十萬字，寫了些什麼？諸君可以到「無墨樓・麗璧軒」博客上的「總目錄」一覽無遺。由於是隨筆，所以切忌高談大道理，避免說教訓話，只在不顯眼處落墨，往往都是雞毛蒜皮，身邊發生的芝麻小事。雖然難登大雅之堂，但每一篇都用心去寫，認「真」敲鍵，沒有無病呻吟或「為賦新詞強說愁」，也沒有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或天下文章一大抄。每一篇也不需標榜「原創」，連許多篇名都是自創，如「潮譽、潮頌、詩展、旅遇」等，文責自負，個人立場、觀點與報社無關，筆下評論、爭議純屬自由發揮，看官請不要對號入座。

八百篇隨筆中，詩詞研究、時事短評、人生百態、回憶前塵、感懷俗世，每多提及；資料蒐羅、自修心得、學海泛舟、世情剖析、人物縱橫，都有兼收。旅遊點滴、閱歷見聞、神奇怪異、疑案謎團、紫微八卦，也曾涉獵。月缺月圓，花開花謝，十六個春秋就這樣度過，怎不令人感慨萬千？

如果問我，寫八百篇隨筆的心路歷程，我只能用酸、甜、苦、辣來形容。也就是說，四個字中只有一個字是「甜」，其他三個字是「酸、苦、辣」。先說「甜」，因為一個「甜」字，就可抵銷所有酸、苦、辣。首先是讀者的共鳴，是他們的支持和愛護，支撐我繼續不停筆耕十六載；其次是對

自己的增值，要不斷學習、摸索，不斷研究、探討，不斷找尋答案，才有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才能挖掘出新的寫作泉頭。最後是收穫，寫了八百篇，能在網上開博客，廣交全世界朋友，這一個「甜」字，就把所有辛酸、痛苦、毒辣都一筆勾消了。即使在動手術後出院回家，或工傷躺臥，仍在床上敲鍵寄稿，風雨無阻。樂觀處世，把一切不愉快的東西拋諸腦後，將不如意、不順心的境遇當成「水過鴨背」，捫心自問，俯仰無愧於天地良知，也就心安理得了。

所以，我沒有把趕稿當成一道難題，而是作為樂趣。每個星期三，我照常是凌晨六點鐘放工，回到家一倒下床就爭取時間睡覺，九點半起身，沖個涼後，喝杯香濃「齋啡」（不放奶也不放糖），先將「詩壇」定稿，大約中午才到地下室寫稿，下午兩點鐘連同「詩壇」寄到報社、詩友，午餐後上床再小睡，三點半起來，將隨筆和「詩壇」貼在兩個網頁上，四點鐘出門上班。星期四起床後才將「詩壇」分類到「各家詩詞集」中。每個星期三幾乎一模一樣，十幾年沒變，成了「習慣」。

也許有人會問，哪裡會有那麼東西寫？會不會「盧郎才盡」，擠不出墨汁來？問得好！我曾經坐在書桌前對著電腦，腦子一片空白，精神無法集中，什麼也寫不出；乾脆離開書房，到後園走一圈，呼吸新鮮空氣，欣賞滿園花草，再喝一杯黑咖啡，或在陽台曬太陽，然後回到地庫，靈感就來了。也有一次，寫到一半，電話鈴響，聽了好友的心聲，我把所有東西全部刪除，重頭構思敲鍵，由於「胸有成竹」，文不加點，一氣呵成，奔流入海，浩浩蕩蕩，兩千字新嬰就這樣「降生」了。

到越南、台灣、香港或到美國，我都帶著手提電腦，每天就像寫日記，成了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在隨筆中加詩詞，也成了本欄的特色，八百篇隨筆，成了我寫詩填詞的好平臺，凡是無法在「詩壇」發表的詩，我都會放在《麗璧軒隨筆》中。我在「探親之旅」中，擬定了四十首七律，終於完成「香港之旅」、「廣州、深圳之旅」、「越南之旅」和「旅中留墨」；在「詩詞之旅」中，我也擬定了四十首七律，分別是「臺灣之旅」、「香江之旅」、「尋根之旅」和「穗深澳之旅」，由於《華僑新報》「詩壇」稿擠，未能發表，時過境遷，將陸續在博客「組詩一覽」中一一貼上。

或問我是否會將《麗璧軒隨筆》八百篇整理出書，我有這個願望。但這麼多篇文章，必須分類彙編，以叢書系列逐卷出版，這工程太浩大，不像

《白墨詩詞集》一冊付梓，一千五百首全收進集中。如今互聯網方便，電子書閱讀成風，上網瀏覽，八百篇文章盡收眼底，還是先推廣博客，再研究出書細節。至於是否寫到一千篇，我還是老話一句：「只要《華僑新報》辦到 1300 期，這隨筆就能寫 1000 篇。」再次感謝法國關不玉兄的贈詞《青玉案》（第 600 篇）、《菩薩蠻》（第 700 篇）和《破陣子》（第 800 篇），想到今年五月將到巴黎與這位四十多年的老同學相見，我就「甜」了！(第 800 篇) (2012.03.09)

送 別

凌晨六點才回來，匆匆上樓小睡，九點許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將昨晚在工廠起草的《齊天樂》定稿，寄到《華僑新報》刊登半版賀詞，恭祝譚銳祥壇主八五榮壽。譚公來電話，誠邀我出席星期日晚上在「水天一色」的送別宴會，歡送台北經濟文化代表李大維博士任滿榮升。近日陸續收到吳永存、雷一鳴、伍兆職諸詩翁的送別詩，中午譚公又將詩作傳真來。我先為「詩壇第 650 期」組稿，然後才寫賀詩。

李大維代表原籍山東青島，1949 年生。台大政治系國際關係組畢業，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外交事務系博士，是傑出的外交家，曾出任新聞局長、外交部政務次長、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駐美代表，2007 年接替陳東璧出任駐加代表。2010 年獲加拿大渥太華外交政策週刊《大使館》評為最具影響力大使第二名。在他任內，成功促使加拿大政府互予 90 天免簽證待遇。6 月 12 日，近百位加國各界人士於渥太華為李大維博士舉辦惜別晚宴，包括聯邦政府七名部長在內的 63 位國會議員、11 位參議員，以及多位大使、高官等出席宴會。李大維代表的新職是總統特派北美事務協調會主任委員。

滿地可一年一度全僑聯合公祭大典，李代表每次都偕同副代表和多名組長，從渥太華專程前來觀禮，晚上又趕回去，來回往返，風塵僕僕。我與李代表多次見面，我們都很客氣的稱呼他為「李大使」。他溫文爾雅，和藹可親，沒有擺官架子，更沒有官腔。我曾贈送他詩集、祭文，但從未到過渥太華拜會他。適逢他將任滿榮升，我也和譚公、吳老、雷老、伍老一樣，以詩作為送別之禮：「五載口碑僑界留，運籌帷幄不言休。雙城往返奔千里，數

次調升跨五洲。風雨來回經歲月，加台使節度春秋。水天一色傳佳話，官路亨通步履悠。」



猶憶 2004 年 6 月，周莉音組長任滿榮歸，我們在富麗華酒家設宴為她送行，我寫了一首送別詩相贈：「空谷幽蘭雅士吟，淡香茉莉有知音。裁冰剪雪芳名馥，折柳填詞別緒深。不與繁花沾俗氣，且將傲骨寄詩心。歸帆此去前程遠，把盞飛觴餞酒斟。」多年後周莉音組長回來，升任副代表。

同年 8 月，中國大使館一等秘書李峰任滿榮歸，我沒有出席歡送宴，但寫了一首詩為他送行：「任期屆滿各西東，折柳相辭何太匆。三載籌謀留美譽，雙城往返立豐功。過從親切人情暖，砥礪精誠世故通。詩祝晉陞新使節，夢魂常聚酒壺中。」李秘書後來到蘇州工業園任主管，偶有聯絡。

2006 年 8 月，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伍世文將軍到訪滿地可，我有幸在酒宴上與他一聚，即席贈他一首詩：「台城名將伍鄉賢，萬里奔波責在肩。有志不阿真氣節，無求好義薄雲天。一生戎馬赤心烈，兩袖清風傲骨堅。報國為民儒道在，詩文會友賦新篇。」他回台灣後，偶有寄雜誌和書函。

2002 年 4 月，畫家姚奎遷居溫哥華，滿城文化界眾友儕為他餞別，我填了一首《喜遷鶯》相贈：「送君遷去。嘆難折柳枝，灞橋何處？畫友情深，吟朋韻苦，辭別贈詩留賦。多少離愁傾訴，幾許心聲暢敘。恨夜短，剪燭誰促膝？驪歌方譜。相逢猶仰慕！清雅不凡，落墨芳香聚。硯水藏龍，毫鉤入木，神筆雪花飛舞。看透世間成敗，繪盡人生風雨。謹祝願，錦繡雲城裏，

再栽新樹。」臨別前姚奎光臨寒舍，以「老城風雪圖」相贈，並在書房揮毫速寫一畫留存，我深受感動，寫詩抒懷：「臨別匆匆恨見遲，與君再聚惜分離。老城風雪軒中掛，斗室書緣筆下馳。速寫毫端留歲月，聯吟韻裏鑄心詞。西東遠隔五千里，睹畫猶如共伴隨。」又填《畫堂春》一詞手抄交給畫家：「有緣萍水聚楓鄉，與君款曲衷腸。畫樓情暖墨生香，風雪同觴。怎奈又聞送別，贈詩句短心長。且憑杯酒祝安康，彩筆飛揚。」想不到此去一別就是五年，2007 年 7 月，驚悉姚奎畫家病逝北京，我悲痛不已，填了一首《聲聲慢》悼念：「匆匆永別，默默長辭，那堪落花時節。噩耗北京傳至，淚飛猶熱。關山隔離萬里，路迢迢、祭君情切。韻味苦，悼詞悲，飲泣聲聲腸裂。聞訊吟朋嗚咽，嘆藝海、痛失棟樑人傑。更惜姚公，從此唱酬成絕。誰來畫中潑墨？再題詩、雅壇風月。赴天國，又動筆、仙界共悅！」人生在世，朋友相交盡是緣，有緣的，成了生死之交，無緣的，最終成了陌路人。

2001 年 8 月，敖詩豪先生回國在即，眾詩友在唐人街東坡樓為他餞行，我以詩多首送別：「誰料穹蒼獨厚吾，鷗盟四海忽屏除。詩聲但盼傳千里，豪氣何妨醉一壺。祥兆樂蒐書與墨，苦心難取掌和魚。今日送君明月遠，灞橋楊柳不繫驢。」「關山萬里喜初逢，捨別留詩悵意濃。伯樂九方甄駿馬，陶公五柳隱潛龍。交情若水知清淡，風雅隨緣忌附庸。此後夢魂驚夜短，天涯魁閭覓芳蹤。」「灞橋忍淚灑吟壇，折柳依依感夏寒。詩興漸濃揮白墨，豪情未減識荊韓。敖公筆底見仁義，林肯樓頭詠菊蘭。一算關山千萬里，北隅中土海天漫。」「患難交情值惜憐，觀瀑詠懷有詩篇。波揚浪盪潮來去，葉落花開月缺圓。贈筆贈文生百感，留言留墨話當年。故園咫尺回鄉怯，佇候鴻章可讀研。」敖先生回國已經 11 年了，我每年都會寄去賀年卡問候，更盼望有一天他會再回來加拿大。

唯一未曾謀面而以詩送別的，是於 2008 年 1 月送溫州劉家驊詩兄回國：「未及逢君已送君，瞻韓好夢付浮雲。憑詩會友知音響，以筆結緣情誼聞。引領推敲甘俯仰，承蒙指教樂耕耘。關山萬里鴻飛遠，韻海同心我逐群。」至今已四年矣。

我認為，送別詩最難寫，因為要真情流露，要寫出內心感觸，而不能流於形式，不能公式化。(第 815 篇) (2012.06.22)

堅　持

上星期六是大年正月初七「人日」，譚銳祥壇主一早來電話，約我飲茶，我由於週末還要上班，所以只好帶了便當出門。中午十二點許抵嘉華樓，接了譚公，驅車去福臨門；伍兆職詩翁、余榮瑞夫婦等早已在酒樓久等。我說「人日」是人人生日，依照潮州習俗，正月初七吃「七樣羹」，就是七種蔬菜煮一大鍋；雖然來到海外，每年這一天，老伴還會煮，只是不再大鍋，份量逐年縮小。

余榮瑞先生非常客氣，他不停感謝我代撰賀聯，祝賀其親家譚銳祥壇主榮獲英女皇登基六十週年鑽禧勳章；除了請我飲茶，又贈送一瓶美酒和一張感謝卡，裡面還有一封長信，真情洋溢字裡行間。余先生又提及「詩壇」，謂這麼都年來，每個星期都會將《華僑新報》「麗璧軒隨筆」和「詩壇」剪存，從未間斷。如今，「詩壇」無故停刊，令他有一股失落感。譚公也說，唐人街有很多朋友十幾年來都是「詩壇」長期讀者，一旦讀不到詩友佳作，頗感失望。日前刊出《癸巳新春特輯》，是蛇年一件大喜事，可惜曇花一現，又中斷了。我聽後心中有說不出的慨嘆，真不知如何答話。

伍老和譚公一致認為，「詩壇」復刊是循眾要求，是讀者、作者之心願。譚公語重心長的說道：「再多兩年，直到大家都寫不出詩，才考慮停刊。」我當然不希望「兩年」，而祈求譚公和眾詩翁長命百歲，像薛世祺老師一樣，一百零四歲還在作詩，筆耕不斷。大家提出了許多方案，我被譚公的真誠所打動，於是提出：每期不必刊登太多首，字體放大一些，這個折衷辦法立即獲得通過。

昨晚在工廠開工時，心裡一直在為「復刊」一事困擾，想了很多，以至心不在焉，工頭與我說什麼，一句也聽不進去。我回顧 1999 年 11 月 6 日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的往事，當時一股衝勁、幹勁，憧憬著詩壇美好未來，對前景充滿樂觀。雖然只有那麼三幾個人，但一點畏懼也沒有。十三年來，到底是什麼動力，推動著我主編「詩壇」六百七十多期？究竟是什麼潛力，支撐著我毫不動搖的一直走下去？是什麼魔力，讓我可以通宵達旦彙編詩集、製作統計表、為「詩壇」網頁增添新內容？又是什麼原因，一夜之間我放棄了自己的理念，毅然卸下肩上重任，而違背了當日創會時許下的諾言？我整個晚上呆呆的沉思，甚至有抱頭痛哭的衝動。今晨放工，外面大雪紛飛，我一面掃車上的雪，還一面在回想「詩壇」復刊的事；開車回家的路

上，破例不聽新聞，而繼續聚精會神思考譚公、伍老和眾詩友的提議。抵家門之前，我作了最後的選擇：「詩壇」全面復刊！風雪不改！

上床睡幾個鐘頭就醒來，打電話給譚銳祥壇主，告知我的決定，然後致函全體詩友。譚公隨即傳來「復刊」七律：「甫過特輯復刊來，讀客笑容相繼開。主筆疲勞甘自受，詩儔擱筆喜重恢。耋年老去耆英在，雋句猶存勿作哀。枯木逢春枝葉盛，騷花再茁賴君栽。」伍兆職詩翁立即來電話，他表示致賀，建議下星期推出「詩壇第 678 期」，全面復刊，讓詩友有充足時間寄詩。

猶憶當年詩會成立後，我曾經與潘潔心社長商談每週一期出版「詩壇」，當時由於擔心稿源不足，每期只能刊登四分之一版，後來才逐漸增加到大半版。潘社長以「貴在堅持」四個字相贈，希望「詩壇」能一直辦下去，越辦越好。十三年間，每次遇到挫折、困境，我總是憑著「貴在堅持」這理念，堅定不移的闖關越險，即使遭受多少冷嘲熱諷，也一笑置之。如今回首走過的路，更堅信「貴在堅持」是成功的要素。不管前路多麼坎坷崎嶇，只要憑著「貴在堅持」的信念，一定所向披靡、閒庭信步。至於個人得失，不在話下。我將自己的想法坦誠告知老伴，她很率直的對我說：只要你心中認為是正確的，沒有對不起自己的良知，我一定支持你所做的任何選擇。要做就做到最好，將來歷史會給你公正的評價。有老伴這番話，我的心也有了底，畢竟我一直是個備受爭議的人。

一下子又恢復「詩壇」，猶如一場夢，我有說不出的矛盾與負疚。這幾個星期，都在閱讀蘋果電腦創辦人喬布斯的傳記，對他成功的因素作了分析和探討；他是個毀譽參半的人，他的狂妄自大、唯我獨尊，他的完美主義，都令我引起共鳴。貴在堅持，還必須強調的是，「堅持」什麼？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堅持下去，無可厚非；但如果超出負荷，就必須像教宗本篤十六世，毅然退下，成了梵蒂岡教廷六百年來首位辭職的教皇。我會量力而為，更希望詩友們能伸出援手，除了每週稿源不斷，能上網閱讀的，可以不必傳真到外省；能在電郵傳稿，也省去打字之時間。我會妥善安排作息時間表，精力不會再透支。請不要將「弘揚國粹」的高帽子戴在我頭上，我怕會抬不起頭來。我還沒有「鞠躬盡瘁」那麼偉大，更不會「油盡燈枯」那麼悲觀；總之，「詩壇」能復刊，首先要感謝《華僑新報》一貫不遺餘力的支持，報社編者、詩壇作者、廣大讀者，三者缺一不可也。

下個星期「詩壇第 678 期」將全面復刊，希望擱筆已久的詩友們重新執筆，踴躍寄來大作，以光篇幅。我這主編已經敢冒「出爾反爾」之大不韙，重作馮婦，諸位詩友豈能不給予大力支持呢？(第 850 篇) (2013.02.22)

復 刊

2012 年 12 月 28 日，本欄第 842 篇《別了》與《詩壇第 677 期》一起送走舊歲；停刊十個星期後，《詩壇第 678 期》下星期五《華僑新報》第 1150 期正式復刊，已經是 2013 年 3 月 8 日了。由停刊到復刊，這箇中緣由，來龍去脈，峰迴路轉，見證了海外弘揚中華古典文化的艱辛心路歷程，也考驗了詩友堅持詩詞創作之毅力。

「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於 1999 年 11 月 6 日成立，經過十三年的努力耕耘，詩詞作品從剛開始每期三、五首到後來每期三十多首，會員人數逾百。詩友由魁省滿地可擴延，遍及安省多倫多、渥太華、溫莎；緬省溫尼辟、亞省愛民頓、卑詩省溫哥華；並跨出加拿大，遠至美國、法國、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泰國、馬來西亞。每週收到之詩稿數十首，如何處理積壓舊稿，頗費周章。後期才發現，不少大陸詩友一稿多投，一組詩十幾二十首同一時間寄給數十家報章雜誌詩刊發表，如漁翁撒網，只求見報率，不講究格律。曾不厭其煩為其中某些詩詞修改，得到的回應是負面的，甚至認為今人不宜用古聲，要改革舊體詩，要創新。這違背了詩會當初之創會宗旨。如果不能嚴格把關，詩壇水平會逐漸降低。由於每週到工廠工作六天，體力消耗極大，嚴重睡眠不足，精神難以集中；考慮到無法應付審稿龐大的工作量，我多次向譚銳祥壇主提出辭呈，並徵求他的同意，暫時結束「詩壇」。

這兩個月來，不斷收到來自各方的信函、電郵、傳真、電話，紛紛對「詩壇」停刊深表遺憾、惋惜。日前到醫院探望何宗雄校長，當他老人家聽說「詩壇」已經結束時，淚水奪眶，令我心酸莫言。一位詩友的侄兒來信寫道：「還記得當初詩刊說要停辦時大伯的失落與惶恐，也記得最後一期時他那無比淒慘的神情。他從未與我深說過什麼，只是從別人口聽他說過一句：若詩壇停了，我也快走到頭了。」李廣德老師在信中說：「“詩壇”終了詩不終，情不了，緣不盡，誼不完，讓詩心詩情詩緣詩誼永遠與您和各位吟長相伴，直到永遠、永遠……。」山菊詩友來函寫道：「非常感謝您的付出！詩刊可以停，詩心不會老！」潘潔心社長語重心長的說：「江山依舊在，此

情難長留。感謝壇主的苦心，感謝詩友的盡力，感謝有機緣能筆墨交流，心靈溝通，見諸報端。當詩壇劃上句號的時候，這讓人想起夏日雷雨之後天際的一道彩虹，它五光十色，絢麗無比，然終會逝去。人生如此，詩壇何嚐不如此。人的瀟灑在於看透，過去和將來都不屬於我們，而眼下的那一刻則屬於上帝賜與的祝福，那就盡情享用吧。別了，詩壇！」另一位詩友建議分工合作，讓「詩壇」能維持下去：「如果不嫌棄，我可以負責一部分工作，減輕您的負擔，但審稿重任，就非您莫屬了。」

當聽說詩會將出版《滿城賡詠全集》（合訂本）時，很多詩友表示支持，美國蔡麗華同學隨即寄來一百美元的支票認購。住在亞省愛民頓今年九十多歲的黃國棟詩翁寄來兩百加元支票，並強調這是捐贈詩會，不是買書：「區區二百元，聊表寸意而矣，不是買書。」「詩集出版後，也請不要寄來，以免浪費巨資郵費，如我欲看，在網上看便可。九十多歲的人了，每晨醒來，方慶尚在塵世。」不少詩友電話留言，踴躍認購，並表示全力支持出書計劃。他們的熱情，深深感動了我，夜闌人靜，我仍在高爐邊工作，心中卻牽掛《全集》何日能順利付梓，有時想得入神，默默凝視，呆若木雞。多次與譚公飲茶，雖然「詩壇」已停刊，但彼此話題都離不開「詩壇」，離不開詩友。譚公告訴我，「詩壇」主編一職，除了你能勝任之外，難找第二人。我試圖尋找折衷辦法，但都「針無兩頭利」，得失參半；唯有推出《癸巳新春特輯》，再作打算。最後一次飲茶，我知道「詩壇」復刊，已呼之欲出，就給譚公留下一個訊息，既然是「循眾要求」，那要看「眾」字的份量，也就是說，要是譚公「復刊」詩能一呼百應，各方紛紛步韻，我義不容辭，決不拒絕。果然，這幾天收到數十首，來信二十幾封，都認為我應該順從眾命，破繭而出。是詩友的真情打動了我，個人得失暫且放一邊。當然，也有反對的聲音，其出發點完全是為我的健康著想，所以，即使語句尖酸刻薄，字眼極其貶抑，我也一笑置之。有位長輩甚至將我比喻成「桐油埕」：「我們鄉下人說改不了個性的人，也改不了他的用途和定位；就說：桐油埕就是桐油埕！裝過桐油的，別的就不能裝；裝了也是桐油味。舉什麼原因改變，都不是決定因素。你對詩、對詩壇這個桐油埕，大概就好於此、活於此，別無辦法改變。只可恭祝桐油埕的桐油越積越厚，桐油味越來越重，香聞十里，飄洋過海。」

我能說些什麼呢！人生在世，數十年光景，轉眼即逝，渾渾噩噩，過了大半生；能與一群志趣相投的詩友唱酬歡聚，共度餘生，也就不枉此生了。

至於個人功過得失，則計較不了那麼多。像許之遠老師在「序」中所說：「幸海外仁人志士，相率為漢詩一脈之存，如國劇之《趙氏孤兒》之救孤保孤，竭心盡力，遂使中華民族之靈苗，經霜雪而得存，且能日新月盛，微海外尚何可賴焉。」(第 851 篇) (2013.03.01)

停　筆

感恩節四天長週末，我沒有像以往那樣與家人出遊，而是留在家裡，昏昏沉沉的又睡又醒；偶爾陪老伴到附近公園散步，才走不到半個鐘頭，已經累得直喘氣。小女週四晚從希庫蒂米飛回來，也有幾天休假，到後園和媽咪清理花事，園藝本來是我的喜愛，如今才動一下草坪，修剪枯枝，也心跳得厲害，必須找個地方坐下，看她們母女工作。這情形令我很沮喪，難道醫生的警告是真的？

老友從上海來到滿地可，給我寄來電郵，希望能會晤。我說星期一是感恩節，我不用上班，約定十一點鐘到他下榻的住所見面。雨中相見，欣喜別來無恙，老友帶給我一本《白墨詩詞集》，是他在網上買下的簽名本，就是本欄第 870 篇《雜拾》中提到贈給孫萌的那本，他說在廣州還有一鈐本也在網上出售，如果我想要，他可以給我找回來。我們先去 Madison 吃午餐，然後一起到舍下聊天。我們暢談別後十年彼此的生活狀況，時局變化，他對我的體康深表憂慮，認為我大不如前。

我於是將實情和盤托出，並告知醫生希望我停止加班，注意飲食，每天保持八小時睡眠，所以，我必須完全戒酒，不再出席應酬活動；但我一直耿耿於懷的一件事，就是「詩壇」主編的工作。由於去年底「詩壇第 677 期」刊出後，便因為我的健康理由而宣佈停刊，時隔十個星期，「詩壇」再度復刊，由第 678 期到本週第 710 期，一共 33 期；我的精神、體力，由於過度透支的結果，已經與八個月前大不相同，再也無法支撐下去。當日與譚公到報社，信誓旦旦表示，完全可以「復刊」，如今豈不「出爾反爾」？老友說：你的健康應該排在第一位，試想，如果你真的垮下來，最傷心的首先是你的家人，說句不吉利的話，萬一你走了，到靈堂悼念你的，最多就是說：安息吧！白墨，一路走好！我們永遠懷念你！完了。就像子漢先生病逝，第一、二、三週年，還有人會寫詩悼念，第四、五年就沒有了。我聽了很震撼

的一番話，突然猛醒過來，想起曾任歐老師、廖如真老師不斷來電話，苦口婆心勸我要保重身體，好好修養，不宜再透支體力；又想起許之遠老師苦口良藥的嚴諭，更想到老伴說的：「你太自私了！從來不考慮家人的哀傷，萬一你真的像心臟醫生所預測那樣，活不到他的年紀就撒手歸西，拋下我們孤寡，兩個女兒還未成家，將來孫子都不知道外公是誰？」



Article • 筆會　　華僑新報 Les Nouvelles Chinoises　　www.MontrealChina.com 蒙城中文網 電子版

麗壁軒隨筆　　盧茵

Http://www.kokchailu.com

停　筆

感恩節四天長週末，我沒有像以往那樣與家人出遊，而是留在家裡，昏昏沉沉的又睡又醒；偶爾陪老伴到附近公園散步，才走不到半個鐘頭，已經累得直喘氣。小女週四晚從希庫蒂米飛回來，也有幾天休假，到後園和媽咪清理花事，園藝本來是我的喜愛，如今才動一下草坪，修剪枯枝，也心跳得厲害，必須找個地方坐下，看她們母女工作。這情形令我很沮喪，難道醫生的警告是真的？

老友從上海來到滿地可，給我寄來電郵，希望能會晤。我說星期一是感恩節，我不用上班，約定十一點鐘到他下榻的住所見面。雨中相見，欣喜別來無恙，老友帶給我一本《白墨詩詞集》，是他在網上買下的簽名本，就是本欄第870篇《雜拾》中提到贈給孫明的那本，他說在廣州還有一鈐本也在網上出售，如果我想要，他可以給我找回來。我們先去Madison吃午餐，然後一起到舍下聊天。我們暢談別後十年彼此的生活狀況，時局變化，他對我的體康深表憂慮，認為我大不如前。

我於是將實情和盤托出，並告知醫生希望我停止加班，注意飲食，每天保持八小時睡眠，所以，我必須完全戒酒，不再出席應酬活動；但我一直耿耿於懷的一件事，就是「詩壇」主編的工作。由於去年底「詩壇第677期」刊出後，便因為我的健康理由而宣佈停刊，時隔十個星期，「詩壇」再度復刊，由第678期到本週第710期，一共33期；我的精神、體力，由於過度透支的結果，已經與八個月前大不相同，再也無法支撐下去，當日與譚公到報社，信誓旦旦表示，完全可以「復刊」，如今豈不「出爾反爾」？老友說：你的健康應該排在第一位，試想，如果你真的垮下來，最傷心的首先是你的家人，說句不吉利的話，萬一你走了，到靈堂悼念你的，最多就是說：安息吧！白墨，一路走好！我們永遠懷念你！完了，就像子漢先生病逝，第一、二、三週年，還有人會寫詩悼念，第四、五年就沒有了。我聽了很震撼的一番話，突然猛醒過來，想起曾任歐老師、廖如真老師不斷來電話，苦口婆心勸我要保重身體，好好修養，不宜再透支體力；又想起許之遠老師苦口良藥的嚴諭，更想到老伴說的：「你太自私了！從來不考慮家人的哀傷，萬一你真的像心臟醫生所預測那樣，活不到他的年紀就撒手歸西，拋下我們孤寡，兩個女兒還未成家，將來孫子都不知道外公是誰？」

如雷轟頂的話語，令我幾乎爆炸，我真的受不了這樣的刺激，我快歇斯底里發作了。小女兒精心烹飪的感恩節火雞晚餐，我吃不出滋味；腦海中不斷浮現一幕幕往事，從詩會春宴到雅集聯吟，每一位詩友、每一首詩詞、每一期「詩壇」，都銘刻在我心中；畢竟，十四年七百多個星期不算短。還是那句老掉牙的話：天下無不散的筵席！老友直言，這世上不是沒有誰就不行，沒有你，地球照舊會轉；長江後浪推前浪，你不下來，就不會有新人上陣。相信壇主和詩會諸公一定會體諒你！

我依然還記得去年底，向壇主提出結束「詩壇」時，他問我：「《麗壁軒隨筆》還寫嗎？」當時我答道：「還會繼續寫！」但經過這一次身體出了狀況，我真的認輸了！從1996年中秋節前開筆，到2013年重陽節後停筆，整整十七年，884篇，超過一百五十萬字，也算寫下圓滿的句號。《麗壁軒隨筆》宣告完成使命，走進了歷史，「盧茵」這個筆名今後也不會在別的地方使用。《麗壁軒隨筆》將寫到九百篇、一千篇的豪言壯語成了「絕響」，寫完本文就正式停筆，但還未「封筆」。

我準備向工廠申請一個長假，我的確非常需要好好修養，全面結束文學活動，安心休息，恢復元氣；今後每天不再與時間賽跑，可以悠哉閒哉，逍遙自在，只有這樣，我才能放下肩上包袱，輕鬆活下去，安享晚年。如果我想活到七十、八十，甚至九十、一百，我必須不折不扣聽醫生的忠告。

剛才我給譚銳祥壇主打個電話，他說，讀了我那篇《求生》後，他流淚了。我告知無法繼任「詩壇」主編，希望他能諒解，譚公叫我安心修養，保重身體，不必擔心詩會運作。許老師來函感慨的說：「不管是個人人生的抒發，詩壇的編審，都已超過個人的極限。在白手興家，孤掌奮鬥的環境裡，一家四口溫飽之餘，下一代都能超過自己；不論藝文領域、個人職責、後代成就，都有了圓滿的交代。希望你完全依照醫生的囑咐，病情不可對妻女再隱瞞，並儘快安排退休事宜。」

再次感謝關心我健康的老師、同學、親朋、好友、文友、詩友，相信我會活得很好。再次感謝《華僑新報》潘漢心社長、張健總經理的諒解、體恭和包容，儘管我多次決定，他們都一直不遺餘力給予幫助和支持，這份近二十年的情誼，我會牢記心中。再次感謝譚銳祥壇主十多年來對我的信任，從來懷疑我擔任「詩壇」主編的能力與決策，一次又一次「忍受」我的辭呈。而這是我最後一次提出，相信詩會中一定有人能挺身而出，肩負起主編一責，更期盼「詩壇」有機會繼續辦下去。

最後，要感謝《華僑新報》廣大讀者十七年來對我的愛護、鞭策、鼓勵和協助，沒有讀者的共鳴，沒有知音的支持，本欄不會堅持到今天。「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唐代詩人劉禹錫這詩句作為本文結尾最為恰當。希望經過一番休息調養，我能把身體養好，益壽延年，不求東山再起，捲土重來，只盼重振雄風，絕處逢生。我今年六十，在加拿大度過卅三年，而有一半時間離不開《華僑新報》，離不開《麗壁軒》，離不開「詩壇」！今日一別，後會遙遙無期，怎不教人感慨萬千？「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謹以蘇東坡《水調歌頭》最後兩句，彼此互相祝福。

如雷轟頂的話語，令我幾乎爆炸，我真的受不了這樣的刺激，我快歇斯底里發作了。小女兒精心烹飪的感恩節火雞晚餐，我吃不出滋味；腦海中不斷浮現一幕幕往事，從詩會春宴到雅集聯吟，每一位詩友、每一首詩詞、每一期「詩壇」，都銘刻在我心中；畢竟，十四年七百多個星期不算短。還是那句老掉牙的話：天下無不散的筵席！老友直言，這世上不是沒有誰就不行，沒有你，地球照舊會轉；長江後浪推前浪，你不下來，就不會有新人上陣。相信壇主和詩會諸公一定會體諒你！

我依然還記得去年底，向壇主提出結束「詩壇」時，他問我：「《麗壁軒隨筆》還寫嗎？」當時我答道：「還會繼續寫！」但經過這一次身體出了狀況，我真的認輸了！從 1996 年中秋節前開筆，到 2013 年重陽節後停筆，整整十七年，884 篇，超過一百五十萬字，也算寫下圓滿的句號。《麗壁軒隨筆》宣告完成使命，走進了歷史，「盧茵」這個筆名今後也不會在別的地

方使用。《麗璧軒隨筆》將寫到九百篇、一千篇的豪言壯語成了「絕響」。寫完本文就正式停筆，但還未「封筆」。

我準備向工廠申請一個長假，我的確非常需要好好修養，全面結束文事活動，安心休息，恢復元氣；今後每天不再與時間賽跑，可以悠哉閒哉，逍遙自在。只有這樣，我才能放下肩上包袱，輕裝活下去，安享晚年。如果我想活到七十、八十，甚至九十、一百，我必須不折不扣聽醫生的忠告。

剛才我給譚銳祥壇主打個電話，他說，讀了我那篇《求生》後，他流淚了。我告知無法繼任「詩壇」主編，希望他能諒解，譚公叫我安心修養，保重身體，不必擔心詩會運作。許老師來函感慨的說：「不管是個人人生的抒發、詩壇的編著，都已超過個人的極限。在白手興家、孤拳獨奮的環境裡，一家四口溫飽之餘，下一代都能超邁自己；不論藝文領域、個人職責、後代成就，都有了圓滿的交代。希望你完全依照醫生的囑咐，病情不可對妻女再隱瞞，並儘快安排退休事宜。」

再次感謝關心我體康的老師、同學、親朋、好友、文友、詩友，相信我會活得很好。再次感謝《華僑新報》潘潔心社長、張健總經理的諒解、體察和包容，儘管我多次決定，他們都一直不遺餘力給予幫助和支持，這份近二十年的情誼，我會牢記心中。再次感謝譚銳祥壇主十多年來對我的信任，從未懷疑我擔任「詩壇」主編的能力與決策，一次又一次「忍受」我的辭呈。而這是我最後一次提出，相信詩會中一定有人能挺身而出，肩負起主編一責，更期盼「詩壇」有機會繼續辦下去。

最後，要感謝《華僑新報》廣大讀者十七年來對我的愛護、鞭策、鼓勵和協助，沒有讀者的共鳴，沒有知音的支持，本欄不會堅持到今天。「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唐代詩人劉禹錫這詩句作為本文結尾最為恰當。希望經過一番休息調養，我能把身體養好，益壽延年，不求東山再起，捲土重來，只盼重振雄風，絕處逢生。我今年六十，在加拿大度過卅三年，而有一半時間離不開《華僑新報》，離不開《麗璧軒》，離不開「詩壇」！今日一別，後會遙遙無期，怎不教人感慨萬千？「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謹以蘇東坡《水調歌頭》最後兩句，彼此互相祝願。(第 884 篇) (2013.10.18)

續 筆

停筆兩年餘，重回筆陣，頗有滄海桑田、恍如隔世之感慨。往事如煙，回首崢嶸歲月，歷歷在目，徘徊腦海。《詩壇》自第 710 期後宣告停刊，數十位詩友各散東西，或擱筆、或搬遷、或老弱多病、或另投他報、或音訊全無；昔日騷壇雅集，文酒唱酬，聯吟聚首，即席揮毫，都成了追憶。

轉眼又到 2016 年元旦，本欄自 1996 年開筆，已經踏入第二十個年頭。過去每逢歲晚，回顧全球大事，盤點政壇起落，告別辭塵人物，總結世間成敗；每逢歲首，摘錄歷年史料，搜羅生肖名人，預測周遭變數，展望盛世昇平。而今，在互聯網資訊爆炸的時代，這些都成了陳腔濫調，都淪為老生常談。還有誰會去剪貼報章資料、錄製新聞節目、堆積陳年雜誌？還有誰會去翻閱地圖、查看百科辭典、找尋古老線裝書？與時俱進，就必須順應潮流，當你寫不出讀者喜歡看的東西，詩人的桂冠只能「孤芳自賞」。於是，文人下海，撰聯賣墨，美其名曰：「經濟效益」，是完全可以理解。

朋友通電話或來函，話題離不開的，就是打聽詩友們的訊息。兩年過去了，我斷斷續續知道一些音訊，偶爾也與某幾位老詩翁在唐人街碰過面，大家過去唱酬步韻、次韻、疊韻，不亦樂乎！如今由於不寫詩，打招呼除了互相問候體康，彼此寒暄幾句，似乎沒有了「共鳴」，這是很無奈的。

我曾陪許之遠老師去療養院探望何宗雄校長，何太由南岸遷到 NDG 區新居，「可余亭」成了永遠的追憶。我們也與吳永存詩翁一起飲茶，吳老還很健碩，經常有電話聯絡，也還寫詩。曾經見過汪溪鹿先生和黃明嬋夫人，汪老紅光滿面，精神還不錯，知道他們的「鹿鳴園」也賣了。當年詩會西島「玉瓊樓雅集」，也成了美麗的過去。雷一鳴先生 2014 年夏出版回憶錄《勁草寒梅八五年》，和何宗雄校長《雪泥鴻爪七五年》回憶錄一樣，都將詩詞集加入。今年第二十屆全僑公祭大典在唐人街中山公園舉行，我有幸與譚健民先生、伍兆職先生、譚銳祥壇主三位老詩翁合照，尤感珍貴。

于遠樓樓主伍兆職先生，筆耕不懈，詩如泉湧，儘管《詩壇》停刊，他每週都有詩作在《華僑時報》上發表，從未間斷，目前正在籌劃出版《伍兆職詩詞集續編》。

我這兩年來與譚銳祥壇主一直保持聯絡，多次飲茶，或到中華會館開會；譚公日理萬機，但思維敏銳，靈感奔放，撰寫賀聯、祭聯，一氣呵成，

下筆作詩，倚馬可待，是一位真真正正的「儒商」。而最令我欽佩的，是遠居加西亞伯達省愛民頓市的黃國棟老詩翁，九四高齡，精通電腦，擅寫律詩，一絲不苟，嚴守韻聲。已多年不見鄭石泉先生，曾經收到他的詩詞，希望他健康無恙。海語兄自搬去多倫多後，已很少聯絡，曾寄來詩作賀譚公八八米壽。我不厭其煩的希望幾位多產老詩翁將詩詞結集，強調「書比人長壽」，只要他們登上《詩壇》網頁，在「各家詩詞」點擊自己名字，所有曾經見報的詩詞都已經打好字，取下就可以付梓出版。目前詩詞數量達到出書的詩友，包括：吳永存、汪溪鹿、譚健民、海語、雪梅等，詩詞都在三百首以上。

寫到這裡，才想起紫雲和懷素兩位詩詞才女，她們有幸能代表加拿大赴台灣出席第 35 屆世界詩人大會(團長許之遠老師)，他們第一時間傳來了與楊允達院長合影的照片。後來讀了懷素寫的報導，令我又羨慕又惋惜，因為我早在半年前最先買機票、繳交費用的，但由於等待醫院排期為右肩膀韌帶做手術，而錯過了這個世界性聚會。自 2010 年在台北第 30 屆、2011 年在美國肯諾莎第 31 屆之後，我錯過了 2012 年在以色列第 32 屆、2013 年在馬來西亞第 33 屆和 2014 年在秘魯第 34 屆，希望 2016 年能夠赴捷克布拉格出席第 36 屆。雖然去不成，但紫雲幫我帶來《2015 年世界詩選》，也算是收穫。

這兩年間，由於工傷舊患，每週要定期做兩、三次物理治療，遠行成了奢望。兩女則因出差，一直到處飛，北京、上海、芝加哥、匹茲堡，她們也很會利用假期，從家裡的磁貼，有希臘、哥斯達黎加、墨西哥，有瑞典斯德哥爾摩、丹麥哥本哈根、德國法蘭克福等。我倒希望有機會再去一趟加西，探望曾習之(任歐)、廖如真老師、黃國棟詩翁、黃凱之先生、田淑丹姨、以及李錦榮兄嫂。

這段日子在家，我一點也不空閒，由於右手不宜開車，我幾乎不離家門，利用時間，完成了擱置多年的「無墨樓藏書目錄」，又整理了上萬張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分別藏入五十餘本相簿中。自去年開始，每逢週六，到麥基爾大學讀英語，分上下午兩班，每班修三個學分，修滿 30 個學分才完成。我是班上最老的學生，當同學們問我到底有多大，答曰：「35 年前我來加拿大時，你們當中還沒有一個人出生。」老師經常借我做話題：他這麼大的年紀還讀書，你們有什麼理由不努力？

朋友不明白，來電話揶揄：你這個年紀幹嗎還要給老師管教，還要應付考試？只有女兒支持。為了看「星球大戰 7」，她們用了幾天時間陪我從「首部曲」看到「六部曲」。昨晚從戲院出來，我滿腦都是天行者，都是 R2-D2，都是絕地大師。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對我的英語提高有很大的幫助。

時值元旦，新年伊始，恭祝大家：萬事順心，吉祥如意！衷心祈願 2016 年給世界帶來新希望！(第 887 篇) (2016.01.01)

驕　傲

上週日下午，到 La Plaza 出席麥基爾大學同學會舉辦的一場論壇，主題是「成功之秘訣」。獲邀上台演講的共有七位，包括會計師、工程師、律師、醫生、教授，以及公司主管等，他們都是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當中唯一的女性，就是我的長女，LRMM 律師事務所的 Selena Lu 盧嘉珈律師。



一般來說，出席這樣的論壇、研討會、座談會，是相當枯燥乏味的，雖然票價只是二十來元，肯抽出時間去聽，也實在難得。出乎我意料之外，那天會議廳座無虛席，大部份都是年青的麥大學生，而且還有不少亞裔面孔。首先上台的是一位註冊會計師，他用了大量幻燈片，像背書一樣如瀑布瀉下，都是經驗之談，聽完演講，就像讀了一本厚厚的書，好累！

當回答幾個提問後，就輪到第二位上台。從中年男子，換成年青女性，而且完全不用幻燈片，也沒有講稿，又不是僵硬的站在講台，而是像蘋果電

腦的喬布斯，自由自在，來回走動，將沉悶的氣氛弄活起來。聽眾掌聲不斷，笑聲此起彼落，她忽而停頓，問座中一些問題，忽而靜默沉思，讓大家注意力集中，整個演講，沒有冷場，只有高潮，這令我對女兒有了「果然與眾不同」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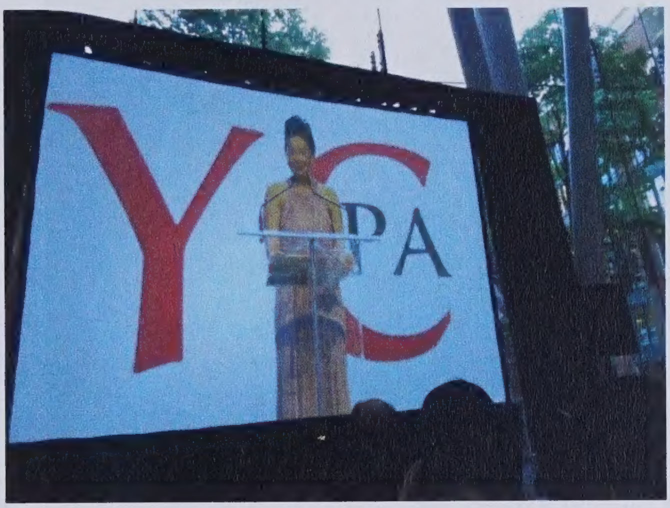
她很自信，一上台就控制了氣場。我在求職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是：我年輕，我是女性，我是華裔。今天，為什麼我能站在這裡？因為，我年輕，我是女性，我是華裔！每年法律系 1000 名畢業的新生，只有 50 名能順利當上執業律師，約佔百分之五。在魁北克，全省總共有 25000 名律師，其中只有 64 名是華裔，比率是百份之零點二五。



她回顧了作為華裔傳統家庭的女兒，所經歷的種種考驗：我是 8 月 31 日晚上 10 點 40 分催生的，我爸爸一定要我趕在 9 月 1 日前出生，否則就跟不上入學日期而必須延誤一年。我的童年與其他女孩子不同，她們會收到芭比娃娃和其他玩具，但我每年的生日或聖誕禮物就是書、字典、百科全書光碟。我和妹妹不是玩「煮飯仔」，而是背乘數表、看圖識字、串字遊戲、有趣問答。爸爸從小就灌輸我，如果不讀書，就不是他的女兒，如果考試拿不出好成績，不能考入麥基爾大學，就不要叫他爸爸！他的女兒一定麥大畢業！

女兒幾乎是在對我講話。她說，我爸爸告訴我，下等人放棄機會，中等人把握機會，上等人創造機會！我就一直在創造機會，因為我不是富二代、官二代，機會不會來找我。我既沒有當法官或律師的父母，也沒有一生下來

就有花不完的錢任我揮霍。我在麥大國際貿易系畢業，在銀行當了一年經理，又到蒙大再讀法律系，畢業後為了考取律師執照，向超過五十家律師事務所發出求職信，收到了 27 封拒絕信。我並沒有氣餒，一直在努力，我能說流利的中英法語，我是中國女孩，憑著這優勢，最後，終於獲得滿地可一家規模頗大的律師樓錄取，順利通過考試，成為該律師樓九十幾位律師中唯一的華裔女性。憑著自信，我代表律師樓負責接待中國上海青年企業家代表團，並獲選參加世界傑出青年會議，出席北京、上海、杭州等活動。



她講到成功的要素，就是要建立人脈關係。這幾年，她參加了大量社會公益活動，例如，踏自行車由滿地可到魁北克市為癌症基金籌款七萬餘，又參與創建律師婦女協會，還出任銀行董事、夢湖園基金會理事、獎學金評審委員等，並當選為滿地可華裔青年專業協會 YCPA 主席。她說道，雖然每天十二小時工作，放工時已經晚上八點，外面大風雪，她還會驅車去參加朋友的生日會，即使逗留短短半個鐘頭，這份誠意已經令友誼加深。她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制定指標，訂下計劃，按部就班，為了實現目標，不懈努力。

她談到每次出庭前的準備工作，離開法庭後如何總結經驗教訓，都是點滴積累，沒有捷徑，只有一步一個腳印，闖出自己一片新天地來。成功的因素很多，先天的遺傳基因，後天的努力，還有兩樣，她舉雙手，一個是導師，一個是支持、贊助者。除了學到什麼，更重要的是認識誰？她承認上私立中學，讓她很容易建立穩健的人脈網絡，對今後事業的發展幫助很大。有好的學習環境，同學的父母都是專業人士、政壇精英，有了這外來因素，要成功就多了一項優勢。最後，還要靠一點點運氣！能逢凶化吉，有驚無險，

命運也算在裡面。有朋友勸她從政，希望她能入選國會議員，成為華裔女政治家，這就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缺一不可。



離開會場，我心中一直在想，過去對女兒實在太苛刻，很少當面稱讚她。所以，在她眼中，我是「虎爸」。很久以前我曾經寫過一篇稱讚女兒的文章，隨即招來指責，謂「她在掌聲中長大，不是件好事」，不應該讚譽。其實，老外賞罰分明，沒有什麼「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緊箍咒。今天，女兒的成就完全是她自己努力爭取的，對她的肯定，又何必「避嫌」，擔心眾說紛紜呢？除了鼓勵，更應該支持！她給妹妹做了榜樣，小女兒也是麥大食品科畢業，她受姐姐的影響很大，曾出任麥大食品科協會主席，在卡夫公司研發部工作多年，研製成功多種乳酪新產品，一直往返芝加哥、匹茲堡，日內將會在舊金山大展拳腳。筆者已屆老年，膝下兩女能成功，堪慰老懷矣！若問我今生有何作為？答曰：滿屋藏書，有妻賢慧，兩女成材，詩文陪伴，夫復何求？(第 899 篇) (2016.03.25)

九　百

崇文事墨，子史全經集。竊案廣，求真迫。挑燈開萬卷，伏櫪行千邑。攻不息，彌綸今古東西極。

志畢生言立，麗璧詩壇帙。記賞月，傷停筆。文章忠肺腑，正氣揚功德。臻九百，國才椽直丹心赤。

——關不玉《千秋歲・賀「麗璧軒隨筆」九百篇》

收到法國老同學關不玉的《千秋歲》，賀「麗璧軒隨筆」九百篇。猶憶自第 600 篇，他以《青玉案》相贈；第 700 篇，他再送《菩薩蠻》；第 800 篇，他又寄來《破陣子》；這份同窗情誼，堪比「青玉」、傳誦「千秋」。人生能得一知己，雖遠隔關山，猶如咫尺，令我感懷五內，銘刻寸心。

以 1996 年中秋節前開筆，到今年正好踏入第 20 個年頭。倘若本欄沒有停筆兩年餘，這一篇隨筆應該是第 1012 篇。每逢百篇作一次總結，這一篇該是第九次。老同學笑說，希望本欄的一千篇時不會「千篇一律」，老友的警言若當頭棒喝，如夢初醒，醍醐灌頂，茅塞頓開。我必時刻引以為戒。

寫文章最忌老生常談，了無新意；更怕連篇廢話，無病呻吟。曾經讀過某公一篇散記，東拉西扯，堆砌詞藻，天南地北，野馬脫韁，不知所謂；然而，因名氣所累，還是有一批「粉絲」在敲鑼打鼓，點讚不休。我開始懷疑，到底名氣這東西真的能扭轉乾坤，混淆黑白？有幸與老師通電話，請求指點迷津，答曰：熟讀《菜根譚》，就可以找到答案！「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詩聖杜甫留給後人最好的回答。若干年後，也許，你已經不在這世上，當人們偶爾讀到你某年某月某日的舊作，是給予「回味猶甘、言之有物」的好評，還是招來「胡言亂語、不焚何待」的破口大罵？

縱橫二十年，跨越九百篇，回想起來，感慨萬千，噓唏不盡。若問當初開筆是否滿腔豪情壯志？我的回答很簡單，其實只是興趣，沒有什麼遠大抱負。後來慢慢的，由於經受一次又一次的打擊，遍體鱗傷，磨平稜角，成敗功名，是非得失，都看化了。寫的東西，也漸漸遠離空想，趨於平淡，不再激情衝動，口號連天；避免人云亦云，生搬硬套。寫的內容，更注重身邊事物，切忌浮誇。

有些人認為隨筆寫的都是芝麻綠豆，難登大雅之堂。君不見，大文章不好寫，小文章不屑寫，到後來就剩下「點鬼簿」，談古不論今，評文不說人，專找古人的東西來品評，結果，幾首小詩，可以寫出上百篇評論，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大量出版，反正死無對證，又不用付版稅。相信古人泉下有知，肯定弄不明白他們當初寫詩時的原意，千百年後竟被後人註釋得天花亂墜、面目全非？俄國托爾斯泰說：「你是作家，除了不得不寫的時候決不要寫。」法國夏多布里昂說：「風格獨樹的作家並不是不模仿任何人，而是任何人也仿不了他。」雖稱「隨筆」，決不可隨隨便便下筆。



寫時評，不要太快表態下結論，應留些空間給讀者去思考。寫見聞，只平鋪直敘，把看見到的東西、聽聞到的故事，如實攤開，不需加入喜怒哀樂、鹽糖醬醋，讀者會自己判斷。寫個人瑣事，不要擔心講述內容過於平淡，不嫌細膩，不怕囉嗦，只求實況，更講真情。文章以煽情為下，說服為中，感動為上，不停在文中加添感嘆號是最不明智之舉，讀者不是因為多幾個感嘆號就會被感動。相反，樸素無華的描繪，深情誠懇的陳述，偶爾一兩句簡單的問與答，就能讓讀者深思，產生互動，引起共鳴。說到底，還是那個「真」字，有了真，才會有善和美，才能有感而發，言之有物。

「剝玉米」是我寫作中慣用的手法，一層層由玉米表皮到玉米粒，從不起眼的小事淺處下筆，旁徵博引，抽絲剝繭，於無聲處聽驚雷，往往點到為止，欲語還休，隨時停筆。所以，有時文章開頭往往簡單幾句，然後才逐漸鋪陳，完全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當然不會像寫詩那樣，講求「起承轉合」，也沒有像寫評論那樣必須有論點、論據、論證、結論。我只希望把自己擺在讀者之中，而不是站在讀者之上，我把讀者當成可以知無不言的朋友，而不是站在講壇上向他們「說教」。所以，在我的隨筆中，讀者可以走進我的「無墨樓」書室，可以走進我的「麗璧軒」花圃，可以走進我的「鑄心齋」詩屋，沒有遮掩、秘密，大家隨文章的年份，見證我的兩個女兒由小學、中學、大學的成長腳印，由畢業、見工、成就的心路歷程。因為，我把讀者當作知音、知己，所以沒有顧忌。

若問我，九百篇中，有哪一些是令我遺憾的。當然有！由於當時對某件事、某個人的判斷錯誤，或是局限於個人認識水平和觀點、角度之偏差等種種原因，寫出來的東西，肯定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至於總結，可以到「麗璧軒隨筆」網頁總目錄中，選讀第 100、200、300、400.....800 各篇。

最後，還是那句老話：只要《華僑新報》繼續辦下去，《麗璧軒隨筆》一定可以寫到第 1000 篇、第 1500 篇、第 2000 篇。而且，依舊會遵守當初對自己的要求，題目永遠只有兩個字，決不重覆。(第 900 篇) (2016.04.01)

質　疑

本欄九百篇，關不玉兄贈《千秋歲》一詞，內中有「竊案廣」句，朋友問我何解？「竊」本作謙詞解，竊比、竊取，明胡應麟曰：「漢武以前盡竊司馬遷書，不以為慚。」《荀子哀公》：「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而「案」乃案頭，非案件。「竊案」乃作考察、探討、研究解。

今人作詩填詞，喜模仿古人，故常讀到「倚欄望月、夢裡深閨、灞橋折柳、塞外懷鄉」等句子，資訊發達，人在幾萬里外，一個微信，幾秒鐘時間就可見到對方，何必倚欄？如今女子勝鬚眉，哪裡還有三步不出家門、獨守深閨的故事發生？送別也一直保持聯絡，不必上演灞橋折柳、淚灑衣襟一幕；住在西方發達國家，與「塞上、塞外、塞北」那黃沙萬里的大漠風光一點也扯不上關係。

創新名詞往往令人反感，最怕聽到「小鮮肉」這個詞，還有「眼球」也被濫用；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那些女星們被冠上 BB 稱號，聽後渾身起雞皮疙瘩。以前是「勁、酷、超、爆、喪、頹」字氾濫，任何東西都加上這些形容詞，後來，又輪到「潮」字，若以為「潮人、潮語」是潮州人、潮州話就大錯特錯，過去的勁爆、酷畢、超女、索女、港女、達人昇華到潮爆、潮女、潮舞、潮服、潮鞋、潮吃、潮飲。隨之而來，是一股造字潮：撤、閃、挺、頂、亮點、提速、優化、灌水、潛水、奧步、美眉、秒殺、陽光、熟女、中女、剩女、宅男、宅女，新名詞不斷湧現，正宗中文受到了挑戰。

家裡藏書中，不少大陸出版物，因編輯疏忽，或校對大意，或簡化出錯，令人讀之啼笑皆非。試舉幾個例子：「離協」，以為是離婚者協會，實乃離休幹部協會；比喻男女房事的「床第(笫)之間」，竟把臥具的「床笫」(竹或木編成的床板)誤植「次第」的「第」。畫家程十發(髮)，其名取自「十髮為程」，十程為分，十分為寸，「髮」不能變成發財的「發」。明明「一言難盡」四個字，變成「不是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的」十二個字。很多書本，逢台灣必稱「中國台灣」，逢香港必稱「中國香港」：「教授由美國回到中國台灣」；「她和新婚夫婿到中國香港度蜜月」，我雖理解作者強烈的「愛國心」，強調台、港屬於中國，但聽起來的確很彆扭，就像在滿地可寄信去溫哥華、多倫多，信封上不需註明「加拿大」，除非世界上還有其他國家有溫哥華、多倫多之相同地名。

朋友從杭州回來，送我一罐龍井茶，精美的茶罐上有「古韻茶香」兩句詩：「茶香秋夢後，鬆韻曉吟時。」這是唐代詩人許渾「溪亭二首」其二，原詩「松韻晚吟時」，「松」字變成「鬆」，是簡換繁的錯，但「晚」字變成「曉」，就連時間也全更換了，若許渾泉下有知，也會搖頭嘆息。

看選美活動，穿著比堅尼泳裝的美女回答司儀提問時，一開口就說：「今晚我們這班佳麗」，或者，自稱「佳麗」，有自信也無可厚非吧！看過電視劇，男主角趕到火災現場，傷心的說：「我經常光顧這家書店」，「光臨、光顧、惠顧」，是店主對客人的美言，哪有自稱「光顧」的？就好像「有空請你到我府上來做客！」「您問我今年貴庚？」「您認識我的令尊？」都是令人噴飯的。

還有些是從報章上摘下的：做好準備，迎接新的災害。「迎接挑戰」說得過去，但災害就不應「迎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費」，既然是「浪

費」，怎能有「必要的」呢？如此類推，不必要的損失、誤解、中傷、猜疑、妒嫉，都是語病。讀到一首新詩，有「初放花苞」句，既然是「花苞」，必定「含苞待放」，已經「初放」，就不再是「花苞」。另一個詞「悼亡」也常被濫用，其實悼亡，只適用於妻子，其他人不宜。就像「懷春」，不是懷念春天；「先君」是先父而不是先夫。

「無名氏」就是沒名沒姓，但被作家卜乃夫用作筆名後就成了專有名詞，超級市場有 No Name (sans nom)無商標牌子，是 Loblaw 公司於 1978 年註冊的，可見「無名」也不是普通名詞了。幾乎所有電視劇都說「1860 年八國聯軍動發動侵華戰爭，咸豐帝避難於避暑山莊，火燒圓明園」，其實，編劇將兩次侵華戰爭混淆了，火燒圓明園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事，而八國聯軍則指 1900 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個國家為鎮壓義和團運動，乘機瓜分中國所發動的戰爭，比火燒圓明園遲了 40 年。

同樣令人質疑的是：到底林則徐有沒有焚燒鴉片？答案是：沒有！林則徐用了 23 天，將 116 萬多公斤鴉片「銷毀」。他在虎門海灘高處築了籃球場大小的池子兩個，注入珠江水，投入鹽鹵，然後將切碎的鴉片倒入池中，半天後，又將燒透的生石灰加入，頓時池水沸騰，蒸氣彌漫，鴉片開始溶化，再攪翻池水，直至全溶。試想，若是焚燒，鴉片煙霧長期彌漫，附近居民牲畜必將成為癮君子！可笑的是，電視上熊熊烈焰，大火衝天。

最後質疑，是鳳、凰、鸞、龍，到底是雌性雄性？遍查各類辭書，鳳是雄的，凰是雌的，所以有「鳳求凰」，但若是「鸞鳳和鳴」時，鸞就是雄，鳳就是雌，再加上「龍鳳呈祥」，這「鳳」就一定非雌不可，那麼，「龍生九子」是鳳為龍生還是龍自己生的？畢竟是神話、傳說，不追究也罷！(第 901 篇) (2016.04.08)

處　世

家裡藏書中，有許多是因為我的偏愛而被「寵幸」得破爛不堪、多番修補，除了那本《詞譜簡編》已面目全非，另一本也接近「讀破」的，就是明朝洪自誠的《菜根譚》。我雖然沒有把 360 章至理名言都背下來，但對這上千條流傳了三百多年的處世做人語錄，情有獨鍾；每一次重讀，都有不一樣的感觸，不一樣的理解。雖然有一些觀念因時代不同而有「時過境遷」之嫌，以至於不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但總的來說，勸人為善、克己為公、修身慎獨、澹泊求真等處世之道，在今天物慾橫流、人心不古的現實社會，還是非常有用的。相信再過三百年還是有人喜愛《菜根譚》！

「石火光中爭長競短，幾何光陰？蝸牛角上較雌論雄，許大世界？」曾出席一個宴會，大家談笑風生，喜氣洋洋，座中突然有人發難，臉色一變，出口傷人，起初以為是酒後失言，語無倫次；但此人滴酒不沾，平時談吐溫文，何來之火氣衝天，臉紅耳赤？於是有充當和事佬的，心平氣靜，好言規勸；有打抱不平的，應聲附和，大拍胸脯，似乎隨時赴湯蹈火、兩肋插刀；有惟恐天下不亂的，加油加醋，叫罵連天。「波浪兼天，舟中不知懼，而舟外者寒心；猖狂罵坐，席上不知警，而席外者咋舌。故君子雖在事中，心要超事外也。」像這樣的場合，唯一能做的，就是走為上策，火速避開。否則，有什麼三長兩短，殺錯良民，呼冤已晚。還是那句老話：吃什麼都不重要，與誰共餐才是關鍵。連同桌是誰都不知，又何苦赴這樣的飯局？像這樣的無謂應酬，可免則免也！怕怕！

「怨因德彰，故使人德我，不若德怨之兩忘；仇因恩立，故使人知恩，不若恩仇之俱泯。」朋友來電話閒聊，談及阿甲與阿乙本是死黨，因小誤會反目成仇，實在可惜，我除了老生常彈，搬出「緣份」來詮釋之外，也找不到更恰當的說法。如今再讀《菜根譚》，有幾段話可圈可點：「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故君子當存含垢納污之量，不可持好潔獨行之操。」「千金難結一時之歡，一飯竟致終身之感。蓋愛重反為仇，薄極翻成喜也。」君子之交淡若水，必經得起考驗。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君子所以寧默毋躁，寧拙毋巧。」出計獻謀也一樣，九次成功，第十次失敗，則過去之豐功苦勞大恩小惠立馬一筆勾銷，怎不令人齒冷心寒。故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哲理傳世。不要逞一時

之快而鋒芒畢露：「爵位不宜太盛，太盛則危；能事不宜盡畢，盡畢則衰；行誼不宜過高，過高則謗興而毀來。」如何藏拙隱才、韜光養晦？「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張良能忍，始得圯上老人之書而助劉邦滅楚；項羽難忍，垓下之戰敗退而自刎於烏江岸邊。寧可站著死，不可跪著活，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楚霸王，英年三十而逝。

曾在泰國結識某暴發富，因自卑心理作祟，不敢讓人知道他的貧窮出生，或問在哪裡留學，每次總是說錯，一會兒是牛津或劍橋，多幾個月又說是哈佛或耶魯，真讓人替他捏一把冷汗。其實他的英語是向家庭教師惡補的，這位留學新加坡的長髮美女，曾經到過我任職的公司應聘；有一天我和老闆獲邀到這暴發富家做客，見到了美女，才知道她兼職教英語，薪酬比我們公司的經理還高。

另一位來自越南的華裔女孩，為了隱瞞難民身份，逢人就說自己是「香港人」，當你問她香港住在哪一區，她說：中環。若你再追問下去，肯定露馬腳，因為她從未踏足香港。而其廣東話還夾帶濃厚的越南口音，絕非短短幾年時間能消除。而更甚的是，她為了徹底「洗心革面、脫胎換骨」，竟然去政府部門要求改姓，把越語譯音 Troung「張」改成香港譯音 Cheung。然而，改不了的，是童年回憶，是學校生活，是故鄉往事，難道連自己出生後約二十年的一大段歷史，都變成空白嗎？

先敬羅衣後敬人，也是很普遍的現象。多年前曾經出席一個晚宴，帶位的把我安排坐在大廳角落不顯眼處，座中都是能說會道的人，看似飽學之士。只聽他們口沫橫飛，滔滔不絕，地北天南，亂拋書本；從房地產扯到所得稅，從買下一條街誇張到正物色一個大型購物中心；最後竟然還聊到本地報紙。其中有位仁兄說：所有文章都是剪刀下貼來補去，湊夠頁數，靠廣告維持，沒有什麼看頭。一位整晚都沒有發言的太太終於開口：「報紙的文章我每期都有讀，都是本地創作，不是剪貼，我還認識幾位寫詩的老先生。聽說有位專欄作者好像是潮州人。」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出聲，隔鄰的師奶問我是否聽得懂普通話？直到有位僑領走來和我握手：總算找到您啦！我們一直為您留座，快過來坐前面那桌。不一會，我獲邀上台講話，並朗誦一首賀詩。這又令我想起洪自誠的話：「我貴而人奉之，奉此峨冠大帶也；我賤而人侮之，侮此布衣草履也；然則原非奉我，我胡為喜？原非侮我，我胡為

怒？」真是一針見血，針針到肉也！熟讀《菜根譚》之後，你肯定發出會心的微笑。(第 907 篇) (2016.05.27)

傑 出

上週六(5 月 28 日)，滿地可華裔青年專業協會 YCPA 一年一度「東方幽蘭舞會」Orchid Ball 在南岸 St-Hubert 區國家航空學院舉行，約六百人出席，鬢影衣香，精英雲集，樂見華裔年青專業隊伍人材濟濟，其中不少政界、商界、學術界傑出名流，形成一股不可忽略的強大凝聚力，可喜可賀！



我們每人都獲得一本 YCPA 護照，入場券是一張登機證，一走進機場，便受到美麗空姐的熱烈歡迎，穿過藍天白雲的長長走廊，宴會廳中間是一條飛機跑道，很有創意的佈景。航空展覽廳中，遍佈各類直昇機、大小飛機，銀幕上播放飛行史上大事，我們就像上了一堂航空課。晚宴開始時，八位空中小姐用手勢向旅客講解安全措施細節，一舉一動，都令人以為是航機準備起飛，很有噱頭。

過去數年，YCPA 曾經在大酒店、船上、皇家山上、火車站舉辦過舞會，今年選擇在飛機場，海陸空都試過，逐年不斷向難處挑戰，再攀峰頂。當三頭舞獅入場，不是大鑼大鼓，而是由男女歌手演唱流行歌曲，令來賓眼界大開。從這群年青人身上，看到了活力充沛、生氣勃勃的一幕，看到了新生代打破傳統、勇於創新的精神，看到了華裔精英生力軍開拓視野、融入主流社會的美好未來。



第九屆主席 Selena Lu 盧嘉珈律師在致開幕詞時以粵語做開場白，用「上天下海、無所不能」來形容 YCPA 年青一代，很有新意。在英法語演講中，由追朔飛機發明百年史，聯想到滿地可華人百年滄桑，打破了「科幻故事，不能實現」的斷言，在航空和華人發展史上，印證了「無所不能」這個定論。繼往開來，不忘前人種樹，特邀 YCPA 歷屆主席上台接受獻花致謝，也屬薪火傳承之美事。

彭驚濤總領事全程以優美流利之法語演說，無拘無束的台風，一派外交家風度，贏來全場讚譽之掌聲，再次給前任、繼任者一個啟示：在民主的加拿大，必須學會互相尊重，擺官架子的老一套是行不通的！不管那個領域，想在魁北克駐足的首要條件就是會說法語，語言溝通的確太重要了。

「專業人士」，通稱專家、學者，具備有專業化知識、技能，並有經嚴格考試甄選而獲得認可的證書、執照。按維基百科全書羅列出社會上普遍認同的各種專業人士，依次序為：醫生、律師、教授、藥劑師、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護理師、教師、會計師、放射師、各種治療師、科學家、工程師、測量師、建築師、飛機師等。又指出，警察並非專業人士，「風水師」不屬於專業人士，因其「專業標準」無法量化；財經專家因為擁有專業資格而被視為專業人士。其他被社會認可的專業人士還包括法官、地產代理、基金管理、音樂家、銀行家、特許財務分析師、程序員、公證師。

華裔青年專業協會囊括了華人下一代各個專業領域的精英，如何將他們凝聚起來，發揮其最大潛力，為造福華埠、服務華人社區，作出貢獻，就要

靠 YCPA 這個平台。看到當天晚上七十名義工穿梭在會場上，不遺餘力，竭盡所能，令人感到無限欣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這條道理，很多人都懂，但執行起來就不容易。我曾經與 YCPA 幾位負責人閒聊，才知道他們是「問責制」，主席下放權力，一呼百應，分工合作，各展所長。由於大家平起平坐，分擔責任，工作效率高；像 YCPA 出版組編輯具有專業水準的雜誌——YCP MAG 季刊，就是一個最好例子。他們參加「如何成為領袖」培訓計劃，不斷有新的接班人湧現，所以不愁「青黃不接，後繼無人」。另一點，就是領導層「絕不戀棧」，不求連任，這樣才讓新人有機會「上位」。開會時間掌握得好，爭分奪秒，通過決議，雷厲風行；規章改革，上下一心，大刀闊斧，講究和諧；提高效率，多做好事，少說空話；排除矛盾，解決紛爭，發揮集體精神；以上這些都是 YCPA 成功的因素。運作穩健的社團，除了有傑出的領袖，更應該有傑出的團隊。YCPA 十七年來迅速發展，這些經驗應該推廣，可讓其他華人社團借鏡。



從對「東方幽蘭」舞會的贊助者名單可以看得出，YCPA 在社會各界人脈方面十分深廣，各大銀行、航空公司、律師樓、商戶都非常落力支持，領導層為這次活動奔波給力，馬不停蹄，功不可沒。助興節目中西合璧，舞獅、拉丁舞、藏族舞蹈扎西德勒、英法語歌曲，處處體現出多元文化。



從餐前的雞尾酒會到晚宴，食品由伊莉莎白大酒店負責烹飪，各類酒精飲料無限量供應，會場佈置、設計、燈光、音響、貴賓接待、座位編排、這一切籌劃，井然有序，一絲不苟，可知各分組工作量是何等浩大。最難得的是，義工們整晚奔走，幾乎沒有時間用餐。散席後，主席和領導班子等人和義工們一起留下善後，凌晨兩點許才離開，我問女兒是否喝醉，她笑說整晚連喝水的時間也沒有。

為了這次活動能圓滿成功，YCPA 動員所有會員全程參與，連幾位專業攝影師也是義務性質，十分難得。這幾天陸續收到朋友們用手機拍的照片和錄影，也有貼到臉書上的。小女兒將姐姐致開幕詞約十分鐘的錄影放到 YouTube 上與大家分享，她說收到好幾百個讚。我給 YCPA 的評語是：傑出！(第 908 篇) (2016.06.03)

親　情

今年父親節適值姐夫農曆壽辰，虛齡 84 歲，我們全家到甥兒家歡度，除了燒烤，還有壽司、壽麵、壽桃包、祝壽大蛋糕，拍了不少歡樂鏡頭。回來後將歷年壽誕照片整理，一小時沖曬後放進大紅相簿中，驅車去大姐家送交。自 1989 年姐夫一家來加定居，一年一度兩壽辰，照片大全的確可觀。



小女兒這幾天放工回來就躲在房裡不出來，神秘兮兮的，我猜想也許身體不適，或許工作太忙，把公司的活帶回家做。直到父親節那天，她與姐姐和往年一樣送上蛋糕、賀卡，還有一本厚厚的剪貼簿，裡面原來另有乾坤，是我們自 2005 年開始用數碼相機拍的家庭照片；將兩百多張濃縮成 40 版，高清彩色印刷，每一版一個設計，註明年份、地點、主題。我用放大鏡逐張仔細品味，思潮隨照片起伏，彷彿回到 11 年前；每個旅遊景點、每次家庭聚會，都是難忘追憶，往事令人回味無窮。

我曾將家裡數以百計賀卡妥善儲藏，包括兩女送給我們的生日、父親節、母親節、結婚週年紀念、聖誕節賀卡，以及我們之間互送的例如情人節之各類賀卡，分門別類，總共 16 個文件夾。這不僅僅是一張賀卡，裡面包含著可貴的父女、母女親情，是一份無價的骨肉情誼。例如兩女從幼稚園、小學一年級開始手工繪製的粗糙賀卡，我都小心翼翼的儲存進透明膠套中，

她們幼小心靈那份天真親情流露，多麼純樸，毫無做作。還有一些手工藝品，如陶杯、陶書、木製紙座等，我都珍藏。



有一年，她倆將照片製成光碟，配上音樂，慶祝我們銀婚紀念。由於當時臉書還沒有現在流行，很多照片也不是數碼相機拍的，必須先掃瞄進電腦，工作量很大，如今放上電視大螢幕觀賞，依然百看不厭。也有些是上網訂酒店、機票，當作禮物送我們的；每一年都有不一樣的「驚奇」，層出不窮，愚笨如我，每次都中招。有一次是等我午夜放工回來才宣佈，明天一起去旅行。還有一次，是突然停電，然後叫我去檢查是否保險絲壞了，我急著摸黑去找手電筒，忽然在黑暗中有燭光出現，原來是點滿蠟燭的蛋糕。



我對禮物的慾望不大，所以，這些年，從手提電腦到無線大聽筒，從領帶、太陽眼鏡、褲帶到帽子、衣物、名酒，幾乎能買的都買了，而我似乎對地圖和書更加感興趣，並竭力反對去餐廳花數百元吃牛扒，寧可在家炒幾樣小菜，談天說地，東拉西扯，更倍感親切。

我始終相信，父母的一舉一動，會對兒女產生深遠影響。我們對先輩的孝敬，孩子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將來長大了就明白慎終追遠、飲水思源的道理。如果做父母的，對祖父母不敬，甚至虐待，對其兄弟姐妹沒有一點親情，就會直接影響到兒女，他們也一定對自己父母不理不睬，這就是「報應」也！家庭教育是孩子最重要的德育啟蒙，從懂事開始，就必須身體力行倫理愛心，從識字開始，就必須點滴傳輸道德親情。從教導不踩死一隻小螞蟻、到勿拿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這樣簡單的道理開始，那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每一天的成長，都是親情積累而成。我們家幾代以來都有供奉祖先，每年八節兩忌，三牲五果拜祭，即使先父已經仙逝六十餘年，依然隆重祭祀，或許有人認為是迷信，但對兩女來說，她們看在眼裡，知道祖輩在父母心中的份量，知道親情血緣比什麼都更珍貴，這已經不是「迷信」，而且傳統文化的繼承。她們喜歡聽我們回憶祖輩的瑣碎趣聞軼事，這是邁出尋根的最初第一步。所以，由於我們身上流著同一血液，遺傳同一基因，如果能將好的正能量傳承，將負面的清除，這不僅是優生學範疇，更是將「三觀」(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與真善美相提並論的又一昇華。



過去，我曾擔心對女兒的嚴厲教導會影響父女親情，但今日看來，這個顧慮是多餘的。只要是真誠以待，頑石點頭，她們長大後會慢慢領會我們的苦心。由於有寫日記的習慣，我將女兒出生後每年生日送的禮物從日記中摘錄，列出一張清單，大部份都是與學習有關的童話故事書、字典、光碟、百科全書、文具、書包、集郵簿、地圖冊等。小時候為卡通圖畫塗上顏色，我就教她們除了顏彩不能出線，最重要的，必須要有「立體感」，直到現在她們還在津津樂道。平時一有空，我就指著牆上從地板到天花板的大地圖，逐個問她們：像隻小鴨子的冰島在哪裡？什麼國家的形狀像一隻腳踢足球？最後，她們幾乎不用猶豫就能指出大部份國家的正確位置，然後是背國家首都名字，大女兒可以背全球近百個國家的首都和美國數十個州的州府，當時才讀四年級。歷史課是我最喜歡的，所以「理所當然」也無孔不入的密集灌輸，家裡英法語歷史書籍數百本，由淺到深，「歷史上的今天」更是我的所愛，「今天是什麼日子？」是我提問最多的，答案錯對不一，但一定不能忘記：4 月 17 日是柬埔寨淪亡的血腥日子，赤柬屠城，江山變色，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祖母歸天，勿忘此恨！



如果兒女對你不敬，先別大發雷霆，且捫心自問，自己對父母是否也如此？時刻把親情放在第一位，兒女自然也會效尤。倘若寧可做一毛不拔的守財奴，或棄兒女給別人撫養，又能怪誰？(第 911 篇) (2016.06.24)

喜 聚

欣悉許之遠老師將來滿地可掃墓，我第一時間告知物理治療師愛麗絲，要求她將約會日期更換。然後和老伴收拾臥房，雖然不能保證「一塵不染」，也應該井然有序。一切準備就緒，隨即與譚銳祥壇主聯繫，他提議先擬定日期、時間、地點，再通知本市詩友相聚，歡迎許老師蒞臨。翻查日記，許老師於 2015 年 7 月 11 日來掃墓，7 月 12 日在唐人街紅寶石酒樓與吳永存、雷一鳴、朱其堅、紫雲、懷素、白墨等飲茶。然後與徐茹茵女士去療養院探訪何宗雄校長(上一次是 2013 年 4 月 28 日) 。



6 月 30 日(星期四)中午，提前半個鐘頭到中央火車站。看板上顯示列車將延遲十分鐘抵達，我到 SAQ 酒行買了可以放進衣袋的扁瓶威士忌，又在紀念品商店買了兩個滿地可紅楓葉的小杯。接了許老師，先去唐人街，買些香燭紙錢、橙子、燒肉，吃越南牛肉粉充飢，然後直驅皇家山墳場。很快就找到「顯考許公乃鷹之墓」，蒼勁的鄭板橋體書法出自許復琴師公之手筆，生前為自己寫墓碑：「抗日勇士，民國詩人」，「生於中華民國四年端午後一日」。查許師公生於 1915 年 6 月 18 日，肖兔，終於 1987 年 4 月 29 日，享

壽 72 歲。我用剪刀修剪墳前草叢和萬壽菊，擺下酒杯、橙子、燒肉，燃燭點香，灑酒、焚燒紙錢。烈日當空，我大汗淋漓，眼鏡都濕了，只好除下。師徒倆席地而坐，飲威士忌，吃燒肉，對面一塊黑色大理石墓碑，映出我倆，我隨即用手機拍下，也自拍了幾張。



回拉娃的路上，交通一片大亂，抵家門已經下午四點，許老師先上樓休息，我這才發現，眼鏡遺留在墳場。老伴說由它去，重新再配一個，但至少要等一個星期才有新眼鏡，我只好再折回墓園，幸好一眼就見到，折騰回來，已經六點許了。許老師醒來，也不知我已經第二次去陵園。猶憶 2009 年 6 月 6 日，我和老伴去墓地用萬能膠水把許復琴師公脫落的遺像黏貼，不慎遺留了手機，翌日公祭後才與女兒回去墳場取回，當時寫了第 657 篇隨筆《記誌》，錄下不可思議的詭異親身經歷。

許老師贈我一本梁啟超手抄《康南海先生詩集》，書前有康有為手書序文，手跡尤其珍貴。又贈我《許廷藻唱酬雅集》，是許老師的叔祖之詩詞集。晚餐在家裡吃，有老火湯、蒸魚、青菜，我吃燒肉，喝點酒。飯後聊天，談及澳洲李時宇先生的詩，許老師抄下交給我在《詩壇》發表，我也將麥基爾大學東亞研究系出版一系列《復華詩》出示，並提及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的發展前景。

7 月 1 日(星期五)，許老師一早起來，讀報、寫作，我們在屋後陽台暢談，清晨的後園空氣新鮮，綠草如茵，柏牆高聳，鳥語花香，頓時忘卻凡塵煩惱。我們去附近吃早餐，然後開車送許老師去市中心 St-Denis 一家 Hotel Quartier Latin 旅館與他的一群朋友會合。許老師約我 7 月 3 日(星期日)見面，我告知屆時將安排與詩友們飲茶歡聚。回來後先與部份詩友聯繫，確定多少人有空能赴約。



星期日一早起來，澆花淋草，先與許老師通了電話。十一點許出門，抵達旅館，接了許老師，直接去唐人街，泊車在停車場後，去買兩份報紙，然後到紅寶石酒樓，取了一桌十個位，開了壺茶，詩友們陸續抵達，按次序先後有：鄭石泉、雷一鳴、韓志隆、潘潔心、紫雲、懷素、唐偉濱。譚銳祥壇主與家人已在另一桌午膳，特地過來聚集，我們各自用手機拍下難忘的歡聚鏡頭。譚公問我居於本埠的詩友還有誰沒有出席？我一一奉知，伍兆職、彭鈞錚、懷石因有約在先，無法出席；墨浪、劉春志、雪梅、劉源等聯絡不上；何宗雄、吳永存因病無法前來；海語遷居多倫多；汪溪鹿、陳渥、蘇朝病逝。

我們大家感慨一番，自 2013 年底《詩壇》停刊後，時隔兩年半，詩友第一次聚會。回想當年可余亭、鹿鳴園、玉瓊樓、于遠樓、嘉華樓、無墨樓雅集，詩友分韻抓籌、聯吟覓句、即席揮毫，不亦樂乎！而今盛況不再，頗有

「花果飄零」之慨嘆。「貴在堅持」，是我們的口號！儘管多少風風雨雨，我們都熬過來了，無數冷嘲熱諷，我們都一笑置之，才能走到第 736 期的今天。希望寄托在年青一輩身上，我們詩會有 70 後的唐偉濱，60 後的懷素，50 後的冰玉、韓志隆、紫雲、江麗珍、關不玉、白墨，後浪推前浪，新人繼舊人，沿著 40 後、30 後、20 後老一輩的腳印，一定可以薪火相傳，承前啟後，把中華古典詩詞這塊淨土耕耘，不被污染，相信詩園詞圃必將百花盛放，韻律長存！



散席前眾詩友與許老師拍了不少合照，依依不捨告辭。離開唐人街，我和許老師到南岸博沙區 Toscanini 路探望上週剛出院回家的吳永存老詩翁。吳老神情疲倦，元氣大傷，與公祭那天我與譚公、伍老去醫院探訪時大不相同。據悉，是因為胃口不佳，不想飲食，而且醫生規定每天不能飲用超過一點二公升的液體。告辭時，吳老送我們到門口，聲聲保重，後會有期！猶憶 2013 年 4 月 28 日，我陪許老師來探訪吳老時，他談笑風生，臨別時還一起在家門前合影。此情此景，銘刻五中矣！

送許老師回旅館，他在星期一晚上才返抵多倫多。春秋已高，舟車勞頓，願許老師珍重玉體！(第 913 篇) (2016.07.08)

感　慰

廿年前的今天，1996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農曆丙子年八月初八日，《華僑新報》第 291 期刊出《麗璧軒隨筆》第一篇：《賞月》，八月十五中秋節，刊出第二篇：《嫦娥》。轉眼就是二十年。

記得當時曾寫一信給編輯部董淼先生，闡明「麗璧軒」的出處，是紀念剛逝世五個月的岳父陸麗老先生和逝世八年的岳母李璧全老夫人。初期每篇開頭都填一首詞，所以，往往文章寫成後，還要等詞填好方能發稿，由報社打字後再傳來校正。直到 1999 年 3 月 26 日第 132 篇：《書庫》，才不再用傳真，改為電子郵箱寄稿。1999 年 11 月 6 日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本欄寫第 165 篇：《詩季》，自此連續寫了數十篇談論詩詞的文稿，掀起在海外推廣舊體詩詞的熱潮。這些文章都可以在「無墨樓・麗璧軒」博客上讀到，「詩壇」網站除了刊出自創刊以來七百多期一萬八千多首詩詞，還在「各家詩詞集」條目中，彙集了一百餘位詩人作品，包括已辭世的十幾位詩友之遺作，並永久保存。

雖然有兩年餘的時間，專欄停筆、「詩壇」停刊，但是由於這份執著和堅持，二十年後的今天，《華僑新報》第 1335 期，仍能讀到《麗璧軒隨筆》第 924 篇和《詩壇第 747 期》。這是令人感慰的。



適逢 9 月 20 日黃國棟詩翁 95 榮壽，今期有他老人家兩首詩刊出。他是詩壇壽星公，詩如泉湧，「老大無歡樂，暮年偏愛詩」，「保健清晨起，讀書半夜眠」，「吟哦寫作樂無窮，有感思潮鳥出籠」，「幸有詩書飄宇宙」，「對語無人詩自賞」，「同道騷人循守則，多年吟詠樂悠悠」，「思潮偶起如風暴，馬上詩成喜樂多」。雖然亞省愛民頓與魁省滿地可東西相隔四千多公里，「千山分隔共吟哦」，「萬里飛書墨免磨」，「連年網上共吟哦」。黃老晚年入住安老院，「不問江湖清濁事，心隨海鳥逐波流」，「布衣粗食樂心田」，「安老院中忘我憂，逍遙晚境度春秋」，「百年歲月黃粱夢，一覺春眠白露秋」，「小園漫步看花發，報室聊天論腐賢」，「昔年英氣折磨盡，滿腹嘮叨一老翁」，「英姿不別前時勁，吟趣仍如昔日堅」。祝黃老福躬康泰，壽比南山，堅如松柏！

上週六(9 月 17 日)中午，與譚銳祥壇主、伍兆職詩翁、雷一鳴詩翁、李文燦師傅一起到唐人街紅寶石酒樓飲茶，為伍老八五榮壽慶生。我開車去接伍老時，只見他精神奕奕，滿面笑容，原來兒女們送他一輛紅色豐田 Toyota Corolla 新車作為生日禮物，我隨即用手機拍下他與新車的合照，喜見伍老終於從喪女的陰影中走出來，「寄情詩句可忘憂，任教凡塵付水流。事不稱心常八九，何須執著惹煩愁」，「夫妻攜手難關度，首重強身與樂觀」，「傷痕平復需時候，等得雲開見月回」。

李文燦師傅住院多月，不知世事，還詢問為何沒有通知吳永存艦長來茶敘，譚公告知：艦長走了！李師傅再問：他去哪啦？座中最健朗的，應數雷一鳴詩翁，他 1926 年生，虛齡九一，神采飛揚，紅光滿面，談笑風生，走路不必撐拐杖；他出示懷中計步表，笑說每天在電視機前原地踏步，最少一萬步，堅持做運動，怪不得那麼硬朗，一派老將軍本色。譚銳祥壇主日理萬機，但步履輕快，思維敏銳，適逢新任台灣駐加拿大代表龔中誠在紅寶石酒樓三樓設午宴，譚公先上樓去會面，再回來與我們飲茶，席間我們五人拍了幾張照片留念。散席後伍老去寧陽會館，我去取車，送譚公和李師傅回去。

返回拉娃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想到朋友多年前曾寄來一篇網上流傳的文字：「畢業 5 年後，我們成婚的一桌，未婚的一桌；10 年後，有孩子的一桌，還沒孩子的一桌；15 年後，原配的一桌，二婚的一桌；20 年後，酒量好的一桌，差的一桌；25 年後，國內的一桌，國外的一桌；30 年後，葷的一桌，素的一桌；35 年後，退休的一桌，沒退的一桌；40 年後，有牙的一

桌，沒牙的一桌；45 年後，自己能來的一桌，扶著來的一桌；50 年後，說來就來的一桌，說來沒來的空一桌；55 年後，能來的一桌，不能來的照片一桌；60 年後，已經湊不到一桌。」如今，詩友們聚在一桌喝喝茶、聊聊天、吃頓飯，已經很不容易，要像過去那樣幾十人參加大型雅集，更是難上加難。詩壇老一輩坐八望九，都是 20 後、30 後，而 40 後、50 後也坐七望八、坐六望七了，如今需要 60 後、70 後坐五望六、坐四望五的生力軍，所以，對年輕一代的期望很高，希望他們能嚴格遵守詩詞格律，堅持平水韻部，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寫詩，毫不懷疑地全面繼續古人文化遺產，切務擅自「獨創」。喜見紫雲肩負起傳薪重任，對新加盟詩友一字一句更改，一絲不苟修正，有如此嚴謹之師，詩壇之幸也！

這一個多月來，我每天一早七點鐘與小女到附近洛桑公園跑步，由開始半跑半走，繞公園一圈兩公里半，到如今一口氣不停歇跑完兩圈五公里，用了 50 分鐘，如果我到九十歲時還能夠像雷一鳴先生那麼健朗就好了，想要有健碩的身體，除了講究飲食，還必須堅持做運動，沒有別的選擇。冬天外面下雪，就在地下室跑步機上消磨一個鐘頭，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得到。想到此，我亦頓時感慰一番！(第 924 篇) (2016.09.23)

于歸

《詩經・國風》「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芬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兩千多年前，就有「于歸」出嫁詩，全詩三章，皆以「桃之夭夭」開始重章疊唱；通過桃花盛開、果實豐碩、枝葉茂盛，來讚詠新嫁娘宜家、宜室、宜人。記得多年前登報賀老師女兒出嫁，見報時，「于歸」植成了「於歸」，令我不好意思將剪報贈給老師。如今每見「之子於歸」，我就會立即改為「于歸」。

「于」字不是簡體字，不宜用「於」代之；「歸」字表示出嫁。此字右邊「帚」乃「婦」之省，指女子；左下「止」是「步」之省，用腳走路；左上為「𠂤」之省，即山崗。整個「歸」字就是「女子出遠門」。古代未嫁女待字閨中，只有嫁人才出遠門，故「歸」字本義就是出嫁。《朱熹集傳》：「婦人謂嫁曰歸。」又有另種解釋，謂女子嫁到夫家，才是「歸家」。

我家兩女，雖不是什麼千金小姐，但在爸媽心中，確是掌上明珠。自娘胎出世，千般呵護，全力栽培，悉心教養，從女子私立中學到麥基爾大學，從財經貿易到法律，從生物學到食品科學，十幾年寒窗苦讀，一步一個腳印，用淚珠汗水換來一頂方帽、一紙文憑，她們不是嬌生慣養的溫室花朵，而是飽經風雨的頑強小樹。如今，眼看小樹成長，做父母的堪慰老懷，沒什麼指望，只祈望她們平安快樂，有個好歸宿，成家立業，幸幸福福，過好小日子。這或者就是成語「向平之願」吧！

長女去年 9 月 5 日完婚，夫婿是魁北克法裔飛機工程師，小時候曾在非洲加蓬住了十幾年。婚禮在滿地可奧林匹克運動場斜塔頂端舉行，居高臨下鳥瞰，可以俯視滿地可全景。我沒有什麼東西送女兒，就用畫筆繪出一幅水彩肖像畫作為結婚禮物，懸掛他們家中。由於場地所限，只允許擺十幾桌酒席；當時，遠居法國里昂的二姐和二姐夫曾專程前來參加婚禮。女兒的蜜月旅行地點是希臘。

小女今年 10 月 15 日新婚，夫婿是華裔電腦工程師，婚禮將會在滿地可威斯汀大酒店九樓舉行。無獨有偶，和去年一樣，我又畫了一幅水彩肖像畫作為小女結婚禮物。因忙，擱置多時，直到昨天晚上才完成。為了甥女婚禮，遠在香港和英國的姨媽、姨丈們專程趕來出席宴會，可惜法國二姐夫因剛動手術，臨時取消行程。很多朋友都沒有辦法一一邀請，有些旅遊未返，有些行動不便，有的忙不開身，我在電話和信件中，感謝祝賀，並婉謝賀禮，謂心領也。小女蜜月旅行地點是墨西哥。

對於兩女婚事，我們一致認為，她們的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們也相信，憑她們的學識、眼光，能夠被雀屏中選的男子，一定差不到哪兒去。所以，除了祝福，除了關愛，從不干涉，從不介入。由於尊重她們的選擇，我們也「愛屋及烏」，完全接受她們的另一半，並未「刁難」小伙子，也從未像電視劇裡那麼樣，向男家大開獅子口。我們的原則是：嫁女，不是賣女。因為，不管黃金萬兩、樓房千棟，都沒有比女兒的終身幸福來得重要，夫婦情深，白頭偕老，才是最珍貴的禮金！

去年，長女嘉珈新婚，我曾撰了一幅喜聯貼上大門口：「盧家有喜良緣天作合，才女多情好運夢成真」，「才女」，「國才之女」，一語雙關也。今年，我也撰了一喜聯，貼在大門口：「盧家嫁女書香世代添才子，嘉珮于歸錦繡前程展大鵬」，將小女嘉珮與女婿子鵬的名字嵌入聯中。陸續收到伍

兆職詩翁、紫雲女史、李錦榮詩兄、江麗珍和許懷嬌同學寄來賀詩，比什麼賀禮都貴重，在此致以萬二分之謝意！

孩子長大了，小鳥飛走了，家裡只剩下兩老，很多人經常用「空巢」一詞來形容，我倒不這麼想。或許，我們都習慣了。平時她們未嫁時，也經常出差，特別是小女，幾乎每週都飛，一會兒芝加哥、舊金山，一會兒匹茲堡、克利夫蘭，一會兒瑞典、古巴，週末才回滿地可，所以，我們用視像電話面談比見面還多。大女兒更不用說，昨天剛聽說她去了哥斯達黎加，忽然又去摩洛哥，我們只求她們平安出發，平安抵步。知道我們喜歡收藏明信片、磁貼、小酒杯，每到一地，她們會第一時間寄貼上當地郵票的風景片回家，短短幾行字，已經比什麼都好！如今，她們還是習慣帶回雪櫃磁貼，貼了滿滿三張大鐵板，懸掛牆上。看到這各地帶回來的小磁貼，我們「空巢」還不算寂寞。

或許我們倆都有做不完的事，幹不完的活，所以，女兒都出嫁了，我們依然忙得不亦樂乎！老伴將後園山楂果子洗淨、切片、曬乾，我清理花園枯葉，修剪玫瑰；老伴幫我整理紀念硬幣、郵票、信件、剪報、照片；我們一早去公園散步，晚上在電視機前看新聞、劇集。總之，生活很充實。

如果說有什麼不習慣，我這一個多月來每天與小女圍繞公園跑五公里，減掉近十磅，如今只剩下自己獨自步行，頗有傷感，如此而已。將來她們有了孩子，我們有孫輩繞膝嬉戲，飴孫之樂，晚景猶甘，想到這裡，夢中發笑。對於兒孫滿堂的朋友來說，我是最遲嫁女，所以，「小兒科」也！(第924 篇) (2016.10.14)

手　機

新聞報導，繼嚴禁開車使用手機之後，滿地可市政府近日呼籲採取一系列措施，改善道路和行人安全，其中包括禁止「低頭族」在過馬路時看手機、發短訊，違者將被罰款。

今天，手機已經不僅僅是手提「行動電話」那麼簡單，而是一本記事簿、一部電腦、一名私人秘書、一套管理系統。如果有一天倉促出門，忘了帶手機，你才突然發現，沒有了手機就像沒有了網絡，沒有了訊息，沒有了

聯繫，沒有了記憶，完全與世隔絕，你才意識到手機對你是何等重要。「低頭族」遍佈，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不再用口，而是手指。

過去，是電腦主管一切，自從有了智能手機面世，手提電腦漸漸被「掌上電腦」的手機所取代。如今，可以整個星期不用開電腦，也能通過手機處理大小事務，從訂購機票、酒店、餐廳到網上購物，從簽署合約到視像電話會議，不管你在的艷陽似火的赤道，還是天寒地凍的冰島，都可以憑手機功能，享受舒適水療，觀賞北極光。只要一機在手，你就可以通過遙控，獲悉家裡是否有陌生人在門口徘徊？今晚餐廳生意是否門庭若市？你可以在任何時間，與萬里以外的親友見面聊天，不必等值萬金的一封家書，不必倚欄苦守夫君望眼欲穿。手機已經逐漸成了你身上另一個「器官」。

猶憶上世紀 80 年代，手提電話剛面世，由於價格昂貴，成了身份象徵，被稱為「大哥大」。安裝汽車電話也夠威風，但一下車就失去作用；我就曾經約了 Motorola 售貨員去安裝汽車電話，後來他失約，我沒再安裝，屈指一算已是卅年前的事了。當時的手提電話是一個笨重直筒大磚頭，重 2.5 磅，像個大水壺，電池充電十小時只夠使用 30 分鐘。去餐館飲茶，一個「大哥大」擺在飯桌上，威風八面，頓時引來不少人的讚嘆。直到九十年代，手機由大的「黑金剛」變小，終於可以摺疊放進口袋，我也有了第一部 Nokia，後來陸續更換，由摺疊到滑蓋，由黑白到彩色，由 LG 到 Sony Ericsson，由相機到自拍，由觸控到刷頻，最後我擁有蘋果 iPhone 3 智能手機，後來到香港又購買了 Samsong Galaxy，女兒的黑霉手機最終也被蘋果所取代，家裡被淘汰的手機滿滿一盒，成了歷史見證。如今我的 5.5 英吋 iPhone 6 Plus 已屆兩年約滿，是否換 iPhone 7，仍在猶豫中。

被稱為手機之父的 Martin Cooper 馬丁庫珀，今年 88 歲，1928 年生於美國芝加哥烏克蘭移民家庭，1973 年，45 歲的馬丁庫珀成功研發第一部行動電話。比起庫珀，56 歲就去世的 Steve Jobs 喬布斯所研發的蘋果數碼手機，其影響力空前絕後，他的死訊，由他發明的手機向全世界發出。他是 iPod、iPhone 和 iPad 等數碼產品研製者，曾 7 次登上《時代雜誌》封面，所以，庫珀是行動電話之父，喬布斯才是智能手機之父，可惜逝世 6 年了，如果他還活著，今年 62 歲，比庫珀整整小 26 年。

記得本欄 1999 年寫過「電腦」，2006 年寫過「上網」，如今重讀，才知道科技日新月異，手機已經取代了電腦，涵蓋上網所有功能。過去出門，人

在街上，詩友打手機，提醒我回家查看傳真機是否收到詩稿，每次組稿，傳到外省，都是長途電話費，後來改為電郵傳送稿件，也要趕回家開電腦上網接收，如今，任何時間、地點，只憑手機就可以 24 小時接收、傳送郵件，完全不受時空隔閡。到書店看書，用手機掃瞄書號，就知道 Amazon 網上書店是否有這本書，售價多少？有沒有特價優惠，如此類推，一瓶紅酒，手機掃瞄，就知道價格、味道，應該配什麼菜才適合。商場購物，女兒用視像電話問媽咪，哪一種茶葉值得買，哪一品牌麵食可口，哪件裙子好看？一機在手，萬事亨通也！

我的手機遺失了幾次，但每一次都物歸原主，在魁北克市、加東 Knowton、滿地可維多利亞醫院、購物商場洗手間、墳場。當時只是純屬電話功能，也沒有上網，每次打回去，都很容易聯絡上，或回到魁北克市 Simons 公司索取，或由 Knowton 一家餐廳寄回滿地可，或自己到醫院、墳場撿回，或到購物商場領回。如今，價值不菲的智能手機，可以變賣，若不小心遺失，就不容易找回了。

加拿大手機市場壟斷情形嚴重，要登記一個手機號碼，必須填寫個人資料，包括出生年月日、住址、銀行賬戶或信用卡、住家電話等，而且這個號碼就屬於你一人，要負法律責任。若在亞洲地區，人人可以擁有手機號碼，只要到便利店買張 SIM 卡就立即能通話。我到越南，姪女把她的手機借給我，買一張「太空卡」，非常方便。我去巴黎，老同學也幫我買 SIM 卡，直到我回加拿大，仍未用完。

數年前加拿大放寬手機公司限制，可以帶著舊號碼轉換新公司，我終於告別了 Bell，轉去 Fido，號碼不變，算起來，擁有手機也超過 20 年了。記得在香港街頭有小販擺攤位「高價收購」手機，當然是「賤賣」，還有流行手機鈴聲下載，手機繩等。「蘋果」手機面世，手機店前的「蘋果迷」通宵排隊，每人只限買一部，一機難求，高價炒賣，假貨橫行，靠手機生意起家的撈得盤滿缽滿。曾幾何時，賣手機殼攤位門可羅雀，如今手機市場飽和，手機業已趨白熱化；不再聚集所有功能的綜合型，而是有獨特功能如虛擬實鏡、雙鏡頭、防塵、防水、防震等。科技一日千里，未來的手機可以是一枚戒指、一隻手錶、一個手環，也可以將螢幕貼在眼鏡上、車內儀表顯示器上，誰知道？(第 947 篇) (2017.03.03)

維　修

網上流行一句話：「五十歲之前賣命掙錢，五十歲之後用錢買命。」然而，機器維修實在不宜用在身體保養，器官不像汽車零件，老了壞了可以換新，即使成功移植也只能延緩幾年。儘管醫院越蓋越大，病床還是遠遠不足夠，醫療設備越來越先進，很多病一查出來就是「末期」，新研究出來的藥品越來越多，但無法藥到病除。所以，就有「長命百歲不一定健康，身體健康也未必活到百歲」之說，立論者舉出運動員之例子，他們都是金牌選手，但壽命不長，因為過度「透支」生命。

於是就有「慢生活」、「亞健康」的新名詞推出，提倡一切順其自然，不勉強自己，遠離城市塵囂，摒棄競爭環境，改變快節奏的生活方式，將壓力減低，把腳步放慢，回到健康生活狀態中，盡量令日子悠閒、身心愉快、情緒輕鬆。一個人長期處於過份緊張的生活中，身體會習慣這種狀態，一旦緊張因素消失，對身體來說便成了反常現象，腎上腺素大量減少，使器官失控，導致各種疾病。所以，「慢」生活，才能讓身體運轉更正常。心理學家認為，壓力會導致人體產生大量的腎上腺素和腎上腺皮質激素，通過動脈傳遍全身，時間長久，就會出現失眠、健忘、焦慮、精神緊張等症狀。據歐洲健康協會的調查，憂鬱症已成為繼癌症和心血管病之後威脅人類健康的第三大疾病。

當然，說這些話的人，還必須有「慢」生活的條件。工作沒有壓力，家庭環境融和，經濟來源穩定，收支相對平衡，而且能做到心平氣靜，知足常樂，對奮鬥期的年輕人來說，他們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往往見縫插針，分秒必爭，哪有閑情去談什麼「慢」生活。他們的目標是：五十歲退休，週遊世界，故必須在退休前有一筆永不會中斷的可觀財源，例如房地產租金、投資股份、債券等。而對於普羅大眾、升斗小民來說，生無帶來，死不帶去，能活得平安，就是福報，就是蔭德。

我在熱水桶工廠幹活 25 年，這四分之一世紀的繁重工作，留下了後遺症，也遇到數不清的工傷事故，多次住院，於 2003 年因勞損而為疝症動手術，2004 年和 2005 年先後為右眼和左眼切割白內障，2015 年 11 月 20 日，到聖瑪麗醫院為右肩膀旋轉肌腱撕裂做關節鏡微創手術，兩年後，又於上星期五(7 月 21 日)再次到聖瑪麗醫院，為左肩膀旋轉肌斷裂做韌帶修補手術，

兩次手術都是林肯醫生負責，對我這慣常出入醫院手術室的老病號來說，只算是「小兒科」罷了，就當做汽車入廠維修吧！

很多人誤以為是「五十肩」，而去推拿按摩，拖延了治療時間。其區別是：「五十肩」無法舉起手臂，韌帶撕裂靠他人幫忙可以將手臂舉起。我去了幾趟醫院，連 X 光、超聲波都照不出來，最後用核磁共振，才證實韌帶撕裂。要是在過去，必須使用傳統開放式手術，先在肩膀上劃開一道六至八公分的刀口，然後用力撥開厚厚的肌肉群，過程要很小心，不可誤傷神經血管，最後還得在肩關節囊上開個窗子，才能看清傷勢；手術後傷口疼痛，關節囊發炎及纖維化，不易復原，造成對肌肉的損害，前三角肌併發症，日後也會留下很深的疤痕。如今用關節鏡微創手術修復肩關節旋轉肌腱撕裂，我的肩膀只有四個一公分左右的傷口，流血少，復原時間縮短，全身麻醉，兩三個鐘頭醒過來，不需要住院，當天便可回家。加拿大醫生之醫術高明，大可放心！從錄影帶中可以看到，骨科醫生如何以他專長的微創肩關節鏡手術，將內視鏡以及特製工具，經由精準定位的兩個小傷口，深入肩關節的核心，把肱二頭肌被撕裂的源頭，用帶線的釘重新固定上去，就像把鬆脫的插頭插回插座，再用膠帶固定一樣。

如今，我是左右「縫」原，雖然以後兩臂再也無法舉重物，無法做運動，但經過長時間的物理治療，相信可以慢慢復原。兩年前由於是右臂，我不慣用左手，寫字、拿筷子都有困難，今次是左臂，我的右手操作自如，完全沒有問題。上次從醫院回家，兩女怕我「出貓」，把家裡兩部車都開走，兩週內無車代步，今次我保證不會開車，也不願冒險，手綁吊帶，單手駕駛，扭轉方向盤和泊車都有危險，還是乖乖聽話，哪裡也沒去。由於止痛藥有麻醉作用，總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一連幾天臥床，手機懶得開，今天才開電腦，為「詩壇第 784 期」組稿。停好幾天的政壇人物，已結束瑞典、挪威、丹麥、荷蘭，明天再搞愛爾蘭，歐洲數十國家也只剩下東歐幾個前華沙公約國了。

維修雙臂後，我將迎接下星期三從法國來加拿大旅遊的老同學夫婦，我們相識超過半個世紀，我去巴黎時，他們熱情接待，一路陪伴，而今由於不能開車，無法陪同他倆一起去多倫多、魁北克、渥太華，也不能陪同他們暢遊美國東北波士頓、紐約、華盛頓、費城，的確很可惜，唯有讓他倆報名參加旅行團了，知我諒我也！本週六好友娶兒媳婦，我也不能出席婚宴；所有

戶外活動，都因手術而被迫取消，我這才發覺，健康比什麼都重要，沒有好的身體，整日躺在床上，銀行存款七位數字也沒有意義。非常感謝伍兆職詩翁贈詩慰問，感謝兩位老師電話鼓勵，感謝老同學微信問候！(第 961 篇) (2017.07.27)

退 休

時間的腳步沒有一分一秒停留，不管你願不願意，年老退休的事實還是會到來。對於五十年代出生的一群，如今都在 65 歲邊沿徘徊，朋友中有的提前退休，到處遊山玩水，有的雖然接近七十，仍然努力工作；有的為子女看孫子，養完第二代又顧第三代，永不言退；有的退而不休，每天忙這忙那的，又參加社團活動，又去做義工，又到教會，自謙的稱之「無事忙」。話又說回來，能健康的活到 65 歲退休年齡，安度晚年，樂享清福，已是上天的恩賜！君不見多少人壯志未酬，英年早逝，或身罹絕症，藥石難醫；或突遇天災，慘遭不測；或歷經戰火，飲恨歸西；或飛來橫禍，意外身亡。所以，千萬不要抱怨，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能成為老人。能晉升長者，告老退休，是福氣也！

日前接到一個視像電話，原來是我工廠一位工友打來，他到處打聽我的下落，想瞭解近況，後來終於找到我，令他喜出望外，問我為何離開工廠兩年，從未回去探望大家。我告知自己雙肩都動了手術，如今左右「縫」原，成了傷殘人士，明年才屆退休年齡，到時會回去和大夥喝一杯。他於是回憶昔日我在工廠如何幫助他和其他新人，如何為他們向工頭爭取權益，每次聚餐，我都帶了好多珍藏的名酒與大家分享，還談到我女兒大雪中給工友送餐，凌晨來接我回去，這些往事，有的我都幾乎忘記了。這位寮人工友從澳洲移居加拿大，他和其他工友一樣，很喜歡和我聊天，因為我對每位工友的故事都非常感興趣，願意洗耳恭聽，認為他們每人的經歷都是一部精彩的劇本，將越南、柬埔寨、寮國難民每人之滄桑史湊起來，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印支難民史，我從他們身上，詳細瞭解到越戰的悲慘、赤柬的殘暴、船民的血淚，也得到他們親友投奔怒海、虎口餘生的第一手資料。

這位工友告知，工頭 65 歲後，再求老闆給他繼續工作多兩年，今年 67 歲才正式退休；又透露，另一位工友溫堪的妻子得了肝癌去世，令我想起當年曾與他一起帶女兒去參觀私立女子中學的往事，由於他可惜昂貴的學費，

女兒最後去公立學校，大學進不去，連預科也讀不成，跟一名老外男孩同居，懷孕後分手，把小孫女丟給婆婆，自己跑到美國。我曾應邀去溫堪的家，他寧可花六千塊錢在地庫搞一間電影院，全套音響設備，也不肯投資在獨生女的教育上。後來又見他開了一部二手寶馬 BMW，妻子拿名牌手袋，每次出席宴會，夫妻上台又唱又跳，引來多少羨慕眼光。我曾經問過他，退休後有什麼打算？他說會和朋友合股做生意，「你女兒呢？你難道不管了？」他只嘆息不語。

老友來電話，說他的鄰居退休後，每天無所事事，整日對著電視，又吃又喝，肚皮越來越大，沒多久就住院了，醫生說他「三高」。我也得知工廠一位老工友阿速，退休後返回寮國定居，才幾年就得了老年癡呆症，這些負面新聞，令人對退休生活產生憂慮。時間怎樣打發，作息如何分配，以前幹活，每日上班，全身運動，時刻汗流，新陳代謝，排毒正常，如今休息在家，必須保持活力，剪草澆花，公園跑步，遠足郊遊。

林姓朋友從遠方來電話說，他現在去學唱歌，每週兩次，女教師來自中國大陸，告知唱歌能治病，能擴大肺活量，提高呼吸功能，唱歌是有節奏的體內按摩，能衝開人體橫隔膜；唱歌可以緩解悲觀情緒，可以治療心理疾病，心情不好的時候，引吭高歌一曲，盪氣迴腸，放鬆壓力，舒解身心。這位朋友喪失愛妻後，心如刀割，不肯退休，用工作麻痺自己，好不容易才從悲傷的陰影走出來，愛上了唱歌。我答應有時間會飛到四千多公里的加西去探望他。

還有一位也是兩年前退休的朋友，過去每天早出晚歸，和老伴相見時間很少，退休之後，彼此整天相對，口舌之爭，產生磨擦，最後竟搞到鬧離婚，子女當和事佬，好言相勸，報名旅行團去地中海乘坐遊輪，希望夫婦倆能和好如初。我聽後好氣又好笑，兩個人加起來 130 歲了還要鬧離婚？他的例子給了我啟示，夫妻要有自己空間，各有各忙，哪有閒暇爭吵。而更重要的是要互相尊重，彼此關心，怎麼因為天天相處，就鬧到要離婚的地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心知肚明也！

退休後生活質素能否保持不變，除了心理、生理因素之外，經濟條件也非常重要。必須有積蓄，才能這裡飛、那裡飛，而且還要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去應付突發事故；例如，在旅途中突然身體不適，住院求醫，在很多亞洲國家，進醫院前必須先繳付一筆款項，這是不可忽視的現實問題。退休後

入不敷出、債務、體康、看護等都是必須考慮到的風險，所以，網上就有「退休六階段」之說，即分為分心期、焦急期、蜜月期、清醒期、再導向期、無憂期。至於時間安排，對於我來說，永遠是不夠用的，家裡五千多本書要閱讀，那麼多資料要整理、蒐集、彙編，回憶錄還未動筆寫，還有那麼多國家未去，還有上千篇隨筆和兩千多首詩未結集出版，只要我的身體可以撐下去，我會堅持活到百歲，當然，還必須頭腦清醒，行動靈活，思維敏捷，因此，除了健康，更重要的是：平安！(第 963 篇) (2017.08.10)

寄　望

久未揮毫，適值黃國棟詩翁九六暨伍兆職詩翁八六榮壽，良辰吉日，豈可無詩？喜讀許之遠老師祝何宗雄校長八五賀壽詩，詩壇壽酒飄香，頌詩繞耳，又有鄭石泉詩翁和李錦榮詩兄讀《壽星》有感，今期可謂珠璣盈壇，琳琅滿目。向壽星公呈上真誠祝福，願諸位詩翁添福添壽，如松如柏。

時間過得真快，明天便是農曆八月初一。由於閏六月，所以今年中秋節將延至陽曆 10 月 4 日。秋天是豐收之季，楓葉染紅，更是吟詩時節，騷人墨客又將詩興盈然，靈感奔馳，相信詩壇十姐妹屆時一定芸香雅集，滿室芬芳。可惜沒有出席陸蔚青詩歌朗誦會，錯過了拜會眾才女之難得機緣。

欣逢加拿大建國 150 週年，9 月 14 日晚上，女兒有幸獲邀參加一場名人講座，演講會在滿地可銀行總部第 14 樓會議廳舉行，出席講壇除了有加拿大現任總督莊士頓 David Johnston 和候任女總督佩葉特 Julie Payette 之外，其他政界、商界名流二百餘人雲集。是晚有七位演講者，最先上台是女兒，也是唯一華裔女律師，她用法語演講，題目是：《給女兒的信》。這已經不知第幾次出席講座，但不同的是，今次她是位孕婦，所以備受關注。她指著肚子說：「今天，我和妳爸爸已經守候著妳 32 個星期了，妳現在只是個小菠蘿，妳選擇來到這個最美麗的國家降生，在這個全世界最好的環境中成長。我不會給妳壓力，也不會成為虎媽，我毫不懷疑，妳會擁有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

她回顧在三十幾年前，當自己也和肚子裡女兒同齡時，婦女和少數民族極少能得到高薪職位和良好職業；當她在 2010 年擔任年輕律師時，只有 6% 的律師是少數民族，在魁北克註冊的 24500 名律師中，只有 64 位華裔。雖

然女性幾乎佔了註冊律師人數的一半，但只有 19%是私人執業律師。就憑著一份自信，她克服了自己是「女人、年輕人、華人」的弱勢，更逆轉將「女人、年輕人、華人」變成了優勢。她提到價值觀的灌輸，勉勵女兒一定要投身社會，熱心公益事業，加入義工行列，為創造加拿大更美好的明天，發熱發光，發揮最大潛力。她的演講，贏來全場熱烈掌聲，兩位總督都過來與她合照，並關心的要她好好休息養胎，迎接新生命之降臨。我收到她的法文演講稿後，第一時間貼在「無墨樓/麗璧軒」博客上，並寄給親朋好友分享。後來她來電話，謂演講稿是上午在百忙中匆匆寫成，在頻密的會議中，無法修正，便憑著自信上台，即場發揮，想不到效果還算不錯。

星期六那天，我整日都在麥大上課，由於肩膀動手術，停學一年多，如今再返校園，逆水行舟，頗感吃力，所以一刻也不敢怠慢。班上有四位同學在讀碩士，兩位在唸博士，他們都在我抵加拿大之後才出生，可見最老的學生非我莫屬。我過去半工半讀，利用週末上學，先後已修了 18 個學分，今期兩科如果順利過關，就有 24 個學分，明年春天再修最後兩科，便滿 30 個學分，為了這個寄望，我花了三年餘。下一個目標是報讀「東亞研究系」本科，中文已沒有問題，我會在日文、韓文兩種文字下苦功，如無意外，相信在七十歲以前會取得學位。人不能沒有希望，我希望是家中除了兩女之外第三位麥基爾大學畢業生！就憑著這個信念，展望未來，我忘記年齡，一直努力的走下去。

放學已經四點半，回拉娃是趕不及了，去 Place Ville Marie 大樓地下停車場取車，抵女兒家已五點許，從車後廂取出西裝領帶皮鞋更換，然後又和女兒匆匆出門，到 Westin 大酒店出席夢湖園基金會成立 25 週年慶祝晚宴。聽彭驚濤總領事流利的法語演講，博得在場來賓如雷掌聲之讚賞。女兒雖然身懷六甲，依然風塵僕僕，神采飛揚，穿梭在賓客中間，人緣極好。她介紹了心臟科權威岑醫生，希望我能覓得良醫，健康無恙，又與夢湖園基金會主席 Martin Wong 夫婦長談，還為 10 月份中華醫院籌款慈善晚會奔波，原來她還擔任晚會主席，真是「能者多勞」，我勸她應該充分休息。

星期日，為了迎接女嬰 Amelia 七個星期之後降臨，女兒在她的新居舉辦了一個 Baby Shower 迎嬰聚會，大約七十位好友參加。中國人通常是孩子滿月時才慶祝，但在美國和加拿大是孩子出生前兩個月舉辦，在各項聚會中，「嬰兒沐浴」是最溫馨的一種。會場到處佈置成菠蘿，是嬰兒 32 週時的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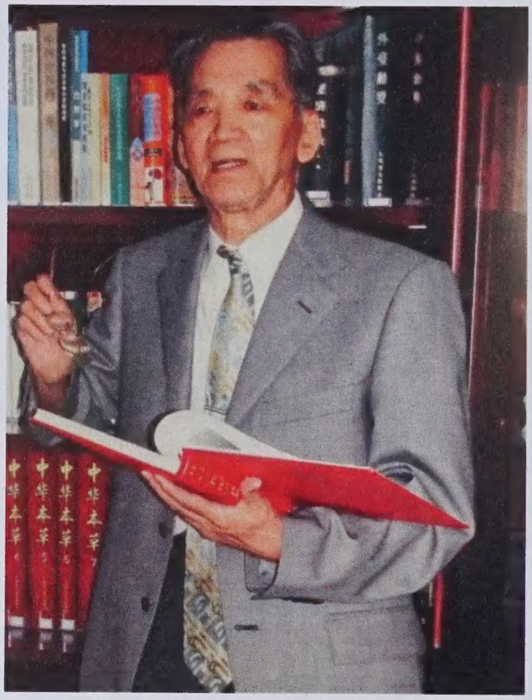
重，兩張長桌上擺滿各式各樣食品，即拍即有攝影機拍下六十張照片，貼在留言簿上作為紀念，這些活動，都是為了新嬰在 11 月 9 日預產期降臨時留下珍貴的回憶。等寶寶長大了，她會從媽咪的演講詞、活動照片，知道自己當時還在母胎中，就曾經中過大獎，曾經在八月去過巴黎，曾經出席過夢湖園修葺開幕儀式，曾經遷入新居，曾經和加拿大總督合影等等。這一切都是：「寄望」。

欣悉巴黎端華同學接二連三喜得孫兒，晉升祖父母級，我曾於數年前製作「端華同學兒孫一覽表」，向全球同學徵求兒孫資料，相信有助於下一代互動，知道他們的祖輩曾經是同校、同級、同班同學，這是件多麼有趣的事，108 位同學最少也有百來位孫輩，這象徵性意義就是：「寄望」。(第 969 篇) (2017.09.21)

家　學

欣悉老同學江麗珍之一雙兒女先後醫科畢業，長子路嘉明今年雖未滿三十，已經是瑞士洛桑州立大學醫院之臨床主任；幼女路嘉慧，目前是法國巴黎五大附屬醫院醫生。路嘉明兄妹的父親，是瑞士日內瓦「神針診所」著名醫生路京達大夫，其爺爺則是九七高齡的中國當代國醫大師路志正大夫，路門三代出醫家，祖輩傳承，堪稱橘井美談，杏林佳話，用家學淵源來形容，應該十分恰當。

路志正大夫，字子端，號行健，生於 1920 年，河北藁城人，中醫藥臨床學家、教授、首席研究員、主任醫生、博士生導師，獲授予「國醫大師」稱號，又被評為「傳統醫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是目前全中國還在上班的年齡最大之醫生。由於一向是中央保健局的專家，專為中央高層看病，故也是當代「御醫」。其三伯父路益修為家鄉名醫，父親亦通醫道。路老 14 歲入醫校，拜遊學河北之山西鹽城名醫孟正己為師，隨診臨證；19 歲懸壺鄉里，至今近八十載矣！九十大壽時，其學生等為路老出版《大醫精誠——路志正教授行醫七十週年實錄》和《路志正詩書墨跡選》，我有幸獲路京達大夫贈送該兩部精美典籍，妥為收藏，捧讀再三，愛不釋手。《大醫精誠》書中，羅列路老主要著作、醫籍評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醫學論文等，洋洋大觀，令人嘆為觀止。路老多次赴港、澳、台、東南亞、日本、歐美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進行學術交流、講學、行醫。



路老今年虛齡九八，數十年如一日，每週四上午仍在中國中醫科學院北京廣安門醫院出診。每天，路老身邊圍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弟子，包括年過半百的知名中醫和正在研讀的年青一輩。路老還在抓緊時間整理編彙《路志正醫學叢書》，為傳承中醫藥爭分奪秒。老人家不但精於醫術，其書法功底深厚，自成一家，他自幼臨池，苦心練字，其行書有柳公骨力之矯健，右軍之灑脫，有一巨幅長廊字碑立於廣州省中醫院內，是《黃帝內經上古天真論》節錄，風格古樸，剛勁清秀，乃國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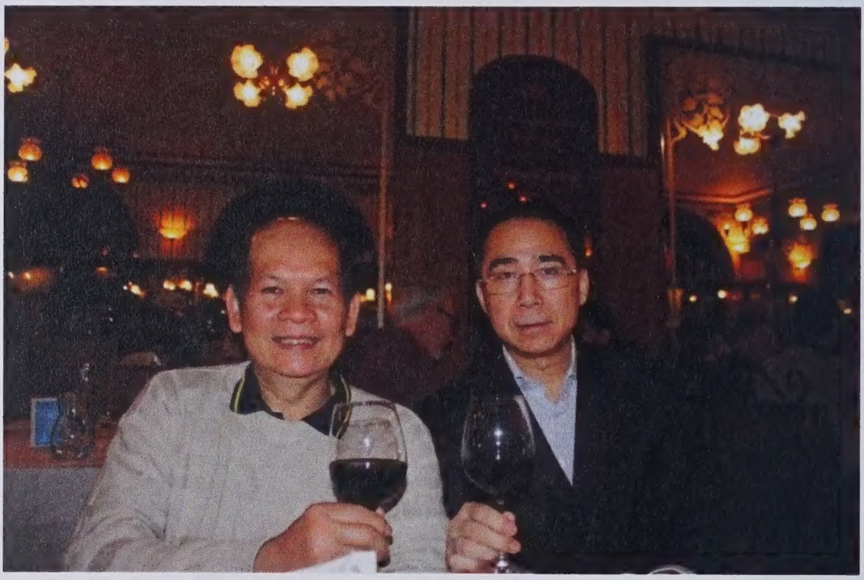
次子路京華往返於中日之間，跟隨路老出診、學醫、編書，將中醫藥文化在日本推廣；路老的長孫路昭遠，於日本信州大學醫學部畢業後進入日本紅十字醫院工作，為繼承爺爺的中醫事業，數年前毅然回國學習中醫。路老長女路喜素、長子路喜善、三子路京達、幼女路潔，一門數傑，全都是名醫。據三子路京達回憶，父親的兩個舅父都是前清進士，望子成龍，所以對他要求非常嚴格，從小就要熟讀四書五經，練習書法；京達本人 12 歲開始，路老就要求他在家熟背不少中醫經典名著，如《金匱要略》、《傷寒論》、《內經》、《本草備藥》、《溫病條辨》等，而且必須整本熟背，背不懂不准吃飯。路京達曾是中國中醫科學院碩士研究生，師從名醫余瀛鰲大夫、國醫大師方和謙(清末故宮御醫之子)大夫，學生時代，京達曾發表過十多篇醫學論文，並與人合著數本醫學書籍。在法國曾出版三本法文版中醫著作：《中醫腧穴臨床應用》、《中國針灸治療學》和《中醫婦科學》。



1988 年，路京達與江麗珍的長子路嘉明 Henri Lu 在法國巴黎出生：嘉明自幼聰明好學，高中就讀於法國久負盛名的「路易大帝中學」Lycee Louis le grand，後以優異成績考入巴黎第五大學醫學院。2011 年到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進修心臟科。學成後於瑞士洛桑州立大學醫學院主修內科，並數次在瑞士醫學權威刊物發表文章。日前獲通知，破格提前一年升為主治醫生。據江麗珍告知，路易大帝中學以分數取人，分數不夠的，根本無法考入該校，而最困難的是，不少學生以高分數被錄取了，開學後卻因為承受不了幾近苛刻的學習壓力而半途退學。這是最有名的一所高中，歷史上很多名人

都曾經在這裡就讀，包括法國的三位總統：蓬皮杜、季斯卡、希拉克和兩位總理：朱貝、法畢士；此外，其他名人還有大哲學家伏爾泰、大文豪雨果、話劇家莫里哀、汽車王國創始人雪鐵龍、輪胎王國創始人米士林，甚至非洲塞內加爾首任總統桑戈爾等，都是在這所中學就讀的。

1991 年，路京達與江麗珍的幼女路嘉慧出生，她走的路和哥哥一樣，也很幸運的考入路易大帝中學，同時又考入巴黎第五大學醫學院，2014 年也到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進修，現在巴黎第五大學附屬醫院當實習醫生，並在巴黎第六大學醫學院參加針灸學習班，相信其前途無可限量！



猶憶 2011 年 7 月，江麗珍曾經與小女嘉慧來加拿大滿地可一遊，與我家兩女嘉珈、嘉珮有緣相聚，共餐同遊，拍了不少照片，留下美好回憶；2012 年 5 月，我和老伴到法國，麗珍全程陪伴，並一塊前往瑞士日內瓦，還與路京達用膳；從德國返回巴黎，又與路嘉明合影，來去匆匆，一恍就五年過去，我家兩女已成家，路志正大夫還特地以「天合之作」書法作為賀禮寄贈。數月前江麗珍新著《舒心漫筆》付梓問世，喜訊傳來，詩友紛紛以詩詞祝賀；而今又欣聞路嘉明提升為主治醫師，雙喜臨門，可喜可賀！特以此「家學」向麗珍致謝！向路老致敬！向路京達致喜！向路嘉明致意！(第 974 篇) (2017.10.26)

抱 孫

花甲年華方晉祖，白首公婆、最喜添孫女。兩老歡欣常自語，可兒幾歲能歌舞？

點滴真情澆小樹，守護栽培、玉立經風雨。多少春暉應記取，善心聰慧知今古。

——《蝶戀花》喜添小外孫女可兒有感

女兒嘉珈星期六(11 月 18 日)傍晚 6 點 22 分在滿地可猶太醫院產下女嬰，母女平安。我這外公喜得孫女，堪慰老懷，連續幾天的擔心憂慮，總算可以放下心來。當晚收到孫女降生後的第一張照片，喜出望外，第一時間通過微信、電郵、WhatsApp 傳寄親朋好友，並用視像電話向遠方親人報喜。

本來不打算驚動朋友圈，所以只告知幾位老同學，隨即收到江麗珍同學的《臨江仙》、蔡麗華同學的《天仙子》、鄭懷國同學的《喜遷鶯》，同時又收到伍兆職詩翁兩首七絕賀詩，以及溫州劉家驊詩兄兩首步韻賀詩。這濃情厚誼，令我深受感動，於是，將今期隨筆「語言」一文抽出，換上這一篇「抱孫」，並用白話填了《蝶戀花》，是希望將來小孫女長大後，可以讀得懂她外公淺白的詞。



自從今年 3 月 25 日嘉珈在香港「君臨海域酒店」27 樓 2701 房中向我們宣佈她懷孕(見「亞洲之旅其十六」)，並告知預產期是十一月中，這喜訊足足牽引我們八個月。當醫生證實是女嬰之後，嘉珈就給女兒取名 Amelia，而我這外公也很快就給她一個中文名字：可兒，滿地可出生的小女兒、小孫女兒。老伴說，可兒長大之後，「兒」字改為粵語同音字「宜」，可宜。為了迎接小生命降臨，女兒遷入新居，女婿親自裝修一間嬰兒房間，從選擇牆壁顏色，到嬰兒 Bugaboo 推車，從傢俱到燈飾，一絲不苟，嚴格要求。他們夫婦每週要去上孕婦課程，要定期去醫院檢查，待產的一切準備就緒。



可兒在媽咪肚子裡，就帶給不少好運，首先是今年 5 月 13 日晚上出席宴會時抽到了六萬元大獎，一人獨得，包括法航兩張頭等艙去巴黎來回機票價值 8000 元，入住 Mandarin Oriental Paris 五星級酒店，兩晚 3500 元，參觀並入住 Moet et Chandon 香檳酒莊價值 3000 元，全程由 Maserati 豪華名車接送，此外還有從意大利運來的名家設計 Roche Bobois 沙發和酒櫃價值 16000 元、晚禮服 3000 元、男士服裝 4000 元、舞蹈課程 60 堂 6000 元、皮膚美容 3000 元、三晚古堡酒店 3040 元、芭蕾舞演出全年入場券 11500 元、以及一部咖啡機 2695 元等。於是，夫妻倆就在八月份去了一趟巴黎，在鐵塔下拍攝可兒在媽咪肚子裡的照片，將來她懂事時，可以拿著照片對她說：妳未出生就已經去了上海和南京開會，去香港和巴黎旅遊。

雖然大腹便便，但女兒並沒有放下律師樓工作，她一直上班到十月底，即使休假在家，女秘書還經常拿文件到家裡給她簽署，許多客戶依然每天和她電話咨詢。她還出席多項社團活動，包括加拿大名人講座、夢湖園基金會 25 週年晚宴，以及在伊莉莎白大酒店主持滿地可中華醫院 99 週年慈善晚

會。她又出席好友婚禮，甚至答應如果未分娩，會陪我去 Place Bonaventure 參觀滿地可書展。



本來預產期是上週四，但延至上週五下午四點才去醫院待產。我星期六在麥大上課時，心不在焉，老是牽掛女兒是否分娩。下午一放學，立即開車去猶太醫院，老伴和小女、小婿已久等，我們到 K 區三樓 3 號房，每次只允許兩人進去，不一會，醫生就通知，必須進入產房，吩咐我們先回家等消息。我們大約五點半離開醫院，去吃越南牛肉粉，然後一起回家。我太疲倦，上床小睡。晚上八點半，洋女婿傳來可兒出生後的第一張照片，老伴上樓把我喚醒，喜訊傳來，大家都非常雀躍。

這幾天幾乎每天都往醫院跑，今期「詩壇第 801 期」是在猶太醫院組稿後寄出給詩友校正。由於今期有多首詩詞賀喜，雖然我曾私下要求不要公開，懷國同學還是將「詩壇」貼在同學微信群聊上，來自全球各國的端華同學之熱情祝賀，令我感慨萬千。很多同學早在十年前已晉升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我的大哥四十幾歲已經是內外祖父，六十幾歲就是曾祖父，我到了這把年紀才第一次抱孫，只屬小兒科，的確不宜大事渲染也。

女兒一早就與我們商量，她要可兒能講多種語言，她對女兒說英語，她老公對女兒說法語，而我對孫女講國語(普通話)，外婆對她講粵語(廣東話)，我笑說，以後我還會教她說潮語，再說柬語、越語、寮語、泰語，總之，她想學什麼我們都會灌輸，但絕不會成為「虎」公公、「虎」婆婆。



我曾經編過「端華同學兒孫一覽表」，詳細列明兒孫生日、中西文名字、父母、祖父母姓名，以便日後下一代之間可以繼續保持交流聯絡。其實，「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都只是一廂情願，未來的路還長呢！虎媽、虎爸們不要給孩子太大的壓力，不要讓孩子老是背負「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的沉重包袱過生活，只要快樂平安，健康成長，斯願足矣！(第 978 篇) (2017.11.26)

培　育

時間過得真快，小外孫女可兒 Amelia 誕生已超過十天，來自各地的數十位端華同學紛紛在微信留言，給予真摯的深深祝福，特將每一段微信短訊都收集起來，彙編成「端華同學微信祝小可兒誕生」，打印成冊，等小外孫女長大後將這份美好回憶和難忘紀念送給她。與此同時，也陸續收到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諸位詩翁、詞丈、詩友、同學饋贈數十首詩詞，隆情高誼，感銘五中，特將瑤章蒐集成「詩詞賀小可兒誕生」，付梓裝訂，若干年後將這份珍貴禮物交給可兒，讓她永久銘記。

這短短十餘日，從醫院五天，一直盼到回家，時間又好像過得特別慢、特別長。女兒迎接小生命來到這個世界，才知道為人父母之不容易，才領悟「養兒方知父母恩」，才體會母愛的無私和偉大。我們幾十年的劬勞，換來了女兒的成長，如今，輪到她履行慈母之天賦了。她似乎一夜之間大澈大悟，原來父母對兒女的愛，只是不停地付出，並不需要回報，而兒女也從未說聲謝謝。這幾代傳承，由祖父母、父母、兒女、孫輩，周而復始，貫穿宗姓血緣、骨肉親情，即使來到海外也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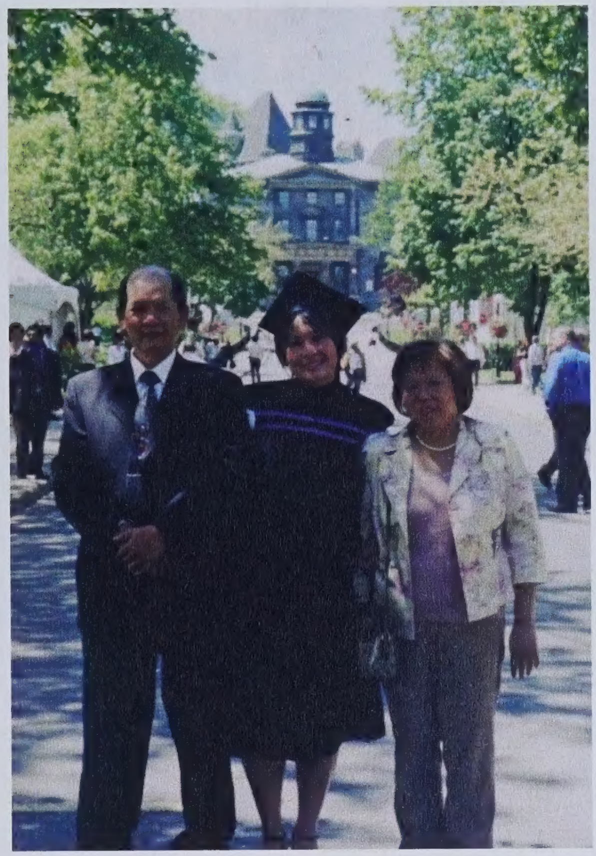


對兒女的培養，是父母的職責，是完全甘心情願、自動自覺的，沒有任何怨言，更談不上強迫。這份本能，是母性之天賦，其偉大，絕非文字可以形容。當我看到女兒為了小可兒，在醫院連續好幾天沒有閉上眼睛，我為之感觸極大，母性的光輝，在困境中最能體現出來。我頓時明白，沒有什麼比親情更珍貴，能凌駕任何藉口之上、不惜一切代價去施予、去傳遞、去盡責的，竟然是這份母愛。在那一刻，即使有多少金錢權利之誘惑，即使有多大危險來臨，都比不上小生命之貴重。以前我總以為，女兒的律師職業，令她成為功利主義者，時刻將權位、功名排在第一位，如今我推翻自己的武斷定論；為了小可兒，女兒把精力放在家庭上，她為了做個好母親，專心哺育幼嬰，推掉許多項目，這是不容易做到的抉擇。在這十天裡，我總算理解「沒有什麼比親情更重要」的真諦。

昨天，天寒地凍，冷風刺骨，風速效應零下 15 度，我們陪大姐一起去女兒家，見到八一高齡的姑媽來探望姪女，令女兒十分感動。老姑(姑婆在我們潮州話叫老姑)抱起小姪孫女，拍了不少珍貴照片，她囑咐坐月期間如何注意起居飲食，如何注意保養身體，如何幫新嬰洗澡等細節。老伴感慨的對女兒說：「妳生孩子，有這麼多人來探望，回想起妳媽咪當年生妳時，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妳不舒服，大哭大鬧，妳媽咪只好打長途電話去香港問妳婆婆，那時候哪裡有什麼電腦上網，哪裡有手機拍照，幾秒鐘就傳遍世界；當時是用菲林拍相片，沖洗後快郵寄去香港，最快一個星期才送到婆婆手中。妳媽咪什麼經驗也沒有，什麼補品都沒吃，結果還不是一手一腳把妳給帶大？」



的確，我們在加西阿爾伯達省愛民頓捱過三年的寒冷歲月。我們的女兒自小聰明過人，不到兩歲，就已經能夠說出兩百多張識字卡的每一張圖片，甚至諸如：蜥蜴、蝙蝠、蟋蟀、蚱蜢等難讀的生詞，雖然她不認識漢字，卻能正確叫出每隻動物的名字。後來她上托兒所，老師拿出玩具熊來，她竟然問道：這隻熊是標本嗎？老師見家長時，很驚奇的問我：你們家是做啥生意的？為什麼你的女兒能說出「標本」這個詞來？我笑著回答：她每年的生日禮物都是書本，而且每一本書都從頭到尾翻了不知多少遍，別說「標本」，妳甚至問她「冰島」在哪裡，她能立刻在地圖上找出北歐那隻鴨子來。老師搖頭嘆息：她才不到四歲，壓力太大了，以後請你不要再送她書本，應該送她芭比娃娃、椰菜娃娃。



如今，她回憶自己童年時，反而很自豪，因為她懂的東西比別人多。對兒女之培育，應該從教育開始，我找英法語速成班給她，就是讓她能適應雙語，打好基礎，然後上私立女子中學，功課非常多，校規十分嚴，五年熬過去，只要能跨過門檻，以後就勢如破竹，迎刃而解了。由法語中學轉入英語大學預科，的確很吃力，但憑著信心和努力，一樣可以脫穎而出。麥基爾大學畢業後，她不甘心憑一張國際貿易文憑在銀行任職經理，於是又辭職讀書，終於讀完滿地可大學法律系，考到訴訟律師執照，在律師事務所執業一恍就七年。我告訴女兒，當年她父母是藍領工人，如今可兒的父母是專業工程師和律師，我們家族歷史由她改寫，以後可兒讀書、求職的路途比她媽咪平坦多了！

記得她的小學老師曾找我去談話：你們中國人總是喜歡把前輩痛苦的歷史告訴孩子，這很不好，給孩子幼小心靈留下陰影。我明白她說的是「憶苦思甜」，我也始終相信「梅花香自苦寒來」，年紀太小就飽嚐痛苦追憶，的確十分殘忍。「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希望下一代不會再聽到可怕的負面新聞，不再聽到赤柬屠城、投奔怒海，不再聽到殺戮戰場、恐怖襲擊。為

了下一代，請不要再出現毒奶粉、地溝油、假藥材；不要再有大頭娃娃、人肉炸彈、輻射污染；為了下一代，請放下屠刀，消除仇恨，銷毀核武，和諧共處。我雖然不是馬丁路德金，但我希望，下一代能看到持久的和平！



(第 979 篇) (2017.11.30)

後　學

又到了期終考試，上午文法班三個鐘頭寫一封信和一封電郵，下午口語班則要考推銷技巧，我這名老學生，怕自己記性不好，怕緊要關頭掉鏈子，怕臨陣退縮，敗局收場，誠惶誠恐，忐忑不安。

其實，我的確是名副其實的「全職學生」，每天要做的事，也就是讀書、做功課，所以，如果成績還追不上，除了先天不足，就是資質問題，與「懶」字無關。試想，一個離開學校半個世紀的老頭子，要和班上精英同窗平起平坐，是件多麼不可思議的天方夜譚。我常以「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來鞭策自己，不可放鬆，不能怠慢。我於 1971 年才開始讀英語，當時在越南堤岸阮豸街「世界英文書院」，屈指一算，也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後來在泰國，曾代表公司到香港、新加坡出席簽約儀式、商貿講座，都憑三腳貓英語過關。來加拿大後在魁北克法語區住了兩年，就遷到加西亞伯達省愛民頓英語區，住了三年，誕下長女後，又搬回滿地可，一住就是三十幾年；雖然是雙語城市，但在工廠還是法語為主。兩次出席世界詩人大會，面對數百名著作等身的各國詩人，我的英語水平面臨嚴峻考驗。這才開始意識到，必須學好英文這門學科，只有掌握好標準文法和精確發音，能說一口流利的、

優美的英語，才夠資格被稱為「會講英語」，因為，「會話」和「會講」是兩碼子事！



我從 2014 年參加麥基爾大學英語考試，開始報讀英文，2015 年和 2016 年因兩女結婚，期間中斷了兩個學期，30 個學分，只修了 18 個。今年九月重返校門，繼續 411 和 412 兩科，如今積累 24 個學分，並已在網上報讀 421 和 422 最後兩科，明年四月就修滿 30 個學分，可以獲得專業英語證書，然後才繼續報讀東亞研究系。我一直都沒有放棄學日文和韓文的心願，由於本身已掌握柬語、越語、泰語、寮語等東南亞語言，如果在有生之年能說日語和韓語，我就可以在東亞和東南亞研究方面有所作為，若再加上英語和法語，我還可以翻譯自己的隨筆和詩詞，想到這些，我的求知慾越老越強烈。

這幾年換了九位老師，還有兩百位同學，而幾乎所有同學都是我來到加拿大時還未出生的，他們之中，不乏飽學之士，從他們的自我介紹，很多還是碩士生、博士生、醫生、心理學家、工程師等等，只因為英語不到家，必須來此深造。我們大家和諧相處，互相學習，分組寄函，留言獻策，彼此之間沒有因為年齡、學識、種族等差別而有所顧忌。我這幾年來也學到不少新東西，包括虛擬構思，例如成立政黨，推出競選綱領，向選民拉票；籌組公司，向加拿大介紹非洲國家加蓬、肯尼亞、埃塞俄比亞、馬里等；成立非牟利機構，為新移民服務，向各級政府申請贊助經費。每星期寫一篇文章，或一封信，或一篇讀後感，或圍繞某個事件發表個人看法，都是很有挑戰性的

功課。我們借麥大圖書館會議室小組聚會，自己設計公司名片，用非洲地圖、黑人臉孔作為圖案，註冊公司網址以便聯絡，每一個項目都很認真。

這個學期的申請市府撥款，每個同學分別扮演兩個角色，既是非牟利機構負責人向市府申請贊助經費，同一時間又以市議員身份審核其他機構的撥款申請。所以，每封信都以不同語氣去寫，申請一方從最初成立、陳述緣由、闡明宗旨，到分析難題、呈交方案；審核一方先瞭解實情、聆聽狀況、澄清真偽、調查研究，經過幾番信件往來，最終決定審批撥款，是婉言拒絕，抑或欣然批准，都必須闡述原因。這十二週的書信往返，還包括甄選公司年度傑出員工和寫投訴信等。我當然不放過親身經歷的大陸江南八天遊和北京五天遊，導遊把寶貴時間花在購物上，以及臨時無理強行額外收費之難忘回憶，真人真事寫在紙上，令我的投訴信獲得高分。

在口語訓培方面，課堂上以聯合國機構日內瓦總部英語教授 Malcolm Goodale 編寫的「會議之語言」為教材，每節課後都有成語、搭配詞等功課，每星期都必須聽幾套 Ted Talks 演講，然後寫觀後感。小組討論的問題非常廣泛，從城市交通、家庭暴力、環保問題、單親孩子、酒後駕車，到核武危機、手機利弊、全面戒煙、噪音污染、節食減肥等。很多同學寫起文章來頭頭是道，文法考試滿分，但一站到講台就啞口無言。所以老師要我們每天不停的聊天、談論、遊說、推銷，不停的投訴、交涉、答辯、解釋，就是要我們開金口。考試分三個部份，首先是聽，能聽多少，理解多少，就回答多少；然後是寫，用十組諺語搭配詞寫成一篇談話記錄；最後是講，給你四分鐘，把要說的話清清楚楚講出來，要突出主題，簡單扼要，不拖泥帶水，不結結巴巴。我考試的講題是：請把你的孩子送進私校，注重子女教育是最好的投資。我將兩個女兒在私立學校的經歷，總結出六大優點，然後先把要講的錄在錄音筆上，反覆收聽，直到完全牢記，臨場演說時，再加上身體語言、目光接觸、聲調高低、抑揚頓挫、文法修辭，還要掌握好時間，更重要的是信心，不要怯場，一定過關。

老來求學，學無止境，後學慢知，後知後覺，然而，只要有毅力、耐力，就會有能力、動力！(第 980 篇) (2017.12.07)

吟　懷

瑞雪紛飛。正新元開筆，舊韻填詞。弄墨揮毫，多少往事依稀。回首前塵若夢，卻道是、歲月如詩。誰和我、對景追思，感懷世局猶棋？

真情最怕失望，歎增兵有繼，休戰無期。舉目烽煙災禍，何處生機？憧憬昇平實現，且歌舞、忘掉傷悲！屠蘇飲、醉後吟哦，迎接春歸。

——《萬年歡》二零一八年元旦開筆

元旦清晨，滿城風雪，零下廿幾度的嚴寒天氣，加上風速效應竟然跌至零下三十多度。室內暖烘烘，窗外白茫茫，此情此景，怎可無詩？填了一首《萬年歡》，寄給全球親友。「開筆」寄出後，隨即收到多位詩友、同學的步韻瑤章，包括法國巴黎鄭懷國、姚洪亮、許懷嬌，美國紐約蔡麗華，本埠李俊豪、馬新雲等，拋磚引玉，佳作傳來，珠璣滿目，美不勝收。這幾年每逢元旦、大年初一，都有新正開筆，雖然詩味很淡，平鋪直敘，粗糙無華，難登大雅，但都發自內心深處，可謂真情流露。

寫這篇隨筆，也是九百八十多篇以來首次在停電的午夜，用手電筒照明，趕在手提電腦的儲電量未耗盡之前完成。現在是星期三凌晨一點半，我今天整日外出，在風雪交加的夜晚才回到拉娃，隨即為《詩壇第 807 期》組稿，然後到臥房平台電腦上寫稿；大約午夜十二點半，我已經接近尾聲，眼看還有幾行就可以完成，誰知突然停電，外面一片漆黑，我電腦裡寫下的東西還未儲存，即使已儲存，也無法打開。如果開車去廿四小時營業的麥當勞，必須經受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天氣，最後只好在手提電腦上重新再寫。停電撰稿這難忘經歷，若干年後重讀，或許還可以回味一番呢！

初稿中詳細羅列了歷年「元旦開筆」和農曆「新正開筆」所填的詞牌，包括《高陽臺》、《沁園春》、《金縷曲》、《一萼紅》、《瑞鶴仙》、《齊天樂》、《東風第一枝》、《春從天上來》、《一翦梅》、《滿庭芳》等，有詩友問我賀歲詩詞能否提前撰寫，歲首抒懷，新年感賦，為何一定要等到元旦、正月初一才能下筆？我笑言：自己眼高手低，不到新年歲首，真的吐不出絲來。或許，親臨其境，送舊迎新，滿懷情感，氣氛有所不同，所以，非到新年伊始，寫不出那份感情來。

今年，端華同學以「二零一八」鶴頂格寫了多首七絕，用字遣詞頗見功夫，由於報刊版面所限，只能貼上「詩壇」博客上公諸同好。剛才未停電

前，接到王薇詩友寄來「緣聚二零一八」，描繪元旦雅集，今期《詩壇第807 期》刊出「且隨緣」唱和錄多首，可以領略芸香諸姐妹的詩詞造詣。

老師曾說過：詩人隨意吟哦，無拘無束，不矯揉造作，不沽名釣譽，不故弄玄虛。有麝自然香，無求無所怨。詩人要有寬闊的胸懷，但不能沒有傲骨，不能沒有脊樑！歌功頌德，樹碑立傳，要有底線，要有尊嚴。我牢記上述教誨，確保詩壇這塊淨土不被政治污染，不被口號淹沒。所以，詩壇一直堅持「文學不涉及政治」，不為主義服務，不為官府搖旗吶喊，粉飾太平，不該將學來的寫詩作賦撰聯的本事去官場賣弄，用詩名換取功名。雖然我主張推廣婉約派，但自己無法傚尤，依然在豪放派邊緣徘徊。賦比興用在寫詩填詞，應該以吳文英、歐陽修、柳永、秦觀最為傑出，但我無法脫離寫實，只能學劉克莊、劉長卿，而更喜蘇軾和辛棄疾。瀏覽詞壇網頁，每多婉約派，風花雪月，淺唱低吟，可以寫出千百首，但都是似曾相識，互相模仿，如何才能有屬於自己風格的奇句、妙句？

有朋友以為「作詩只是漢字排列」，所以，相信機器人既然能戰勝棋壇高手，也必定能贏得詩詞界桂冠。這是對漢字的博大精深認識不足，以為可以像對弈那樣用邏輯思維破解，就能寫出「漢字排列」的詩。詩是有血有肉有靈魂有生命的，機器人如何訓練，也還是機器人，無論如何，絕不可能取代詩人。如果以為汽車已經到了無人駕駛的境界，詩也可以像寫法律文件那樣公式化、機械化，只要輸入指令，就可以把千百年來詩詞名句斷章取義、東拼西湊，排列成不倫不類的「詩」？如果那也能稱為「詩」，真是大諷刺！律詩不僅僅注重中間兩聯，更重要的是「起、承、轉、合」，如果一首詩，每一句都是獨立的個體，與其他句子沒有關聯，將毫無關係的詞藻湊合，像填字遊戲，把平平仄仄都填滿，美其名曰「詩」，這樣蒼白毫無血色，怎能通過評審而被甄選入圍奪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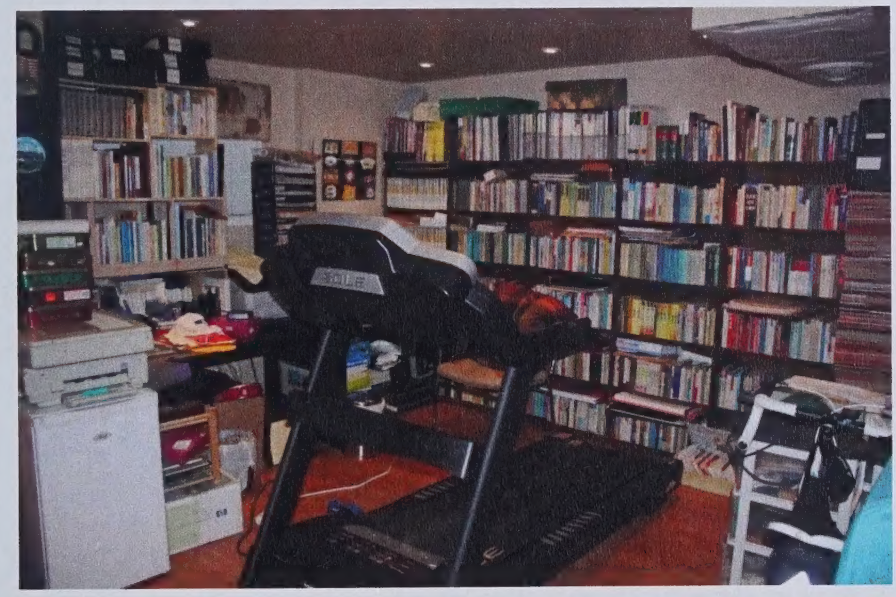
寫到這裡，時間已經是淩晨 03:24am，還未恢復供電，手提電腦的電源只剩下 34%，手電筒剛換乾電池。明天如果仍然沒電，就要去麥當勞寄出報社。我現在開始體會古人的「囊螢映雪」、「鑿壁偷光」的境界了。還記得 2008 年底也發生過停電事故，當時適逢出稿，老伴去了香港，我和女兒去咖啡店上網組稿、寫稿、寄稿，又匆匆趕去工廠上班，轉眼就是十年前的事(見第 634 篇：《經歷》）。我在想，如果機器人寫稿，會是怎樣的結局？每週一篇，標題兩字，不能重覆，機器人知道要寫什麼題材嗎？是否會記得近千

篇隨筆寫過的東西都是親身經歷的點點滴滴，就像今晚停電，機器人當然不會挑燈寫稿啦！(第 984 篇) (2018.01.04)

極　簡

日前逛書店，買到一本書：《你真的需要嗎？》(En as-tu vraiment besoin?) 是滿地可法語電台 98.5FM 節目主持人 Pierre-Yves McSween 註冊會計師的新著。我花了幾個晚上從頭到尾翻閱，讀罷茅塞頓開，謎團大解。對於購物狂、收藏癖、囤積症患者，本書有若醍醐灌頂，當頭棒喝。

該書分四十二章，每章一個提問，諸如：你真的需要多張信用卡？積分卡？你真的需要追求新科技產品？需要名牌？需要新車？你真的需要增添傢俱來囤積舊報紙、舊光碟？你是否確定需要買保險、買 REER(RRSP)、買聖誕禮物？你真的需要買房子？借貸旅遊？本書最後甚至提問：你真的需要價值數萬的葬禮嗎？當然，其中還有一些頗具爭議，例如：你真的需要愛情？需要結婚？真的需要孩子？真的需要積蓄嗎？需要遺囑？甚至，你真的需要廚房？需要理髮師？需要聽別人的意見？



其實，提倡極簡主義 minimalism 已經不是什麼新鮮的話題，蘋果電腦的喬布斯 Steve Jobs 就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所謂極簡主義，就是將身邊物品

減至最低限度，將物質的欲望減少到最低需求的生活形態。極簡主義，並非把所有東西都丟掉，而是認真思考自己到底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

日本漫畫暢銷書作者麻衣將她扔東西的經歷改編成劇本《我的家裡空無一物》，一場 311 大地震，毀掉了她家大半東西，她才意識到很多雜物根本不需要堆積，從此，她就開始扔東西。日本暢銷書《我決定簡單的生活》作者佐佐木典士，在還沒有實行極簡主義生活前，小小房間堆滿書報雜誌，連床旁邊走道也被雜物佔據，想躺進被窩還必須越過如山書堆。後來他才發現，原來自己是一個不會丟東西的人，雜物越堆越多，必須做出取捨，首先規劃「何謂雜物」的定義，是否可無可有？該不該丟？其次，戒除「以備不時之需」的囤貨心態；丟掉「不必要」的，留下令你「怦然心動」的物品；「斷、捨、離」是必須不斷練習的人生課題。已經不再使用的老相機、舊電腦、手機，由於有紀念價值而一直珍藏，是棄是留，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確花一番心思。佐佐木典士列出了十個減物法則：捨棄「無法丟東西」的刻板印象；丟棄是一項「技術」，第一天先丟垃圾，第二天賣掉書和光碟，第三天賣掉家電，第四天回收大型傢俱；丟棄不是「失去」而是「收穫」；找出無法丟東西的原因；你並非「無法丟東西」，只是「討厭丟東西」而已，維持「原封不動」的現狀，只會被大量雜物繼續圍繞；在有限時間裡做真正重要的事，剪掉不常用的信用卡，關掉不需要的銀行帳戶；從「現在」開始！丟棄就是一切，不要用「等我有空」為藉口；丟棄之後絕不后悔，要對雜物說：「把你們丟掉是對的！」先從垃圾開始丟，養成丟東西的習慣，例如空罐、空便當盒、過期食品、破損衣服、壞掉之家電、閱讀過的報紙；同樣的東西超過兩件以上也要丟掉或捐出，凡是自己不喜歡的、沒在用的、功能較差的物品，應全部丟掉。人之所以不知道東西放在哪裡，通常都是因為同樣東西超過兩個，而且都沒有固定位置，分散在家中各個角落。以上都是佐佐木典士經驗之談。

極簡主義生活核心是「如無必要，勿增實體」。消費、社交、行為、舊物處置理念，都順其自然，不刻意做作。個人買衣原則：長期、舒適、質優，不買帶明顯牌子標誌的衣服，猶豫買不買的東西，就不買；買長期使用的物品時，盡量買經濟能力可以承受範圍內的優質品；堅決不買工藝品、首飾，不為物品賦予意義；購買與健康相關物品時，優先考慮健康因素；買非必需品時，問一下自己為何要買，三年後它會在哪裡，不喜歡時如何處置，對「套餐」、「贈品」等不要貪小便宜。

我自己就是購書狂，這些年來，購買的書已超過五千三百本，以及三千多本雜誌，書價合計也是天價。兩女贈送的衣服掛滿，價格昂貴，但肚皮一直在漲，只有「等」哪一天瘦下來才能穿。各式各樣照相機一共八部，包括裴菲林的老式 Minolta；電腦一共十二部，丟棄了六部，傳真機換了六部，丟棄了五部，打印機換了八部，還剩下兩部，卡通片錄影帶超過一百套，新聞節目錄影帶十幾箱，多次打算丟棄後又放回原位，超過百部粵語連續劇錄影帶，供我在跑步機上每天一集 42 分鐘慢慢消磨。光碟機、卡拉 OK 機、藍光機、影印機，還有三部舊式錄影機，三部機頂盒，一大箱遊戲機和帶子，以及數之不清的變壓器、充電器。這些雜物，還不包括後園小屋內大量園藝工具、電器、麵包機、焗爐、電線插頭。

上個月打電話找一家搬運公司，將地庫六十吋舊式大電視搬走，工錢 148 元加稅另加小費。這年頭物質過剩，要免費送人東西也不容易，他們在電話中說：雖然是免費，可我必須去租車，來回最少一百元，難道送人東西還要包運費？我的確是極繁主義者 Maximalist，家裡還有好幾箱賀年卡、明信片，數千封信件、傳真郵件，捨不得丟。就算一張便條紙、入場券、大阪地鐵票、我都珍藏。如今，我雖然每天都在丟棄東西，但還是保留手跡、墨寶。不禁自問：還有什麼需要丟棄的？(第 987 篇) (2018.01.25)

自　學

一早起來，就接到饒宗頤國學大師病逝香港的消息。據悉他於今天凌晨在跑馬地雲暉大廈寓所昏迷，其 70 歲女兒發現遂報警，送灣仔律敦治醫院後證實不治，享年 101 歲。

饒公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和書畫家，其巨著《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全書共 14 卷 20 大冊，學問遍及 13 大門類，包括：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史學、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中國藝術史等。根據香港饒宗頤文化館資料，饒公近年在中國有國寶之譽，在歷史、文學、語言文字、宗教、哲學、藝術、中外文化關係等人文科學領域中，皆有卓越成就和貢獻。在詩詞造詣方面，古體、律詩、絕句，無一不精，尤擅填詞，又騷、賦、駢、散，無一不曉，卓立獨行於當代中國文壇，別樹一幟。他在書法、山水、人物畫創作上，也自成一家；甚至在音樂，特別是古琴，也有涉獵，

可謂文、藝、學三者兼備。饒公不但學識淵博，更有虛懷若谷的寬闊胸襟，他一生不參與政治，潛心研佛，參透禪機，遠離名利。他談到其名字時曾說道：「先父為我起名饒宗頤，要我學周敦頤。周敦頤有一篇《愛蓮說》，他喜歡蓮花，因代表君子。」



饒公本身就是自學成才的最佳典範，他從小就被父親嚴格訓練，寫詩、填詞、寫駢文和散文，14 歲入讀中學一年便決定退學，隨老師在家自修，父親藏書數萬冊的「天嘯樓」，是他自學的最佳條件，童年沒有玩伴，終日沉醉在藏書樓中。15 歲喪父，他繼承先父遺志，續編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藝文志》，全憑自修，探索出艱辛治學的途徑。避秦香港時，認識了王雲五、葉恭綽等人，他協助王雲五編寫《中山大辭典》，又協助葉恭綽編寫《全清詞鈔》，從此正式踏上了國學研究之路。

七年前本欄寫過第 722 篇《探索》，對陳寅恪、王雲五這兩位自學成才的大學問家深表欽佩。陳寅恪通曉 20 餘種語文，王雲五只受過 5 年私塾教育，兩位鴻儒憑著自己的努力，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出類拔萃。放眼古今中外，因家庭環境貧困，無法讀中學或上大學，雖低學歷，但肯自學而成為宗師的，為數不少。但饒家富甲一方，是潮州首富，有四家錢莊，很多人以為一定會出一個揮金如土、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饒公憑嚴謹之治學精神而成

為一代宗師，與季羨林有「北季南饒」之美譽。他 19 歲應校長鄒魯之邀，受聘擔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專志藝文纂修，他的《潮州藝文志》出版，成為研究潮州歷代文獻的重要著作。我家藏書中有一本《廣濟橋史料彙編》，是饒公編著。法國薛世祺老師《八十長青集》封面題字出自饒公手筆。饒公詩詞中，有不少是與柬埔寨吳哥窟、巴戎四面佛、金塔、真臘有關。

陳寅恪遊學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等，研讀梵文、巴利文、蒙、滿、藏、日、德、英、法、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多種語言；而饒宗頤全憑自學，精通法語、日語、德語、英語、印度語、伊拉克語等 6 國語言文字。他於 1949 年定居香港，直到 1979 年 9 月，一直潛心學術研究，在香港這塊學術自由的天地，饒公有機會到世界各地考察學習。前往日本考證甲骨文，去印度研究梵文，遠赴法國研究敦煌學。他任教香港大學期間，教授詩經、楚辭、漢魏六朝詩賦、文學批評及老莊，課餘從事甲骨文及敦煌手卷、宋詞等研究。1978 年他從香港大學退休，然後回到闊別 30 年的中國大陸，他走訪了 14 個省市，參觀了 33 間博物館，接觸到大量出土文物，他希望「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家的恩惠。」他認為：「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因為很多古希臘的思想精華，都在阿拉伯的寫本上保留下來。」「我們現在的情況也一樣，我們要趁機把“經”做一個新的整理。」饒公曾經說過：「做學術的人，應養成一種孤獨感，因為不孤獨的話，時間便不夠用，無法集中精力做事。我一定要孤獨，若心不能安靜，如何讀書？」正如好友所評，饒公以一顆超凡脫俗的靜心在知識的海洋裡孤獨地求真、求是、求正；這種潛心的探索研究，是他能成為一代宗師的源泉。世界浮躁，更突顯這種「靜心」、「潛心」的珍貴！他出版專著逾百種，發表論文逾千篇，先後獲法國漢學儒蓮獎(1962)，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1982)，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首位榮譽人文科學博士及法國文化部頒授文化藝術勳章(1993)，2000 年獲香港大紫荊勳章，2003 年獲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2013 年饒宗頤文化館在香港荔枝角落成啟用。

宋代大文豪歐陽修，四歲喪父，母親「畫荻教子」的故事傳頌千古。除了陳寅恪、王雲五、饒宗頤，靠自學成才的還有啟功、齊白石、華羅庚、沈從文、錢穆、愛迪生、富蘭克林、易卜生、狄更斯、蕭伯納、馬克吐溫、傑克倫敦、林肯等。雍正第九代孫啟功初中未畢業；齊白石八歲在蒙館學習半年便輟學；沈從文小學畢業就入伍；錢穆因辛亥革命學校停辦，在家自學；愛迪生只受過三個月的學校教育；富蘭克林八歲到十歲上過學；馬克吐溫十

一歲輟學；林肯僅受過 18 個月非正規教育，27 歲竟成了律師；香港首富李嘉誠就讀北門街觀海寺小學； Panasonic 的松下幸之助只受過四年小學教育。他們的自學勵志事跡，都可以在網上找到。(第 989 篇) (2018.02.08》

人　際

報名參加麥基爾演講會俱樂部 McGill Toastmasters Club，每星期二下午 5 點 45 分到晚上 8 點，地點是 Sherbrooke 大道西 688 號 15 樓 1559 室。首次出席免費，然後申請入會，如果符合資格，經過考核審查，投票批准，繳納會員費、年費，便可以成為國際演講會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TI)正式會員。TI 是國際非牟利組織，成立於 1924 年，現時有會員超過 34 萬，在全球 136 個國家中有超過一萬五千四百個分會。我是在第 801 次聚會才開始以來賓身份出席，當晚大約有五十位到會，氣氛非常熱鬧，其中有大約二十位是首次訪客，大家互相自我介紹，都是來頭不小，有博士、碩士，有教授、專家，有研究生、交流學生，有新移民、退休學者。

演講者都必須嚴格掌握時間，最短三分鐘，最長七分鐘，有專門負責計時的，有監督語法的，有評論員。每位演講結束後，都由評論員指出優劣，再傳遞手機給在場聽眾投票，選出當晚最佳演講者、最佳評論員、最佳主題。這兩小時的聚會，收獲很大，中場休息以及結束後的自由交談時間，對增進互相瞭解，促進口語技能，提高講話水平，大有幫助。回來後寫了一封信給主辦者之一，希望能獲通過而成為會員。為了能參加每週二晚上的演講會，我把平時寫稿和組稿時間提前一天。

當晚有一位演講者用了七分鐘時間，做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講，最後獲得全體一致投票，成為最佳演講者。他的主題是：什麼才是幸福快樂的最大源泉？有人回答是：財富、健康、工作、知識；有人回答是：感恩、助人、樂觀、寬恕；有人回答是：名譽、權力、自由、放縱。他於是舉了個實例，是哈佛大學經過八十年的研究，而且直到目前仍在繼續進行中，這是一項非常浩大的項目，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便開始，被採訪的對象達到七百餘人，從最早的 742 名男性，到目前仍有 60 位還在世，如今正繼續研究他們超過二千名孩子，而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的領導者也已經傳到了第四任。

從 1938 年開始，這八十年間做的研究，分成兩組追蹤，一組是哈佛大學大二的男性學生，另一組是波士頓最貧窮區域的男孩。這兩組貧富懸殊的青少年被入選後，便一直接受面談和醫療檢查，連他們的父母也進行訪談。這批研究對象長大成人，有的成了工人、律師、泥水工、醫生、有一位成了美國總統(肯尼迪)，有的成了酒鬼、有的患上精神分裂症，有的從社會底層一直攀升到上流社會，有的坐牢，有的從富裕淪為破產。到底是什麼才能令我們幸福、快樂？其實完全無關財富、名聲、工作！這八十年研究的結果，得到最清晰的信息是：良好的人際關係讓我們更快樂，更健康！

事實證明，和家庭、朋友、社會群體關係緊密的人，心情快樂，身體健康，壽命更長；孤獨的人心情欠佳，大腦功能衰退更早，壽命更短；據調查，每五個美國人中就不只一人說自己孤獨。另一項研究結果，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朋友的數量，而是質量。充滿衝突、沒有感情的婚姻，對健康非常不利，甚至有可能比離婚還差；生活在良好、融洽、溫馨環境中，對健康有保護作用。上述研究顯示，五十歲時對自己的親密關係最滿意者，八十歲時最健康。良好、親密的人際關係可以緩衝衰老過程中遇到的困境。最後，研究證明，良好的人際關係不僅僅只是保護身體，同時也保護大腦，快樂的老人，保持清晰記憶力的時間更長。人際關係差的老人，記憶力也容易衰退甚至過早失憶。

我聽了這位傑出演說家簡短七分鐘的演講後，回到家上網追查哈佛大學研究報告，找到了 Dr.Robert Waldinger 大約 12 分鐘的 TED talk，對這研究項目更深信不疑。試想，每天清晨起身到夜晚上床休息，你所遇到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有幾樣能令你歡愉、滿意、快樂、欣慰、興奮？有幾樣是令你煩惱、憂愁、焦慮、悲傷、痛楚？如果是笑聲不斷，歌聲在耳，喜上眉梢，溫馨問候，你在睡夢中都會笑出聲來；如果是因為人際關係的不和諧而與人反目、筆戰、謾罵、譏諷，心頭憤憤不平，怒氣難消，晚上肯定翻來覆去，輾轉難眠。老人家總是勸年青人「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是有其哲理的。隨著年齡的增長，虧吃多了，凡事都漸漸看化、看淡、看透，過去本來爭辯得臉紅耳赤、水火不相容的「大是大非」，到頭來也不過是蝸角之爭的芝麻小事罷了。

人際關係，說到底就是「多為他人著想」，正所謂「傻人傻福」，凡事不計較，多吃點虧，不求飛黃騰達、平步青雲，但求皆大歡喜，互相尊重。

夫妻、父子、母女、婆媳，只要做到誠懇，拿出真心，設身處地，換位思考，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坎過不去。有人用「自私」去批評脾氣差的人，也有些道理。有人認為，幹嗎每一次都是我低頭認錯，每一次都是我先道歉說聲對不起，這不公平！所以，必須「不計較」！只要不計較，什麼事都好辦！我的火爆脾氣如今已火不起也爆不開，過去以為不是黑就是白，沒有灰色地帶，如今也明白什麼叫「圓滑」。我的人際關係一向是不合格，所以我從來不肯擔任社團任何官職，因為「得罪人多，招呼人少」，美其名曰：「我仍是我」。其實就是無法聽得下滿口假話、空話、大話，無法接受恭維、做作、虛假、面具，分數還是不及格！(第 992 篇) (2018.03.01)

詩 遇

今早接到澳洲文友心水傳來的電郵，告知台灣著名詩人洛夫於當地時間 3 月 19 日凌晨 3 點 21 分在台北榮民總醫院病逝。他生於 1928 年 5 月 11 日，還有兩個月就九十歲，與余光中同齡，兩人都肖龍；余光中 10 月 21 日生，比他小五個月，去年 12 月 14 日逝世，比他先走三個月。李敖則和他相差一天辭世。

我與洛夫有幸相遇，那是 2010 年 12 月 2 日在台北出席第 30 屆世界詩人大會時的事。我以前寫新詩，所以很喜歡讀余光中、洛夫、非馬、向明的詩，也剪存了他們的詩貼滿幾本剪貼簿，這是今日上網搜索資料的年青一輩無法想像的。那一次台北之行，我遇見了洛夫、非馬、向明、張默、管管、林明理、陳若曦等詩人、作家，並與他們拍了照片留念。我和洛夫邂逅時，他笑說：「怎麼加拿大就只有你一個人來？其實我來自溫哥華，應該算是加拿大，但他們主辦單位把我歸入台灣了。」

當天下午專題演講，分別由洛夫和余光中主講，我全程用錄影機錄下了洛夫的演講，對現場即席翻譯英語的李小姐印象頗深。洛夫談到詩的前景，對商業化趕潮流的口水詩大力抨擊，強調詩要有自己的定位，不能為迎合讀者口味而降低水準。第二輪演講會時，因余光中缺席而臨時取消，改為詩歌朗誦；這難忘的情景都寫入《詩詞之旅其五》中。離台赴港，我在中華書局買到了全套《中國大百科全書》，「洛夫」條目就在第 15 卷第 102 頁上，對他獲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給予極高評價。

很喜歡洛夫的詩，更喜愛他的書法。他的詩，簡潔，明快，沒有矯飾，有一首《詩的葬禮》：「把一首/在抽屜裡/鎖了三十年的情詩/投入火中/字/被燒得吱吱大叫/灰塵一言不發/它相信/總有一天/那人將在風中/讀到。」像這樣淺白而寓意深遠的詩，是爐火純青的境界才寫得出來。

我讀余光中的詩是從剪報開始的，後來就陸續買他的詩集，越買越多，也買關於他的評論。1989 年 9 月 27 日，他來滿地可出席國際筆會，許之遠老師也來，我負責接待，記得在唐人街金豐午餐，還喚了鴻圖窩麵。當時同席還有俞若淵、齊邦媛、范我存等。席上，余光中將一本他編的《我的心在天安門》贈送給我，還用秀麗的鋼筆字寫上：「白墨先生惠存　余光中　一九八九、九、廿七」。我向他提及林希翎和李敖這兩個人，他詳細描述。翌日，我開了車載余光中夫人范我存去皮草店，晚上，到 Bonaventure 酒店頂樓出席國際筆會，我將大陸出版的《余光中情詩百首》相贈，他很驚訝，因為連作者本人都不知道有這本書。

1988 年 5 月我寫《圖騰崇拜與龍的形象》，刊登於 1988 年 6 月多倫多《時代週報》第 162 和 163 期，篇末引用向明《龍的形象》(《作家月刊》)，轉眼就是 30 年。這篇文章修改後，就成了《麗璧軒隨筆》第 24 篇：《說龍》(1997.02.28《華僑新報》第 314 期)。當在台灣見到向明時，情不自禁的告訴他我讀了《龍的形象》之感觸，與他合拍了照片，相信他對我這個知音一點印象也沒有。後來我在台北重慶南路三民書局又買到向明詩選，可惜無法找他簽名。

非馬著作等身，但卻很謙虛，待人真誠，彬彬有禮，大家又是潮州人，彼此用潮語交談，份外親切；初次見面，我請他在《世界詩選》上簽名，在回加拿大後，將《白墨詩詞集》寄給他，隨即收到他的幾本新詩集。2011 年我與許之遠老師赴美國威斯康辛州肯諾莎出席第 31 屆世界詩人大會，有幸又與非馬相遇，他從芝加哥來，我們一起乘搭巴士，又增加聊天的機會。當時我的個人專訪刊登出來，內中有眾詩人的合照，我傳給非馬，他在其博客上轉載。很崇拜非馬，就因為他，使我開始喜愛新詩，《泣歌》新詩集出版後，我轉向舊體詩詞，一別新詩已四分之一世紀矣！是時候重拾舊筆再寫新詩了。舊體詩詞宜用真名，新詩就可以用白墨冷火炎冰啦！

每年郵寄賀卡，非馬都會給我回覆；今年他寫道：「國才兄，收到美麗的賀卡，非常謝謝！在這個電子卡橫飛的年代，更顯得溫心。祝闔府春節快

樂，幸福健康！」我將近百位同學、親戚、好友、文友的回覆全部蒐集彙編，打印後裝釘成冊，厚 16 頁，永遠保存。這是友誼的見證，是人生的腳印，是活著的每一天最珍貴的記錄。

在那本《2010 世界詩選》上簽名的詩人很多，包括洛夫、張默、非馬、管管、丁文智、辛牧等，以及外國詩人數十位。2015 年，第 35 屆世界詩人大會因為韓國流感而延期，我雖然一早訂好機票卻不能赴會，只有在香港和台北逗留數天。許之遠老師、紫雲、陸蔚青等出席，可惜非馬沒有到台北，紫雲無法轉達我的問候。她幫我帶回《2015 世界詩選》，內中有陸蔚青的兩首新詩：《吾愛—寫於蘇州耦園》和《新書》；紫雲的兩首詞：《御街行—歸懷》和《雪梅香—列席胡曉明教授專題講座感賦》；我也發表兩首詞：《齊天樂—與許老師赴美出席世界詩人大會感吟》和《燭影搖紅—敬悼鍾鼎文詩公病逝台北》。2016 年第 36 屆在捷克布拉格，詩人索非有出席；2017 年第 37 屆在蒙古烏蘭巴托；2018 年第 38 屆 10 月 10 日到 16 日在中國貴州綏陽舉辦，未知到時有幾位赴會？現在可以開始報名。(第 995 篇)(2018.03.22)

千　篇

筆下風雲，廿載千篇，烏耀兔沉。憶爐青鑄句，立言肩挺，星寒煉字，紀事情深。感發人生，求真見證，念舊情緣知遇尋。春秋換、數龍蛇虎鳳，呼嘯鳴吟。

飄零不忘鄉音，泣亡歿、赤誠瀝血心。記芬芳桃李，火紅歲月；鬱馨蘭桂，奮逸神襟。毫墨虔誠，胸懷坦蕩，輾轉東西雪雨涔。華章譜，願鍾期常在，山水行琴。

——鄭懷國《沁園春・賀麗璧軒千篇步國才同學原玉》

《麗璧軒隨筆》自 1996 年 9 月 20 日開始刊出第一篇「賞月」，到今天正好一千篇。每屆百篇，都有文字盤點，第 100 篇到第 900 篇分別寫「百篇」、「收成」、「三百」、「總結」、「十年」、「筆記」、「七百」、「八百」、「九百」，今期寫「千篇」。記得第 600 篇時，法國鄭懷國(關不玉)兄曾贈我《青玉案》，被引用在「筆記」前，第 700 篇時，復贈我《菩薩蠻》，第 800 篇時，還贈我《破陣子》，第 900 篇時，又贈我《千秋歲》，

今期千篇，他再贈我《沁園春》。從十年前的第 600 篇，到十年後的第 1000 篇，懷國兄之贈詞珍貴無價，見證了我倆超過半個世紀的同窗情誼！



早在幾週前，伍兆職詩翁便寄來祝賀詩詞多首，又向眾詩友呼籲，「期諸君詩詞祝賀，百花齊放，不亦樂乎！」這兩週陸續收到馮雁薇、姚洪亮、劉家驊、江麗珍、蔡麗華、馬新雲、王薇、鄭石泉、林明、唐偉濱、陸蔚青、朱九如、李錦榮等諸君饋贈詩詞，截稿前，喜獲許之遠老師從多倫多寄來優美長聯，奇珍異寶，似玉如珠，隆情高誼，銘刻五中。筆者不才，何德何能？受寵若驚也！

第 700 篇時寫道：「有朋友問我，本欄能堅持到一千篇否？只要《華僑新報》辦到 1300 期，這隨筆就能寫 1000 篇。」由於曾經停刊 26 個月，所以要等到本週《華僑新報》第 1418 期，才達到一千篇。同一份報紙，超過二十年，兩百萬字，標題永遠兩個字，這個紀錄相信到目前還沒有被打破。

本欄剛開始時，香港還未回歸，到第一千篇，已歷經董建華、曾蔭泉、梁振英、林鄭月娥四位特首；中共歷經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位總書記和李鵬、朱鎔基、溫家寶、李克強四位總理；台灣歷經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四位總統；日本歷經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小泉純一郎、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菅直人、野田佳彥、安倍晉三十位首相；韓國歷經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六位總統；美國歷經克林頓、小布什、奥巴馬、特朗普四位總統；英國歷經馬卓安、布萊爾、布朗、卡梅倫、文翠珊五位首相；法國歷經希拉克、薩科齊、歐蘭德、馬克龍四位總統；德國歷經科爾、施羅德、默克爾三位總理；加拿大歷經克里靖、馬丁、哈帕、杜魯多四位總理；魁北克省歷經布薩、隆德里、莊社里、馬華、庫亞爾五位省長；滿地可歷經布克、譚保利、科德爾、普蘭德四位市長。並已歷經美國亞特蘭大、澳洲悉尼、希臘雅典、中國北

京、英國倫敦、巴西里約熱內盧六屆奧運會。二十年彈指間，世事變遷實在太大了！

筆者從 43 歲到 65 歲，自中年步入老年，由工傷支撐到退休，曾參與創立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和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自 1998 年起從未間斷的參與一年一度全僑公祭大典，撰寫了二十篇祭文。這千篇記錄，閱歷了唐人街社團的換屆、人物的起落、名家的浮沉。從千篇目錄中，回首前塵，回眸歷史，回顧當年，翻查隨筆，重讀舊文，猶如走進時光隧道，往事如煙，依稀浮現。1996 年，智能手機還未普及，「互聯網」Internet 一詞剛被廣泛流傳，電腦打字後要靠傳真機寄稿，當時使用 3.5 吋磁碟，還未有光碟，更沒有優盤 USB。1999 年 3 月，才開始上網發稿，取代傳真機。2004 年 10 月，畫家王安東先生繪贈筆者畫像置於「麗璧軒隨筆」版頭上，青絲暗換華髮，一幌忽就 14 年矣！

廿年到底寫些什麼？詩詞研究，時事短評，人生百態，回憶前塵，感懷俗世，資料彙編，自修心得，閱歷見聞，旅遊樂趣，命運興衰，紫微八卦，學海泛舟，世情剖析，人物縱橫，包羅萬有，皆可成文。諸君可以到「無墨樓/麗璧軒」www.kokchailu.com 網頁上瀏覽，千篇總錄，一目了然。

若問我哪來這麼多題材，為何老是寫不完？答曰：稿源不斷，有賴讀書，經常學習，時刻進修，吸收知識，增廣見聞，逆水行舟，不能歇息。而寫什麼比怎樣寫要難，往往臨時三易其稿，或寫到一半而全篇作廢，重新佈局構思。在大陸港台歐美旅途中，電腦隨身，全程寫稿，從未停刊；南亞海嘯，在最後截稿時仍無法確定死亡人數，啟程赴多倫多前，吩咐報社在排版時才加上最新數字；美國總統大選，午夜放工回來，守在電視機旁邊等待最終結果，凌晨五點，塵埃落定，才開始上樓敲鍵，以最新數據添加。工傷躺在醫院，雖然無法下床，依舊未曾斷稿，專欄隨筆始終能見報。

非常感謝「華僑新報」讀者諸君二十餘年來之厚愛支持，感謝報社同仁的積極配合！還是那句老話：只要「華僑新報」還在，「麗璧軒隨筆」就一定在！十年後的一千五百篇，應該不成問題！(第 1000 篇) (2018.0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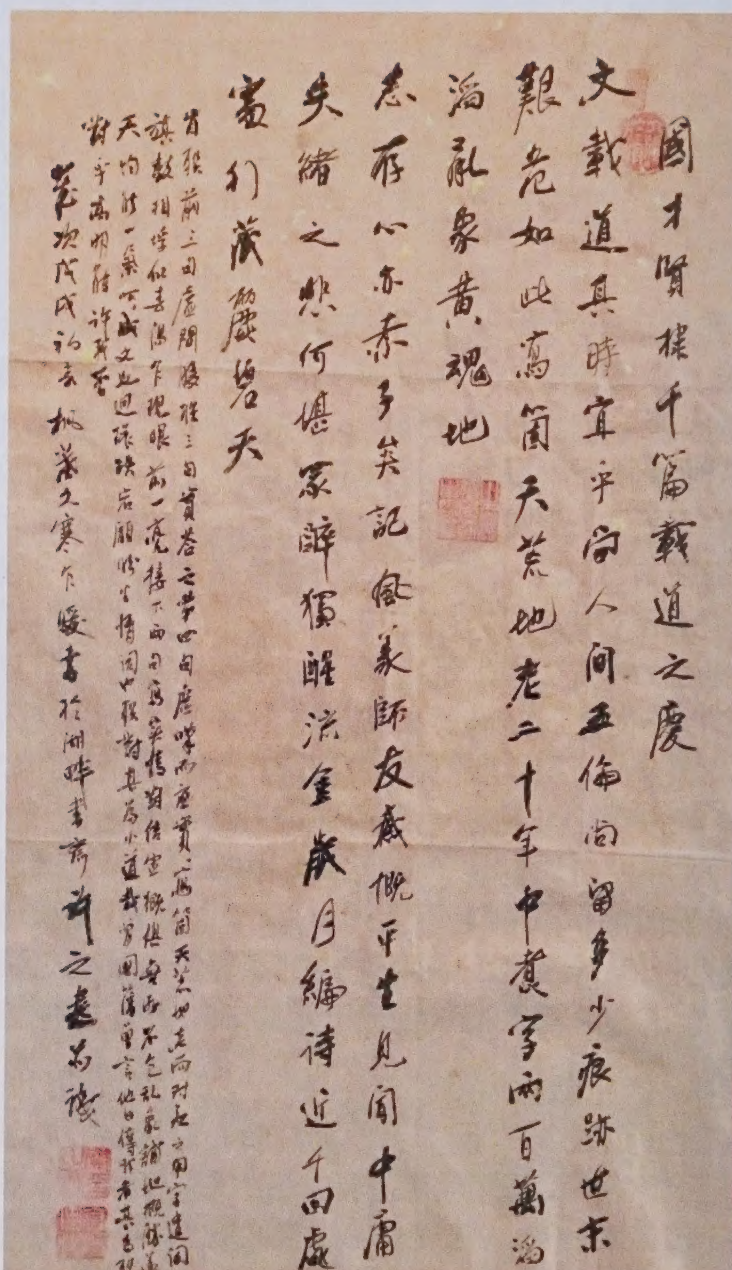
感謝

欣逢《麗璧軒隨筆》「千篇」之際，喜獲宗師前輩、吟侶騷朋，文壇健筆，硯友同窗，或微信留言，電郵致賀，或饋贈詩詞，撰聯作賦，隆情厚愛，銘記心中，感懷五內，非筆紙能形容。筆者何德何能，忝被詩朋文友多番讚譽；自知有愧，文多砂石，若呈李時宇老師批閱，一定會在「魑魅集——文字點鬼簿」上被勾畫得一無是處，面目全非矣！臉紅心跳之餘，謹以此文，聊表由衷謝意。

首先，要感謝許之遠老師在百忙中抽暇尋章覓句，深夜贈聯，在電話中用粵語昂然朗讀，抑揚頓挫，一氣呵成，並逐句說明原意，犢愛之情表露無遺。又怕我手抄出錯，特將打字稿電郵來，收到時已經午夜，趕得及在週三寄出。我向許老師求賜贈聯墨寶，他竟謙虛的說：「我沒有執筆很久了！待我練字十天，寫它百回，再寄給你。」無巧不成書，剛寫到此，就收到許老師 9 點 40 分寄來的電郵：「國才弟台：經多日執筆書寫，精神和氣力當難與十五、廿年前相比，但好的方面古樸了！米芾晚年，自言用了十擔麻紙，才能從工反樸；與收藏者交換，都不許；可見得法眼青睞不易。用灑金宣紙寫好，明投郵。小心從封口空隙輕挑撕開。其中還有鍾鼎文公印不多的手稿完整卷，存世未必多見了！我的兒女都不識漢字，順送給你最好。中堂尺寸，由於灑金淡黃宣紙，裝裱四邊如用深金黃綾或紫金綾(均有圖案)，夠為醒目；這只是建議，你自決定便可。閒章有：四不像、大隱隱於朝、生無媚骨難持印、為天下讀書人增顏色。名章：開平之遠、高陽酒徒。收到後覆及。聯對修改數字，以此為準。卷中順誌對聯要旨，更講氣象。請代存卷。祝好。遠上。」如此虛懷若谷，令我想起陳國暲和郭燕芝兩位恩師。

早在好幾週前，伍兆職詩翁就將賀詩寄下，又在本欄第 999 篇時，刊出「畫堂春——《隨筆》第 999 期」，並加註解，呼籲詩友祝賀「千篇」。隨即收到溫莎馮雁薇姐的「沁園春」賀詞和鶴頂格五律，又陸續收到瑞士江麗珍同學、美國蔡麗華同學、法國鄭懷國和許懷嬌同學步馮雁薇姐鶴頂格五律；剛從湖南長沙返回加拿大溫尼辟的鄭石泉詩翁寄來鶴頂格七言排律和「風入松」，法國姚洪亮學兄寄來「宴桃園」，溫州劉家驊詩兄寄來目錄組合詩，將《麗璧軒隨筆》中卅篇文章兩字標題濃縮成七律，難能可貴；紫雲姐贈我「錦園春」，唐偉濱詩友步紫雲原玉也贈我一首；王薇詩友和林明詩

兄以五律相贈；陸蔚青詩友、朱九如詩友趕得及在發稿前寄贈七律賀詩。週三下午又接李俊豪詩友贈我「千篇賦」，詩詞聯曲賦齊全也！



老同學鄭懷國兄自本欄第 600 篇贈送篇前詞後，每百篇必贈一詞，從《青玉案》、《菩薩蠻》、《破陣子》、《千秋歲》到《沁園春》，這份超過半個世紀的同窗情誼，牢記心間！「千篇」刊出後，又喜獲溫哥華李錦榮詩兄和溫尼辟鄭石泉詩翁兩首讀後感七律和七排。為了感謝諸君饋贈，我在

「無墨樓/麗璧軒」博客上貼出「詩詞祝賀《麗璧軒隨筆》第 1000 篇」，將全部瑤章蒐集，永久收藏。「華僑新報」潘潔心社長在微信留言：「祝賀麗璧軒一千期！天道酬勤，可喜可賀！寫作《千篇》在海外文壇上都是一個奇蹟了，相信也是絕無僅有的。」美國詩人非馬來函祝賀，《紅色漩渦》作者余良兄微信寫道：「熱烈祝賀，真誠欽佩！柬華翹楚，文壇榜樣！」在此，一一致謝！



上期「千篇」刊出時，「華僑新報」《海闊天空》專欄作者敬家駒先生撰文：「祝賀白墨先生《麗璧軒隨筆》專欄文章 1000 期」。由於事先全不知情，對我來說的確是個突如其來的驚喜。我不認識敬先生，雖然大家都在同一家報紙上寫東西，可惜無緣見一面。這樣也好，可以在不同角度客觀的寫，不必因為相識而有所顧慮。作者雖然來加拿大不到十年，但對拙作的分析還是頗中肯，相信是很認真細讀過，有些文章連我自己幾乎都忘了曾經寫

過，經敬先生徵引述評，我才上網去找來一讀。誰說「文人自古相輕」？我言「知己由來互重」！對敬先生的鼓勵，我心領了。非常謝謝！



兩女得知老豆專欄屆滿千篇，一早商量好要怎麼慶祝，誰知老伴事先透露，被我毅然拒絕，包括酒樓設宴、全版套紅登報、家中歡慶聚餐，最後答應她們唯一要求，親焗蛋糕，拍照留存。她倆將照片貼到臉書上，又將《千篇》和祝賀詩詞介紹給所有朋友們，一夕之間，贏得數百個「讚」！

若問我還有誰必須感謝，回答是：「讀者」。文章不是寫給自己孤芳自賞，而是寫給讀者看的，所以，首先要將讀者放在第一位，要將他們當成知己，有什麼苦樂都願意寫出來分享，不必戴上道貌岸然的面具，不必顧慮雞毛蒜皮難登大雅之堂。猶憶 2013 年 10 月到 2015 年 12 月，停筆 26 個月那

段漫長日子，多少熱心讀者給予親切關懷慰問，除了祝我早日康復，並希望恢復專欄寫作。就因為這股暖流，讓我度過艱難時刻，重新振作，就因為這些原動力，支撐我堅持下去，直到今天。在報讀麥大東亞研究系的入學申請書上，我曾經寫道：不僅僅是興趣，更因為一份使命感，我在「華僑新報」寫了超過二十年。不管困難有多大，都不會改變我追求學問的強烈願望，這就是我的初衷。(第 1001 篇) (2018.05.03)

溫　情

今年母親節，適逢大女兒去魁北克市出席博物館活動，小女兒去溫哥華出差未回，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猶憶 2012 年我和老伴在法國巴黎度過。但今年不同的是，首次當上外婆，所以小可兒一早先回來拍照片，老伴收到兩束鮮花，一束是女兒送，另一束是孫女送的，然後他們一家三口才開車去魁北克。我除了一張賀卡，就是去買兩隻大龍蝦和兩隻雪蟹回來，配上白葡萄酒，大快朵頤！



洋女婿去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出席國際會議四天，長女帶了小可兒回娘家，兩老樂得每天有小孫女陪伴左右，平時冷清清的屋子頓時熱鬧起來，我們買了張動物圖案墊子，搬出家中大小地球儀，女兒笑我這麼早就給孫女上地理課。我說，一點不早！妳不到兩歲已能指出多個國家的準確位置。



後園的兩株山楂樹開花了，今年開得特別燦爛，又開得很及時。因為，適值一年一度先父忌日，姐夫、大姐和眾甥們攜兒帶女光臨寒舍，大家可以和滿樹粉紅花朵拍照。山楂花一般就綻放兩三天，便被風吹落滿園，美景很少會留住超過五天，花謝花開又一年，落英滿地，又要等待明年。今天，山楂樹落花瓣瓣，花雨如詩，滿園殘瓣。幸好這幾天一直用手機拍下山楂花，留下難忘一刻。

昨天一早起身，收到亞省愛民頓曾任歐(習之)老師電郵，附贈手書函件，祝我三喜臨門：六五生辰、榮晉外公、麥大畢業；又聽到廖如真老師和法國二姐電話留言。我因感冒多天，聲音沙啞，大姐的電話卻不能不聽，她祝我生辰快樂！大女兒提議一起去吃午餐，我開車去接姐夫和大姐來，我們和小可兒一起在山楂樹下留影，然後開了兩部車，到拉娃新區 Centropolis 一家 Elixor 用膳；小可兒十分乖，全程合作愉快，沒有哭鬧，還笑容滿面。大姐給我一個紅包，祝我一切順利，添福添壽，令我想起母親；每年我生日，她會煮一碗甜麵加雞蛋，又會給我一封利是。如今踏入六十五歲門檻，正式加入老人行列中，下個月起便領取養老金。人的一生歷程，由稱呼之變化而

知，從小弟弟、小哥、小夥子、年輕人、小老弟、大哥、阿叔、阿伯、大爺、老伯、阿公，怎不感慨萬千？

昨晚到杜魯多機場迎接從溫哥華歸來的小女和她的另一半；小婿利用四天長週末飛去溫城與伴侶會面，上次他去瑞典公幹，小女利用長週末專程飛一趟斯德哥爾摩，如今算扯平也！小女說她總算趕得及回來給我慶生，但我說感冒未癒，不宜喝酒，她於是和姐姐約定星期四晚上到 Moisher 牛扒屋為我舉辦生日宴；一股暖流湧上心頭，我感到很溫馨。兩女日前特地安排我前往一家時裝工作坊見一位著名服裝設計師，度身訂製一套西裝，並指定要趕在 5 月 29 日前完工；原來是送給我參加麥基爾大學畢業典禮的禮物。她們在網上租了黑色禮袍和方帽，並約定屆時會讓六個月大的小可兒出席，給外公打氣。老同學知道後，贈我一首《調笑令》，遣詞用句十分生動，趣味盎然，好詞！



許之遠老師八四榮壽，廖如真老師八八米壽，我買了兩張賀卡，用 Sprocket 打印了小可兒照片，分別貼在生日賀卡上，給老壽星拜壽。兩週前，將許老師贈《麗壁軒隨筆》千篇的書法拿到唐人街裱框，日前到中國畫廊向張連奎畫家取裱鑲好的許之遠老師墨寶，懸掛客廳中。家裡收藏的字

畫，除了許老師，還有張德潛老師、郭燕芝老師、陳國暲老師、施世雄書法家、譚超常書法家、樊鳳舞書法家、姚奎畫家、陳渥金石家、李錦榮書畫家、韓培元醫生等人作品，都是親自署名落款饋贈，值得珍藏。如果全部裱鑲，唯恐沒有地方懸掛，因為家裡的四壁牆都被書架填滿，臥房則被落地世界大地圖侵佔，地庫也一位難求。多年來獲頒的牌匾，都收藏在抽屜中「冷藏」，無法示眾矣。

收到林明詩兄來信，並附來他在 2010 年的一頁日記，原來他八年前曾經抄錄詩壇作者信天翁的一首詞《雨霖鈴》，入詩會後卻不能在《各家詩詞集》中找到信天翁，直到上週本欄《見抒》中曾提及出席何宗雄校長追思會的詩友，才驚喜知悉「韓修乾就是信天翁」。我也間接分享林明詩兄的溫馨，並借此轉達給韓修乾先生。翻查《詩壇統計表》，信天翁於 2008 年 8 月 15 日加盟詩壇，總共發表七律 221 首，七絕 51 首，七排 3 首，五律 66 首，五絕 7 首，五排 8 首，詞 117 首，聯 2 副，其他 6 首，合計 481 首，是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舉足輕重的一枝健筆，希望早日見到韓先生重返「詩壇」。另一位久別「詩壇」的健筆，是詩會創會「試刊號」就開始加盟的梅桂林(雪梅)先生，他一共在「詩壇」發表過 662 首詩詞。日前向他邀稿悼念何宗雄校長，可惜截稿前仍收不到詩作，上週才發現悼詩刊登在《華僑時報》「心聲」版。與梅桂林先生一起淡出「詩壇」的，是遷居多倫多的滿清海(海語)先生，他於 2001 年加盟詩會，一共發表了 469 首詩詞。希望梅、滿兩君能重返「詩壇」。

何校長夫人徐如茵女士寄來一張感謝卡，並附來一函，衷心感謝詩友們的悼念詩詞，感謝譚銳祥壇主、伍兆職詩翁在百忙中抽空出席何宗雄追思會；字裡行間，充滿溫情誠意，讀後令人感動！(第 1004 篇) (2018.0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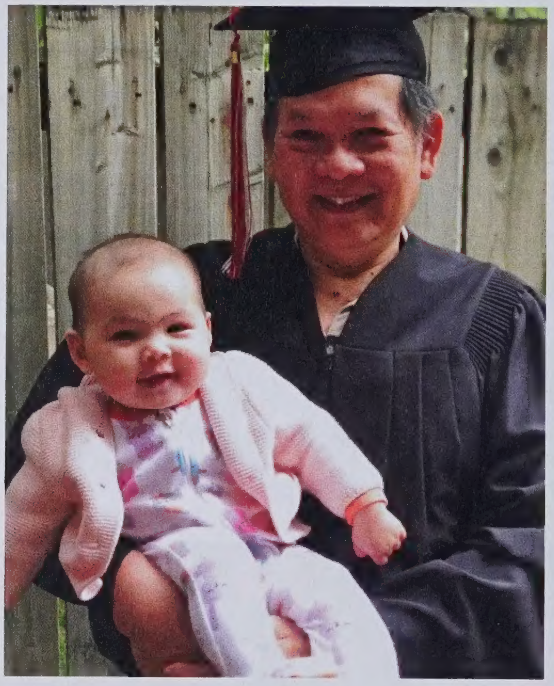
喜 悅

上星期五(5 月 25 日)中午，女兒應邀出席滿地可國際關係委員會 CORIM(Conseil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Montreal)論壇餐會，向兩百多位來賓介紹加拿大聯邦政府移民、難民、公民部長 Ahmed Hussen 胡森。她簡短的發言，竟令在場聽眾多次站立鼓掌支持。這位黑人部長今年 42 歲，來自非洲索馬里，是逃避戰爭的穆斯林難民，父親是一名長途貨車司機。他 16 歲那年從肯尼亞難民營來到加拿大，憑著自己的努力，終於完成大學課程，當上律師，最後踏上政壇，成為杜魯多內閣的移民部長。主辦單位邀請女兒上台，也是因為她的背景、她的努力、她的成功很有代表性。女兒毫不諱言的說：我的父親就是 38 年前來自柬埔寨的難民，由於加拿大的難民政策，改變了我們家庭的命運，讓我有幸能出生在這個國家，更讓我能成為律師，並有機會站在這裡向各位貴賓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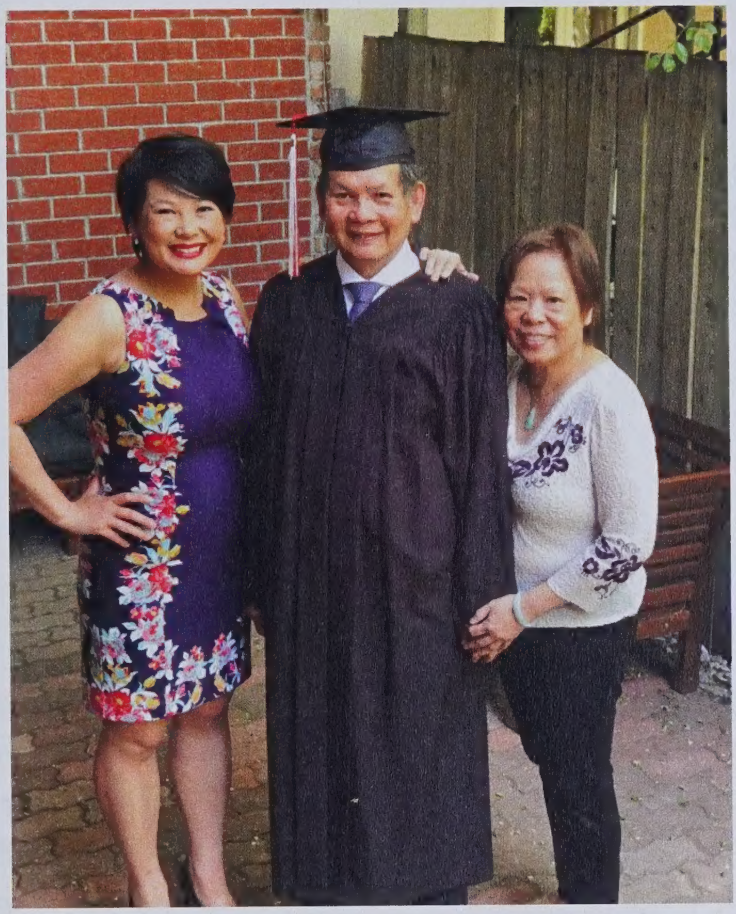
滿地可主流社會有一個 JCCM(La jeune Chambre de commerce de Montreal)滿地可青年商會，會員約 1600 人，150 名義工，成立於 1931 年 10 月 28 日，年齡在 18 歲到 40 歲之間，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青年商會，八十多年來，為扶助青年創業、推動滿地可經濟、促進加拿大繁榮作出了卓越貢獻，是主流社會一股不可忽視的動力。女兒曾經因擔任 YCPA 主席的成績而獲得商會最佳領袖獎，因而結識了一批青年才俊，數位商界領袖推薦女兒出來競選新一屆 JCCM 主席，給自己一個機會。她問過我的看法，我毫不猶豫的表示贊同：在法律界出類拔萃，在主流商界嶄露頭角，有了穩健的財經人

脈，將來想踏入政界也就勢如破竹、迎刃而解了！只要有信心，有魄力，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數月前，她將自薦信寄出去後，又將副本寄給我，裏面還附了她的個人履歷表。我一口氣讀完，充滿自信和正能量，的確是她的風格，我留意到她信中的一段話：我希望成為滿地可青年商會第一位華裔主席！好氣魄！為華裔在主流社會爭光，這是必須支持的。就在她去葡萄牙旅遊期間，接到了獲選的喜訊，但必須等到 5 月 29 日(星期二)晚上，JCCM 第 41 屆年會上才正式宣佈當選。她是商會成立 87 年來第十位女性及第一位華人出任主席。為此，她很抱歉不能參加我的同一天畢業典禮。

昨天，我到麥基爾大學領取方帽和禮袍回來，心情頗激動。過去，由於戰爭、逃難，我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成家育幼後，又為了家庭、兩女的學業操心，把時間都報銷在工廠高溫車間中，連放假旅遊都成了奢求。工傷在家足足四年，在兩女鼓勵下，我踏入麥大的門檻，深知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勤學苦讀，見縫插針，從未曠課缺堂，成為班上年紀最大的「老學生」，也經常被當成「活標本」：「他這把年紀還在上學，你們那麼年輕，有什麼理由不努力？」



那天去取西裝回來，抱了小可兒拍照；昨天麥大去取方帽、禮袍回來，依然抱著孫女留影，她扯方帽的流蘇，老伴乾脆把帽子給「小博士」戴。昨晚我自己回家為「詩壇第 828 期」組稿，寫了半篇隨筆。今天下午，小女載我們去麥大，小可兒成了畢業典禮最小的觀眾。我五點鐘去 McGill Redpath Hall 集合，每人按號碼次序列隊，我的號碼是 462，今天下午有大約九百人。然後沿著紅線走過校園，步入可容納兩千人的大帳幕。六點正儀式開始，穿著蘇格蘭裙的笛子演奏者帶領麥大校監、校長和主席台就坐人員進入帳幕，我們魚貫進入會場。當輪到我領取畢業證書時，小女全程錄影，小婿拍照。麥大女校長 Suzanne Fortier 蘇珊・福捷見證學子畢業，我見到麥大董事劉聚富院士坐在台上。今天還頒發榮譽博士給陳葉醫生，三十年前，她曾是我們家兩個女兒和女婿的兒科醫生。



儀式結束後，我們在校園拍照，還有三年，麥基爾大學就慶祝 200 週年，能夠在這裡上學，是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事。回家的路上，感慨萬千，我參加大女兒 2005 年麥大和 2009 年蒙大兩次畢業典禮，又參加小女兒 2010 年麥大畢業典禮；如今女兒和孫女反過來參加老爸和外公的畢業典禮，這是多麼戲劇性的人生經歷，值得記載下來。過去我一直以為今生沒有機會跨進大學門檻，如今，我才知道，學海無涯，要活到老，學到老，天道酬勤，學問永遠不會飽和！我已經將所有資料寄給東亞研究系，未來的日子，我會全力以赴，研讀日文、韓文，並將參加多幾次畢業典禮。



我們在舊城一家意大利古老餐廳 Da Emma 用晚膳慶祝，喚了瓶 2014 年意大利紅酒。大女兒出席 JCCM 晚宴，在九點半時發表就職演說，正式出任滿地可青年商會主席，父女倆同日雙喜臨門，值得乾杯。小女將麥大畢業典禮照片貼在臉書上，小可兒與外公合照，贏得不少個讚。回到女兒家中不久，她和洋女婿也剛剛抵步，我在 YouTube 看到她的演講，螢幕上是巨大的 Selena Lu 名字，很為她的成功感到驕傲、自豪。前面的路還很長，挑戰也很大，要成功就要付出代價，我們父女倆聊了許久，互相祝福一番。



現在已經十一點半，繼續完成本文的後半篇。今晚將「詩壇」和隨筆定稿，明天寄去報社。收到鄭石泉詩翁祝我 65 歲的排律，連同鄭懷國《行香子》、江麗珍《調笑令》和《蝶戀花》，都是珍貴禮物。能擁有幾位老同學逾半世紀的情誼，此生足矣！(第 1005 篇) (2018.05.31)

雜　絮

時間過得真快，下週一(6 月 18 日)便是端午節。這麼多年來，詠端午節的詩詞，就像詠中秋、重陽，已經達到飽和，除了憑弔三閭，感懷屈子，慨嘆離騷，就是龍舟競渡，詩人節禮讚，寫來寫去，都是千篇一律，了無新意。除非去一趟汨羅江畔，或神遊楚國。這難道真的「盧郎才盡」乎？

唯一還能讓我記得的，是端午節前的五月初四，乃譚銳祥壇主誕辰(1928)，剛巧，也是李璧全老丈母娘冥壽(1927)。而端午節後一天，是許之遠老師令先君大人許乃鷹(復琴)師公冥壽(1915)。

過去，每逢譚銳祥壇主壽辰，一定會在《華僑新報》刊登全版彩色賀辭廣告，這二十年來，僅僅花在廣告費上已是龐大開支；詩會乃非牟利社團，雖然詩友慷慨解囊，但譚公堅決不肯接受贊助，絕大部份活動經費全憑壇主一人支付。數月前到銀行查看戶口存款已所剩無幾，難為無米炊也！

有朋友以為詩壇每期會給詩友發稿費，屈指一算，兩萬首詩詞，若每一首一塊錢，也是個可觀數字。我笑答，文人靠寫稿賺大錢，除了金庸，就是王朔、余秋雨、易中天，區區兩千字，動輒萬元。

然而，近日拜讀李時宇詩友大作《魑魅集——文字點鬼簿》，被點名批判得體無完膚的，就是聲稱稿費最高的余秋雨，除了文法不通、錯字連篇，甚至疊床架屋，「一切的一切」、「旅行者」、「近代以來」，又喜濫製、濫用抽象名詞：「包含著極大的不公正」、「一種陌生」、「擁擠是一種生命的奢侈」、「一種巨大的真實」、「一種狹小的偶然」、「一種生命的震動」。李時宇驚呼：「見諸教科書，誤人子弟罪無可逭。文章己丑始，慘見日沉淪。國運斯衰竭，呼天叩鬼神。建安綺麗，何足痛哉！」「余秋雨頗有才氣，可惜陷入魔道，筆端妖怪，一千零一夜捉不完。其人心高氣傲，不知悔過，終是浪得虛名，至為可惜。」等有時間整理《魑魅集》貼出，公諸同好分享。

說到整理，我近來為「詩壇」組詩配上圖片，是從美國蔡麗華同學和法國姚洪亮學兄「葡國風情拾趣」配照片開始，接下來便有馮雁薇姐的《歐遊吟草》，其他詩友若能提供旅遊照片也請寄來，並請註明哪一張要配哪一首詩詞。「組詩一覽」中，有紫雲姐《西歐遊》、《詞記山水》、《詞記臺灣之旅》、《冰島之旅》、《詠花詞》；伍兆職詩翁《神州之旅》、《紐芬蘭

聖約翰市之旅》；王瑞文詩友《回國吟》；許之遠老師《地中海之旅》；雷一鳴詩翁《狗年梓里行》、《江南遊》、《龍年旅臺記》；李錦榮詩兄《旅遊見聞》；高鴻泉《神州之旅》等。很遺憾沒有在吳永存詩翁生前為其《歐遊詩稿》、《神州遊》和《臺灣遊》組詩配上圖片。而我的《歐遊詞草二十首》一早已經配圖，《旅中留墨》、《廣州深圳之旅》、《香港之旅》、《越南之旅》，還未找出舊照片。

剛剛接到溫州劉家驊詩兄寄來他為許之遠老師整理的《許之遠書畫冊》和《許之遠前塵剪輯》兩份彩色圖集，尤其珍貴。劉兄曾為我製作多個音樂圖集特輯，包括《三十週年婚慶》、《賀盧嘉珈律師新任 YCPA 主席》、《盧嘉珈結婚》等；又花了時間和精力為《麗璧軒隨筆》專欄製作一覽表。雖然有「大恩不言謝」之說，但我還是銘刻五中，時時惦記，祈願家驊兄多多保重，一切平安！

日前給譚銳祥壇主打電話，詢問今年滿地可第廿三屆全僑公祭大典是否因為中山公園動工修建公廁、暫緩擱置工程、拆卸填平地面備受影響而改期？後來收到中華會館副主席張廣存的微信，告知由原定每年六月第二個星期日(6 月 10 日)延遲到 7 月 15 日舉行，我的祭文可以拖到下個月才起草。

昨晚九點(新加坡時間 6 月 12 日上午九點)，收看電視新聞直播新加坡美朝峰會，看到特朗普和金正恩在聖陶沙嘉佩樂酒店 Capello Hotel 握手的歷史性時刻，這是韓戰後 65 年以來，在任的美國總統和朝鮮領導人第一次破冰會面，具有極深遠的意義。雖然特朗普曾經揚言，「如果金正恩不同意無核化，我將走出會場。」但在兩人握手交談時，有說有笑，氣氛和諧，似乎沒有聞到火藥味。

今早起來，繼續追蹤新聞，知悉特朗普和金正恩這兩位政壇狂人不但沒有翻臉，而且還簽署了聯合公報，一夜之間，朝鮮半島局勢發生了巨變，金正恩邀請白宮主人訪平壤，特朗普也期望小金到華盛頓走一回。如今，兩個死對頭能化干戈為玉帛，從以牙還牙，到握手言歡，沒有上演「新鴻門宴」，連民主黨的克林頓、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奧巴馬都辦不到的棘手差事，竟然被「在商言商」的特朗普四兩撥千斤，輕而易舉的擺平，真令許多政論家跌眼鏡，也唯有半信半疑、拭目以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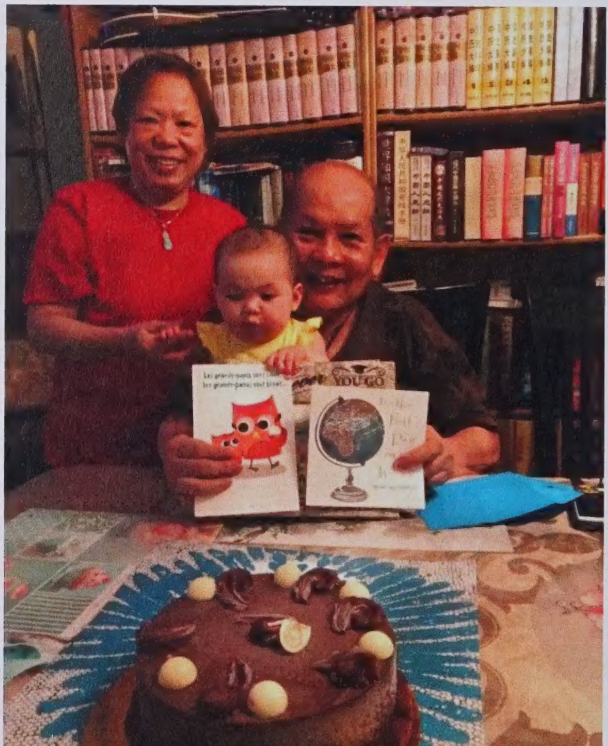
新加坡花了 1500 萬美元舉辦這場世紀峰會，相信比 G7 更令世人刮目相看。兩位狂人走了，留下大堆問號給那些自以為什麼都懂的時評家去說三道

四，「馬後砲」的一群又在誇誇其談：其實，我早就斷言，「笑面虎」特朗普一定會向初出茅廬的金三胖要出看家本領，這一局，美國贏定了！到底誰是最大贏家？時間很快就能證明一切。總之，能暫緩緊張局勢，給雙方鬆一口氣，還是好的。(第 1007 篇) (2018.06.14)

賀 卡

又屆一年一度父親節，兩女攜眷回來，今年增添孫女小可兒，家裡頓時熱鬧起來。2011 年小女送的小鳥浴池被大風吹倒，支離破碎，幾天前才換了一座噴水池。我這老頑童抱了小孫女到後園戲水，給草坪灑水，給噴泉加水。只聽見她笑語如鈴，抓住花灑玩水，祖孫倆度過歡樂「祖父節」。

年年都出去餐廳吃飯，我總是喜歡在家裡聚餐，今年如我所願，小女弄葡國雞和秘魯雞，沙拉拌涼，白葡萄酒，蛋糕，然後是拍照。而最令我興奮的，不是禮物，而是她們留言的每一張賀卡。



家裡收藏的各式各樣賀卡數千張，主要是賀年卡，裝在滿滿的四個大紙盒，等有時間才慢慢整理。放進二十幾個文件夾的賀卡，都是家庭私藏，見證了這近四十年的人生閱歷。這裡面有生日賀卡、結婚紀念賀卡、情人節賀卡、母親節賀卡、父親節賀卡、聖誕節賀卡，每一張都註明日期，可以追溯到 1980 年。這數百張珍貴賀卡，成了我的個人珍藏，雖然只是紙片一張，卻視為無價之寶。



母親節、父親節賀卡，有兩女還未上學，在托兒所手工製作的塗鴉，有上幼稚園的剪貼勞作，有上小學時寫在練習簿上的整齊手跡，有上中學時的中英法三種文字的賀辭，有上大學時的漂亮文筆、流利書寫，更有出來工作後經過生活磨練、充滿自信的獨白。每次一遍一又一遍閱讀，總是慨嘆一番。時間過得這麼快，女兒從還不會拿彩色筆，到學會電腦打印，到繪畫製圖，到今天返樸歸真，寫出真情流露的感人字句，我彷彿看到她們成長的電視劇，一集又一集。昨天父親節，還收到小孫女送給外公的第一張賀卡，封面是老少兩隻貓頭鷹吃雪糕，裡面全都是我們祖孫合影，一起看地球儀，一

起讀故事書，一起參加畢業典禮，一起吃玉米。這麼溫馨的賀卡，怎不令我笑口常開？

兩女送的父親節賀卡，是我最喜歡的地球儀，上面印著 to the Best Dad in the World，她們在下面加添了一句；you are our World！裡面貼了一張 1987 年聖誕節我和兩女在家裡客廳聖誕樹前合拍的照片，我滿頭黑髮，手抱 9 個月大的小女嘉珮，4 歲的大女兒嘉珈比大玩具狗還要小。一眨眼就卅年過去了，一切都好像昨天剛發生似的。小女在賀卡中寫道：希望您能第二次做外公！哈哈！

兩女送給我的生日賀卡、父親節賀卡，都離不開書本、書架、地圖、地球儀；連包禮物的花紙、禮物袋也是地圖，所以我每次都小心翼翼的將禮物紙慢慢除去膠紙，絕不會「撕」開。因為這些地圖，都是我的所愛。她們也知道，我是不會輕易拋棄賀卡，會如獲至寶的妥為珍藏，從未遺失任何一張。

送給媽咪的生日賀卡、母親節賀卡，都是烹飪、旅遊，寫的東西就沒有那麼嚴肅、一本正經，而是充滿溫馨、撒嬌、開心的句子：祝妳一天比一天美麗、漂亮！日日都開開心心！真的很愛妳！

我和老伴互相贈送的賀卡，也將九個文件夾塞得滿滿。過去我會寫一首詩，一闋詞，或題一副賀聯，後來就慢慢回歸自然，剩下「生日快樂！」、「老公」、「老婆」這幾個字和年月日了。有幾次的生日都在外地度過，在廣州、在巴黎、在波士頓、在洛杉磯、在香港、在愛民頓，我們都曾經共度彼此生日；在酒店舉杯慶祝，拍下難忘照片，貼在博客上，比一紙賀卡更有紀念價值。當一切回復平淡，將注意力轉移到孩子、孫子身上，就是感情已經牢不可破，不再需要甜言蜜語來維繫。

結婚紀念賀卡、情人節賀卡，都會寫一首詩，但由於急就章，或在花店買花時匆匆口占，所以這些詩詞從未收進「無墨樓吟草」中，只當做私藏，不宜公開。記得 1981 年我生日那天，在鄉下一家醫院陪好友的母親，當晚因無聊，就畫了未婚妻一副鉛筆肖像，如今 37 年過去，值得回味一番。

還有一些慰問卡，是我幾次工傷住院收到的，很有紀念意義。有一張是兩女為我的《麗璧軒隨筆》第 1000 篇特地製作蛋糕慶賀並送我的，她們用英文密密麻麻的寫滿賀卡，讚譽有加；5 月 29 日參加麥基爾大學畢業典禮

後，當晚我們到餐館用膳，還收到了貼有我穿禮袍、戴方帽與小可兒合影的「2018」畢業賀卡，兩女和兩婿都留言，祝賀我成了家中繼嘉珈、嘉珮之後第三位麥大畢業生。

雖然，電子卡已經充斥網絡，我每年依然堅持郵寄自己設計、毛筆手書的賀年卡，並貼上加拿大郵政局推出的生肖郵票。這是一點心意，將滿滿的祝福，通過賀卡，送到全球親友手中，他們也許打開後就順手拋進環保箱中，也許會搖頭嘆息：都什麼年代了，還郵寄賀卡？還用毛筆書寫？但這些都不重要，或許有一天，這個世界再也沒有人會拿筆寫字了，到那個時候，你會想起這賀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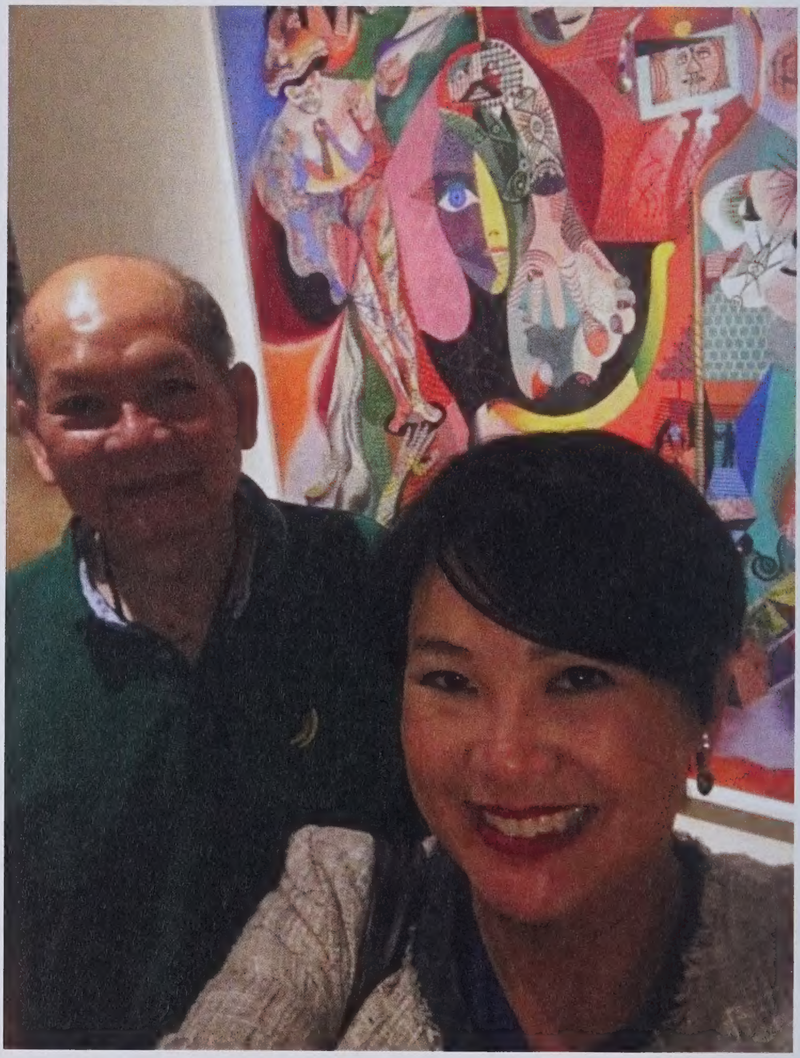
我非常珍惜每一張賀卡，對寄卡的親友，每一個字都認真細讀，想像他們在燈下案前為這張賀卡書寫時的情景。當視像電話到處流行，人們沒有多少時間去寫東西傳遞，電腦打字取代了筆跡，就更顯得手書珍貴。每週收到溫哥華李錦榮詩兄詩稿，十幾年來他一直堅持手寫，過去靠傳真，近幾年掃瞄電郵，除了譚鋭祥壇主、雷一鳴詩翁之外，詩壇上能讀到手稿的，堪稱「鳳毛麟角」也！(第 1008 篇) (2018.06.21)

感　悅

上週四一早五點許開車出門，陪嘉珈去魁北克市國家藝術博物館開會。我利用幾個鐘頭時間，走馬看花參觀了四個展覽館，大有收獲。對魁北克畫家、雕刻家有了一些認識，適逢 Gerard-Morisset 展館展出 60 幅法國印象派女畫家貝絲・莫莉索 Berthe Morisot(1841-1895)的作品，我用手機將每一幅畫都拍下來，又在谷歌查閱她的生平。女兒開完會後，將精美的莫莉索畫冊贈我，讓我可以對這位女畫家有更全面的了解。

我們在博物館餐廳用午膳，然後一起到 Charles-Baillairge 展館繼續參觀。這展館由一間古老監獄改建而成，底層展出魁北克雕刻家 Armand Vaillancourt 大型樹雕，最高尖頂展出 David Moore 木雕。第二和第四層展出四位魁北克著名畫家作品，他們分別是 Jean-Paul Riopelle(1923-2002)、Fernand Leduc(1916-2014)、Alfred Pellan(1906-1988)和 Jean Paul Lemieux(1904-1990)。我們又在 Pierre Lassonde 展館參觀當代藝術品和 Inuit 原住民石雕。

下午三點許才啟程返回滿地可，一路上，聽女兒講解她如何加入博物館成為董事的心路歷程。



上週五晚上，和嘉珈赴 Evo 酒店出席加拿大七天傳媒舉辦的「星光耀蒙城」晚宴，名流聚會，冠蓋雲集。拜會劉聚富院士和張明瑞教授，還有劉伯松兄，彼此曾經在《華僑新報》為鄰多年，終於喜獲新著《老劉看世界》，我鄭重的請他簽名，如獲至寶。在雞尾酒會還見到包括陳超萬先生等多位前輩；喜遇才女冰藍，多年不見，幽默依然，妙語如珠。與朱九如詩友首次謀面，向她問起芸香十姐妹，還提到新加盟的宋蘭，其他各位仍緣慳一面，希望下一次有機會一睹芸香眾女史風采。



尹靈社長用幻燈片逐一介紹《加拿大華人精英錄》(第一卷)人物，並向出席晚宴的書中人物贈送花束，簽名拍照。這本書厚五百多頁，四十多萬字，堪稱鉅著，是滿地可開埠以來第一本介紹當地人物的典籍，很有收藏價值。收進自 2006 年到 2018 年 77 篇封面人物，包括：朱農教授、吳柯院士、張振華先生、詹鉅輝先生、張芷美女士、陳超萬先生、欒菊杰女士、彭長輝教授、劉宇鴻先生、蘇鳳女士、盧煥章教授、劉聖生中醫、劉聚富院士、張明瑞教授、程樹人雕塑家、姚永紅女士、劉簡女士、繆威廉和母親繆蕾女士、嚴文思女士、劉彩芝女士、許曉燕女士、鄭先紅女士、陳喜澄先生、陳小萍女士、Andrew Chang 先生、于寧律師、盧國才(白墨)先生、蒙特利爾華商會、李裕廣牙醫、王恆寶先生、岑穎幹醫生、孫靖爽院士、邵禮平先生、楊柳青青女士、馬正國醫生、耿麗娟女士、白振良先生、王凱揚少尉、陳國治先生、張念昕先生、余躍女士、胡熊月兒女士、高邦奎先生、曲永海先生、胡子修參議員、庾笑洋先生、李彥先生、劉榮黔先生、鳳力女士、巫嘉雄先生、鍛煉先生、陳展強醫生、楊閏秋女士、江雲祥先生、章天柱先生、戴飆先生、顧宇先生、李國強先生、劉文舟先生、韓炳申先生、韓旭東會計師、盧嘉珈律師、曹原女士、劉伯松先生、許仁宇先生、黃海懿女士、莊文浩先生、韓彬先生、陳天靈(九九)女士、譚耕議員、余夢揚先生、李鴻基先生、王英至先生、王遠征先生、黃嘉玲議長、傅國華建築師、黃顯淑女士、榮萌女士等。幾位採訪封面人物的撰稿者：胡憲、尹靈、樊娟、常人、楊文佳、程娛、趙碧霞、董岩，是本書的功臣，應該向他們豎大拇指。

星期六一早，利用魁北克省慶長週末，與小女嘉珮、小婿子鵬驅車出埠三天，住 Westin 酒店兩個晚上，星期一晚上才回來，抵滿地可已經午夜。最可喜的，是買到約三十本好書，滿載而歸也！



端華同學從法國、美國、加西卡加利前來滿地可出席婚宴，適逢我出埠旅遊，相約星期二聚會。「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雖然凌晨兩點半才入睡，今天一早未六點便起身，將近卅本書的資料儲存入「無墨樓藏書目錄」中，總藏書量 5553 本。然後收拾書架，騰出空位放置新書；又補寫多天日記。十點許開車出門，抵唐人街約十一點，到金豐酒家取了位子。十一點半，喜見老同學姍姍來遲，半個世紀的同窗情誼，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來自美國紐約的蔡麗華和夫婿黃林貴兄和來自美國亞特蘭大的江妙強是首次見面；來自法國巴黎的黃丁秀、郭蓮燕和夫婿林烈河；來自加西卡加利的張惠君，以及定居本市的陳艷芳，一桌九人，除了飲茶，點心，我還喚了雙龍蝦伊麵，大快朵頤。

餐後，一起到拉娃寒舍閒聊，幸好有黃丁秀的妹夫周永寧兄開了一部四驅車同來。我們這群不知年齡的老頑童，在我家後園暢所欲言，笑聲此起彼落。周先生的攝影技術，將這難忘的時刻拍了下來，立即發到微信端中同學朋友圈與大家分享。我們臨別依依，相約明年曾任歐(習之)老師九十大壽時，全球端華第十一屆同學聚集加拿大，為老師祝壽，相信這將是一次不容錯過的空前盛會。



現在是星期三凌晨兩點，紙短話長，只好收「筆」。約好明天一早帶小可兒去 Granby 動物園，所以我必須在出發前向報社發稿。回顧連續幾天的感動、喜悅，這篇隨筆的題目就用「感悅」吧！



(第 1009 篇) (2018.06.28)

閒 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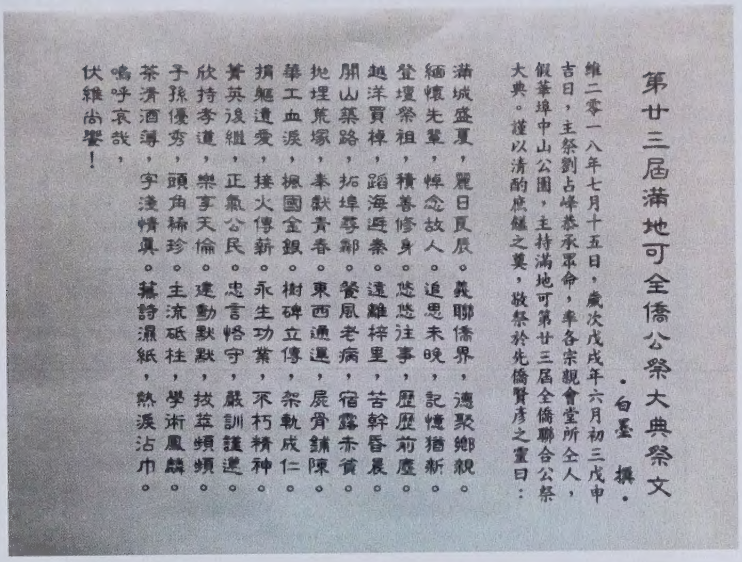
2018 年第 21 屆世界盃足球賽終於平安落幕，沒有槍擊案，沒有恐怖事件發生。法國一路領先，過五關斬六將，2 比 1 贏澳洲，1 比 0 勝秘魯，0 比 0 平丹麥，4 比 3 踢走阿根廷，2 比 0 淘汰烏拉圭，1 比 0 輕取比利時，最後 4 比 2 擊敗克羅地亞，奪得大力神盃，離 1998 年作為東道主第一次捧盃正好 20 年。上期《抒筆》於星期三一早寄出，下午傳出英格蘭敗給克羅地亞的消息，法英決戰的預測失敗，我在下午六點半才去函報社編輯部，要求以新附件取代，舊的作廢，星期四出報時，已經是新的版本，謝謝！

世界盃決賽那天，我是在唐人街畔溪酒家全程看完球賽。當時工作人員正在中山公園佈置祭壇，球賽結束後，我與譚銳祥壇主、伍兆職詩翁、黃蔚岳主席等人一起步行到公祭地點。本來一年一度的公祭是定在每年六月第二個星期日舉行，就因為市政府事前沒有做好咨詢就決定在中山公園興建公廁，後來遭到華埠各商號和僑胞杯葛才宣佈撤銷，因而耽誤祭祖日期，拖延了整整六個星期。



下午一點正，第廿三屆全僑聯合公祭大典在醒獅鑼鼓聲中開始。譚銳祥壇主撰的祭聯，由譚超鴻先生用隸書寫後擺在祭壇兩旁。三十幾度的炎熱天

氣，沒有像往年那樣，在雨中撐傘恭讀祭文。幸好中山公園當年那幾棵小樹，如今已長成綠蔭大樹，數百僑胞可以在樹蔭下避開酷熱的驕陽。



第廿三屆滿地可全僑公祭大典祭文

·白墨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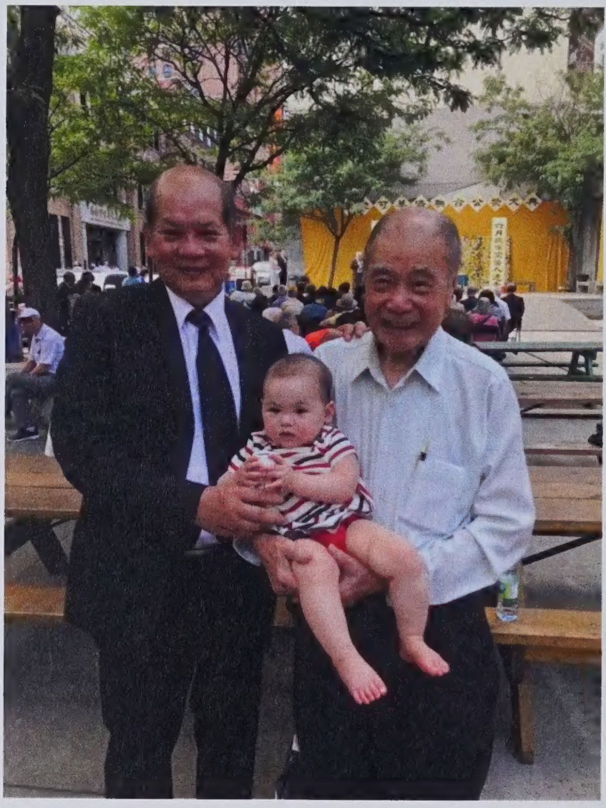
維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歲次戊戌年六月初三戊申吉日，主祭劉占峰恭承眾命，率各宗親會堂所全人，假華埠中山公園，主持滿地可第廿三屆全僑聯合公祭大典。謹以清酌庶饈之奠，敬祭於先僑賢彥之靈曰：

滿城盛夏，麗日良辰。義聯僑界，德聚鄉親。
緬懷先輩，悼念故人。追思未晚，記憶猶新。
登壇祭祖，積善修身。悠悠往事，歷歷前塵。
越洋買棹，蹈海避秦。遠離梓里，苦幹昏晨。
開山築路，拓埠尋鄰。餐風老病，宿露赤貧。
抛埋荒塚，奉獻青春。東西通運，屍骨鋪陳。
華工血淚，楓國金銀。樹碑立傳，架軌成仁。
捐軀遺愛，接火傳薪。永生功業，不朽精神。
菁英後繼，正氣公民。忠言恪守，嚴訓謹遵。
欣持孝道，樂享天倫。建動默默，拔萃頻頻。
子孫優秀，頭角稀珍。主流砥柱，學術鳳麟。
茶清酒薄，字淺情真。蕪詩濕紙，熱淚沾巾。
嗚呼哀哉，伏維尚饗！

將 150 份祭文在會場分派。今期祭文押十一真韻，影印回來，才發現「捐獻」和「捐軀」兩個「捐」字重覆，用電腦打了百多個「奉」字，讓老伴逐一剪下用膠水貼上，「捐獻」改成「奉獻」。我這潮州佬，要靠那張注音「貓紙」才能用不純正的廣東話朗讀不順口的祭文，例如「德聚鄉親」，粵語「德聚」和「得罪」同音，又「架軌成仁」，「架軌」和「嫁鬼」也同音。有朋友問我，為何將「中流砥柱」寫成「主流砥柱」？恕我無言以對也。



小女和小婿趕來全程錄影，見到我與譚公、伍老，便用手機拍下三人合照，尤其珍貴！大女和洋女婿帶了小可兒來見外公，伍老抱了小可兒合影，非常難得！由於天氣太熱，似乎感到有些不適，好像是中暑，我沒有留下來，也沒有出席紅寶石酒家晚宴，便匆匆開車回拉娃，倒下床即睡去。



陸續收到各方寄來公祭照片，年年一樣，我的新聞稿是照貓畫虎，依樣畫葫蘆。這二十幾年來，人事變動，歷歷在目。出席觀禮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歷任代表，從房金炎、陳東璧、李大維、劉志攻、令弧榮達、吳榮泉，到今年剛到任的陳文儀，印象最深的是房金炎和李大維，而劉志攻的粵語說得很好；廿三屆公祭中，有幾屆是副代表出席，包括沈斯淳、陳經銓、周莉音、林明誠等。

一直贊助滿地可公祭大典的，是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因為中華會館得到台灣的支持，就令某些社團不敢涉足，連過去每年都有支持的幾個大僑團，如今都「避嫌」，敬而遠之，剩下上台陪祭的十幾個傳統老社團，這又說明了什麼？為什麼悼念築路華工、先輩僑賢這樣有意義的祭典，

也會蒙上「政治色彩」？如何打破這個僵局，讓公祭大典真正做到名副其實的「全僑聯合」？

筆者最怕有涉及政治的飯局，也拒絕參加任何帶政治色彩的活動。凡是有頭有面的，都很圓滑，從來不得罪權貴，也因此獲得不少甜頭，可惜我不識時務，沒有學會這方面的本事，不懂得吹捧，領略不到厚黑學，至今依然兩袖清風，奈何！



幾年前有位仁兄找到我的電話，希望我給他寄去個人簡歷，將加入「海外華人作家大辭典」中，我當時也沒有考慮，就一口拒絕了，對方於是很沮喪的說：有很多人想方設法，把自己的資料加進去，揚名立萬，您怎麼想也不想就把門關上了呢？我笑答：我不需要靠這本大辭典給自己幾百字簡歷來出名，只要諸位到加拿大國家圖書館，找出這二十年來的《華僑新報》，一定可以讀到我的文章，這二十年的資料無法抹去，我可以肯定，加拿大華人文學史上，一定少不了要寫上我一筆。

自信，不是自大，不是自滿。自信，要有不斷自我增值的努力來支撐，要有學而知不足的意識去補助，信心不應該是泡沫，不應該靠外表來包裝，真材實料，比一紙文憑更重要。我因求知不懈而自感學疏，因博覽群書而自知才薄，入書山尋寶，才發現原來很多東西我都一知半解、不求甚解，我看不懂盧浮宮裡面那些名畫中的神話人物，我分不清希臘和羅馬神話中諸神的差別，我不知道大部分非洲國家的現狀，我讀不懂可蘭經，我搞不清「回教、穆斯林、伊斯蘭」，我弄不明白「低端人口」、「含金量」、「雙規」，我更是「詩盲」，辨不出是歌謠、朦朧詩、散文詩、現代詩。

所以，我必須繼續買書充實自己，見縫插針，剛才上網，在 Amazon 買了十幾本，比書店的零售價便宜，幾天內送到。今晚女兒來短訊，問我在做什麼，我說還在「敲鍵盤」；老伴來電話催我吃晚飯，她在忙著看小可兒，我自己回家寫稿。

時間過得真快，農曆六月十五就是國良胞兄逝世六週年，今天中午去大姐家，托甥女寄錢去越南給眾侄拜祭，與姐夫、大姐閒聊，回憶我十年前到越南和胞兄相處的日子，一致認為：人生如夢，珍惜當下擁有的一切，珍惜眼前人！現在是午夜一點半，題目就叫「閒述」吧！(第 1012 篇) (2018.07.19)

小　女

本欄千篇隨筆中，談個人和家庭的題材很多，描述長女的也不少，但似乎還未寫過小女。不是偏心，而是不知如何下筆；因為，直到今天，我和老伴仍然不能正確說出她的專業範疇。前幾天，趁她回來家裡過夜，我於是一本正經的向她提出要求：今晚抽出一點時間來，老豆要正式採訪妳！

其實，父女之間何必那麼嚴肅到要用「採訪」，閒話家常，東拉西扯，海闊天空，漫無邊際，談古說今，終於進入正題：妳到底是幹什麼的？因為，一談到法律就想到律師，一扯到健康就離不開醫生、藥劑師、營養師，一想到金融就會猜到會計師、股票經紀、工商管理，一說到理工就聯想到建築師、工程師，但卻無法準確的說出小女的專業：Food Science 食品科學，究竟是學些什麼？



根據維基百科全書，食品科學是一門把科學知識用於食品加工和生產的跨學科的應用科學。食品科學包括食品安全、食品化學、食品微生物學、食品保存、食品營養學、食品加工和食品工程等學科。食品科學涉及的範疇包括：食物、營養衛生、分析檢驗、機械設備、食品包裝、儲藏、物流、烹飪研究、糧油、肉類、乳製品、水產加工、食品添加劑等。



小女 2010 年畢業於麥基爾大學食品科學系，她的專業不是營養學，而是研究和製造。曾經在卡夫公司 Kraft 食品研發部門工作多年，研發多項乳酪新產品；後轉到 Ultima Foods 乳製品公司 Iogo 品牌研發部，2017 年 Agropur 食品公司收購了 Ultima 公司後，升任研發部主管，負責 Yogurt 酸奶產品研製項目。她曾出任麥基爾大學食品科學學會主席，畢業後多次應邀回校參加座談會，發表專題演講，並在食品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



由於工作的需要，這些年小女奔波跋涉，風塵僕僕，馬不停蹄，但從未氣餒退卻。曾經一年間往返芝加哥數十次，又飛 Chicoutimi 不計其數，直到 Boivin 乳酪廠大火，廢墟重建後從頭開始乳酪生產，全程監督；還飛美國多個州數之不清的城鎮。記得多年前她剛考取駕駛證，當天下午就憑著臨時證明文件，開車去 Cornwall 乳酪廠，後來又長期往返 Granby 酸奶廠。冬天路滑，冰雪交加，夜租酒店，她經歷了暴風雨的航機生死驚魂，也飽嚐了駕駛疲勞渴睡的滋味，但從未叫苦連天，而是從容應變，連夜開車時聽完一本又一本英語小說解困。這一切她都沒有抱怨過，我們也從不知情。

回想小女的學習歷程，完全循照她姐姐走過的路線：同樣讀小學六年級英法速成班，同一間私立女子中學，同樣是英語預科，同樣是麥基爾大學。我們沒有像人家那樣到外國度假，生日禮物也沒有名牌衣服手袋，唯一投資就是讓她們進私立中學，接受嚴格的良好教育。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她們同樣是十五歲就出來做兼職，自己賺零用錢，做過的工作十個指頭數不完。從預科開始自己交學費，我們做父母的，從來不用操心她倆的功課，由於分數高，還獲得可觀的獎學金，並以優異成績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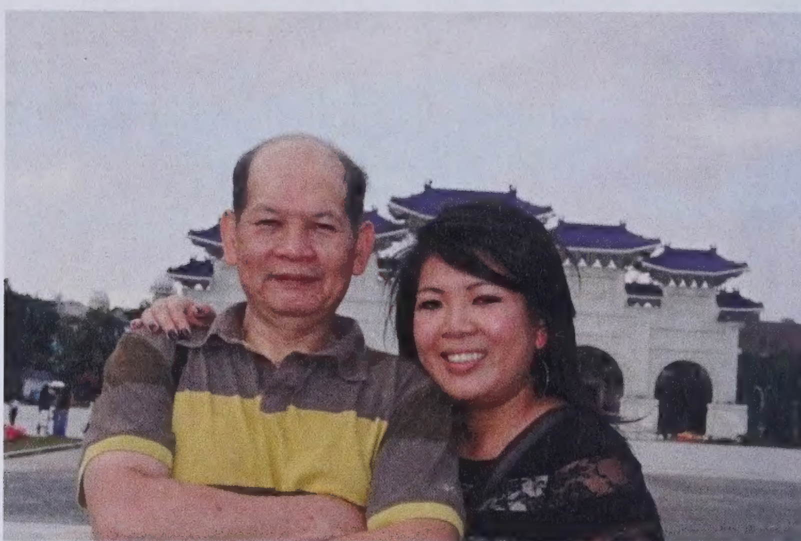


小女說，一直以來，姐姐都是她崇拜的偶像，學習的對象，成功的榜樣，幸好有姐姐的督促和幫助，她才由膽小怕事、循規蹈矩變成獨當一面、敢說敢做。我們也看在眼裡，知道她們互相照顧，手足情深，從未爭吵，所以放心她們姐妹倆結伴歐遊，去法國、西班牙、意大利。



小女細心，懂得替他人著想，又勤於家務，尤喜下廚，深得媽咪廚藝真傳，能煮一手好菜。我們家裡每逢節日、生日喜慶，或親友來訪，她都能露一手西餐，味道還真不錯，由於她喜歡吃，品嚐美食，寫了不少食評，還應邀為一些博客寫稿，頗有點名氣。這幾年工作忙，食評也漸漸淡化了，但她

對食品的研究卻一刻沒有鬆懈，食品科學方面的藏書非常豐富，數據資料考研還是挺專業。



我們家裡從來不說英法語，兩女要用粵語和我們交談，看粵語電影、電視劇，讀「三字經」和「千字文」也都是粵語，所以她倆說的廣東話相當流利，也很會使用成語，偶爾也會來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到呢個地步」、「絕對無問題」等口頭禪。粵語到香港、澳門、廣州都大行其道，誰知一到北京、上海，長女頓時變成「啞口無言」，我只好用國語給她們補課。小女嫁了中國夫婿，粵語可以派上用場，長女嫁個洋女婿，怎麼辦，我們決定爭分奪秒給小孫女灌輸粵語和國語，以免被她爸媽的英語和法語同化。這場母語較量，相信在小女未來寶寶身上就不成問題，畢竟，她嫁的是「百家姓」中能找得到的中國人。



我最開心的一件事，應該是 2010 年小女陪我到台灣出席第 30 屆世界詩人大會，她在講臺上將我的詩詞翻譯成英語朗誦，贏得熱烈的掌聲，見證我領取榮譽文學博士的歷史性一刻，也陪我出席麥大畢業典禮。她陪我去醫院，陪我看冰球、足球，甚至幫忙縫紉、剪草、裝拆車棚、油刷房子、搬運重物、組合書架；每年父親節、母親節、結婚紀念日、生日，她都會親自做蛋糕，在精美賀卡上一絲不苟的寫下感人的字句，並製作剪貼簿、相簿、照片月曆、影音光碟、紀念冊等，這份心意，是金錢買不到的。她很低調，但我還是要寫上一篇：小女！



(第 1015 篇) (2018.08.09)

喜　誌

上週二(11 月 13 日)，大雪連天，一路大塞車，趕到滿地可中央火車站已經遲了約半個鐘頭，許之遠老師的火車於下午兩點廿分準時抵步。為了節省時間，我一早就先去買燒肉、橙子、香燭、紙錢等祭品，又到 SAQ 酒行買一小瓶威士忌，接了許老師後，趁天色還未黑，立即前往皇家山墓園。

今次完全不需要摸索找尋，一路上山便輕易看到許乃鷹(復琴)老先生陵墓，我們踏雪步行到墳前，將祭品擺放，燃燭、燒香、焚紙錢，向許老先生鞠躬，把酒灑在墓碑前。由於天寒地濕，無法像過去那樣師徒席地而坐，飲酒用餐，但仍然站立舉杯，仰天而飲，並嚐了幾塊燒肉，然後離開墓園。



許老師早在今年九月份就打算來滿地可掃墓，但因為我赴法國的機票已訂，不能更改，所以延至我歐遊回來才能成行。除了來拜山，許老師另一個願望是探訪劉家驊詩兄的夫人，這個心願我始終沒法幫忙實現，令他耿耿於懷。其主要原因是，我手頭上的電話號碼無法打通，而我所知道的地址，是 2007 年劉家驊詩兄給我的舊址，2011 年 5 月 20 日，曾經與伍兆職詩翁一起登門拜訪，並與嫂夫人在徐西樓手書劉家驊詩作的墨寶前拍照留念，回來後寫下第 759 篇隨筆《喜錄》。七年過去，未知這個電話和地址是否已經更改。由於電話一直打不通，我們只好冒著大雪前往該舊址，我讓許老師在樓下等候，自己登上四樓，按了 401 號房門，舊地重遊，似曾相識，出來開門的是一對年輕的南美夫婦，家裡有好幾個小孩，我於是問他們住這裡多久了，他們說已經超過四年。這樣看來，嫂夫人應該搬遷多年了。沒辦法，唯有等再與劉家驊兄聯絡，拿到新址後。另外約定時間去拜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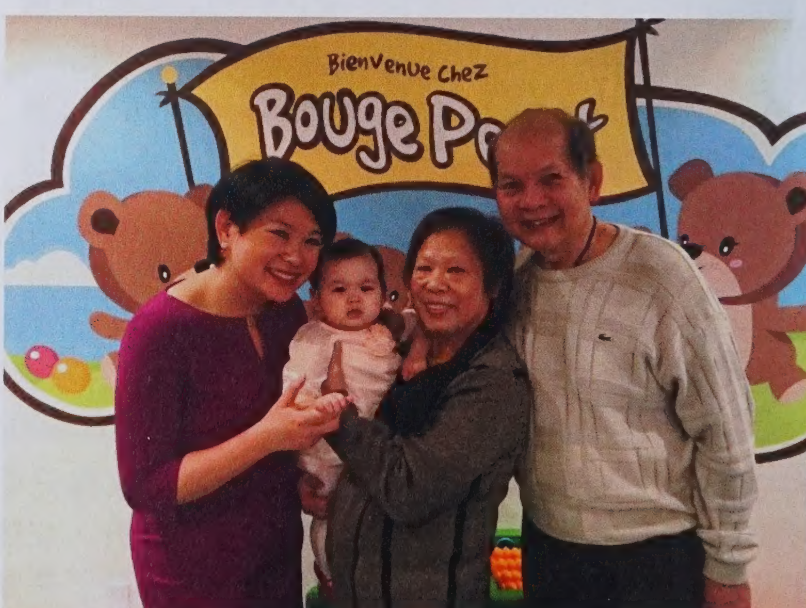
天已黑，我們返回拉娃舍下，許老師帶了沈德興書法家的多張墨寶送我，還有譚超常親自簽名的蛇年紀念郵票，本欄第 846 篇《墨緣》曾專門寫譚超常，可惜他已辭世，不能前往多倫多拜會。許老師又贈我兩瓶陳年茅台，放在精美的畫卷中，尤其珍貴。我們在溫州時間上午七點鐘左右打電話給劉家驊兄，他當時正準備出門去醫院，電話收聽效果也不好，只好收線。我們到拉娃一家西餐廳 Table 51 用晚餐，回來後飲蘇格蘭 Macallan 威士忌，聊天，為許老師新書《論詩與詩人》校訂。



週三凌晨三點許，一直睡不好，乾脆起來，收到劉家驊兄電郵，我於是將微信號拍成照片寄給他，很快就聯繫上了。清晨六點許，家驊兄微信問我許老師是否起身？我聽見樓上有腳步聲，就先和家驊兄談了視像電話，許老

師下樓，我們神交多年，素未謀面，彼此終於在手機上首次相見，萬里以外，天涯咫尺，笑聲不斷，淚水奪眶，此情此景，的確非常感人！我們開車送許老師去火車站，乘搭十一點鐘的班車回多倫多。當晚就收到許老師的四首詩，兩首是掃墓，一首是送我，一首是贈家驊兄；我立即轉寄，隨即收到家驊兄的步韻唱和。這珍貴的文人筆誼，值得寫下來留做史料。

這已經是第幾次與許老師在滿地可相聚？由 1987 年第一次在多倫多拜謁開始，超過卅年的師徒情誼，本欄至少有十篇隨筆記下每次掃墓和相會時間。第 213 篇《詩癮》(2000 年 9 月 18 日至 21 日)，第 253 篇《知遇》(2001 年 7 月 17 日至 18 日)，第 358 篇《師誼》(2003 年 7 月 18 日至 21 日)，第 413 篇《師緣》(2004 年 8 月 13 日至 15 日)，第 466 篇《雅事》(2005 年 8 月 19 日至 21 日)，第 493 篇《瑣記》(2006 年 3 月 5 日至 7 日)，第 684 篇《喜訊》和第 685 篇《謝師》(2009 年 12 月 18 日至 23 日)，第 860 篇《花絮》(2013 年 4 月 28 日至 29 日)，本欄休刊期間(2015 年 7 月 11 日至 12 日)，第 913 篇《喜聚》(2016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4 日)，《探親之旅其六》(2008 年 12 月 27 日廣州相見)。我到多倫多超過 20 次，12 篇隨筆中有 6 篇曾記載與許老師喜聚，包括第 323 篇《偷閑》，第 401 篇《遊蹤》，第 434 篇《紀行》，第 484 篇《遊趣》，第 571 篇《旅程》和第 664 篇《行塵》。2011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4 日，我與許老師赴美國肯諾沙出席第 31 屆世界詩人大會(第 773 篇《赴會》、第 774 篇《詩旅》、第 777 篇《文緣》、第 778 篇《逆境》)。



許老師來滿地可期間，適逢長女嘉珈去里昂出差，他沒有看到我們的孫女小可兒。星期五那天，又是漫天風雪，小可兒隨爸媽從法國回來，由於感冒，流鼻涕，加上時差，見到我們只勉強一笑，與上個月她來機場接我們時完全兩樣。見她的樣子，怪可憐的。



今天是她一歲生日，為了嘉珮阿姨今天要飛溫哥華出差一個星期，生日會提前在昨天舉行，地點是一家兒童樂園，有約二十對夫婦帶了孩子來，近六十人的生日會，喜氣洋洋，嘉珈特地聘請了女攝影師來拍照，嘉珮為了姨甥女第一個生日，手工剪裁了花朵，將會場佈置得像童話世界，小可兒病未全癒，神情憔悴，拍照片沒有一點笑容，在生日歌中，將韓國女點心師傅精美的蛋糕讓來賓分享，嘉珈又要趕著去赴中華醫院慈善晚會，我們在她家陪小可兒。今天，喜見小孫女笑容滿面，肯吃生日蛋糕，拆了數十份禮物，還高興的騎我們送的木馬，心頭大石終於放下。剛才在視像電話中聽到小可兒笑聲，是可喜的消息，這篇隨筆的題目就叫《喜誌》吧！(第 1024 篇) (2018.11.22)

相 片

這幾天，我聚精會神整理歐洲之旅的相片，從八千多張之中篩選出一千五百多張去沖印，然後逐一按次序先後排列，在每一張相片背面，詳細寫上日期、時間、地點，當然要註明國家、城市和景點。由於大部分相片都用手機拍攝，所以很容易就查出該相片是哪一天幾點幾分在哪裡拍下的。



也許有人會笑我太落後，到今天廿一世紀還在沖印相片，放進相冊中翻閱。我明知電腦、手機和 IPad 可以用 Apple TV 在電視大螢幕上觀賞相片，但依然會按傳統的老方法，慢慢翻看厚厚的相冊，整個週日下午，哪裡也不去，就看相片，逐一回味每張相片拍攝時的點滴往事，沉醉在回憶之中。



本欄在 21 年前(1997 年 8 月 29 日)刊出第 50 篇隨筆《照片》曾寫道：「相簿是一部人生的記錄，是最無價的。許多人在火災中捨命搶救的，就是這些珍貴的照片，因為唯一能把時光留住的，只有照片，能為歷史見證的，只有照片。儘管今天聲影攝錄機已經十分普遍，仍然無法取代照片。」當時還沒有數碼相機，拍相片要用菲林，要沖印相片郵寄給親友，不像今天只要手機一按，就連拍攝、傳送、回覆等功能，都在幾秒鐘內完成。如今，舊相片可以掃瞄進電腦中永遠保存，數碼相片可以放到雲端，儲存在不同的硬盤中，然而，相片本身的價值依然非常珍貴，任何東西都無法取代。



沒有經歷過戰火、動亂、災難，就不知道相片的可貴。我們家的黑白相片本來有一大鐵盒，大姐來加拿大前，將這珍貴無價的舊相片交給滯留越南的大哥，一場洪水，把大哥的田園變成澤國，上千張黑白相片都被大水沖走，我完全不知情，所以在 2008 年底到越南時，還帶了手提電腦和掃瞄機去，準備將所有黑白舊相片掃瞄進電腦，儲存在光碟中。在我的記憶中，在 1972 年曾經在越南大姐家中，整理過這些相片，當時是放在大鐵盒中。裡面有我父親生前多張個人相片，以及合家照，還有母親與我的放大相片，我那時才四歲。這批相片沒了，在柬埔寨金邊舊居，就更談不上能找得到，除非有奇蹟出現。老伴就很幸運，因為岳父早在 1970 年就移居香港，所以相片全都保留，幾年前，老伴的弟弟把珍貴的黑白舊相片全都掃瞄進電腦，儲存在光碟中，送給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員。



祖輩、父輩的相片遺失了，我們這一輩的彩色相片應該珍惜，特別是與親人長輩合影的相片。眼看相片中的親人一個又一個走了，本來相片中最年輕的我們，隨著時間的流駛，如今也都步入老年行列，成了孩子、孫子們的父輩、祖輩。過去是物以稀為貴，每一張相片都要認真的、小心翼翼的拍，自從數碼相機、手機問世，拍相片不再需要買菲林，不再擔心相機中只剩下最後幾張軟片，所以，想拍多少就任意拍，不滿意可以刪除，反正又不用花錢買菲林，而且，動輒一個景點就拍上百張，不同角度，不同距離，都拍個不亦樂乎！這就養成了不珍惜、不儲存的習慣。我的大女兒去多個國家旅遊，從來就沒有沖印過一張相片，想看？上雲端取下來，所以，上萬張相片，到底哪一張都記不清，也沒有時間去拿來觀賞，我到 Amazon 幫她將萬張相片歸類儲存，足足花了幾個星期。

或者，就像網上經常說的：要往前看，不要懷舊！相片就是懷舊的東西，是歷史的見證，1980 年剛來滿地可時，奧林匹克運動場還沒有斜塔，唐人街的寶塔還座落在今天九歌浮雕的位置，La Gauchetier 街還有車輛行駛；

後來，唐人街小牌樓從今天的中山公園向西移動，1998 年南北大牌樓落成，相片中的景物逐漸消失了，成了歷史，留下回憶。我家藏書中，買了不少「Then and Now」系列的書，都是各大城市的今昔對照，打開來看，左邊是黑白的舊景，右邊是彩色的新貌，包括滿地可、芝加哥、華盛頓、波士頓、多倫多等。我很喜歡古老的建築，對破舊立新，不以為然，每到一處旅遊，首先必去參觀古蹟，不斷追問導遊，這座古寺是否宋朝原建築物，很可惜，答案竟是：五十年代依照舊建築圖重建。西方國家對保護古蹟不遺餘力，外牆不能動，連顏色也要保留原貌。



翻閱相片，就像進入時光隧道，回到從前。跟著相片，我回到 1971 年的越南，回到 1974 年的泰國，回到 1981 年的香港，回到新婚的那天；看著相片，從亞省愛民頓女兒出生到一歲半遷居滿地可，從上小學到女子私校，從麥大畢業到蒙大畢業，從領取律師執照到成為青年商會主席；看著相片，小女沿著姐姐的路，從私校到麥大食品科學，最後成為食品研發專家；看到女兒從走上結婚禮堂到成為母親，一步一個腳印，我們看著她們長大，她們也看著我們漸漸衰老，一生都在相片之中。

相片比信件更震撼！一張張熟悉的臉孔離我們而去，他們的笑容，他們的身影，永遠留在相片中。有一位老人家曾經對我說：我害怕拍相片，也怕看相片，我怕孤單地獨自遺留在這世上。我聽後很震驚，因為，每個人都會離開這個世界，活得開心，給後人留下快樂，留下美好回憶，何必如此悲

傷，將低落情緒帶給他人。所以，多拍開懷大笑的相片，不要拍悲哀流淚、生離死別的鏡頭！



(第 1025 篇) (2018.11.29)

手　記

在今天電腦打字的年代，筆跡已是鳳毛麟角，只有日記是用手寫的，是名副其實的「手記」。廿年前本欄第 19 篇《日記》(1997.01.24) 曾寫道：「把每天發生的事都寫下來，把想說的話都說出來，不必顧慮寫錯東西或說錯了話，不必擔心老編不採納，報社不刊登，讀者不愛看，甚至因用詞不當而惹來筆戰，最好的途徑就是寫日記。」「寫日記，作者、編者、讀者都是你自己，愛怎樣寫就怎樣寫，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海闊天空，東西南北，上至全球大事，下至芝麻蒜皮，包羅萬有，無所不談，既可觸及靈魂深處，也可剖析內心世界，是一部活生生的心聲記錄。碰到困難，遇到麻煩，受到委屈，遭到冷落，不能告訴人的話，不敢透露的心聲，都在日記中傾訴，日記是知己，是最信得過的朋友。」「積年累月的一本本日記，是一部部長篇小

說，是一集集電視連續劇，是自傳，是回憶錄，是史書。每篇日記最少千字，一年就寫三十幾萬字，二十年就寫了七百萬字，對磨練筆桿子無疑是最好的辦法。」「寫日記，不止是記流水賬，更重要的是寫下史料。不要嫌麻煩，不要怕詳盡，在若干年後，這些資料有助於歷史考證，包括當時的物價、幣值、利率、生活指數。」



每天寫日記，成了我的功課，有時太忙，幾天積累下來，要花好長時間去回憶，還要靠購物單據、照片、電郵、微信留言去追尋這些日子是怎麼過的。《亞洲之旅》49 篇、《歐洲之旅》42 篇遊記就是靠日記寫下的，所以我經常說，與我關係最密切的，每天離不開的，除了手機，就是日記。

蒐集信件、相片、賀卡、明信片、郵票、手稿、墨寶、剪報、紀念幣，都是個人喜好，過去沒有時間整理，退休後就騰出時間逐樣完成，如今搞歷年幾萬張相片，估計要花好幾個月才可完工。

上期本欄《相片》刊出後，隨即收到劉家驊詩兄、李錦榮詩兄和伍兆職詩翁寄來感吟詩作，又收到知心好友的微信留言：「我的父親曾經教導我們：要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事。人生在世很短暫，幾十年一晃而過，

相片就是真實的紀錄片。....時間能給我們留下的就是珍貴的回憶了，而協助回憶的便是收集的相片資料及文字資料了。....眼見世界及周邊發生的一切，回想我父親的教導，感覺到意義無限，意味深長。」語重心長的留言，讀後發人深省，感慨良多，如醍醐灌頂。

「老實做人，認真做事」，淺白的八個字，終身受用的處世做人道理，而「貴在堅持」就是貫徹八字真言不可欠缺的要素。我本來每天起身都會到地庫，在跑步機上跑 42 分鐘，看完一集電視劇，這幾個月懶性發作，以時間不夠用為藉口，停跑約半年。可見說來容易，堅持下去就不是那麼回事。

第 576 篇《日誌》(2007.10.12)，曾經談到寫作：「與好友在電話中閒聊，他說我近來的專欄和以前不一樣，風格全變，由昔日的集資料蒐羅、新聞評論、月旦人物、詩詞剖析大成，到今天的流水賬式日誌，沒有尖銳的刀鋒，沒有火藥味、血腥味，問我是否有什麼顧慮？也收到一位老友的信，她說我現在寫東西沒有稜角，不敢得罪強權，不敢單刀直入，一針見血，而是吟風弄月，似乎不食人間煙火。又有位讀者托報社轉來一函，謂喜歡讀我談身邊瑣事的小品，不愛讀滿篇是深奧難懂、對牛彈琴的哲理論文，他說“新聞評論可以讀報，學術理論可以翻書，只有發生在身邊的活生生實例，有血有淚，有情有愛，才容易引起共鳴。”」「寫人生百態、親身經歷的，是越來越多，而文筆則越來越淺白，沒有優美詞藻，沒有刻意鋪陳。我認為既然是隨筆這種體材，想到就寫，就要注意“言之有物”，這是可讀性；還要講究“言之有情”，這是趣味性；更要爭取“言之有急”，這是時間性。枯燥乏味的長篇評論，雖然有學術價值，但很難啃得下，要消化也不容易；日常生活中的瑣碎小事，身邊發生的點滴插曲，每週關心的最新話題，都是適合讀者口味的寫作活素材。就像新鮮的肉類魚蝦瓜果蔬菜，只要有好的廚師烹調，現炒現賣，熱辣辣端出，香噴噴上桌，一定有食客青睞。」如今重讀，頗有感觸。正所謂：蘿蔔青菜，各有所愛，見仁見智矣，又何必強求？

朋友與我談論寫文章的關鍵要旨，我只回答他一個字：真！離開了「真」，再優美的句子，再華麗的詞藻，都是堆砌。這個觀點如果引伸到作詩填詞，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就知道箇中真諦。寫到這裡，收到女兒從拉斯維加斯寄來相片多張，內中有健力士黑啤酒專賣店，令我想起愛爾蘭都柏林之旅。喜接姚洪亮兄寄來《清平樂》七首和《卜算子》八首，都是旅遊所見，皆屬佳作。

日前友人贈《雙照樓詩詞稿》，作者是汪兆銘，即背負「漢奸」罪名的汪精衛，這位備受爭議的風雲人物，千秋功罪且留待後人評說，但他的詩詞造詣甚佳，早年愛國情操洋溢字裡行間，如「西班牙橋上觀瀑」：「由來泉水在山清，莽莽人間盡不平。」「風雷萬古無停歇，和我中宵悲嘯聲。」「瑞士麗蒙湖上觀落日」長詩更見功力。讀罷全集，掩卷長嘆，若不是「漢奸」，應是南社詩才！ (第 1026 篇) (2018.12.06)

樂 敘

日前收到亞馬遜郵購送來幾本書，包括《魁北克最具影響力的 100 人》、《2018 年之最》等。適逢女兒帶了小可兒回來，我問她：什麼時候妳的名字會出現在 Top 100 行列？成為改變魁北克歷史的 50 位女人或加拿大最具影響力的 100 位女性？女兒笑答：我已經在「魁北克 100 名女性領袖」名單上了，至於加拿大排名，等我有資格進入國會再說吧！哈哈！

《魁北克最具影響力的 100 人》中，女性只有 29 位，而唯一的亞裔是越南法語女作家 Kim Thuy 金翠，本欄第 933 篇隨筆《互敬》曾經述及與她在滿地可國際書展見面暢談的難忘回憶。要擠身進加拿大主流社會，就應該從魁北克開始，女兒在魁北克國家美術館 MABAQ(Musee national des beaux-arts du Quebec)出任董事，讓她有機會接觸魁北克文化藝術領域，對瞭解魁省歷史文化有很大的幫助，也因此更容易融入主流社會，擴大人脈網絡，她說這幾年與政壇名人交往，應驗了我經常告訴她的一句話：「英雄見慣亦常人」。的確，我認識的名人不少，在未深交之前，對他們非常崇拜和景仰，等到熟絡之後，撕開神秘面紗，露出人性真面目，深諳「原來不外如此」的真諦。

女兒說她曾經給滿地可青年商會介紹一位亞裔女部長，為此而上網搜集資料，竟找不到這名高官的學歷，也沒有什麼資歷可以向傳媒推介；我笑說：都是靠關係上位，若論資排輩，妳應該夠條件跨進國會山莊的門檻，進入內閣。然而，若是把家庭排第一位，事業排第二位，就別涉及政壇。

還是「莫談政治」，只談風月！所以，我上週隨筆在寄出之前把袁二十三死了的一大段刪去，他不值得我費筆墨去寫；所以，我把詩友賀改革開放的詩排到最後；當然，更不會刊登祝賀大會成功開幕、勝利閉幕的老調重

彈。至於有位德高望重的長者欲推薦我到大陸某大學出任客座教授，他的好意我心領了，但要我離開加拿大，目前一點興趣也沒有，還是乖乖留在滿地可享受退休生活吧！



聖誕節期間，家庭成員回來團聚，是最大的樂事。前天給譚銳祥壇主和伍兆職詩翁分別送上一瓶意大利紅酒，祝賀佳節快樂，知悉譚公、伍老的兒孫們都從各省飛回滿地可家中過節，合家歡聚，喜氣洋洋。我們也不例外，雖然小可兒從托兒所將其他小朋友的病菌帶回來，我們家中所有成員都先後患病，但還是有機會樂享天倫。小可兒回來拉娃與外公外婆小住，她回去

後，小女兒自己回娘家，見到我們倆都咳嗽、發燒，她下廚煮粥，幫我們刮痧、按摩推拿，並在家過夜，服侍兩老。



那天適逢老伴農曆生辰，兩女在 Chateau Vaudreuil 酒店訂了桌子用午膳，是自助餐，又喚 6 杯 Mimosa 橙汁香檳，有鋼琴伴奏歌手演唱，飯後還有蛋糕燄火蠟燭，以及吉他手彈奏生日歌。像這樣的生日宴，至少有四、五桌，但我們是餐廳中唯一一桌亞裔食客。小可兒很合作，沒有哭鬧，由始至終嘻笑不停，陪我們拍手，還對著鏡頭笑臉拍照。我們答應去托兒所陪小可兒與聖誕老人合影，平時在故事書上見到聖誕老人，她會拍手，誰知上星期三下午到托兒所，一見到滿臉白鬍子的聖誕老人，小可兒害怕得大哭，眼淚都流了出來，拍出來的照片是她的背影，這也是一歲過聖誕節的真實寫照。

在加拿大，入鄉隨俗，聖誕節不再是宗教信仰，而是家庭團聚的節日，特別是家裡有小孩子，聖誕氣氛越顯得重要。家裡客廳擺放聖誕樹，樹下堆滿大大小小禮物盒，孩子們渴望聖誕節快一點到來，可以拆禮物，想知道禮物盒裡面的秘密。當然，他們還會以為聖誕老人晚上駕鹿車從屋子煙囪下來，把禮物放進長襪子中。這些美麗傳說，是童年的夢幻，不應該殘酷的令其破滅；就像告訴孩子們，月球表面凹凸不平，月亮裡面沒有嫦娥。大人們「憶苦思甜」的世界，已經夠可怕，能否留些空間給純真的孩子，讓他們在沒有戰爭、罪惡、欺詐、虛假的童話世界裡，度過自己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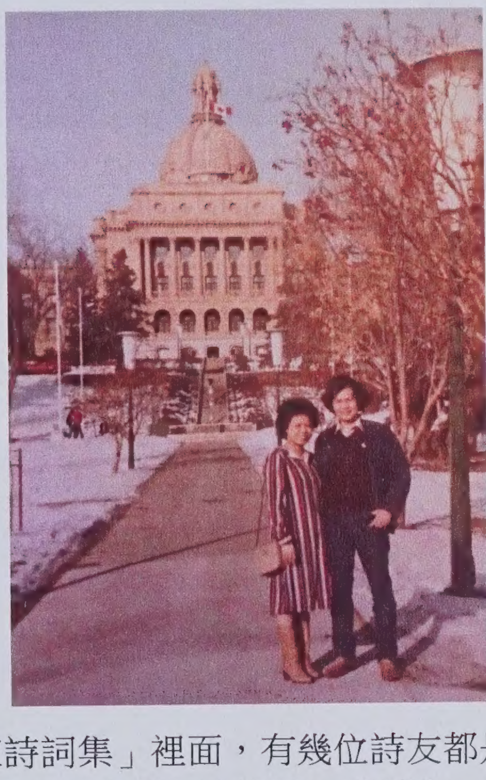
文革時間，人性被扭曲，「造反有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分分鐘與父母劃清界線，連家庭都不要，太恐怖了！孩子幼小心靈裡，沒有宗教信仰，沒有道德教育，聖誕節是遺毒，孝經、弟子規是四舊。我自幼失去父愛，戰亂失去母愛，後來又失去胞兄，深感沒有什麼比親情更重要。冬至那天，大姐和往年一樣，來電話喚我去她家拿她親手煮的湯丸，回來後拜祭祖先，「冬大過年」也！老伴弄燒肉、鹽焗雞、滷水鴨、冬菇燜鮑魚，晚上孩子們回來吃飯，吃湯圓，長一歲！

聽說 Indigo 書店週六晚上營業時間延至 11 點，我們興奮得很，留下外婆看小可兒，我與兩女、小婿開小女的新車去逛書店，父女在書堆裡兜了一個多鐘頭，我買到新版 On This Day《歷史上的今天》，原價 25 英磅，特價 15 加元，竟然是 2018 年出版，我隱約看到圖書出版業正在走下坡。雖然排隊付款的人龍很長，但他們大多數不是買書，而是選購聖誕禮物、記事簿、文具。女兒打算買一盒 1000 片的世界地圖拼圖，然後全家人一起拼湊，由於我精於地圖，應該難不倒，可惜 Indigo 書店已賣完。我們約定 12 月 25 日聖

誕節那天到大女兒家歡聚，慶祝媽咪西曆生日，到時再玩拼圖遊戲。(第1029 篇) (2018.1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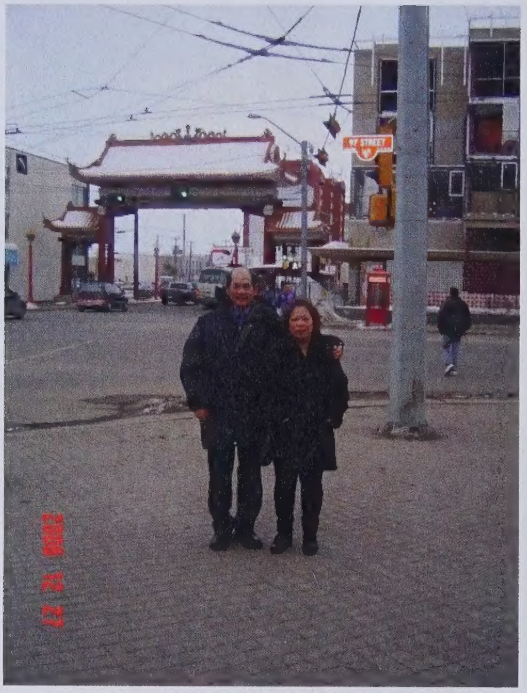
喜　記

猶憶去年我們到歐洲旅遊時，就曾在巴黎中國城大酒樓同學聚會上，提出組團來美加為曾任歐(習之)老師九十華誕祝壽的建議；經過多個月的蘊釀、籌劃，端華第十一屆同學美加遊旅行團終於順利成團，具體行程也已經擬定，住在紐約的蔡麗華同學成了首站接待人。在加拿大分別散居滿地可、多倫多、溫尼伯、卡加利的幾位同學，都因為這次旅行而理所當然成了東道主，如何能盡地主之誼款待遠方來的老同學，使之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同學們已先後組團暢遊了歐亞澳三大洲十幾個國家，到北美洲來還是第一次，由大西洋畔的紐約到太平洋畔的西雅圖，東西五千多公里。



「詩壇」中「各家詩詞集」裡面，有幾位詩友都是端華同學，包括：姚洪亮、江麗珍、鄭懷國、蔡麗華、許懷嬌、黃健生、陳黛黛等，他們成了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一支生力軍。今次美加團中，有鄭懷國、蔡麗華、陳黛黛幾枝健筆，相信一路上肯定少不了賡吟唱詠一番，希望能輯成組詩，給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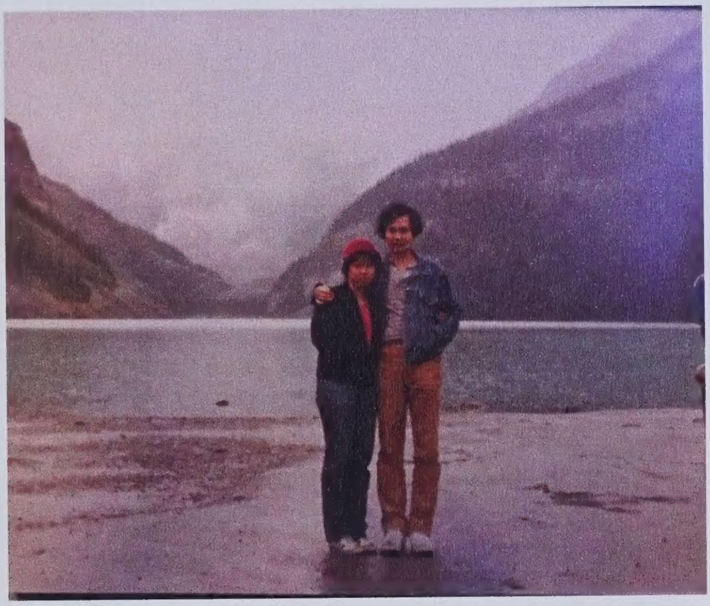
次旅程留下佳話。可惜比我們高好幾屆的姚洪亮學長沒有同行，他的旅遊組詩，別具一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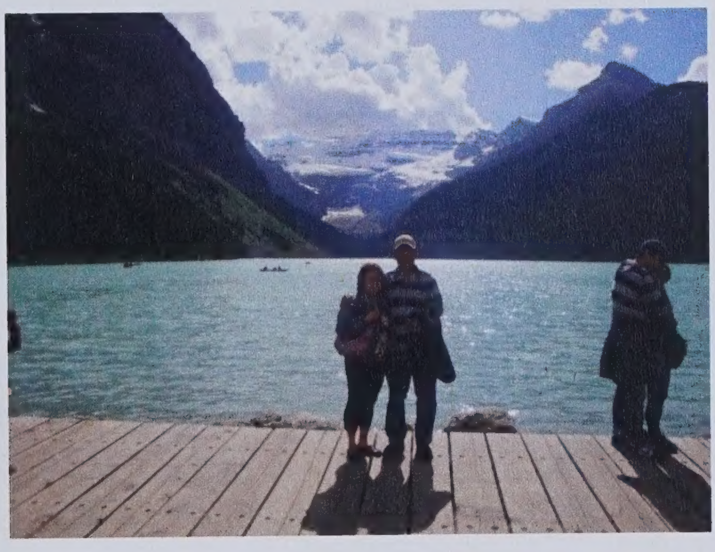
為了不影響專欄和「詩壇」出版，這次旅程，我做了初步計劃，5 月 28 日(星期二)，一早給報社發稿後趕往機場直飛亞省愛民頓，一路上電腦隨身攜帶；6 月 4 日(星期二)，在溫哥華酒店中給報社發稿；6 月 10 日晚上返抵滿地可，6 月 11 日(星期二)，照常發稿。希望旅途中有 Wi-Fi 可以上網，每天回到酒店後能接收詩友來稿，如果說有影響，就是 6 月 1 日的韓文課和 6 月 10 日的日文課取消。

在愛民頓幾天中，除了出席曾老師嵩壽宴，我還要拜謁九八高齡的黃國棟老詩翁，他今年九月份將慶祝九九白壽，明年百壽期頤。我們還要去探訪表姐，前年表姐夫逝世，給表姐打擊很大，我們每一次到愛民頓都是表姐夫去機場接送，並在他們家住下；2010 年到愛城出席曾老師八一壽宴時，還與王羽侯先生、盧幹之宗叔、傅鑑濤先生、林奇興夫人王玩蘭姐一起拍照，如今他們與表姐夫都相繼走了，江山依舊，人事全非，怎不噓唏！由愛城南下卡加利，我們會探望田淑丹姨，她的夫婿黃凱之先生剛於今年元旦辭世。到西雅圖後，6 月 8 日散團，我們會再回溫哥華住兩晚酒店，拜訪李錦榮兄和李寶珠姐夫婦，以及李永洪、陳自邦兩位詩友，離上次喜相逢，轉眼已經九

年。如果說遺憾，應該是未能與雷基磐詩翁有一面之緣；另一憾事，是從此再也不能在溫哥華拜見畫家姚奎。



到愛民頓，我們會像過去幾次一樣，去趟舊居緬懷一番，又到長女出生的皇家亞歷山大醫院走一回，拍張照片寄回給她留念。我們去過加西很多次，每次舊地重遊，都有不一樣的感慨。最近整理舊照片，再一次勾起點滴回憶，愛民頓世界最大的西愛商場，卡城天空花園，風景如畫的落基山脈，人間仙境的路易斯湖，世外桃源的班芙，美麗的溫哥華英吉利灣，斯坦利公園圖騰群，煤氣鎮，海天公路，維多利亞唐人街牌樓，萬紫千紅的寶翠花園，在威士拿三千多公尺高的冰山上午餐。



那天女兒問起我們 1982 年到 1985 年在愛民頓的往事，我像說書人娓娓道來，一樁樁、一件件，就像昨天發生的事一樣。從滿地可乘搭灰狗巴士四天三夜，橫跨魁省、安省、緬省、沙省到亞省，當時是四月，愛民頓仍然冰雪未融，寒風刺骨，我們人生地不熟，幸有五丈和姨媽的關懷照顧，表弟借了車讓我去找工作，終於安頓下來；分期付款買了第一套大英百科全書，生下了長女，入了加拿大國籍，買了第一部汽車；住了三年後，在決定搬回滿地可前，因路上巧遇老同學，而聯絡上曾老師、廖老師夫婦，也算緣份。1988 年、2006 年和 2010 年，先後三次回去愛民頓，此番是第四次。



今年 2 月 25 日，適逢註冊結婚 37 週年，又令我想起往事。1982 年 4 月 25 日，我們離開滿地可前往愛民頓，正好是結婚後兩個月；1985 年 4 月 25 日，我們開車遷離愛民頓，正好住了整整三年。花了四天，每天開車一千公里，長途跋涉，拍下照片，當時女兒才一歲半，留下不少難忘回憶。女兒來滿地可已 34 年，從未回去愛民頓；還記得為了趕在學齡 9 月 1 日以前能入

學而於 8 月 31 日晚催生，令她記憶猶深；上星期四，女兒接受 FM103.3 電台 45 分鐘專訪時，也特別提到她在愛民頓出生之事。



那天小女在網上訂了外賣早餐送到家裡，我則一早去花店買了一打紅玫瑰，又在賀卡上寫了幾句：「結婚 37 週年紀念日快樂！享受人生最美好的歲月，忘卻世間一切悲傷煩惱，攜手走向幸福的晚年！」雖然沒有詩詞，但誠意還是滿滿的。



晚上，我們在大女兒家聚餐，開了一瓶他們從法國里昂帶回來的香檳，飯後還有蛋糕和賀卡，我們抱著 15 個月大的小可兒一起拍合家歡，賀卡中有小可兒塗鴉的紅心圖案，也令我們樂開了懷。戶外零下二十幾度，屋內溫馨暖和，笑聲不斷，這樣的人生，夫復何求？女兒說希望兩年後與我們同遊韓國和日本，因為到時我已經可以用韓語和日語問路、喚車、用餐、購物。雖然同學們一直不解的問我同樣的問題：你這把年紀還學韓語、日語幹嗎？(第 1039 篇) (2019.0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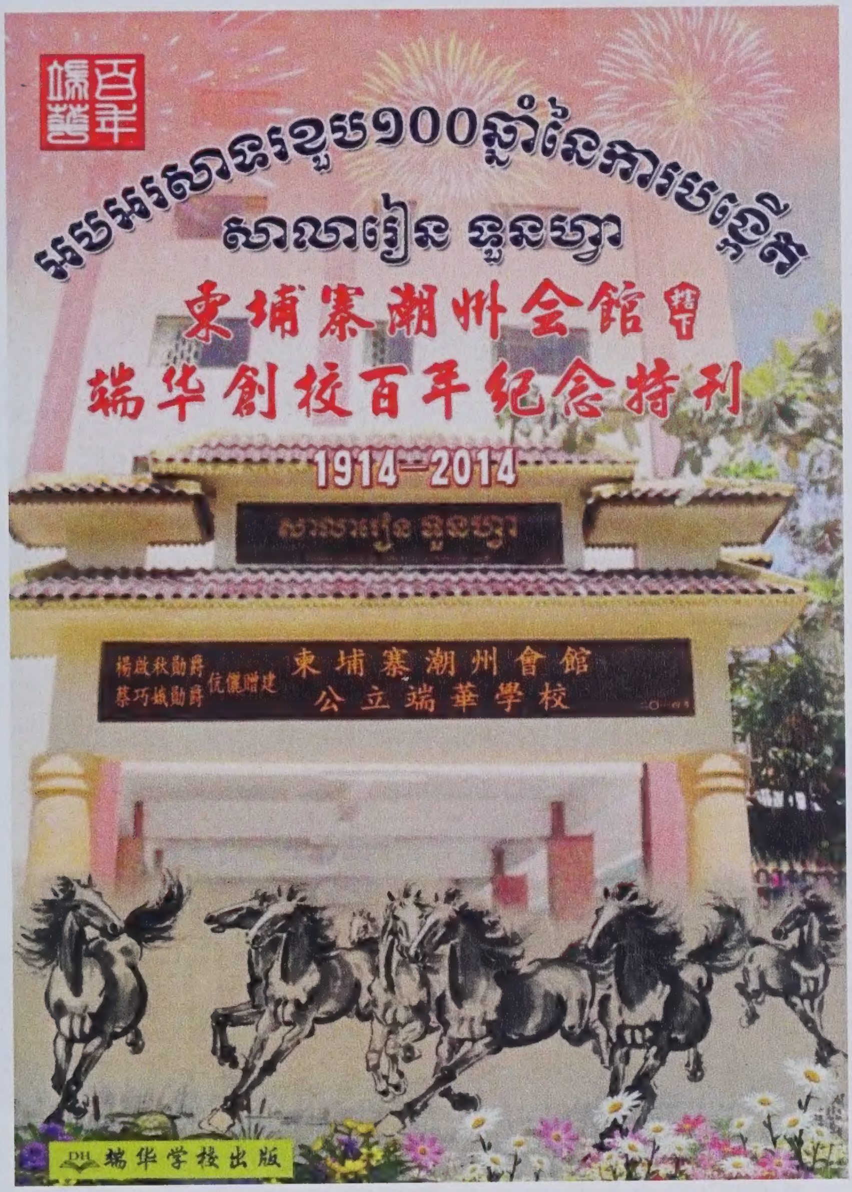
辦 學

中文教師在海外肩負傳薪重任，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功不可沒。弘揚中華文化的使命感，令更多人加入中文教師的行列來。端華楊璧陶老師生前在紐西蘭辦中文學校，《緬省越棉寮華報》主編田淑丹姨在卡加利出任中文學校校長，都令人欽佩。若是提到本市華文教育界，就不能不提何宗雄校長、劉聚富院士、陳喜澄校長、袁煥中、陳傑中、鄧倩麗校長等幾位勞苦功高的教育工作者。

把鏡頭從中文學校移到其他族裔辦的學校，你會驚訝，滿地可猶太人在他們聚居的猶太區辦了希伯萊語學校，包括七間小學和四間中學，已經超過半個世紀；阿拉伯語學校這幾年如雨後春筍；而第一間希臘語學校於 1983 年由滿地可幾位年青的教授創辦，學生除了學習希臘文字，還學歷史、文學、宗教、神話、建築、拜占庭文明等。此外，還有滿地可 YMCA 美國基督教青年會國際語言學校，除了英語、法語，還開辦漢語、日語、阿拉伯語、德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葡萄牙語等班級。

韓裔社區假 Marianopolis 私立中學開辦的韓語學校，於 1978 年由蒙大生物學、遺傳學教授丁永燮博士出任校長，至今已經 41 年，春風化雨，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學子。每星期六，數以百計的韓裔家長，帶著他們的孩子，去學校讀韓文，又學武術、書法。我曾參觀過其中一間課室，黑板上寫著「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的漢字，下面是韓文；孩子們的作業，書寫在原稿紙上。他們在學校不僅僅學習自己的文化，而更重要的是學習尊師敬老、品德修養，他們從小就十分注重禮貌、言談舉止，向老師行鞠躬禮，排隊有次序，不爭先恐後，不在公眾場所大聲喧嘩。我在這數百名小朋友身上，感受到民族尊嚴。當丁永燮校長將他的名片遞給我時，我對這位八十多歲的老教

授肅然起敬。他還贈我一本《滿地可韓語學校 40 週年校慶紀念特刊》，並語重心長的說道：「我們都老了，希望寄託在下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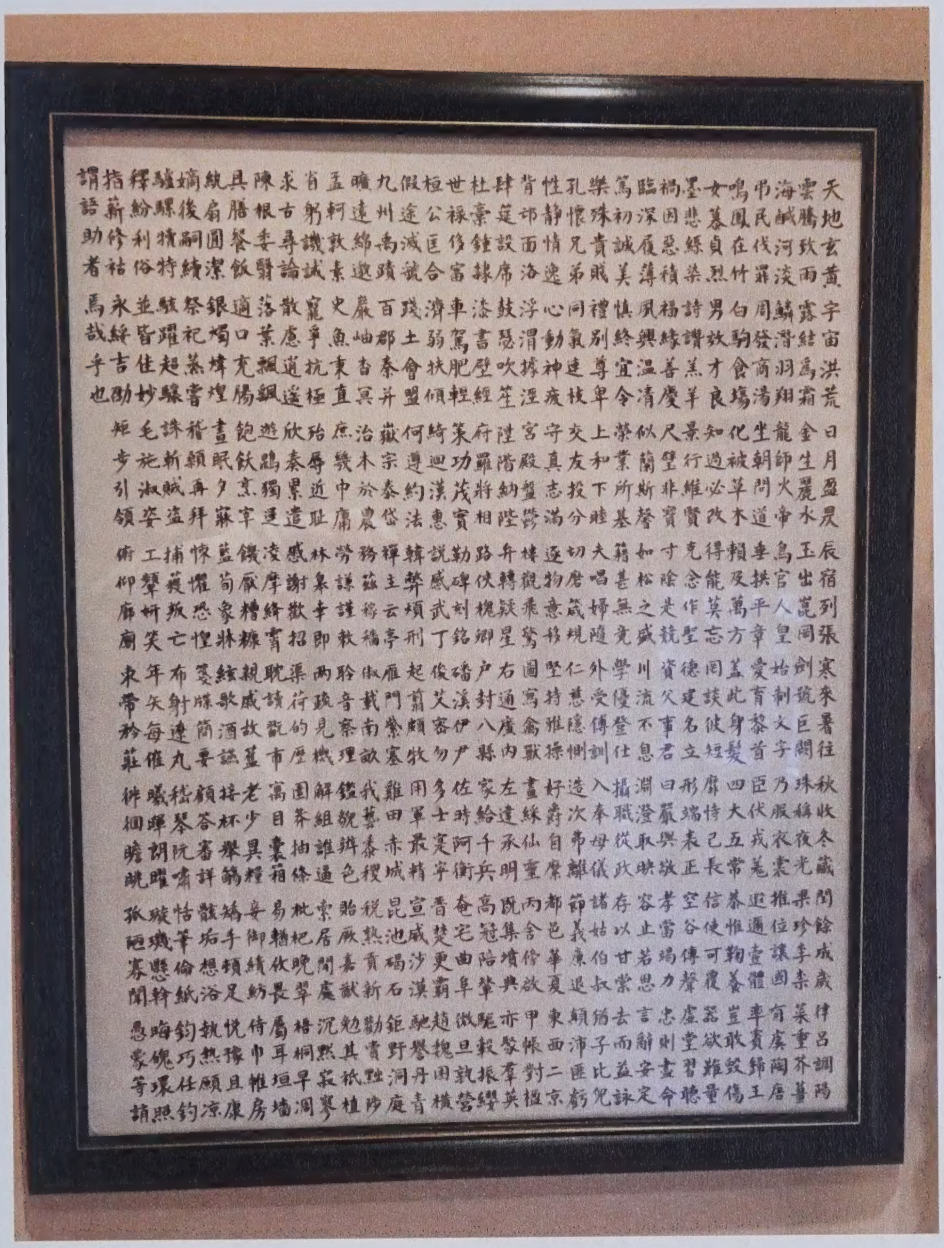
全球有大約 7560 萬人使用韓語，是世界第 13 大語言，在北朝鮮稱之為朝鮮語，在韓國稱之為韓語，於 1443 年由朝鮮王朝世宗大王組織一批學者創造。當時稱為「訓民正音」，由 28 個基礎字母組成，後來有四個音消失，到今天只有 24 個字母，相互組合成 40 個。每一個字的書寫是左右上下，分三種，第一種，子音字母添加在豎立類母音字母的左邊，從左到右；第二種，子音字母添加在躺臥類母音字母的上方，自上而下；第三種，子音

字母添加在複合類母音字母的左上方。對中國人來說，韓文書寫非常容易，但發音就相當複雜、多變，文法不是主謂賓，而是主賓謂，還要附加助詞。韓語中，百分之七十是來自漢語，百分之二十是固有語，百分之十是外來語，音調沒有陰陽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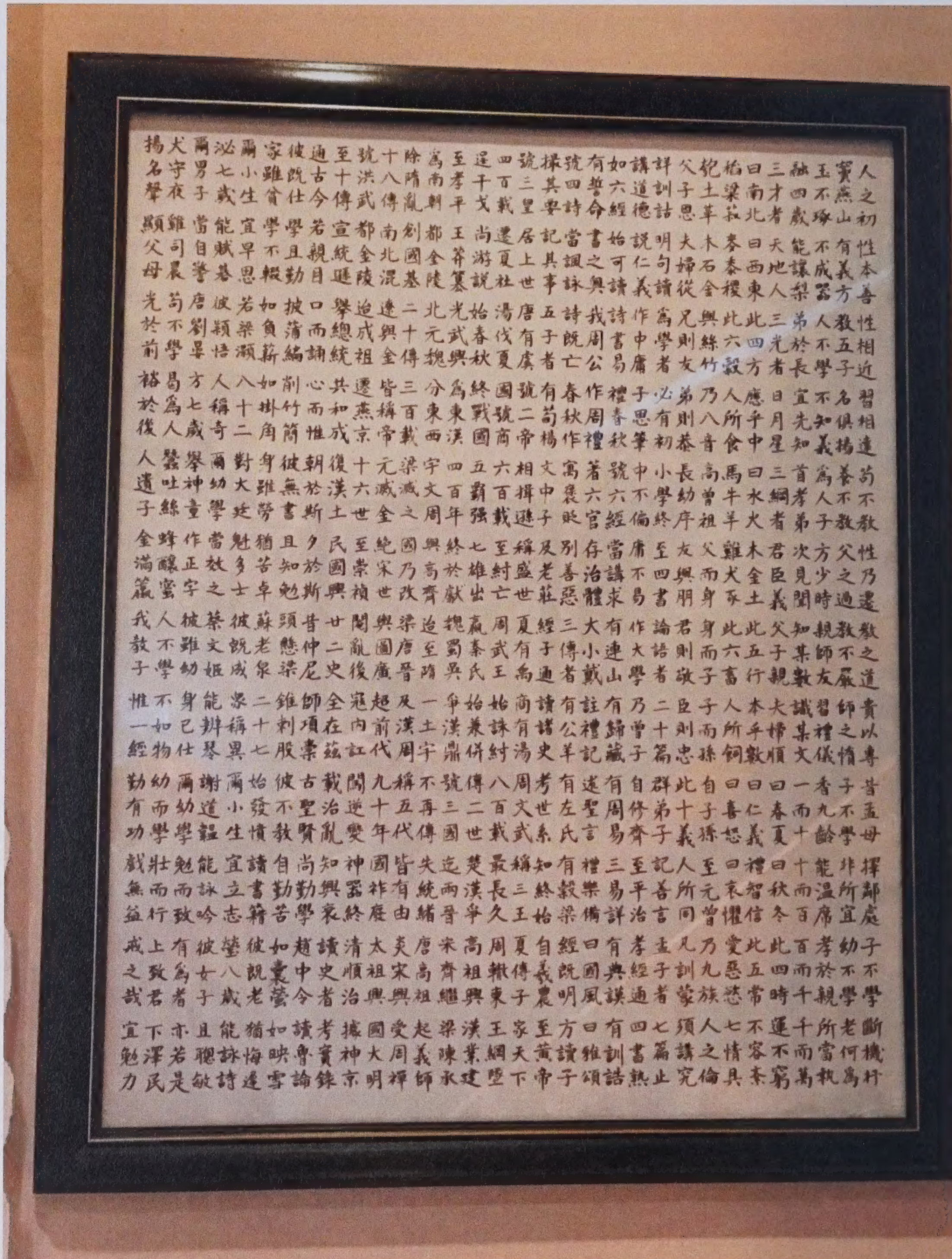
與韓語相反，日語就是由主謂賓的順序構成。動詞時態有「過去」、「現在/未來」兩種。日語發音比韓語簡單，由五十個假名組成，分平假名(漢字草書變形)和片假名(漢字部首變形)，相對「假名」而言，真名就是「漢字」，如今，片假名只用於外來語。只要能讀懂五十個假名，就可以發音讀出每一個字，不像韓語，若不拼音湊合，就不能單獨成字。如今，網上學習日語、韓語的教學課程非常多，每天讀一個鐘頭，再加上課堂老師的講解，事半功倍，剩下來要做的，就是找機會使用，如果能交上日、韓裔朋友，是最快捷的方法。到韓國、日本住上幾個月，也一定快速達標。

由於有中文背景，學習韓語、日語，比起老外要快好幾倍。日語有漢字伴同，一段句子中，八九不離十，再翻查日漢/漢日辭典，舉一反三，容易掌握。而韓語純粹是清一色字母，除非讀音接近，否則即使翻查韓漢字典也未必明白。再加上主賓謂的文法，我吃飯，變成「我飯吃」，要完全上手，最少訂下兩年計劃。幸好手機有韓語、日語手寫輸入法，網上發音字典，只要打一個英文詞彙，就可以準確讀出韓語、日語。要學好任何一種語言，方法離不開：多讀、多聽、多寫、多講。

自學語言一直是我多年的心願，如今終於退休了，可以利用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第一件事就是學韓語、日語，這是最接近漢語的兩大語言，如果兩年內學到手，也未屆古稀之年。雖然我曾經花了兩年時間聽西班牙語CD，但自從離開工廠，沒有機會與幾位南美工友練習，很快就拋諸腦後了。可見，學語言的竅門就是「講」，光聽和寫還是不行！就像柬埔寨語、寮語、泰語、越南語一樣，必須要經常使用，找朋友談電話，到泰餐廳吃飯，與主廚聊天，和越南親友來往，到東南亞雜貨店買泰文、寮文、柬文報紙雜誌，不斷翻查字典，只有這樣，才不會因為時間久遠而變得生硬。



日前找出我廿幾年前用楷書一筆一劃抄錄的《千字文》和《三字經》，準備拿去鑲鏡框，然後懸掛起來，每天給小可兒填鴨式灌輸，就像當年教兩女死背死啃。雖然她們不明白「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是什麼意思，但有一天突然聽她們說出一句「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再來一句「龍師火帝，鳥官人皇」，我就相信，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是一定有所收獲的。這就是「辦學」的功德！



(第 1040 篇) (2019.03.14)

稱　謂

稱謂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同一名稱，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歷史時期，就有不同的稱謂。約定俗成，還會將稱謂逐漸變質。例如在香港，菲(律賓)、印(尼)、泰國女傭們都被稱為「姐姐」，酒樓經理被稱為「部長」，社團領袖被冠上「總理」，以至常鬧出笑話來。(見本欄第 338 篇《尋究》)

古時口語為「母」，讀音轉後成了今時的「媽」；「姊」為古今通言，而楚人則謂為「嬃」；今桐城人呼「叔」為「椒」，考之《說文解字》，「叔」和「椒」古音本相近。古籍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吳孟復說：「治學之要，莫急於讀原書；讀書之難，莫難於辨稱謂。」他曾提出「五難」：一曰辨析異同之難；二曰考索語源之難；三曰旁搜雅俗之難；四曰考究沿變之難；五曰錄事數典之難。由於文人修辭多用比興，駢文儷句，尤矜用典，以至比喻、借代，衍生出大量稱謂。舉些例子，因為有「友于兄弟」、「兄弟孔懷」之句，便以「友于之情」、「孔懷之義」代替兄弟手足；又因為有「我送舅氏，至於渭陽」，便以「渭陽」為舅稱；又因為晉時阮籍、阮咸叔侄同排入「竹林七賢」之列，後人便稱叔侄為「竹林」，還以「阮」代「侄」；又因為王羲之有「東床坦腹」之典故，便以「東床」為女婿，稱他人女婿為「令坦」；「丈人」本為長輩之稱，專指妻父，後又因東嶽泰山有丈人峰，便稱丈人為「岳父」。諸如此類，林林總總，「稱謂」涵蓋的範圍越來越廣。

親屬輩次的稱謂，是中文與英、法文最大的差別。英文 Uncle 和 Aunt，法文 Oncle 和 Tante，就包括了父母的兄弟姐妹那一輩，中文要詳細標明伯父、叔父、姨丈、姑丈、伯母、嬸母、姨母、姑母；英法文一個 Cousin 就包括了中文的叔伯堂宗兄弟姐妹、姑表、姨表、舅表在內。同樣，甥兒、侄兒、甥女、侄女等，老外一律用 Nephew、Neveu 和 Niece。這還未提及嫂子、弟婦、姐夫、妹夫、連襟、妯娌、媳、婿、子、孫、曾孫、玄孫、父、母、外公、外婆、爺爺、奶奶、曾祖、高祖。

歷代官制不同，稱謂有別，科舉、官吏、皇族、貴族，都有數之不清的稱謂，稱呼出錯，輕則丟了烏紗帽，重則丟了腦袋，甚至滿門抄斬。師徒、主僕、勞資、主客、級屬關係，都講究稱謂。

史上有「誅九族」，又有「九代單傳」，這次序應該是：往上數九代，往下數九代，就是「祖宗十八代」。上序依次為：父母、祖、曾祖、高祖、天祖、烈祖、太祖、遠祖、鼻祖；下序依次為：子、孫、曾孫、玄孫、來孫、晜孫、仍孫、雲孫、耳孫。古人十幾歲已成家生兒育女，所以「五代同堂」一點也不稀奇；今人普遍遲婚，能四代同堂已經不錯。我的大哥四十幾歲就當上了內外祖父，六十多歲逝世時已經是曾祖父級，而我已年逾花甲，唯一外孫女今天才滿 16 個月。

稱謂有尊稱、謙稱、雅稱、俗稱、特稱、簡稱、借稱、代稱、古稱、今稱等，有給皇族專用的，有給先人專用的，有給販夫走卒屠狗輩專用的。在大陸，稱司機為「師傅」，對人尊稱「老師」就更普遍；所以，被人稱你為「師傅、老師」也別高興得太早。我尊稱有學問的女士為「女史」，就曾被一位前輩質疑過，只好引經據典，翻書查籍，才令他心服口服。還有尊稱女士為「先生」的，能獲此殊榮的人也不多，好像就只有秋瑾、林徽因、宋慶齡、楊絳、冰心、何香凝、葉嘉瑩等。至於被尊稱為「子」的，就更少了，老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孫子、曾子、韓非子，若有一天你被稱為「子」，其成就應該是揚名立萬，百世流芳。至於「詩翁」、「詞丈」的美譽，首先是論資排輩，高齡耆宿才夠資格稱之為「翁、丈」；曾經有詩友尊稱我為「墨師」，令我十分難堪、尷尬，山外有山，一山還有一山高，既然大家都是平輩，切磋詩藝，還是稱「詩友、詩兄」吧！

稱謂離不開環境，今天已很少有人叫媽媽為「娘親」，稱老公為「愛人」。女兒稱我「老豆」也好，叫我「老爸」也好，但千萬別叫我「爹地」，一聽到這洋稱呼，我渾身起疙瘩，受不了也！

古代文人墨客多風流韻事，吟風弄月，拈花惹草，寫了大量歌讚美女的詩詞，所以，美女的稱謂五花八門，琳瑯滿目，從詩詞中摘錄出來的，計有麗人、佳人、玉人、玉女、玉姝、仙子、嬌娥、嬌娘、嬌嬈、嬌娃、姝麗、碧玉、紅顏、紅樓、紅袖、紅粉、驚鴻、傾國、傾城、尤物、粉黛、窈窕、嬋娟、娉婷、黛娥、香娥、青娥、玉娥、翠娥、蛾眉、翠眉、燕姬、姣姬、美姬、仙姬等，不勝枚舉。

在大陸，十大元帥中只有朱德和彭德懷兩人被稱為「朱老總、彭老總」，其他都稱「葉帥、聶帥、徐帥」。其實，過去在廚房，統稱大廚為「老總」、「總舖」，還有報紙的總編也稱「老總」，後來也不知從什麼時

候開始，「總」字火了，電視劇中所有領導(總經理)都是「總」，如今，只要你知道對方姓啥，在其姓氏後面隨便加一個「總」字準沒錯！於是，洪總、龐總、畢總、明總，如雷貫耳，欲罷不能。很慶幸自己無官無職一身輕，否則，一頂「盧總」高帽扣下來肯定受不了，我真怕被打得鼻青臉腫，滿地找牙！(第 1041 篇) (2019.03.21)

添　孫

公孫會，前歲可兒乖，今歲樂兒來。湊成「好」字歡歌載，合家可樂笑顏開。喜飴孫，情可樂，樂心懷。

且莫管、老殘雙鬢白；也莫問、事忙千卷積。孫繞膝，樂乎哉！可兒祖蔭精英輩，樂兒天賜棟樑材。願栽培，真漢子，好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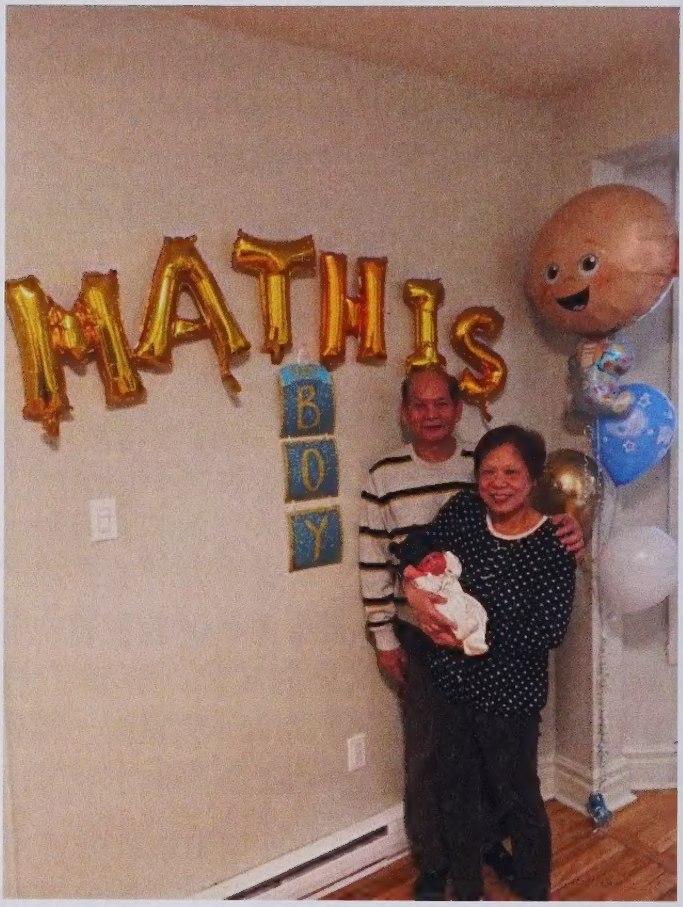
——《最高樓》愛女嘉珈喜得男孫樂兒

2017 年 11 月 18 日，孫女可兒 Amelia 降生，我們首次晉升外公外婆，本欄第 978 篇寫《抱孫》，篇前填了《蝶戀花》；兩年零一個多月後的 2020 年 1 月 10 日，可兒迎來了弟弟樂兒 Mathis，我寫這一篇隨筆《添孫》，填了《最高樓》，把「可」和「樂」都嵌了進去；算是外公給兩孫的見面禮。

給小可兒的《蝶戀花》也是大白話：「花甲年華方晉祖，白首公婆、最喜添孫女。兩老歡欣常自語，可兒幾歲能歌舞？　點滴真情澆小樹，守護栽培、玉立經風雨。多少春暉應記取，善心聰慧知今古。」而今，兩歲的小可兒開始又唱又跳，書中常亂畫，筆下喜塗鴉，已成了家裡的開心果。

懷了小可兒的喜訊，是我們亞洲之旅期間，嘉珈到上海、南京開會後來香港與我們會合時，在酒店告知。當時我就順口說：在滿地可出生，就叫可兒吧！2019 年母親節後的星期一，我們收到女兒的短訊，是一張驗孕棒的照片，告知她懷第二胎，當時老伴就說，可喜！可樂！不管是男是女，就叫樂兒吧！7 月 9 日，女兒見了婦產科醫生後回到拉娃，告訴我們是男嬰的好消息，湊成個「好」字，並透露預產期是 2020 年 1 月，我們立即去查農曆，如果能在 1 月 25 日以前誕生，依然是肖豬，與他媽媽一樣，否則就肖鼠了。我們開始為樂兒找個正式的中文名字，男孩子，乳名可以用「兒」，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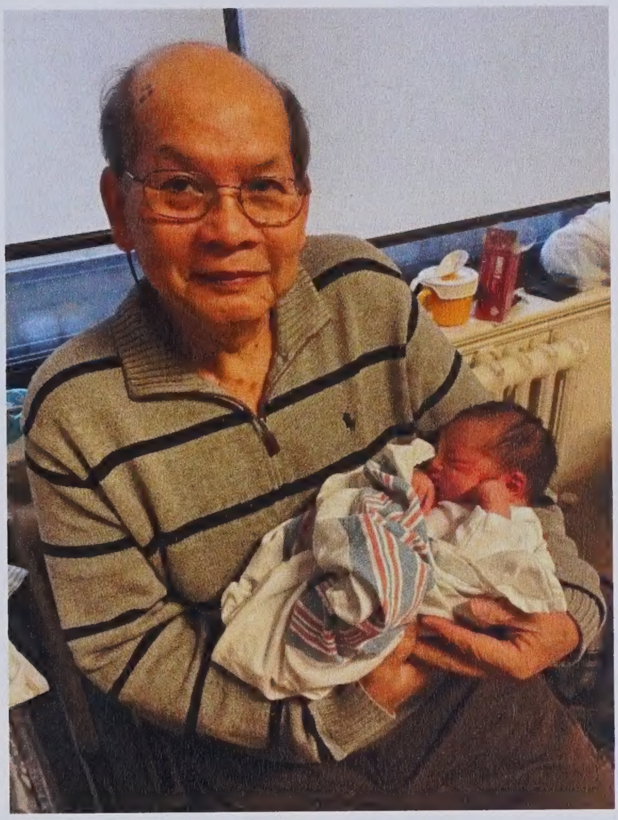
大了就不宜用，最後，我們取得了共識，就叫盧樂軒，既有「樂」，也有「麗璧軒」的「軒」。



猶憶女兒懷了小可兒時，運氣極佳，在出席宴會抽獎時，一人獨得六萬元大獎，包括去法國巴黎頭等艙機票和大堆獎項；而這次懷了小樂兒時，好運當頭，女兒成為滿地可最大律師樓 Lavery 的合伙人，並因此而上了滿地可多家報刊(包括《責任報》等)頭條，因為懷孕七個月還能成功跳槽，是律師界從未有過的創舉。聽到這個喜訊時，我們正在歐洲旅遊，當時勸她不要太操勞，小心身體，並勸她不要連任滿地可青年商會主席，安心養胎。誰知她堅持上班，直到聖誕節才開始放產假。

就在她去猶太醫院生產前兩天，還為滿地可青年商會 JCCM 錄了一段視頻，回顧她擔任主席 18 個月來的心路歷程，總結成績，並將職位移交給新當選的下一任，作為商會 87 年來第一位華裔女主席，終於圓滿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她的名字將永遠留在 JCCM 史冊上。我們希望她多騰出時間給兒

女，把家庭和事業兼顧，不要厚此薄彼，她雖然口頭答應，但只要有挑戰性的機遇，她一定會爭取。



為了迎接小樂兒降臨，我們取消所有出外旅遊的計劃，老伴答應會到女兒家陪月，我則兩邊來回跑。因為我在女兒家寫稿，精神無法集中，一會兒陪小可兒讀兒童故事書，教她繪畫塗顏色，一會兒陪她玩積木、玩彩色捏泥，一會兒帶她出去玩雪，總之，只有回到拉娃家中，躲進樓上臥房，我才有靈感，否則，對著電腦一個字也打不出來。而且，日語功課也只有在寧靜環境中才能完成。

由於選擇手術分娩，醫生約定了 1 月 10 日(星期五)，護士來電話告知一大早六點半前必須到達猶太醫院。所以我們星期四到女兒家過夜，翌日陪小可兒吃早餐後送她去托兒所，下午四點許去接她回來。整日在等手機響，一直到下午一點半，才收到洋女婿的短訊，告知小樂兒在上午 10 點 27 分出生，重 7.7 磅，並傳來第一張照片。老伴迫不及待，吩咐小女兒放工後回來接她去猶太醫院，讓我一個人看小可兒，拍了照片和視頻，還拍到小樂兒的笑臉，星期六下午，輪到小女兒和小婿看小可兒，我與老伴去猶太醫院，大

雨傾盆，我們連奔帶跑進去 C 翼，在 576 號房，抱小樂兒拍照，他睜開大眼睛，像小姐姐一樣吮手指。我寄照片給許老師，他電話留言，大讚小樂兒長得結實、健康。

我打電話將喜訊告知姐夫、大姐、澍嫦甥女、寶娟甥女等，又將照片傳去香港，貼在親友圈給振華哥、惠萍姐、國翔哥、國彬弟、國偉弟、惠茱妹、潔怡甥女等，很快就收到他們熱情的祝賀。



就在星期五去超市買菜時巧遇伍兆職詩翁夫婦和女兒，我第一時間將添孫喜訊告知伍老，他隨即就寄來一首《臨江仙》賀詞；瑞士江麗珍是第一位饋贈大作祝賀的老同學，當時她還在 Gstaad 旅遊，在酒店填了一首《鷓鴣天》傳來。曾任歐老師、廖如真老師來電話留言，又在微信祝賀。陳景秋、杜秀賢、蔡麗華、鄭懷國、郭蓮燕、林成輝、陳碧英、黃金珍、許懷嬌、李錦榮詩兄、李寶珠姐、薛群英表姐、姚洪亮學兄、劉家驊詩兄、潘潔心社長、何鸞香、林景美、陳玲兒、馮雁薇姐、馬新雲詩友、吳樹發甥兒、鄺嘉華、唐偉濱詩友、陸蔚青詩友、曾慧琳等，都先後給我寄來溫馨的祝賀留言和詩詞，隆情高誼，銘記心中，雖然我是同學之中最遲抱孫、添孫的一位。



女兒星期天下午從醫院回家，小可兒與小樂兒姐弟喜相逢，一起拍照，此情此景，怎不感人？！(第 1080 篇) (2020.01.16)

彌　月

一

晉祖添孫第二輪，弄璋弄瓦享天倫。可兒帶弟連金璧，愛女夢熊懷石麟。

飴座蘭階薑酌喜，徵祥玉筍醋觴頻。莫言兩老斜陽近，蔗境猶甘快活人。

二

可兒珠玉樂兒珍，嬌女乖男好字陳。彌月康安多福澤，添丁喜慶勝金銀。

一朝富貴非無德，百代功名必有仁。寄語雙孫勤補拙，良書常伴度昏晨。

——男孫小樂兒彌月感懷二首

2020 年 2 月 9 日，農曆庚子年正月十六日，元宵節後第二天，適逢星期日，正值孫男小樂兒彌月之喜，如果按照陽曆計算，就要多等一天。一早起來，用吸塵機把全屋上下吸得一塵不染，然後料理拜神拜祖先事宜。和小可兒彌月時一樣，我們邀請吳瑞琪姐夫和大胞姐來主持儀式，他們是丈公、姑

婆(我們潮州人稱為老丈、老姑) ，孫子的祖輩，是最夠份量的。還有孫子的表舅父吳樹發等。



我們一早就去唐人街燒臘店訂了一隻燒豬，還有燒鴨、貴妃雞，吩咐小女和小婿去取回來拜祖先，老伴炒麵，煮了一大鍋豬腳薑醋，小女又做了幾樣齋菜帶來，還有沙拉等。依照廣東人的習俗，彌月請客稱為「薑酌」，除了豬腳薑醋，還必須有粉紅色子薑，寓意「子強」，「酸」字粵語讀音與「孫」同，「酸薑」寓意「孫強」也。潮州人的風俗略有些不同，要有紅雞蛋，象徵吉祥、圓滿，要有燒肉派給親友，還別忘了兩個「大吉」(橘子)。而數目也不同，廣東人忌四，潮州人喜四，大四喜，好事成雙成對，結婚迎親利是四千四百四十四元，反正，「禮多人不怪」！百事無忌！

元宵節那天，風雪交加，門前積雪厚及膝蓋，氣溫加風速零下廿四度，小女和小婿一早開車來拉娃幫我們鏟雪，吩咐我們不要出門，外面交通阻塞，路面因積雪而無法泊車。大姐來電話，問我們是否去唐人街，她想乘搭順風車，我問她是否要去買菜還是看中醫，她說要去金鋪買金鍊，這才令我想起，那天去唐人街看中醫、訂燒豬，泊車咪錶還剩下一個鐘頭，就是想不起還欠什麼沒有辦，回到家才猛然大悟：還沒有給小孫子買彌月金鍊！經大姐電話一提起，我二話沒說，就和老伴冒雪出門，小女也拿我們兩老沒法

子。接了大姐，三個人去唐人街，先把她們送到金鋪門口，自己去法庭對面泊車，全日十元，然後冒著寒風，步行去金鋪，姐弟倆每人買了一條金項鍊和一塊小豬金牌，這幾天金價大漲，老板娘一下子做了兩筆生意，笑容格外可親。我們三老去吃小籠包充飢，最後，我疾步走去停車場取車，開回聖羅倫大道接人，先送大姐回家後，再折返拉娃已經晚上七點。



週日中午，主角登場，小樂兒出生後第一次到外公、外婆家，小可兒好幾天沒見我們，高興得又叫又跳，滿屋跑個不停。洋女婿和嘉珈抱著小樂兒和小可兒，跪拜祖先；大姐用紅雞蛋在小樂兒頭上滾了幾圈，口中唸唸有詞，然後用剪刀幫他剪下左右兩邊耳後頭髮，放進紅包中保存。姐夫將小樂兒出生那一天的日曆撕下，放進紅包中，我也與小可兒彌月時一樣，用毛筆將小樂兒的生辰八字，四柱排開，書寫後放進紅包內。這些老祖宗留下的習俗，在東南亞還有保存，在中國大陸，已經是鳳毛麟角，「買少見少」，幾近絕跡。拜祖儀式後，甥兒負責分燒肉，把燒豬分成一份份，加上紅雞蛋、大吉、派給親朋好友。最後，大家聚餐，吃豬腳薑醋，喝彌月酒，吃蛋糕，拍照片，功德圓滿。嘉珈擇吉於三週後的星期日，在喜來登酒店設筵席，款待親友。我們潮州人是不擺「百日宴」的，因為「做百日」在潮州風俗中，「百日」和「七」一樣，只可用於白事，忌用於紅事也。



本來，添孫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必敲鑼打鼓，大事張揚，但傳統的禮節，不可違例，能做一件是一件啦！也許，再過幾代就再也沒有誰會搞「彌月」之慶了，正如，大年初一揮春開筆，派紅包壓歲錢，已經在逐漸被淘汰中，年輕一代還有誰會來給長輩拜年兜利是呢！大勢所趨也！



還是要感謝幾位老師、前輩、詩友、文友、同學、親朋好友的祝賀，或寫詩填詞，或微信留言，或臉書祝福，或寄來賀卡、禮物、禮金，隆情高誼，銘刻五中，永誌不忘！伍老親贈紅包，又賦詩填詞。許老師除了紅包，還特地帶來茅台美酒，囑咐彌月時款待來賓。曾老師還親筆寫信，並附來支票，令我感激不盡，無言以報。多位老同學贈送童裝禮品，來電話噓寒問暖，無法一一致謝！



多年前曾經製作「端華同學兒孫一覽表」，當時非常羨慕他們兒孫繞膝，我則一孫難求，如今嘉珈得一女一男，成個「好」字，小女嘉珮至今仍未夢熊，老伴說：一切順其自然，隨緣是福！當晉升祖輩，才明白「隔代親」原來是真的！一直疼愛小可兒，是時候也疼惜小樂兒了！(第 1084 篇) (2020.02.13)

敲　鍵

文房四寶今何見？苦埋案、勤敲鍵。即席揮毫難展卷，已無湖筆，更無端硯，紙墨宣徽戀。

一堆數字由君選，機器充飢腦充電。遊戲規章朝夕變，匠人靈感，笨人方便，愚蠢非心願。

——《青玉案》敲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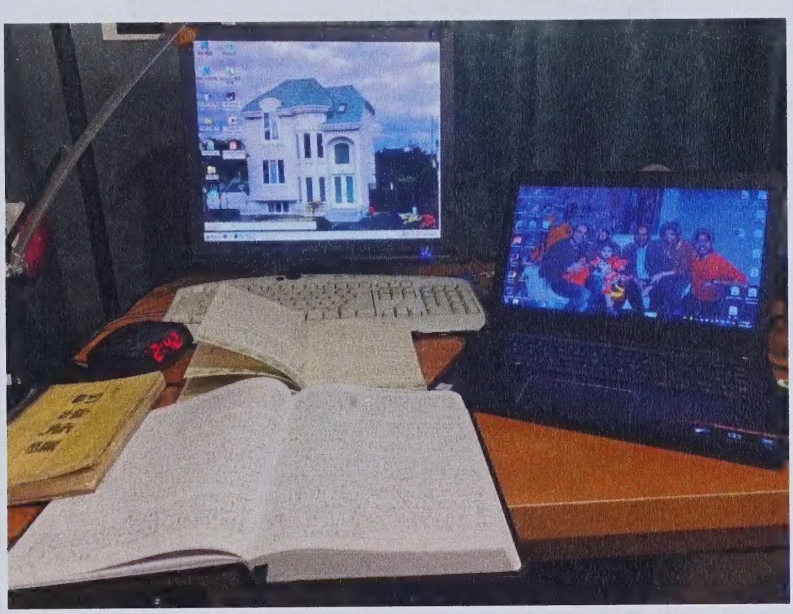
自 1994 年底購置第一部 486DX 電腦，我就和鍵盤結下不解之緣。當時是視窗 3.1 軟件，後來安裝中文 Word5.0，我沒有掌握倉頡輸入法，只學會用倚天鍵盤注音符號輸入，這個老方法駕輕就熟，一直延用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所以，即使更換了不知多少台電腦，我還是習慣了倚天鍵盤；自從視窗 7 被升級後，原有的中文輸入法被取代，保守的我，只好依然使用舊版視窗 7，再也不升級了。

也就是說，這二十幾年來，敲鍵，取代了筆紙，只有寫日記時，筆桿子才派上用場。由於急就章匆匆記事，潦草疾書，美其名曰筆走龍蛇，其實是信筆塗鴉，鴻鳦滿紙，春蛇秋蚓，如鬼畫符。

日前翻查舊日記和信件影印，發現還未有電腦前的字跡，整齊精緻，筆劃清晰，行文潔淨，不可同日而語。找出四十年前，我寫給未來岳父大人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自薦信函，從頭到尾上千字，一筆一劃，井然有序，絕無塗改，連標點符號都一絲不苟，若今天要我抄一遍，絕不可能。家裡有兩個大鏡框，分別是用毛筆寫的楷書《千字文》和《三字經》，那也是我未買電腦時抄錄來教兩女的，當時還曾經對她們說，將來我將《千字文》留給嘉珈，將《三字經》留給嘉珮，就當作傳家之紀念品吧！如果現在要我重新謄寫，肯定辦不到，是該怪電腦還是怪自己呢？

自從 1999 年 3 月開始上網寄稿去報社，但詩友們依然用傳真機投稿，後來終於擺脫，全部由電郵取代，除了省去外地昂貴的長途電話費，也省去油墨、紙張，卻因此再也看不到詩翁龍飛鳳舞的墨寶。遠居溫哥華的李錦榮詩兄，每週都用毛筆書寫詩作，再拍成照片電郵寄下，我將這些珍貴的書法作品，貼在《李錦榮詩詞集》上，公諸同好。如今人人都敲鍵，就再也收不到字跡了，奈何！

所以，寄賀年卡也是另一種蒐集親友墨寶的渠道，很可惜，我寄出上百封，收到才十幾封，而且越來越少，因為大家寄電子賀卡，一按就全球送達，省錢省力又環保。最後，連寄賀卡的興致也減了，終於沒有勁了，相信以後自製賀年卡、貼生肖郵票、用毛筆書寫賀詞的傳統，也逐漸式微、消失了。人與人之間，本來就生疏，再加上這幾個月的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大家連見面的機會都沒有，更別說一起歡聚舉杯了，如今，連敲鍵似乎也懶了，因為，如果手機可以輕易辦得到的話，誰還會去開電腦敲鍵寄電郵呢？一機在手，手寫或語音快速輸入，連鍵也不用敲，「秒寄」全世界！



時代在進步，舊的東西正在淘汰，記得當年剛有按鈕電話機，不用撥號碼，後來又有無線話筒，跑到樓上、樓下都可以通話。1982 年，一部 JVC 錄影機 1500 元，1985 年，一部「大哥大」移動電話兩千多元。1993 年，一部 Panasonic 傳真機七百多元。我的第一部電腦連 CD ROM 和 32M 記憶、安裝軟件、打印機等約四千元，1995 年第一次上網，每個月要交昂貴的費用；第一部手提電話沒有色彩，只能通話；2000 年才開始有智能電話，從光碟儲存，到 USB 手指，又一個跳躍，黑莓手機面世時還有鍵盤，後來就消失了。手機上網，取代了手提電腦的功能，又因高像素手機而取代了照相機。

今天的孩子們，只知道手機，不知道電話座機是什麼；就像我們父母一代的黑膠唱片，他們不知道錄影帶是什麼；就像手提電腦不再有光碟，新車出廠，連光碟機也沒有；手機可以下載掃瞄程式，不再需要掃瞄機。我家有

數百盒新聞帶，還有數十盒原裝狄斯尼卡通錄影帶，幸好錄影機仍可能正常運作，小可兒最喜歡到地庫觀看外公三十幾年前買給她媽咪的錄影帶，從米奇老鼠、唐老鴨到羅賓漢、小飛象、長鼻子木偶，從灰姑娘、美人魚到睡公主、白雪公主、美女與野獸。對她來說，老掉牙的《西遊記》故事，比起《三隻小豬》、《大灰狼》更能吸引，特別是大耳朵的豬八戒。



從衛星導航系統面世，到無人駕駛汽車，也不過是幾年的時間，當機器人能擬合約、畫肖像、寫毛筆字，3D 打印機製出機器零件，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人類發明電腦，電腦控制人類，當機器人比人類還要聰明能幹，這個惡性循環，將世界推向危險的境界，再這樣下去，克隆人大量複製，人與人之間，將沒有親情、血緣、族群關係，彼此還有什麼感情聯繫？醫學發達，器官更換，壽命延長，數千年傳統成了障礙物，必被徹底除之。宗教、倫理、道德，將被日新月異的科學凌駕其上，戀愛婚姻、傳宗接代、義務助人、慈善事業，更難以繼續維持。這不是科幻小說，這是現實，絕非危言聳聽也！

從敲鍵、排版，到觸屏、截圖，從 Skype、FaceTime 到 Hangouts、Zoom，從掃瞄、打印，到藍牙、雲端，我們一路走來，見證了科技發達的歷史，也增添了長遠得失的隱憂。(第 1102 篇) (2020.06.18)

畫　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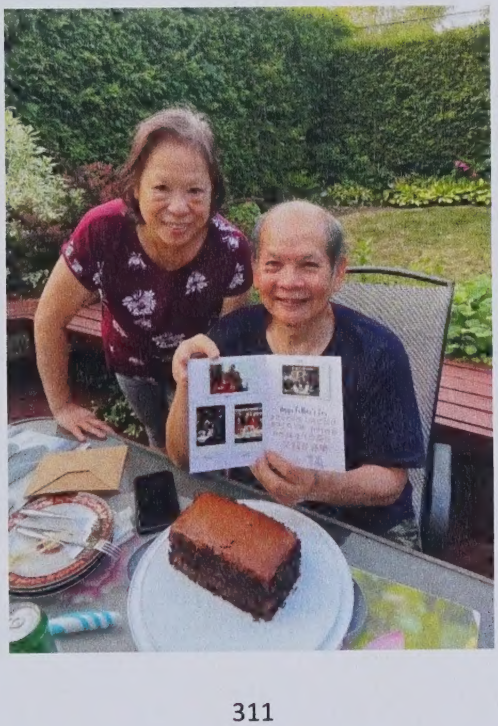
失怙嬰兒憐寡母，失恃孤兒思逝父。年年佳節念雙親，蓮子苦，詩韻古，短句吟成傾肺腑。

有女添孫欣晉祖，凡事由誰先作主？平安是福一家興，心聲吐，書籍數，知足無爭貓畫虎。

——《天仙子》父親節感懷

又是一年一度父親節，今年由於新冠疫情，和往年有點不一樣。除了不去餐廳慶祝，即使在家聚餐，也沒進屋，只限於後園，在陽台燒烤，與小女、小婿相隔兩米共餐。像這樣的限制，什麼時候才可以完全解除？多麼懷念出國旅遊的日子，畢竟，我們已經一百天沒有出門，難道還要繼續宅家禁足？

長女上週四和週五兩天要魁北克市博物館出席會議，所以週三晚上一家四口開車離開滿地可，在聖雷蒙鄉間長婿父母之屋子過夜，以便翌日女兒自己繼程前往五十公里外的魁北克市。他們週日晚上回到拉娃已經十點半，還趕得及給我送上父親節祝福，我們見夜已深，就建議洋女婿自己先回去，讓女兒和兩孫在拉娃過夜。因為週一，女兒有好幾個視像會議，我們可以幫忙看小可兒姐弟倆。



這幾日，白天氣溫持續在攝氏 33 度以上，躲在空調屋裡，除了早晚頻頻給草坪澆水，哪裡也不敢出去。小女和小婿買了和牛回來，在屋後燒烤，其炎熱程度可想而知，幸好後園下午沒有烈日暴曬，加上微風吹來，頗有些涼意，正當我們用餐時，一隻美麗的 Blue Jay 冠藍鴉(又稱藍樫鳥) 從山楂樹上飛下小鳥浴池飲水，一點也不在意我們，小婿用手機拍下多張照片和一段難得一見的藍鳥飲水視頻。

這麼幽靜的環境，高高的柏樹圍牆，悅耳的小鳥歌舞，陪我們度過溫馨的節日。小女兒還帶來她自製的巧克力蛋糕，以及一張用中文寫的賀卡，其實，聊天才是餐後最重要的甜品。我們用 Zoom 與在聖雷蒙的長女一家連線，聽小可兒的笑聲，雖然相隔兩百多公里，沒有影響過父親節的氣氛。



早在兩天前，速遞公司就送來了一個大紙箱，原來是長女在亞馬遜公司郵購的父親節禮物：一張 SD 繪畫玻璃桌，小女知道後，又在 Studio Designs 郵購兩盞專門供這張繪畫桌使用的特製長日光燈，本週會送來。有了這些設備，我就可以發揮「畫匠」功能，打格子繪肖像。我已經預先選出要畫的一系列照片，包括小可兒、小樂兒、合家歡等，只要小孫女喜歡的卡通人物，我都會滿足她的要求。

我告訴兩女，這不算是畫家，只能稱為「畫匠」，因為是依樣畫葫蘆，照貓畫虎，打格子放大縮小，有了玻璃桌和日光燈，就可以省去在畫紙上打

格子繪畫，然後再用膠擦把格子線條擦掉的繁瑣工序。學生時代，曾經在廣告社跟師傅學打格子，把一小張電影照片放大數十倍，畫成戲院廣告，記得當時有邵氏電影《江山美人》、《妲己》、《武則天》、《花木蘭》等，師傅吃飯時，我閒著沒事，就畫衣服等不重要的部位，而最重要的臉部，我們這些學徒是不夠資格去碰的。後來，我自己在家裡，開始動工，畫了西哈努克、列寧、馬克思、孫中山、胡志明，到廣肇惠升學時，服務隊有給小同學講故事的活動，我一連畫了蔡永祥、劉英俊、雷鋒、王杰、黃繼光、邱少雲、黃不三、麥賢得等英雄人物，都是水彩畫，而畫得最多的，當然是毛澤東，也畫過周恩來、朱德、劉少奇、董必武和幾位元帥。柬埔寨政變後，我到了越南，畫的全是佛像，從大姐家開光供奉的觀世音菩薩，到玉華精舍至今仍在供奉的一米半釋迦如來佛像。在頭頓普陀山觀音菩薩寺，我畫了不知多少尊觀音像，開光之後讓善信帶回家供奉；所以，當時釋明本大法師曾經對我說：你畫過的佛，積下的德，會讓你平安無恙，避禍消災，逢凶化吉，一生好運。的確，我數次遭遇車禍、災劫，都一一度過險關。到了泰國，聲色犬馬，我幾乎沒有繪過一張畫像。來加拿大後，曾在魁北克加斯帕半島住過半年，閒來無事，又開始技癢，為鄰居孩子畫肖像近百張，由於免費贈送，孩童家長送我畫紙、水彩、色筆等。曾畫魁人黨黨魁列維克彩色畫像懸掛於該黨分部辦事處，也曾為好友繪其先父放置龕上供祭拜。



四十年過去，我技藝生疏，重作馮婦，難成氣候。這些年只在小女兩歲半時畫過她的彩色鉛筆畫，以及譚銳祥壇主 79 歲時送他一幅粉彩畫像，兩

女結婚時每人贈送一幅水彩畫像作為新婚紀念。新冠疫情期間，禁足居家，見老同學蔡麗華多張畫作，引起莫大興趣，先將卅年前一直擱置的《西遊記》師徒彩色鉛筆畫完成。女兒知道後，就郵購了繪畫桌送我，這樣一來，滿足了我的工具需求，只要有時間，以及幽靜的環境，我會開始老年的塗鴉生活。寫到這裡，令我想起遠居溫哥華的李寶珠姐，她是李錦榮詩兄之嫂夫人，2002 年曾出版一本畫冊《園林》，內中蒐集三十餘幅水彩畫和字，都是寶珠姐的手筆，麥基爾大學圖書館有收藏，我有幸獲贈。

姚奎畫家生前曾經約我，謂他將把加拿大每個省和地區的山水入畫，希望我為每張畫填一闋詞或寫一首詩，可惜這個心願還未實現，畫家便於 2007 年病逝。詩畫的創意，一直留在我心中，我打算將這幾年寫的數百篇遊記配上照片，每張旅遊照片寫一首詩或填一闋詞，共 300 首，彩色印刷，付梓成書，也算「詩畫」矣。(第 1103 篇) (2020.06.25)

天　倫

孝道欣存，天倫樂享，尤喜盧家乖女。平步青雲，一路暢通無阻。因勤學、獨佔鰲頭；肯磨練、歷經風雨。敢嚐試、更上層樓，慣看成敗閱甜苦。

悲歡離合多少，榮祿升沉幾許，坦懷心緒。至愛虔誠，攜手此生情侶。共白首、繫足紅繩；是赤子、賦詩真語。惜當下、繞膝孫兒，感恩神賜予。

——《綺羅香》天倫之樂

時間過得真快，長女兩週度假屋之旅結束了。我們於星期六中午先回來，雨下得很大，強風將樹枝吹落滿地。女兒臨走前將全屋四個臥房的床單、枕頭套等都放進洗衣機，要分好幾次才能洗淨烘乾；又用吸塵機把度假屋每個角落都吸得一塵不染，她說要給屋子女主人留下好印象。我們在下午三點鐘，仍不見他們離開，打手機詢問，才獲悉度假屋前面路口，一棵樹壓斷了電線，電力公司派來技工在搶修，度假村一百三十多戶停電。而最關鍵的，是唯一出口被大卡車擋住，無法進出。停電後，靠電抽井水的供水系統也失靈了，一家四口只能在沒有水電供應的屋內苦等。直到傍晚才能離開，也算是一段難忘的小插曲。晚上，女兒收到女房東的短訊留言，除了感謝將屋子收拾得井然有序，更特別感謝貼在雪櫃門上贈送給她的兩幅度假屋蠟筆畫，她說從未有誰畫過她的小紅屋。

這幾天我們在度假屋優哉閒哉，想吃想睡都隨心所欲，沒有特意安排。我與老伴開車去附近的直銷中心逛，買了衣服給兩孫，我自己買一件牛仔褲，天氣轉涼，老伴買了件長袖衣禦寒。我們又開車到二十幾公里的 Saint-Agathe-des-Monts 鎮，在百年教堂前留影，又去湖邊駐足。風很冷，山區氣溫只有九度，我們回到度假屋，長女一家還在其朋友家聊天。晚餐後，我們上 Netflix 看電視，一連幾個晚上，看《雷神》、《美國隊長》、《Marvel 隊長》、《復仇者聯盟》等英雄系列影片，如果追看全部 23 套，估計要花上整個月。小可兒與外婆睡，我自己在另一房間，可以上網，開電腦給《詩壇》組稿。這幾天與洋女婿多了交談的機會，對他在非洲加蓬生活 15 年的往事很感興趣。



我們還開車前往三寶山大叢林佛寺，雨中抵步，方知由於新冠疫情而無限期關閉，只在門口拍了兩張照片，便掃興離開。黃昏，在屋後點火焚燒木頭，小可兒第一次烤棉花糖，樂開了花。在鄉間晚上，可以清楚看到滿天閃爍的星星，這是萬家燈火的城市所看不到的。風吹滿山松樹，嘩啦啦的松濤聲，掩蓋了蟬鳴，給寧靜的夜裡，增添神秘感。可惜沒有看到螢火蟲，無法給小可兒解謎。

女兒在網上找到了「聖誕老人村」，是專門給小朋友提供去處的遊樂園，小孩免費，大人入場券每人 25 元，老伴說她不想去，讓他們一家四口樂享天倫，我們兩老開車到附近幾個小城鎮兜風。

鄉間空氣新鮮，鎮上小街乾淨，很少行人，全無口罩，一派自由自在的風景。沿途湖光山色，美不勝收。山青樹綠，雲白天藍，坐在幽靜的湖畔，平湖如鏡，數點小舟，白鵝戲水，野鴨成群，陽光溫暖，閉目養神，不亦樂乎！我們完全沉醉在大自然美景中，忘了看手機，忘了現在是幾點鐘，忘了是在哪裡。這些地圖上幾乎找不到的小鎮，古老的房子，簡樸的外觀，好像走進時光隧道，走進歷史，要不是衛星導航，真的分不出山丘平地，猜不到天南地北，完全與世隔離，思維斷片。



小女建議這個星期日提前一天給姐姐慶生，問她想吃什麼，回答道：Paella 西班牙海鮮飯！令我們想起去年歐遊時在馬德里、巴塞隆拿、里斯本一連吃了好幾餐的海鮮飯，回味無窮；不同的是，妹妹給姐姐做的海鮮飯加多一份愛心。我將疫情前買到的一張小豬生日賀卡和一份施華洛世奇水晶禮物帶到長女家。晚餐後還有生日蛋糕，Canon 相機拍下八口合家歡。嘉珮製作剪貼簿，裡面都是姐妹倆珍貴合照，從出生到童年，從中學到大學，歐遊時一起去巴黎、馬德里、羅馬，一起遊紐約、芝加哥、古巴，還將珍藏了十多年一封姐姐當年寫給她的信附在剪貼簿後面，語重心長鼓勵她如何能獨立面對困難和挑戰，令壽星女讀後熱淚奪眶；我用相機拍下姐妹倆相擁而泣的感人場面。



回拉娃的路上，我與老伴有感而談，想起當年在亞省愛民頓皇家亞歷山大醫院產房誕下長女的點滴往事，初為人母，女兒哭鬧，舉目無親，唯有打長途電話回香港詢問媽媽有何對策，酸甜苦辣，冷暖自知也！如今女兒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每遇到麻煩時，有老媽在身邊，凡事順利得多了。



今天適逢嘉珈生日，將她出生後部分生日照片貼在「臉書」上，作為一次人生巡禮。回顧她這三十幾年走過的心路歷程，有歡笑，有悲傷，有成功，有挫折，但都經得起考驗而越過一關又一關，值得慶幸。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駢文中，有「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親情融恰，

樂享天倫，成了家庭幸福的美好祝願。願天下父母都能擁有天倫之樂，兒孫繞膝，樂享晚年！(第 1113 篇) (2020.08.31)

詠　畫

畫中情，賦詩吟詠，填詞厚譽高評。念鄭燮唐寅去後，伯年昌碩齊璜，大千震名。

丹青價值連城，巨筆激流飛瀑，宗師題字留聲。怎鑒賞、芸芸古人遺產？怕分真偽，忌談優劣，前賢治印收藏佐證，方家自有平鳴。讚群英，胸懷素心至誠。

——《八六子》詠畫

畫上題詩，是件稱心雅事。可惜許多畫匠只知繪畫，不諳詩詞，一幅牡丹，只題「國色天香」四個字；雄鷹展翅，就題「大展鴻圖」；駿馬奔馳，必題「馬到成功」；如此類推，「百鳥朝凰」、「福壽無疆」、「花開富貴」等。或抄錄唐宋詩人句子，或隨便拈來成語，了無新意，實在是美中不足，令人扼腕！若能吟上詩詞數句，畫龍點睛，錦上添花，頓時活色生香，化腐朽為神奇也。

中國畫才有題字，西洋畫除了畫家在下面角落簽名之外，切忌在畫面上寫東西。所以，詠畫詩詞就成了韻壇吟侶們所喜歡的題材。同樣一幅畫，不一樣的人，讀出畫中的寓意不同，感懷各異，有的畫評，相信連畫家本人當初動筆時也未必想像得到。詠畫詩詞就像旅遊寫景、懷古思人，有極大的創作空間去發揮，也湧現出可觀的詩家和作品。就像閱讀文章之讀後感、參觀博物館、攝影展、藝術展、音樂會、文藝演出之觀後感、聆聽演講、新聞報導、重大事件之反思，其格調更優雅清高。

馮雁薇姐有詠吳冠中畫作 21 首，又有詠陸儼少《杜甫詩意畫冊》一百首，都是詠畫之佳作，值得廣為推介。每一首詩配上一幅畫，製成組詩特輯，貼在「詩壇」網頁上，諸君可以點擊分享。

近日馬新雲詩友寄來詠趙雙群工筆畫「仕女圖」《殢人嬌》多首，每幅畫配首詞，將陸續完成，已發表的包括：「西施浣紗」、「昭君出塞」、「貂蟬拜月」、「貴妃醉酒」、「文姬獻稿」、「薛濤吟詩」等，如果全部

吟詠，應該在五十首左右。紫雲詠月季花《竹香子》七首，有張莉攝影的月季花大特寫；她的五十餘首《虞美人》詠花詞，倘若每一首都有一幅畫添加，就更臻完美矣。

今期《詩壇第 939 期》有馬新雲《詠韓振虎老師「曇花開整日」圖片》二首，可惜沒有寄來照片。李俊豪的「題圖」就附來雀荷圖攝影，頗有新意。「詩壇」上「題畫」詩詞不勝枚舉，若能將原畫附來，正如遊記詩詞配上旅途照片一樣，圖文並茂，相得益彰，必能更容易令讀者引起共鳴。



美國紐約蔡麗華老同學退休後喜愛丹青，吟詩作畫，不亦樂乎！她將畫作寄給同學們分享，很快就有詩詞讚詠，步韻唱酬，充滿詩書畫藝之氣氛。我們除了互相研究詩詞，也彼此切磋畫技，勤可通途，學無止境，大家的出發點都是：問道求經，取長補短，沒有見不得人的作品，只有不停改進的空間。她既不是畫家，也沒有接受專業訓練，但勤能補拙，貴在堅持，終於畫出亮麗的一片天空。我將她的畫作都集中在《端華同學唱酬錄》裡面，從畫作中、詩詞裡，可以感受到這位老同學待人處事的真情誠意，可以探索出她餘生虎口、愛恨分明的心路歷程。我被她的畫作所感染，也重拾久擱數十年

之畫筆，開始塗鴉，班門弄斧，在諸位大師前獻醜，只是自娛消遣，絕非炫耀招搖。畫的都是小可兒孫女、小樂兒孫子，因為小孩子不會嘲笑外公筆禿技窮，不會譏評畫藝高低，反正只留給小孫，也不會公開展出，大可放心。曾嚐試畫一張全家福，但眼高手低，目前仍無法完成。



雖然是業餘作畫，還是很認真動筆，在細節處一絲不苟，特別是衣服皺紋，暗光深淺，不能馬虎。往往由於心急，所以輕描輪廓、畫出線條後，就立即給眼睛和嘴巴上色，因為眼神和口唇是肖像成功與否的關鍵。老伴絕不說假話：臉兒不像，眼睛太小，眉毛太細！只有女兒很會安慰人，她對我說：「要有自信！這是藝術，是繪畫，不是攝影，不能百分之百相似，否則，與照片有何分別？」

我很欽佩蔡麗華的魄力，敢於挑戰困難，畫了數十人的集體大合照，每位老同學的神情都躍然紙上，栩栩如生，一眼就能認出是誰站在誰的身邊。而且是宣紙水彩畫，難度更大。我們當然不宜將其與專業畫家之作品相比較，作為業餘創作，她的畫已經很好；況且，對藝術的評審尺度，見仁見智，就像不少成名畫家，他們的抽象畫，沒有人能看得懂，而更多的是不懂裝懂的畫評家，他們是靠評人家的畫為生，把一幅無法詮釋的塗鴉說得天花亂墜；我經常在想，如果署名是一位名不經傳的匠人，這個謎底一揭開，畫評家的臉要往哪裡躲？所以，童話「皇帝的新衣」還是挺靈驗的。

再回到「詠畫」的話題，有一種趨勢，就是只讚不彈，只褒不貶，這除了是謙恭，更多是禮讓。多年前曾到「漢華美藝」與吳雲峰畫家賞畫，聽他評論名家之馬，直言不違，十分中肯，回來後填了兩首《畫堂春——參觀漢華畫展聆聽方家評畫有感》，詞中有「畫中找出疵瑕」、「墨留敗筆難遮」、「大腹獨眸劣馬」之評語，一霎廿年過去矣，如今重讀舊作，思畫懷人，不禁感嘆萬千！(第 1116 篇) (2020.09.24)

學　畫

老來學畫亂塗鴉，字如春蚓秋蛇。繪圖最怕嘴和牙，貽笑方家。

亮麗明眸能語，輕飄秀髮堪誇。知心兩女讚聲加，醜也無瑕。

——《畫堂春》老來學畫

新冠病毒疫情加劇，魁北克再次成為重災區，我們這些老年人又要乖乖禁足宅家。自三月中旬開始，超過半年的居家令，對無所事事的人來說的確不好受，很多人訴苦，謂每天除了追電視劇，百無聊賴。於是，網上研究廚藝成了搶手的熱門節目，不少人還因此而能煮出一桌好菜來。唯一令我感興趣的，應該是學繪畫。我是被紐約蔡麗華老同學的勤奮作畫所影響而重拾畫筆的。

昨天，收到法國高鴻泉詩友寄來他的「水彩畫」七律，以及他的一系列水彩畫作，下筆有神，畫功卓越，令人嘆為觀止。在他的面前談論畫藝，簡直是班門弄斧；所以，我只能以「學畫」的資格去虛心請教。我將他的畫作轉寄給蔡麗華同學，她也驚訝的說：「哇！繪畫高人，太棒了！我應拜他為師。真是應了一句：三人行必有我師，詩壇不但詩情畫意，更是臥虎藏龍，人人皆是吾師呀！」相信諳此道者大有人在，只是有些人一貫低調，不想被認為「此君好出風頭」寧可隱姓埋名。

1987 年許之遠老師贈送我的「墨梅」一直懸掛家中，2001 年 7 月 17 日，許老師到寒舍，即席揮毫，給嘉珈畫了「荷花」，又給嘉珮畫了「紅梅」，這兩幅畫一直是兩女最珍貴的禮物；轉眼廿年過去了，日前翻查舊相簿，那時還沒有數碼相機，是用照相機菲林拍攝沖曬的，如今重溫這組相片，許老師當年才 66 歲，比現在的我還年輕。可惜他遠居多倫多，我住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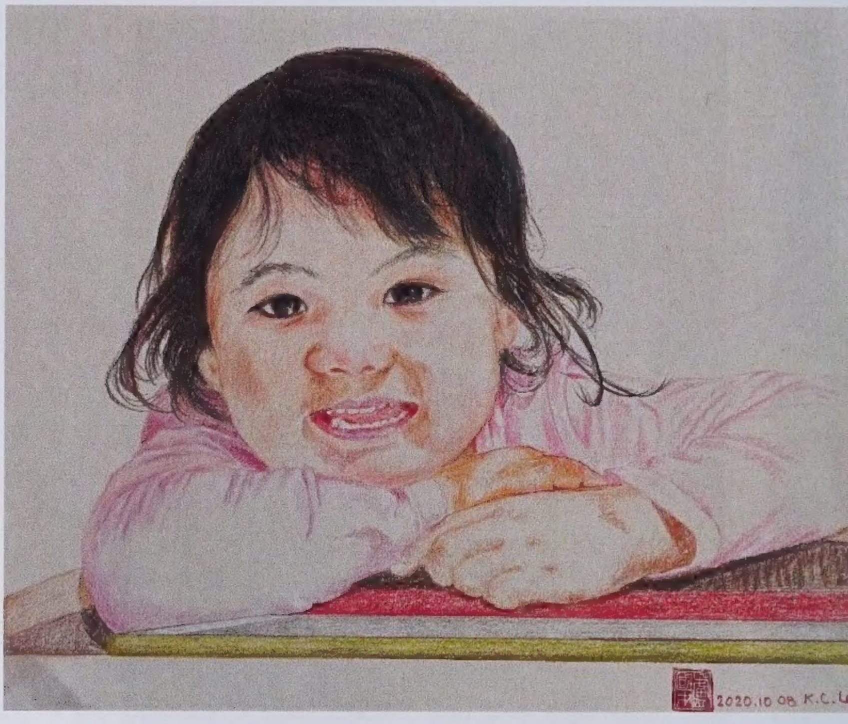
地可，無法於門下受教畫藝；今聞許老師開辦「中華藝文書畫社」，傳授畢生所學，卻又適值疫情，不能前往拜師學藝，奈何！



自學詩詞，可以查詞譜韻律，多看多讀前人佳作，只要謙虛不自滿，不標新立異，假以時日，一定可成才。自學繪畫，就必須打好入門基礎，多練習多用功，借助網上視頻教學，雖然不能做到無師自通，但也可以以勤補拙。我在 YouTube 上學習如何用彩色鉛筆畫出烏黑頭髮、亮麗眼睛、逼真嘴唇，如何克服畫紙無法讓色筆上顏色，如何克服橡皮擦修改畫面所造成的損壞。我以前是用水彩繪人物肖像，後來改用粉彩，又用黑白炭筆，如今漸漸愛上了彩色鉛筆。但從未使用過 Acrylic 丙烯，也從未畫過油畫、水墨畫、國畫，可見，學畫的路程還很遙遠，欲速不達，不能一步登天。



由於宅家，我利用不外出活動的時間可以繪畫，首先是將擱置三十年始終未完工的「西遊記」師徒圖繼續完成，又找出 1984 年六個月大的嘉珈與媽媽在香港太平山上的黑白肖像衣服部分加工完成。嘉珈知道我需要一張繪畫玻璃桌，可以傾斜升高，可以放置燈箱，於是在網上訂購，作為父親節禮物；桌子送達後我花了兩個多鐘頭才安裝成功，她又買了燈箱，這樣一來，我可以在上面放打格紙，再透過燈光，在畫紙上畫人物肖像。我自己訂購了 Castle Arts 120 色筆，嘉珮問我，哪一種色筆最好，我出示視頻，她又在 DeSerres 繪畫專門店訂購了一盒瑞士出品的 Caran d'Ache 76 Luminance 6901 彩色鉛筆，是專業畫匠使用，我上網搜查，方知售價大約 200 英磅，加幣三百多元。此外，還訂購了 SumoGrip EE3000 電動橡皮擦，令我作畫時得心應手，事半功倍。我畫的東西與照片有出入，嘉珈安慰說：這是件藝術品，不是照片，畫家可以依據自己的創作繆思更改，她的鼓勵令我信心倍增。



我開始給孫女小可兒畫像，又畫我與小樂兒的「祖孫情」，一連畫了好幾張，每一次都寄給老同學，詢問她們的意見，大家切磋畫藝，相互觀摩，取長補短，獲益良多。我找出幾張合家歡，但眼高手低，恐怕畫得不好，不敢下筆。適值嘉珮與子鵬結婚四週年在即，我決定畫他倆的彩色畫像作為禮物，這是一次挑戰，畢竟，五年前畫像送嘉珈結婚，四年前畫像送嘉珮結婚，都是水彩肖像畫，如今改用彩色鉛筆，我不知道自己的畫功能否勝任。後來一想，反正是送給女兒，畫得不好也不要緊，為了以防萬一，我選了在澳洲拍的與在紐約拍的兩張，如果一張畫壞了還有第二張候補。



和以往一樣，先畫他倆的嘴唇和牙齒，如果這一難關能過，其他的就可以迎刃而解。很幸運，兩張畫像的唇齒都順利完成，於是畫眼睛，一雙明亮的靈魂之窗是決定成敗的關鍵。由於照片是手機自拍，臉部比例不準確，必須修改，一面詢問老伴是否相似，她提議加高頭髮，削瘦臉龐，因為接近鏡頭者臉孔太大，遠離鏡頭者臉瘦眼小，完全不對稱。我這才後悔，不該選用自拍的照片。還好，經過一番的刀斧剪修，總算有七、八分相似。



欣逢感恩節，我們因為不能一起合家用餐而倍感掃興，嘉珮說她訂了外賣整隻火雞的感恩節大餐，會來拉娃送火雞餐給我們分享。我屈指一算，還有不到兩天，趕快驅車到 Michaels 畫具店買兩個 14x18 鏡框回來，然後抓緊時間，一連十幾個鐘頭在繪畫桌上趕工，連專欄隨筆也先擱置一邊，終於將兩張畫都完成，放進鏡框中，用手機拍下照片留作存檔。由於疫情不能入屋內，畫像放在屋後陽台，嘉珮抵步時讓她帶走，她說非常喜歡，會懸掛在臥房中。(第 1119 篇) (2020.10.15)

增　值

疫情肆虐幾時休？自學樂從頭。童心未老常增值，莫空嘆、歲月難留。斜照漸臨，夕陽不遠，往事怕回眸。

閒來繪畫可銷愁，成敗已無求。吟詩弄墨琴絃撥，最好是、坐擁書樓。韓日泰文，越棉寮語，英法典中修。

——《一叢花》自我增值

新冠病毒疫情變本加厲，魁北克省每天新增病例連續幾天維持在千宗以上；加拿大全國累計死亡人數九千多，其中有六千多來自魁省，令人膽顫心驚，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如何在逆境中求存？想起那些為三餐奔波的草根階層，為銀行房貸供款日夜勞碌的打工仔，為生意面臨倒閉而擔憂的小企業，很幸運，我們這些退休老人都不在上述行列。辛勞了大半輩子，是時候要好好休息了；往年每逢十月，我們已經踏上征途，開始數十天的亞、歐之旅，如今宅家的滋味的確不好受，奈何！

法國姚洪亮學長自三月底起，每天寫一段《有此「疫」說》，給新冠疫情留下歷史見證，筆調清新，用辭幽默，風趣有加。篇末還有他和鄭懷國以五絕跋題結尾，可謂別開生面，自九月中旬起，江麗珍加盟寫跋，五絕情懷各異，三家風格不同，詩文並茂，成了避疫期間最有閱讀價值的小品。我於七月下旬將《有此「疫」說》和《疫話跋題》貼在《詩壇》上，很快引起迴響，端華同學紛紛為「跋」唱和，除了原有的鄭懷國、江麗珍、姚洪亮三人，又增添了蔡麗華、黃健生、陳黛黛、許懷嬌、黃金珍，一共八位，每天三唱五隨，八子齊鳴，歎為觀止。集體吟哦，氣氛高雅，我於是將八子詩篇貼在《無墨樓・麗璧軒》博客，取名《端華同學「疫話跋題」唱酬錄》，每日增添新內容，同學們吟興正濃，詩心蕩漾，如此一來，《有此「疫」說》洋洋數十萬字，可以結集成書矣。

這是疫境求存的最佳例子。如何打發時間，消磨日子，除了園藝、廚藝、歌藝、舞藝、畫藝、陶藝，寫詩也是不錯的選擇。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詩壇」平台，海納百川，精英雲集，新血增添，前程無限；喜見端華老同學寫詩隊伍不斷壯大，以詩詞增值自己，這條路子是走對了。滿地可芸香雅舍十數人，陣容強大，佳作紛陳，芸芸姐妹，字字珠璣；她們鑽研詩藝，

自我增值，每期都有詩詞發表，與端華老同學成了兩股不容忽視的詩壇新力軍，挽救了耆老停吟，青黃不接的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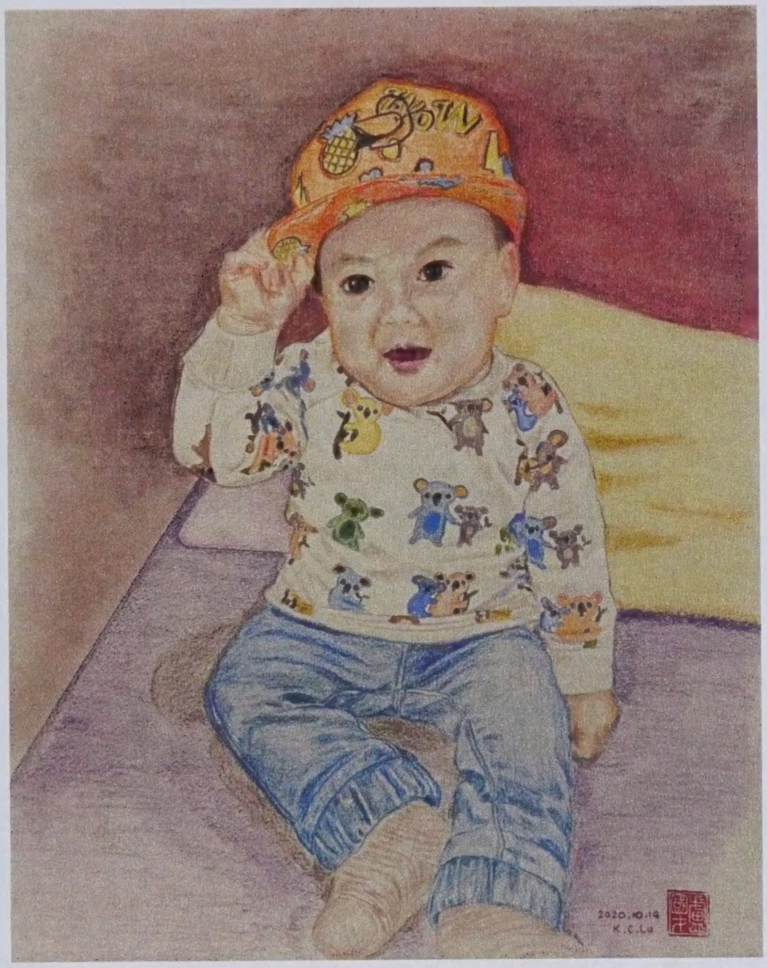
其實，還有許多同學的文學功底相當好，下筆為文，一氣呵成，如紐西蘭翁開順，評論文章擲地有聲；法國林成輝，旅遊手記語言生動；如果他們嚐試寫詩，相信駕輕就熟，點石成金。相反，網上有人嘲笑杜甫的《兵車行》是大白話，妄下斷語，謂「詩聖也不外如此！」此公狂妄自大，目中無人，不值一評。做學問要一步一個腳印，切忌專抄捷徑，一步登天，未入門已自吹自擂，怎能自我增值？中華詩學浩瀚如海，博大精深，單憑幾年三腳貓功夫，就敢批評李杜？

還是回到「增值」的題目來。首先要自我肯定，重拾信心，不要懷疑自己的能力，不要因為他人的批評而氣餒；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優點和專長，做回自己，不必刻意去模仿別人。有了自信，就可以設定目標，擬訂未來計劃，學習某種新技能；閱讀有用的書籍；收看教學課程、旅遊節目；攻讀一門多年來一直學不會的語言，如日語、韓語、西班牙語；嚐試攻克某項薄弱環節，如瑜珈運動、減肥計劃；整理家居，清理沒有用的雜物，下決心「斷

捨離」，毫不猶豫拋棄多年殘舊東西；準時早起早睡，遠離電視劇，用追劇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盡量少看手機，少用鍵盤，多用筆寫字。



這一系列建議，說說無妨，如果不付諸行動，都是紙上談兵。例如跑步機，剛買回來時，天天使用，跑四十分鐘，看一集電視劇，滿頭大汗，不亦樂乎！漸漸的，也不知是懶性發作還是什麼緣故，由每天一跑，到每週三跑，最後就不了了之，擱在地庫成了礙眼一物。小女兒買了健身單車，每天在車上瘋狂踩踏，我曾打賭她不會超過一個月就停擺，倘若還在堅持，給她豎大拇指！報讀韓文、日語，是我多年願望，事與願違，新冠疫情之下，求學成了夢想，剛開始每天一小時的網上自學，由於沒有測驗和考試，也沒有老師和班上同學互動交談、提問回答，漸漸的，興趣大減，最後也就擱置一旁，當日買來大量日漢、中日、韓漢、中韓字典和有聲教材，如今全成了書架擺設品。



增值，談何容易！但最起碼，不要原地踏步，只要有點變化，有些進步，就算踏出成功的第一步。我從六月份開始重拾畫筆，憑打格子畫人物肖像，頗有興趣，近日有高人指出：「打格子只是畫畫的一種手段，因為照片裡的人和物都已定形，固定了光線，分析了色彩。學畫的大腦缺乏了思維、洞察力的反映，對學畫技術的提高較差。」這一評語，很大程度打擊了我得來不易的繪畫動力，幸得老伴鼓勵：你自己認為對的，就去做！不論過程怎樣，結果才是最重要，只要能畫出傳神的肖像，能繪出栩栩如生的畫中主角，就算成功！有她一番話，我又找回信心，繼續「我行我素」。(第 1120 篇) (2020.10.22)

同學

命若懸絲，人猶走蟻，極權暴政如狼。嘆心靈扭曲，恨鬼祟瘋狂。憶故國、河山變色，嚎撕肺腑，哭斷肝腸。罵烏衫、滅絕公理，喪盡天良。

生離死別，剩孤身、虎口逃亡。問正道何尋？自由安在？前路茫茫。幸獲扶危援手，甘泉飲、沒齒難忘。誓感恩圖報，渴時點滴思量。

——《揚州慢》讀端華同學回憶錄感懷

遠居紐西蘭的老同學，日前在「端華」網頁上貼了一篇文章：《紀念莫里森先生》，拜讀後感觸很深，特將全文於《無墨樓・麗璧軒》博客上轉載，與更多讀者分享，借此引起共鳴。作為劫後倖存者，餘生虎穴，背井離鄉，淪為難民，獲得西方國家人道收容，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國度，白手打拼，安家落戶，克服了語言、氣候、文化、風俗、生活習慣等重重困難和障礙，終於落地生根，安居樂業，並成功培養出優秀下一代。在融入主流社會的同時，時刻牢記當年是誰於水深火熱中伸出援手，扶危救死，絕處逢生，認清真相，明辨是非，切毋忘本，懂得感恩，以回饋居住國為己任。

居於美國費城的林紹強(余良)兄，繼《紅色漩渦》、《卅年美國路》之後，今年十月出版《從中國、柬埔寨到美國》新著，日前獲寄贈，拙作《余良》一文被當作「代序」置於書前。我從頭到尾一口氣讀完，並推薦給內子，她也很認真閱讀，對紹強兄在美國卅餘年的心路歷程，感同深受。

同飲湄江水，常思故國情，端華同學中，除了獻身沙場、壯烈犧牲，更多的是死於赤柬暴政，長年勞累、疾病飢荒、無辜被殺，能活下來的，已屬不幸中的大幸。他們到了自由世界，飲水思源，不忘初心，很多同學紛紛將四十五年前柬埔寨那場曠古人間悲劇之慘痛回憶寫了下來，其中有位女同學，全家十一口離開金邊，先後餓死、病死、被迫害死，最後只剩下她自己一人，以及一早出國的哥哥；她的幾篇回憶錄，包括《死別》、《死裡逃生》、《一個很玄的夢》等，讀後令人痛心疾首，聲淚俱下。字裡行間，隱約聽到鬼哭魂號，這不是小說情節，不是煽情劇本，不需要華麗辭藻，沒有在柬埔寨人間煉獄中親身經歷過空前浩劫，絕對寫不出這樣有血有肉的文字，這活生生的素材，是無法虛構出來的。許老師說：「天留她作證！」老伴讀後泣不成聲，讚老同學很堅強，謂如果發生在她身上，肯定捱不過鬼門關，她建議兩女要譯成英法文閱讀。

文章寫得好，進而賦詩詞，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詩壇」網頁上《各家詩詞集》中，有十幾位端華同學加盟，漸漸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生力軍。最先加盟的，是法國姚洪亮學長，自今年 3 月底開始，每天一篇《有此「疫」說》，並與鄭懷國寫一首五絕「跋曰」，一共寫了 300 首「跋題」，11 年來合計填了 159 個詞牌 396 闋詞，478 首詩(含跋)；法國鄭懷國，填了 95 個詞牌 167 闋詞，480 首詩(含 300 首跋)；瑞士江麗珍，填了 66 個詞牌 161 闋詞，212 首詩(含 95 首跋)；美國蔡麗華，填了 102 個詞牌 219 闋詞，234 首詩(含 81 首跋)；法國許懷嬌，填了 42 個詞牌 59 闋詞，137 首詩(含 91 首跋)；法國高鴻泉，填了 18 個詞牌 23 闋詞，143 首詩(含 42 首跋)；加拿大陳黛黛，填了 26 個詞牌 30 闋詞，29 首詩(含 23 首跋)；法國黃健生，填了 12 個詞牌 12 闋詞，82 首詩(含 64 首跋)；法國黃金珍，46 首詩(含 42 首跋)；法國林俊杰，53 首詩(含 52 首跋)；法國蔡琴華，53 首詩(含 52 首跋)；紐西蘭翁開順，11 首詩(含 10 首跋)；美國許燕如，填了 20 個詞牌 24 闋詞，14 首詩。合計 13 位，填了 1090 闋詞，818 首詩，1152 首跋，總計 3060 首，是個可觀的數字。

同學中不乏才女狀元，他們在各個領域中脫穎而出，出類拔萃，有的是長袖善舞的成功商人，有的是飽學多才的專業人士，有的是僑團領袖、社會棟樑；他們刻苦謀生，勤勞創業，培養下一代成為一批批優秀人材，包括：醫生、牙醫、藥劑師、工程師、執業會計師、審計師、律師、公證師、考古學家、食品科學家、教授等。我曾經打算製成《端華同學後代精英一覽表》，訂下一個專訪計劃，將同學的兒女成材故事收編，每人撰寫一篇，可以結集成書，留給大家做個紀念。

同學們大多數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已近七十古稀之退休年齡，除了弄孫為樂，烹飪種花，也有揮毫寫字，練舞唱歌，旅遊攝影，晚年生活多姿多彩。法國高鴻泉是畫壇前輩，佳作琳琅滿目；美國蔡麗華重拾畫筆，描繪丹青，田園山水，野外風光，春花秋月，人物素描，我將她一百餘幅畫作貼在博客上，與諸君共享。瑞士江麗珍乃畫壇一枝筆，她的彩色鉛筆肖像畫，維妙維肖，栩栩如生，其醫生小女兒初試啼聲，畫技一流。

尊師愛校，篤義重情，是端華同學的優良傳統，碩果僅存的幾位老師，每年壽誕，都有同學詩詞祝壽，去年還特地組團 24 人，從世界各國集合，遠赴加拿大亞省愛民頓，慶祝曾任歐(習之)老師九十壽辰。同學們自 1970 年

柬埔寨政變後離開學校已整整 50 年，半個世紀的同窗情誼，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每逢有校友到法國，巴黎同學一定會盡地主之誼，設筵迎接，歡聚一堂；法國同學到各地旅遊，也同樣獲得熱情款待，這就是值得弘揚並廣為讚譽的「端華精神」！忝為同學，與有榮焉！(第 1129 篇) (2020.12.24)

仿　古

落帽題糕，挑燈看劍，倚欄折柳。馳騁揮鞭，蹣跚倒屣，典故今何有？屠蘇應節，桃符送歲，約定俗成誰守？古書中、文人描繪，幾番信疑猜否？

詩留紅葉，爐添香獸，剪燭西窗星斗。把盞飛觴，齊眉舉案，梁孟真佳偶？才高倚馬，書多充棟，怎覺誇張海口。最常見、孤舟釣月，寒天煮酒。

——《永遇樂》古人典故今何有？

黃庭堅曰：「子美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歷。蓋後人讀書少，故謂杜、韓自作語。」廿年前，本欄第 194 篇《用典》曾經寫道：「詩不同於詞之處，在於用典。典故入詩，是信手拈來為上乘，若為了用典而硬加插進去，就會造成前後接連不上，或牽強附會，成了詩中敗筆。」並註解了季雅買鄰、蕉鹿夢、無紗詩壁、袒腹曬書、蠻爭觸角等幾個典故。本文繼續探討用典所見所聞。

由於《詩壇》見報時版位所限，對所有註釋只附上網頁而不刊於報端。然而，有些詩，短短不到二三十字，竟然附來近兩百字的註解，除了典故出處，有的甚至令人啼笑皆非。例如，孟母是孟子的母親，岳母，就加註曰：此處指岳飛之母，而非丈母娘。又，棘手，不是辣手，還標注讀音。

時過境遷，今人生活在科技發達的廿一世紀，每天離不開手機，一機在手，無所不能，所以，很多舊的典故或詞彙，再生搬硬套，就給人有不合時宜的感覺。例如，古人書劍隨身，書以博文，劍以報國，故有琴心劍膽，俠骨柔情，如今，誰人家裏還會有劍？為什麼動不動就挑燈撫劍、劍匣塵封、十年磨劍？重陽節登高，賦詩就一定會提及遍插茱萸，又有誰知道茱萸是什麼？ 為什麼一提到重陽，就非要孟嘉落帽、夢得題糕不可？送別詩，總會有灞橋折柳、陽關三疊，如今，隔離半個地球，視頻一撥，分秒就能見到對方，再沒有「烽火連三月，家書值萬金」，更不會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今日

女人獨當一面，哪裡還會苦守深閨，倚欄期待？而且也沒有「欄」可倚。現代人不再騎馬，不再馳騁揮鞭，望塵莫及，有客人來到，不必倒屣相迎，在屋裏就可從螢幕看到是誰在按門鈴。當然，只要沒有停電，通宵達旦聊天，既不必剪燭、挑燈，也沒有東西窗之分，講究衛生的家居，更不可能「捫虱」而談。舉杯對飲，當然沒有「盞」可把，沒有「觥」籌交錯。藏書不會汗牛充棟，也不會萬簽插架，只要電腦硬碟容量夠大。城市沒有晨雞報曉，也不會聽見半夜雞叫，當然也不聞杜宇啼聲，所以，吳牛喘月和蜀犬吠日，都用不上了。想學古人一葉扁舟，獨釣江中雪，還真不容易辦得到，反而可以冰上釣魚。至於江畔浣衣，蕉窗鹿影，月露蟲吟，只能在畫中回味了。

在加拿大過春節，除了漫天瑞雪，遍地寒冰，能聽到爆竹和舞獅鑼鼓聲，除非去唐人街，而貼春聯(桃符)、飲屠蘇，都不是人人能做得到的。文人雅士，開筆迎春，揮毫敲鍵，不需翻卷捲簾，騎驢覓句。肚子餓了，手機點外賣，Uber Eat 立馬送到，何必望梅止渴，畫餅充飢。女兒亭亭玉立，老爸向平之願圓了，想生男生女，弄璋弄瓦，不是夢熊之兆可以說了算。老人家還真的不能「含飴」弄孫，要顧及安全、衛生！戲綵娛親，萊衣起舞，這溫馨的畫面，分分鐘會鬧出意外吃官司。

現代人吃膩了山珍海味、鮑蔘翅肚，也不會把蓴羹鱸膾當一回事，古人漱石枕流(枕石漱流)，許由洗耳，攏袖卻金，振衣濯足，不飲貪泉，都是清風明月之高雅典故，今人唯恐錢財不夠，爵位不高，樓房不大，壽命不長，流轉萍蓬，秋水蒹葭，風沉荻渚，雨鎖松坡。羨慕王維輞川別業畫境，何解呂僧珍千萬買鄰；畫荻教子，停車傾蓋，吐哺握髮，程門立雪，都是詩酒風流之士的玩意。而陶淵明葛巾漉酒，採菊東籬下，悠哉閒哉；陸游歸隱時，隨從百千，絕非「曲肱之樂」也。銅駝荊棘，猿鶴沙蟲，秦庭謀匕，吳市吹簫，灌園抱甕，山雞舞鏡，曹操橫槊賦詩，王敦擊碎唾壺，顏回簞食瓢飲，羊續懸魚拒賄，熟讀古書，了解典故，深一層探索王粲登樓、李陵去國的心路歷程。

思今仿古，用典學詩，與時俱進，勿句子照抄，生吞活剝，莫撿取唾餘，拾人牙慧，不脫離現實，別食古不化，寫現代人讀得懂的東西。收到唐偉濱詩友來函，率真爽直：「除了夢中去與古人神仙喝酒外，我自己很少用典，一是記得的典故本就不多，二是不覺得非得用典才能算好詩。但也見有人一鑽進典故裏出不來，每首必用，而且幾乎句句有典，越生僻越令人不知

所云的典越得意洋洋，賣弄學問高深，這樣的人和詩我是懶得一看的。」「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之煥的五絕，字字無典，流傳千載！試想，要讀懂一首五十六個字的七律，必須搬出一大堆辭典翻查典故，或逐字啃十幾條註釋，你說累不累？為什麼不能寫像賀知章「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不改鬢毛衰」或像張繼那樣「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淺白易懂的詩句呢？(第 1135 篇) (2021.02.04)

遐　思

又憶京都大阪遊，幾次回頭，幾度回眸。四年一恍歷沉浮，舊歲難留，舊夢難求。

結伴東瀛到本州，神社清修，神寺閑休。心寧性靜閱春秋，晚境遐悠，晚景無憂。

——《一翦梅》日本遊蹤追憶

又屆四月，查閱《2017 亞洲之旅》，猶憶四年前的今天(4 月 19 日)，我們暢遊日本關西，在最古老的神社——伏見稻禾大社，穿越著名的千本鳥居朱紅色牌坊，超過五千座大大小小「鳥居」從主殿一直通往稻禾山頂，一望無際，綿延四公里，若能走完全程可真不簡單；當晚結束四天京都之旅返回大阪。日前國偉弟從香港來視像電話，希望疫情快點結束，我們約定再次結伴前往東瀛舊地重遊。

為了早日回復正常生活，我們苦口婆心勸香港親人盡快注射疫苗。然而，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我們自己也不是那麼積極，一拖再拖。本來在網上預約 4 月 1 日愚人節那天去接種疫苗，後來小女一聽說是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疫苗就堅決反對，立即致電取消，寧可再等待多兩個星期，也不肯冒險；因為不斷傳來阿斯利康「不利健康」的負面消息，一會兒是血栓副作用，一會兒是丹麥政府宣佈禁止使用。加拿大聯邦和省政府也曾發出警告，謂 55 歲以下不能注射，種種跡象都令人擔憂。

終於等到了莫德納 Moderna 疫苗，我們於 4 月 15 日上午九點前往平時定期取藥的 Uniprix 藥房，由於事前不斷收到朋友傳來各式各樣的「溫馨提示」，不能空腹，要飲 250 毫升溫水，要停服藥，要這要那的。又告知會有

頭痛、肌肉酸痛、關節痛，感覺疲勞、發冷等等，心理壓力很大。女兒說是藥劑師親自負責接種，保證絕對安全可靠，還希望我們在打針時要拍下照片寄給她看。果然，一點也不疼痛，就順利過關，領取到一紙疫苗證明，並預約 8 月 5 日再回來接種第二針。其實在同齡友輩中，我們已經是最遲接種疫苗的了，在法國、瑞士、美國的老同學都注射了第二針，而且從第一針到第二針之間只相隔三個星期，我們卻要等到 110 天。不管怎樣，總算是「打」了！



正如大家所說的，手臂沉重得無法舉起來，頭倒不疼痛，但整個人昏昏迷迷，提不起勁，就一直想睡覺，也不知睡了多少個鐘頭，想起身，又懶洋洋的再躺下，肚子也不餓，我和老伴足足睡了一整天。第一次可以不看手機，不查微信，不聽電話，不上網，這也算是破天荒的創舉了，證明了一件事：沒有手機，其實也沒想像中那麼可怕！如今，我可以大聲的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大家：打針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睡了一天，手臂疼了兩天，咬一咬牙，就過去了。還沒有接種的老友，趕緊預約！話雖這麼說，我在阿斯利康疫苗面前，的的確確當了逃兵。剛才老同學傳來了統計數字，血

栓問題的比例，是一百萬分之一，而一百萬人中，有兩個人會被閃電擊中，有十個人會死於車禍，有一千七百個人會死於新冠感染。老同學的家庭醫生說，打疫苗發生血栓就像中樂透 LOTO 六合彩頭獎，中獎率兩千萬分之一。以上種種比喻，都為阿斯利康疫苗解圍，但新聞報導，魁北克衛生總監阿魯達醫生 Dr. Horacio Arrunda 今天接種的，不是阿斯利康而是莫德納，頗令民眾嘩然。



去年底為了寫第 1128 篇隨筆《曙光》，我在網上蒐羅了各種疫苗的有關資料，對「一分錢一分貨」的邏輯還是信以為真，同樣是疫苗，當然是貴的比便宜的藥效更好。莫德納每劑 25-37 美元，輝瑞 20 美元，強生 10 美元，阿斯利康 3-4 美元。當然，也有人認為美國藥廠在發疫災財，如果早知道疫苗如此搶手，去年一開始就應該大量買入所有生產疫苗藥廠的股票，一定可以賺得盤滿缽滿。

東拉西扯聊完輕鬆家常，還是談點正經嚴肅的話題。多倫多許之遠老師自去年 10 月 23 日開始在 Youtube 播出「老生常談」講座，每週五天，至今已經半年了。「詩壇」網頁自 10 月 27 日就轉載連線，並通知諸君，但遺憾的是，很多人聽不懂廣東話，無法引起共鳴。自今年 4 月起，除了粵語版，許老師每週增添幾次國語版，雖然他的廣東口音很重，但耐心聽下去，還是可以接受的。我每天都將最新資料更新，有人物評論、歷史著述、書法論

述、詩詞講座、佛學經文等，許老師八六高齡，仍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不遺餘力，開辦「中華藝文書畫社」，致力弘揚國學，令人欽佩之極。

頃接《文化大家庭》一文，知悉《紅色漩渦》作者，著名印支文學作家余良(林紹強)兄，成為「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第 134 位永久會員，可喜可賀！「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成立於 2010 年 11 月 4 日，創會秘書長、名譽會長黃玉液(心水)，名譽顧問孫穗芳等，學術顧問陳若曦等，詩詞顧問非馬、林煥彰等，新一屆會長郭永秀，我有幸忝為該協會會員和詩詞顧問，卻無建樹，慚愧！

黃玉液、林紹強兩位皆為印支文學作家中之佼佼者，為推動海外華文文學創作，貢獻極大。在澳洲鄰國紐西蘭，翁開順老同學寄來「湄公河」七律，掀起另一次唱和高潮，都是文壇雅事，值得一讚！(第 1145 篇)(2021.04.22)

自　修

喜入書山滿載歸，求知爭掘寶，冊充飢。百科經典最珍稀，勤補拙，天道助貧微。

夕照染餘暉。晚晴吟麗璧，暖心扉。自修增值禿毫揮，賡詠樂，莫管是和非。

——《小重山》自修增值

都說活到老，學到老，而學問，就離不開「問」字。清代劉開《問說》：「理無專在，而學無止境也。」全篇圍繞「問」的主題：「君子之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識；好學而不勤問，非真好學者也。理明矣，而或不達於事；識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細，捨問，其奚決焉？」在學校求學，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問老師，離開學校，就只能問書籍了。過去還必須去圖書館借書，如今進入互聯網時代，懶得翻書，就上谷歌、百度，總之，還是要勤於問！

以前總以為「飽學之士」滿腹詩書，什麼都懂；「學富五車」的大師神通廣大，無所不知。隨著年齡老去，閱歷漸豐，才悟出「英雄見慣亦常人」的道理，很多所謂的大學問家，除非不斷謙虛學習，不停自我增值，否則，

一旦原地踏步，就會被日新月異的科技拋在後頭，望塵莫及；被後起之秀淘汰出局，難望項背。想倚老賣老，光靠當年累積下來的名氣，是沒有說服力的，要人家佩服你，就必須拿出看家本領，耍出過硬真功夫，只有這樣，那些初生之犢才會心服口服，甘拜下風。

可悲的是，過氣人物靠昔日風光的「老本」是無法吃一輩子的；殘酷的現實，對名流一點都不留情面。環顧娛樂圈，老一輩演員活躍影視歌壇數十載，把歡樂獻給觀眾，如今歲月無情，青春不再，晚境悲涼。眼看藝人一個個逝去，一張張熟悉的臉孔消失，美其名曰：「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各行各業，都有師傳，尊師敬祖，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如今的年青人，還有幾人會明白「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道理？網上已經聽到有人高喊：「打破傳統的樊籬」、「我的成功全靠我自己的努力」、「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過得了海就是神仙，管他師承什麼門派」、「其實，以我今天的成就，已經可以獨當一面，幹嗎還要居於某某門下，仰人鼻息」，先聲奪人，理直氣壯，如果你站出來罵他欺師滅祖，他會笑你「迂腐」、「慫」、「沒出息」，條條大道理。

要爭口氣，就好好做學問，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去攀登一座座書山，沒有捷徑可走。當你爬上山頂，往下一望，才發現自己原來是那麼渺小，微不足道，因為，一山還有一山高，學問的崇山峻嶺，高聳入雲，永遠望不到頂。好友寄來《公式之美》，我一頭栽下去，就無法離開，從哥德巴赫猜想到二進制，從勾股定理、費馬大定理、牛頓—萊布尼茨公式到萬有引力，從歐拉公式、伽羅瓦理論、黎曼猜想到麥克斯韋方程組，從薛定諤的貓實驗到狄拉克的反物質先知；我走進五里霧中，摸不清什麼是香農公式，什麼是楊—米爾斯規範場論，但我真正體會到，學問的海洋之遼闊無涯、深不可測。數年前我醉心於蒐羅「效應系列」，是因為「蝴蝶效應」引起好奇心，經過一段時間的查索，範圍之廣，令我嘆為觀止，原來不僅僅是混沌學的「蝴蝶效應」，還有心理學的暈輪、斯特魯普、斑比、生日數字、錨定、單純曝光效應；犯罪心理學的破窗效應；社會心理學的鯰魚、馬太、旁觀者、霍桑、富蘭克林、觀眾、從眾、達克、回彈效應；進化心理學的灰姑娘效應；教育心理學的大魚小池效應；市場心理學的系列位置效應；政治學的西瓜效應；社會經濟學的羅賓漢效應；認知科學的雞尾酒會效應；法律術語的寒蟬效應；經濟學的丁蟹、眼鏡蛇、網絡、漣漪、涓滴效應，此外，還有名人、雪崩、羊群、青蛙、刺蝟、門坎、海潮、南風、木桶、黑洞、音叉、

牛鞭、鳥籠、乒乓效應，不勝枚舉。這還未包括物理學、光學、化學、生物學、醫學、力學、電磁學等領域。

每天要看的書太多，要學習的新知識排山倒海而來，要接受的新事物目不暇給，對學問的貧乏激發起如飢似渴的求知慾，凡事都要知，要查問，要搜索，才發覺知的越多，越感到自己的幼稚可笑，怪不得老人家經常說「一桶水搖不響，半桶水響叮噹」，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只有一知半解、自以為是的人，才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有多少斤兩，到處自吹自擂，自我膨脹。朋友日前寄來越南風情實錄，裡面有一段介紹越南姑娘穿的長衫 Ao dai，就用「奥黛」來命名，殊不知越語中，D 字發音不是英法文的「地」，而是「約」，Ao dai 不讀奥黛，讀奥約愛，越文的字母中，讀「地」的 D 字大寫中間加一小橫 Đ，小寫上豎添一小橫 đ。所以，識越語的朋友，一聽見「奥黛」就哭笑不得。

自修的路上，幸好有一群知心好友，不停給我書屋添補大量書籍，有百科辭典、歷史編年、金融貿易、文物蒐羅、旅遊勝景、典故大全、詩詞鑒賞、宗教人文、東西建築、醫學健康、語言翻譯等等，面對這座知識寶藏，如何分配時間去挖掘，又要兼顧寫作和為「詩壇」組稿，我正在接受另一次身心考驗。(第 1146 篇) (2021.04.29)

作　序

文集千篇剪，書稿廿年陳。城中諸子關愛、慷慨賜奇珍。作序增添光彩，莫管金科玉律，饋贈見情真。連夜掏心寫，逐字檢詞甄。

數歲月，談友誼，憶前塵。深交紙上、相互敬重筆緣親。麗璧詩軒有約，白墨專欄無悔，讀報識盧茵。載道非名氣，傳世本凡人。

——《水調歌頭》誠謝諸賢惠賜序文

序，又稱序言、序文、敘文、敘言、引、引言、導言等，始於何年，已無可考證，有人說始於孔子的贊《易》：「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也有人認為司馬遷的《史記》之《太史公自序》是最早的序文。這些序文都置於書後，如揚雄的《法言序》、班固《漢書》的《敘傳》。而置於書前，始於《詩》之《大序》，後

來才有「跋」置於書後。姚鼐在《古文辭類纂・序》中指出：「《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爾雅》云：「序，緒也。」《文心雕龍・詮賦》：「序以建言，首引情本。」明代學者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曰：「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敘事。」

西方書籍的序分為自序 Preface 和他序 Foreword，而內容主要與該書有關。自序(前言)是作者創作的心路歷程，他序是作者邀請有份量的名家或知己好友撰寫，除了推介該書，也敘述與作者之交往和點滴回憶，從而讓讀者加深對該書創作背景的了解。我家藏書超過六千冊，序文當然也不勝枚舉，中文書籍一般都有自序和他序，若多人作序，就會用姓氏區分，如《譚序》、《伍序》、《盧序》等。

有的書，序文就只有一首詩、一闋詞、一段語錄；有的書，序文以一則日記、或一封書信、或一篇短評《代序》。打開一本厚厚的書，最先映入眼簾，就是序文，如果讀了精彩的序文，你會很渴望快點進入書中找尋你想要的答案，你會因為序文的介紹，而迫不及待急於閱讀書中情節和優美詩句。相反，如果序文是又沉悶又枯燥的理論，是離題萬里、與該書或作者風馬牛不相及的冗長說教，還未開始閱讀就飽受文字折磨和疲勞轟炸，讀者真的不能再看下去，試問這本書又怎能令人引起共鳴？所以藏書之中，有不少好書是完全沒有序文，或只有簡短的「寫在書前」、「篇後話」。

曾為詩集作序，而形成自己獨有的風格，就是每篇序文都以一闋詞結尾，有些人不以為然，認為「序文不是這樣寫的！」為曾任歐老師《紅楓片片情》作序，填了《沁園春》，並於《編後話》填了《東風第一枝》；為《子漢詩詞集》作序，填了《聲聲慢》；為紫雲《女人一枝花》作序，除了《一萼紅》，還填了《眉嫵》；為魁省蒙城中文學校卅週年校慶紀念特刊作序，填了《桂枝香》；為何宗雄《雪泥鴻爪七五年》作序，除了《臨江仙》，還填了《千秋歲》；為《譚銳祥詩集》作序，填了《滿庭芳》，並於《編後話》再填了《桂枝香》；為《鄭石泉詩詞集》作序，填了《賀新郎》；為《伍兆職詩詞集》作序，填了《最高樓》；為雷一鳴《勁草寒梅八五年》作序，填了《滿庭芳》；為江麗珍《舒心漫筆》作序，除了《滿庭芳》，還填了《臨江仙》；為《伍兆職詩詞集續編》作序，填了《沁園春》；余良(林紹強)兄在他的新書《從中國、柬埔寨到美國》，將我的《余

良》作為《代序》置於書前，填了《御街行》。這十幾篇序文的一個共同點，篇末都附有一闋詞。

我讀了家裏藏書幾乎所有序文，得出了結論：個人認為，序文只要與該書有關，與該書作者有關，坦率直言，言之有物，生動感人，真情流露，就是好文。不必引經據典，舉一反三；不必旁徵博引，繞道而行。閱讀序文，除了可以看到作序者的文學根基、人生閱歷、見識眼光、言辭修養，也可以知道與該書作者的交情深淺、愛好親疏；賞析序文，可以看到文人互敬、好學謙虛、胸襟寬闊、心地熱誠。因為，能被作者邀請為其書作序的，都是最佳人選，百中擇一；除非書商為了銷路而找出名人作序，借名人效應提高銷售量，那已沉淪為「商品」，被邀者也不見得「臉上有光」。

《麗璧軒文集》八卷九百餘篇編後，向三位老師和數位文友、詩友、同學發出邀請，懇求他們作序，以光篇幅，這幾天陸續收到多篇非常有份量的序文，文不加點，擲地有聲，筆者何幸矣！

《蘭亭集序》共計 324 字，流傳至今一千七百餘年，而《蘭亭集》早已不復所見，可見，好的序文，其生命力不可估量。《小字白勞：李零自序集》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將他三十多年間每本新著所作的《自序》收錄成書，他從不請人作序，如今出版《自序集》，竟由其「後學」孟繁之撰寫《後記》，令我想起，許之遠老師《論詩與詩人》一書問世，採用拙文《詩師》忝為《代跋》置於書末，「許序」引用韓愈《師說》：「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頗令我愧疚也！(第 1150 篇) (2021.05.27)

喜 兆

夜盡曙光臨，喜兆盼來歡悅。守得疫苗全種，再翻開新頁。

何時口罩不遮顏，病毒始消滅。回首鼠年災劫，幸餘生瘟穴。

——《好事近》喜兆

魁北克省由今天(6 月 7 日)開始，所有紅區都正式解封，降級為橙色警戒，連續兩天新增確診都在二百例以下。全省至少 66%人口接種第一劑疫苗，夏季結束前可望完成第二劑疫苗接種。經過一年半的抗疫，全民深感身心疲憊，元氣大傷，終於，望不到盡頭的黑夜露出了曙光，此乃喜兆也！

當知道可以提前接種第二劑，令我們格外興奮，超過 65 歲的老人，6 月 10 日便可以上網預約，比我們原定的 8 月 5 日提前了兩個月。實指望早日完成接種，一切恢復正常。憧憬未來，希望回到 2019 年，不用戴口罩，不用肢體隔離兩米，不用視頻見面。終於，天亮了！多麼懷念親朋歡聚的昔日，渴盼解封，猶如從牢籠釋放，重獲自由；從黑獄出來，喜見光明。這個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

長期遵守隔離限聚令，人們變得循規蹈矩，奉公守法，每見人多的地方，繞道而行，遇見沒戴口罩的人，更退避三「尺」(不是三舍，因為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經過這近二十個月的經歷、磨練、考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如今即使餐館允許堂食，也還是陰影未除，諸多避忌，至少，還要等全民免疫，確診「清零」，才敢無憂無慮的放心用膳，放膽旅遊。



自從我們接種第一劑疫苗後，開始有限度的戶外活動，包括到大姊家祝她 85 壽誕，與小女去鬱金香花園，與兩女帶小可兒、小樂兒去生物館，我們與兩孫久別重逢，他們的喜悅，自然流露，見到我們，又跳又叫，喜出望外，特別是小樂兒，纏著外公，寸步不離，緊緊摟抱，不肯放手。他們幼小心靈無法明白，為什麼不能像過去一樣天天見面，而要分離。

日前解除宵禁，兩孫來到拉娃探訪外公外婆，小可兒不肯跟爸爸媽媽回去，堅持要和外婆一起睡，開了先例後，這個週末，她又嚷著要來拉娃過夜，說什麼也不肯回家。我開出條件，要背唐詩！只要能留下，要她背什麼

都沒有問題。她已經能背「床前明月光」、「白日依山盡」和「人之初，性本善」，我於是教她背新的「鵝鵝鵝」，下次再背「春眠不覺曉」。她已三歲半，是應該學多一些中文，可惜我們彼此一年多的隔離，錯失了學習良機。



喜兆還是有的。長女四年前住下的寓所，由於兩個小孩一天天長大，需要換一間大的，終於看中了一幢房子，二樓和三樓共四個單位出租，自己住地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地下室。房子買下了，才開始賣房，甥兒吳樹發是地產經紀，屢獲銷售大獎，口碑甚好，「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有這位表哥幫忙，真是「天時、地利、人和」。他果真有本事，才放盤幾天，已有近二十人有意購買。女兒在附近租了民宿兩天，以便讓她表哥帶買家參觀房子；僅週五、週六兩天和週日半天，很快就敲定成交，連門口都沒有掛牌出售，房子就順利賣出去了，而且是遠遠超出原價，完全是意料之外。

媽咪叫我翻查老黃曆，擇吉日搬遷，我說：百事無忌！女兒鴻運當頭，每一天都是好日子！話雖這麼說，入宅儀式還是有的，媽咪吩咐，東西未搬進屋之前，先拜神，有三牲(燒肉、燒鴨、豉油雞)，大吉(橘子)，又從我們後園剪下扁柏多葉，拜神後用扁柏葉沾水，灑遍屋內每個角落(特別是地下室)。最先進屋的，是滿滿一桶米，裡面放了一個 168 元的大紅包，以及滿手袋的首飾金銀珠寶，這是財寶進屋，米糧滿倉之寓意也。求個心安理得。儀

式結束後，搬運公司的貨車正好抵步。長女又忙於出席市政府振興唐人街座談會，來去匆匆。



而我，每天都忙於文集的收編審閱，老同學江麗珍日以繼夜的為我每篇文章校正，不斷傳來一則又一則的校對定稿，我就必須連同博客上發表的、電腦硬碟上儲存的、八卷中收錄的，逐一更正。由於每篇文章都是在匆忙中敲鍵，完成後也沒有認真核對，就立即發稿到報社，往往掛一漏萬，幸好有這位細心的老同學把關，我才不會把「沒完沒了」寫成「有完沒完」，還有「吸(吃)雪茄」、「鬱(納)悶」、「以(與)此類推」、「變(便)成了」、「手腳利索(落)」、「奏(湊)效」、「即食(席)麵」等。相信還會挖掘出越來越多的錯字。《自序》見報後，收到唐偉濱的《麗璧軒集序》， 以駢文詞賦為序，謂仿王勃的《滕王閣序》，令我眼界大開；胡憲(北極狐)十年前曾經採訪過我，十年後為文集作序，更加駕輕就熟，信手拈來；李俊豪以《我的師父》為題贈序，令我汗顏，誠惶誠恐，無地自容。我在《無墨樓・麗璧軒》博客貼上《文集序文彙編》，一共十六篇，每卷兩篇。目前已完成卷一到卷四的校正審核，並將陸續呈交郭廣中先生，相信很快就有新書問世，實乃喜兆也！

日前許之遠老師在視頻中知道我喉嚨疼痛，聲音沙啞，立即將珍藏了十幾年的新會陳皮付郵寄來，吩咐與羅漢果一起煮可以根治。恩師關愛，無微不至。「老生常談」逾二百期，讀者日增，反應熱烈，又一喜兆也！(第1152 篇) (2021.0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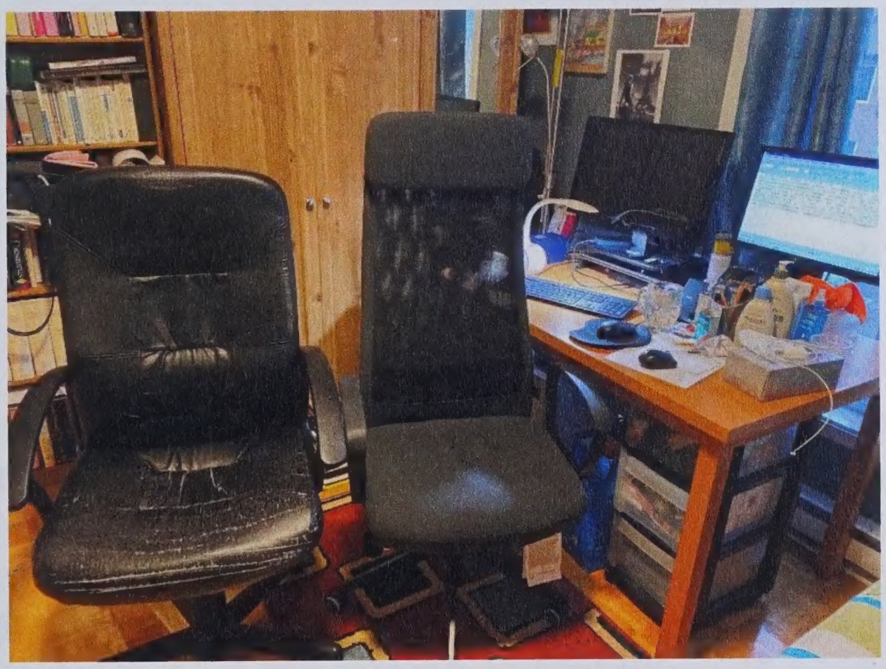
喜 樂

昨觀藍鳥，今迎紅雀，松鼠肥貓小狗。晚晴樂趣兩孫臨，逗我倆、童心笑口。

修蘭剪柏，澆花淋草，園藝全憑一手。逍遙自在最悠哉，喜聞說、瘟君敗走。

——《鵲橋仙》喜樂

自從解除宵禁開始，魁北克省之疫情逐漸減緩，今天單日新增 123 宗病例，人們對未來前景愈加樂觀。餐館允許堂食後，市面頓時活躍起來，我最先收到甥兒寄來姐夫和大姐到酒樓用餐的照片，這情景已經一年多從未出現，令人興奮。我們也「蠢蠢欲動」，很懷念上館子吃飯的日子。小女提議趁去 IKEA 瑞典傢俱公司為她姐姐購買新居的兒童桌椅時，順便在裡面一起用膳。想不到解封後第一餐是吃瑞典肉丸、炸魚，小女用手機拍下這一「歷史性」時刻，屈指一算，足足十五個月也！



把傢俱放在車後廂，先回拉娃休息，我因為晚上沒睡好，一回到家就疲憊得隨即睡去。醒來已經是下午四點許，老伴和小女叫我進書房，原來是新買了一張寫字樓辦公椅，香港俗稱「大班椅」；小女剛才趁我熟睡時從車後廂將大紙盒搬進屋後，自己動手安裝，果真是手腳利索，不遜鬚眉。我那張

坐了十多年的人造皮安樂椅也是小女送的父親節禮物，由於長期使用，椅墊皮革已磨損，必須用一大張被單套住，冬天還好，一到炎夏，就熱氣騰騰。這張新的大班椅，除了一般總裁椅必具備的滾輪、五爪、氣壓桿、底盤、椅座、扶手、靠背和靠枕，還有一個優點，就是靠背用網布面料，透氣性強，回彈性好，拉力極大，不易左右傾搖，坐上去的確非常舒適。原來，小女和小婿下星期開車北上去魁北克 Charlevoix 渡假一週，不能與我歡度父親節，所以提前買了禮物。她很認真的說：老豆每天坐在電腦前十幾個鐘頭，怎麼可能沒有一張舒適的大班椅？我笑說，那張皮椅，陪了我十幾年，我必須坐了上去才會有靈感寫東西，她提議將舊椅子搬進臥房玻璃桌前，專供繪畫時使用。



這幾個星期每天所有時間都報銷在文集編審中，幸好有江麗珍老同學逐卷逐篇、逐行逐字認真校對，一絲不苟，我則忙著加插照片，將博客上每一篇所配的圖片分別儲存在八個文件中，每卷一個文件，容易取下貼上。累了，就到後園走走，閉目養神，聽小鳥吱吱喳喳叫；我用手機把俗稱「紅衣主教」的北美紅雀 Northern Cardinal 悅耳的歌聲錄了下來，然後再播放，這一回播，非同小可，一瞬間吸引了好幾隻紅雀飛來，牠們以為是同伴的呼喚，可惜我不是鳥類學家，無法翻譯叫聲含意。



兩女今年送我的生日禮物，是兩座小鳥餵食器，一座是直筒，一座是小屋，還有好幾袋飼料，分別給藍鳥 Blue Jay 和紅雀等鳥類朋友享用，我將直筒掛在山楂樹下，小屋懸掛在工具屋前，幾天過去，鳥兒並沒有等到，反而招來松鼠，飼料很快就去了一大半。小婿知道後，去買了一個類似帽子的鐵蓋，套在餵食器上，松鼠因鐵蓋太滑而無法站立，吃不到飼料，急得又跳又鬧。希望松鼠不再騷擾，鳥兒才敢放心飛來覓食。要拍攝小鳥，還需要長鏡頭照相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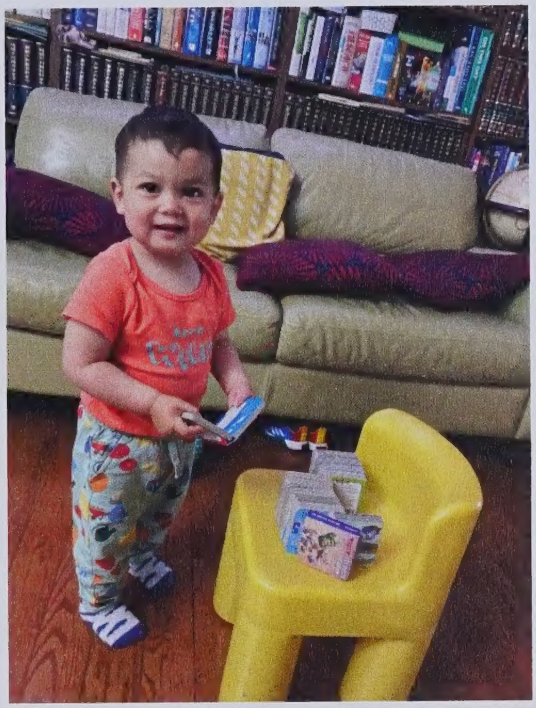
我當然沒有時間和閒情去守株待「雀」，反而在給草坪澆水時，因發現狗糞而氣得七孔冒煙。昨天，又見到鄰居的大狼狗，牠側頭豎耳，對我觀望，我明知牠聽不懂，還是問牠：是不是你在我家草坪上拉屎？牠依然沒有走開，好像很理解我的憤怒，又側頭搖尾伸舌，似乎想說什麼。老伴說我冤枉了牠：這麼大的狼狗，拉的屎哪有那麼細小，肯定不是牠！我不能當福爾

摩斯，只好乖乖套上膠袋，去草坪撿屎，一面撿一面痛罵養狗不管狗的狗主，然後開水龍頭噴射草坪，把滿肚子怨氣沖走，而那隻大狼狗依然還在靜靜地看著我，神情很友善。

搬來拉娃一晃已經十八年了，後園的小動物朋友越來越多，除了松鼠和雀鳥，還有鄰家花貓、小狗、野兔，以及土撥鼠。這些年，先後好幾個小鳥浴池都被強風吹倒，日前我又在網上買到了一座日式流水池組合，由於矮小笨重，不會招風，所以總算避過幾回狂風，小可兒一回來，後園就成了她的樂園，她最喜歡將小石卵丟進池中玩水，如今又多了小樂兒，這個小搗蛋比姐姐更調皮，又跑又叫，鬧翻了天。一到週末，姐弟倆回來，平靜的家又熱鬧起來，我這外公根本無法躲進書房安心工作，只好陪他倆在後園，玩呼拉圈，觀看蝸牛，摘黃花，拔雜草；到附近公園踩單車，盪鞦韆，玩溜滑梯，在沙池堆沙塔。老師來電話找不到我，以為我還在午睡，我直言：時間都給兩孫啦！



小可兒和小樂兒回來，雖然我兩老身心疲乏，但心境還是相當喜悅的。他姐弟倆是我們的開心果，我將珍藏的顏色筆都拿出來給小可兒塗色，細心指導她如何配色又不過界，如何才有立體感，見她那麼愛惜我的 120 枝色筆，每用完一枝就放回原位，我也就放心將一盒又一盒高級繪畫色筆交到她手上。



我告訴兩女，安省與魁省將於本週三開放省界，如果《麗璧軒隨筆》卷一《百態人生》付印，我也許會親自開車到多倫多，把剛面世的新書運回，小女說：不行！不行！安全第一，到時必須由我開車！(第 1153 篇)(2021.06.17)

忙 碌

忙碌閱人生，利祿功名。鏡中白髮譜群英。馬不停蹄春不再，哭笑輸贏。

回首恨多情，肩重言輕。沉舟破釜剖心聲。勝負何曾留悔憾，與世無爭。

——《浪淘沙》忙碌閱人生

姚洪亮學長自去年 3 月 30 日開始寫下第一篇《有此「疫」說》，到今年 8 月 11 日正好滿 500 篇；由姚兄與鄭懷國撰寫的跋題也最少 500 首。自去年 9 月開始，江麗珍加盟作跋，隨後，又陸續有九位同學加入跋題詩作唱酬行列，形成「疫詩」創作流派，別樹一幟。每天一題，總計約五千首之譜，這個數字相信在當前世界詩壇，是一項創舉，而這個紀錄還沒有被打破。如果

將這 500 篇「疫說」和五千首跋題絕句結集出版，將會是詩壇上唯一以舊體詩見證整個疫情的鉅著，也必將史冊留名。

《有此「疫」說》(姚洪亮)

《有此「疫」說2020年(3月-12月)》(姚洪亮)
《有此「疫」說2021年(1月-3月)》(姚洪亮)
《有此「疫」說2021年(4月-6月)》(姚洪亮)
《有此「疫」說2021年(7月-9月)》(姚洪亮)
《有此「疫」說》跋題總覽
《有此「疫」說》跋題(結尾字彙編)
《疫話跋題》
《端華同學「疫話跋題」唱酬錄2020年》
《端華同學「疫話跋題」唱酬錄2021年(1月-3月》
《端華同學「疫話跋題」唱酬錄2021年(4月-6月)》
《端華同學「疫話跋題」唱酬錄2021年(7月-9月)》

忝為「詩壇」主編，能第一時間讀到「疫說」和「跋詩」，並收編入專輯中，我看到了舊體詩的優美和無可抗拒的魅力，看到了端華同學對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動力和堅持，看到了古典詩詞創作在海外發揚光大的曙光，心情既興奮又激動。在迢迢詩路上，儘管遇到各種各樣的挫折、阻撓、打擊，遇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排斥，但都不影響熱愛舊體詩的同學們之堅韌毅力，他們不因失去發表詩作的平台而氣餒，反而愈寫愈來勁，愈戰愈勇，以高雅詩詞掩蓋低級笑話，用正能量取代消極散漫、自我膨脹。我鼎力支持同學們繼續創作，並在《無墨樓・麗璧軒》博客開闢專輯，無條件提供一切所需。這些年來，我為《端華同學唱酬錄》編製了近兩百個專題，發掘了同學們的創作源泉，激發他們寫舊體詩的興趣和積極性，為詩會找到了另一支生力軍，就算再忙也是值得的。

說到忙碌，不能不提為我們家前後花園鋪草皮的園藝師傅，他們在上週一便將滿滿一車的草皮停泊在我們屋前，週二一早，還未七點便開工，一共五位工友參與，先將舊草坪泥土翻掀，連根鏟平，把舊土拋棄，鋪上新土，用手推壓土機輾平，然後開始將一片片長方形草皮逐塊鋪設，像鋪上綠色地氈，「綠草如茵」就是最恰當的形容詞。下午三點許，全部竣工。我寫了支票給承包商，然後給五位工友每人一張綠鈔，令他們用驚訝的眼光回報，收

工前又開水龍頭清洗停車道，再給新草坪灑水，連聲道謝後才離去。他們一走，我和老伴立即將行李搬上車後廂，匆匆趕路，北上前往度假屋。



一進入高速公路，已屆放工時間，大塞車的噩夢降臨，我的「塞車恐慌焦慮症」又發作，老伴不斷找話題和我交談，紓緩我的緊張情緒，抵達山區度假屋已經六點了，幸好太陽還沒有下山。看到小可兒和小樂兒姐弟倆站在樓上窗口向我們招手，又叫又跳，我疲憊的神情頓時恢復正常。幾天不見，兩個小孫緊緊擁抱外婆，摟抱脖子不肯放手，這情景真教我們恨不得幾天前就應該進山區來。



夜幕落垂，靜謐的環境，未九點，一切就完全停止運作，耳邊除了蟬鳴、風吹樹葉聲之外，沒有城市刺耳的警車、救護車、消防車尖叫聲，沒有鄰居週末音樂舞會喧鬧聲。幸好有 Wi-Fi 網絡，我帶了手提電腦，繼續為老師的《散文自選集》校正，並開始為《詩壇第 985 期》組稿。

在度假屋，每天帶兩個小孩步行去湖濱玩水，由於是租客專用，外人不能進入，所以很悠靜，也很乾淨，到樹林小徑散步。除了翠綠，還是翠綠，湖光山色，疑是仙境。



步行回來，收到很多微信留言，忽然，一則短訊令我驚愕：「田淑丹不幸於今天中午離世！」這突如其來的噩耗如雷轟頂，給歡樂的氣氛蒙上陰影，我的腦海全是田淑丹姨的音容。去年我剛為她畫了九十歲肖像，快遞寄到卡加利，收到後她回覆：「國才，感謝你，孫子已拿來畫像，你畫得非常仔細，連嘴皮乾裂也看得出，我耳朵厚長，下巴圓長，有長命相，謝你費神又費錢。」猶憶 2019 年元旦，我收到淑丹姨的微信，只有五個字：「凱之已辭世！」我連夜為其夫君黃凱之先生寫《黃公》，並填了一闋《蝶戀花》，如今，淑丹姨走了，很多往事湧上心頭，1987 年 8 月，我特地搭巴士到多倫多，在車站租了一輛林肯，與許之遠老師、張展鵬(岳楓，已逝)一起陪同由緬省溫尼辟到訪的黃凱之、田淑丹夫婦遊尼亞加拉大瀑布；2000 年夏，田淑丹姨隨旅行團來滿地可，我全程接待，並到寒舍一聚；2006 年底，我和老伴到亞省卡加利探訪黃凱之先生夫婦，承蒙熱情況款待，在田淑丹姨

的家中住了兩晚。我們雖然彼此相隔四千多公里，但從未中斷聯繫，我上個月還寄了八卷文集電子版給淑丹姨，她回信讚賞小女設計的封面，並祝叢書早日面世。想不到我的書未出，她先走了。家裡藏信中，田淑丹姨的信件有五十多封，最早 1984 年，最遲 2019 年，前後 35 年矣！



由於忘記帶手提電腦充電的電線，我必須在電源耗盡之前趕快回拉娃，抵家門一見新鋪的草皮變黃，才記得園藝專家臨走時吩咐，每天黃昏必須給草坪澆水最少半小時，氣象台本來預測會下雨，結果一滴雨也沒掉下來。我用自動灑水系統，給草坪喝個飽，然後才開始寫這篇隨筆。夜已深，文寫好，詞未填，明天將稿件寄到報社後，再帶食品返回山區，果真「忙碌」也。(第 1161 篇) (2021.08.12)

順　心

順風順水心寬裕，逆境時常遇。善良不負有情天，耆老赤誠仁厚壽能延。

由來道義知何價？患難分真假。升沉看慣戀斜陽，燦爛紅霞如火入詩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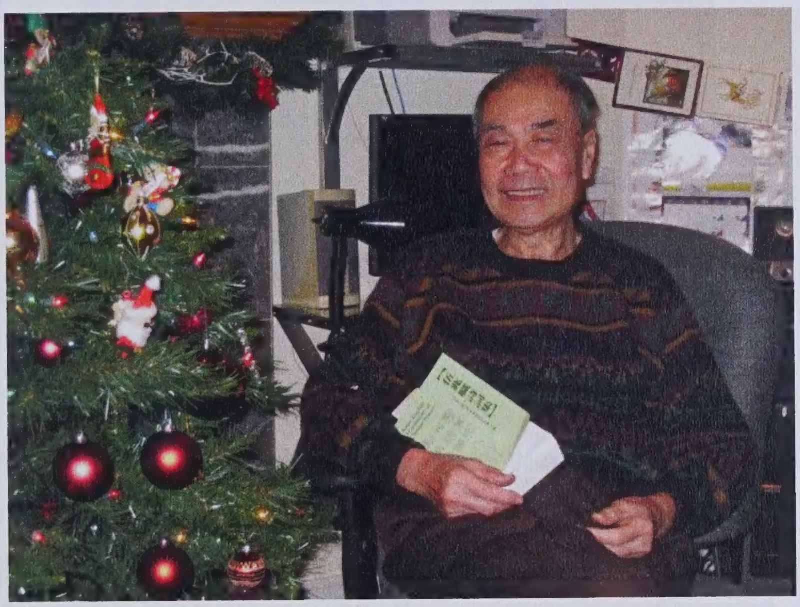
——《虞美人》順心

自去年 7 月開始為《攜手同行》旅遊日記結集，轉眼已經一年過去，出書的計劃，一波三折，節外生枝。因旅遊日記中途擱淺，轉而決定出版《麗璧軒隨筆》八卷，又將《無墨樓詩詞集》一併推出。小女從一開始就為我的出書之事操心，由寫序文，將許之遠老師書籤題字取下，設計封面、封底，到申請國際標準書號 ISBN，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讓我看到了曙光，出書之好夢將圓也！

上星期四，小女特地回來，為我的十本書重新設計封面連接書背和封底，然後登陸「加拿大國家圖書館和檔案館」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網頁，幫我申請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13 個號碼。照例填寫作者個人基本資料，並附上出版物的有關內容；兩天後，我收到了回覆，依照要求再補充上相關訊息，例如：書類、頁數和叢書系列數量、出版時間，我告知合計十本：包括八卷隨筆、一卷旅遊日記、一卷詩詞集，並寄去設計好的十卷書之封面。今天早上，再依要求補寄各卷文集的英文書名，當一切都補充妥當，下午就收到了十卷書的國際標準書號，除了八卷隨筆，卷九是詩詞集，卷十是旅遊日記，這 LiBiXuan Memoires 叢書系列前面 11 個號碼沒有變，只是後面兩個號碼不同。

伍兆職詩翁今年 9 月 17 日將歡度九十壽誕，若按中國傳統計算，虛齡九一榮壽。七十大壽時，伍老的兒女為他出版《故鄉月》詩集；八十大壽時，《伍兆職詩詞集》面世；今年九十大壽，將出版《伍兆職詩詞集續編》，連目錄厚五百餘頁。上週五到超市買雜貨、取報紙，順便去伍兆職詩翁府上，除了取他幫我留的五份《華僑新報》，並將《伍兆職詩詞集續編》儲存進我的 U 盤，帶回來從頭到尾校正。由於伍老的電腦系統與我的有差異，他的續集才四百餘頁，竟然 21M，而且滑鼠無法到達最後一頁，就跳回首頁；對於電腦技術性問題，我真的是老鼠拉龜，無從下手，就像好友用金山軟件寫的

東西無法打開一樣，我搞了整個晚上都不得要領，只好向小女和小婿求救，他們利用 TeamViewer 軟件，直接進入我的電腦操作，先將伍老的《續編》整個複製，再存檔到 Microsoft Office Word 中，一切恢復正常，傳給我時只有 3.3M，比原來有問題的原附件小了六、七倍。我連續工作了兩個晚上，終於全部搞妥，並以.pdf 圖案儲存，連同 Word 一起發送給伍老，誰知他來函說，字體變大，行距也改變了！不可能的事！字體依然是 12 號字，也許電腦把字放大了吧？沒辦法，我答應找個時間再到伍老的家走一趟，希望能克服難關，交給張嘉先生付印，趕得及在壽誕前出版。



這兩個星期，長女一家在山區度假屋避暑，小可兒姐弟度過了愉快的暑假。特別是小可兒，第一次騎馬、跳水、放風箏、玩水滑梯、開碰碰車，才幾天時間，好像突然長大了，還有三個月就滿四歲，再也不是三歲小孩了，我們開始買些勵志的故事書，都是在困難環境中磨練的名人傳記，相信對她有很大的啟發。小樂兒十九個月大了，個性很獨立，湖濱玩水、堆沙，自己去拿湖水，自己揹沙灘玩具桶，堅持走回度假屋，不肯坐推車。我們叫他去拿書本、積木，丟東西進垃圾桶，將滿地的玩具收進箱中，他完全明白，並樂意聽從，一一照辦。他受姐姐的影響，喜歡看書，喜歡在紙上塗鴉，一見到顏色筆，可以半個小時靜靜的當小畫家，而且也學姐姐「貼堂」，似模似樣。在山區度假，晚上可以在幽靜的環境中敲鍵，消磨時間，不怕被干擾，將平時無法聚精會神去投入彙編的文件從電腦中取出來，逐一從頭開始翻查對照。我這兩週，先後完成了好幾個專輯，收獲甚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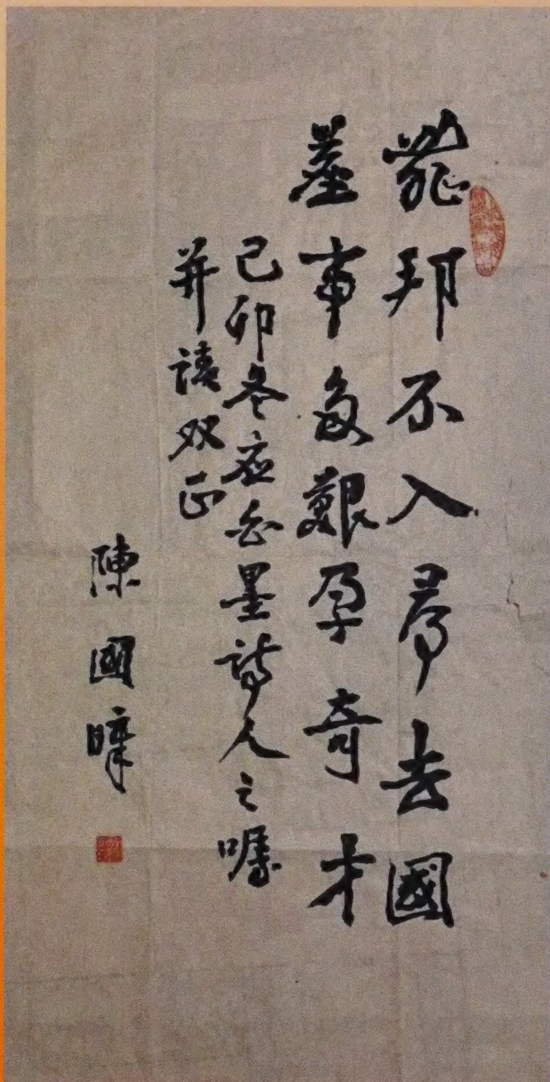
和多倫多許之遠老師通視頻電話，欣悉他主理的「中華藝文書畫社」將於 8 月 18 日正式開張，我不能前往致賀，深表歉意。又喜知「許之遠書畫及同類珍藏品展覽會」將於 9 月 15 日至 20 日，假座士嘉堡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中心舉辦，未知屆時第四波疫情是否已經受控，能否前往參觀？



人逢喜事精神爽，自從出書的事迎刃而解，心結解除，頓時開朗。這幾天從度假屋回來，每天早晚兩次給新鋪的草坪灑水，眼看明天就滿兩週了，草地已經綠油油一片，完全脫胎換骨，華麗翻身。想做的事能順利完成，得心應手，事事順心，不亦樂乎！



《莊子‧庚桑楚》：「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我大膽的一次過出書十本，有人笑我不自量力，若是賣不出去的話，三千本書堆在地庫，難道逐一送人？我樂觀的說，可以在網上出售，也可以在書店上架，許老師說，可以將書放在「中華藝文書畫社」，以書會友，與有緣人結交，何必計較賣不賣得出的問題。這數十年來，我從未從寫文章賺取過分文稿費，不也一樣活了下來，不也一樣培養出兩名優秀女兒，有此妻女，夫復何求？(第 1162 篇) (2021.08.19)



ISBN 978-1-7778664-3-3